

我在私募生存的 十二年^的



欧阳之光

著

天涯社区超人气，近200万点击量

小说形式解读**私募思维**及**生存法则** 用**人性**的规律解读运作**股市**的规律

· 人性 · 江湖 · 爱恨 · 财富 · 自私 · 内幕 ·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本书原连载于天涯社区 (www.tianya.cn) 的“股市论谈”版面。

人性自始至终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它时而恐惧，时而贪婪。股市，这台残酷的社会机器，只会为懂得利用人性规律的人服务并使其获利。

一个人纵使有再好的教育、再聪慧的大脑，如果他不理解、不思考、不懂得人性的规律，那么可以肯定，只要他进入股市，亏损便会向他走来。即使有短暂的赢利，时间一长他也会成为股市中的一粒尘埃，最终消失殆尽。

这么多年的经历和心得让我明白，人对风险的理解，永远需要一个参照物。参照物的含义就是，当人们发现某一条件出现时，风险意识就会被缩小或放大，进而更加贪婪或更加恐惧。这种参照物，会是技术指标，会是基本面分析，会是股票软件，会是股评……我仔细观察过很多来自生活、股市以及论坛中的人，很多人的行为都遵循着这个规律。

所以，**在股市中，努力去预测人性的下一个行为，永远比费力地预测点数、指标的回报高。**

我在私募生存的 十二年^的

欧阳之光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这是一部以私募为题材，又有江湖恩怨掺杂其中的小说。这部小说在天涯社区连载后，受到网友热捧，点击量近 200 万人次，其中很多与投资、人生有关的哲理性语言，深受网友的喜爱。

这部小说结合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试图让读者了解私募这一神秘的行业，同时引起读者对人性、人生和财富的思考。其实，人与人之间都是相同的或者相近的，永远不要幻想着天上会掉馅饼，所有的财富和辉煌都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获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私募生存的十二年/欧阳之光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111-36762-8

I. ①我… II. ①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397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侯振锋 责任校对：侯 灵

责任印制：乔 宇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242mm·16.25 印张·1 插页·296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36762-8

定价：38.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网络服务

社服 务 中 心：(010) 88361066

门户网：<http://www.cmpbook.com>

销 售 一 部：(010) 68326294

教材网：<http://www.cmpedu.com>

销 售 二 部：(010) 88379649

读者购书热线：(010) 88379203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每个人，都有他特定的经历。只不过有的人经历了很多人所不曾拥有的经历，也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社会，就是这样把人群特定到每一个人，用经历把他们划分开来。

我想，我的经历，也应该是很多人不曾有过的。我不知道，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究竟是幸福还是悲剧。

但是，发生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勇敢地面对它。当这一切变成回忆的时候，我还是要主动地面对它。

故事，永远离不开钱与情。所有的故事，主角都在“钱”、“情”这两个字身上。在这个故事中，钱与情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在生活中，钱与情，我们更需要哪个呢？

故事，发生在 1998 年，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出现大变革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股市刚刚步入了一个稚嫩与成熟交替的阶段。股市随即变成了很多人的提款机，但从此，很多人的噩梦也开始了。

我努力回避着我的痛苦。在我心里，最痛的东西都与钱没有什么瓜葛。最幸福的东西，也和钱没有什么瓜葛。我在想，钱扮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引子

1. 墓地思情	1
2. 回忆	5
3. 父亲入狱	6
4. 母亲的爱	8
5. 父亲的失望	11
6. 师傅.....	14
7. 谢天峰	15
8. 失业.....	18
9. 冯哥的恩情	21
10. 牛秃子的噩梦	24
11. 初识“私募”	29
12. 邢哥思维	34
13. 红海大战	46
14. 分析	51
15. 新安能源	60
16. 上涨的圈套.....	68
17. 迷茫	78
18. 群游馨海	87
19. 牛秃子的怨.....	95
20. 暴力地抢筹码	101

21. 漫长的红海	103
22. 大连	105
23. 邢哥的眼泪	108
24. 重回哀思，忍耐	112
25. 第一次获利	116
26. 晓雪救命	117
27. 爆发的愤怒	121
28. 路宏旭	129
29. 旭日投资	140
30. 父亲	145
31. 幕后培训	147
32. 不停地淘汰	153
33. 闭门学习	157
34. 做庄测试	159
35. 引导	174
36. 止损的误区	180
37. 尴尬的饭局	183
38. 孙铭的智慧	185
39. 线索	190
40. 东子	192
41. 牛秃子的报应	198
42. 王楠	200
43. 表白	222
44. 邢哥的指点	225
45. 恋爱	231
46. 突然的考试	240
47. 结业	250

1. 墓地思情

2011 年了，又一个兔年，元旦刚过。

我又独自一人来到自己妻子的家，长眠的家：常青陵园。

独自坐在妻子碑旁，内心的酸楚、解脱、轻松一股脑儿地不停往上涌。

“亲爱的，来看看你，每天独自一人钻心的痛让我实在无法淡忘你，爱人。我懂你的心思，老婆。我会回忆和你的幸福、甜蜜，在你生前，这充斥着我们的一切。但是事实瞬间夺走了我的幸福和甜蜜，我只能自己默默地痛。现在我一切都挺好，担心你，担心你在那边的日子。我明白，这是多余的。房子没了，车一直也没有，生活没什么改变，生活水平好像也没什么改变。没有什么能比你突然真正出现在我身边更能让我惊喜了。

“你走之前告诉我，别干这行了。我点点头，实在不忍心反驳你。我明白你看见了市场让太多人跳楼，变成神经病、满街流浪，让太多的人妻离子散，它就是个利用人的心理承受力去获利的行业。我懂你不想让我变成那样，我听你的了。这两年都好，散散步，走出去听听《我心永恒》，做做拿手的吃的，猫和狗都挺好，就是想你。我也想笑，你说我什么也没做，也落了个穷光蛋。我想写点什么，给你起了个名字，叫晓雪。你喜欢雪，你说雪是最美的、最纯洁的……

实在是没事干，回忆回忆吧。近十年了，没写过一次日记，现在清闲了，就写写。放心，我就说你是个大眼睛、高鼻梁、中等身材，咱俩正好般配。

斜着靠在墓碑边，一肚子话不由自主地想说出来，我觉得这里比家可温暖多了。在这里，至少还有我和你，以前都是你靠我，今天我就靠着你了。”

在这个环境里，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

“傻瓜，你还在的话，儿子都好几岁了吧？”

“对不起，是我当初太要强了。”

“金帝，你说吃了金帝就能天长地久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知道你每天都看着我，我知道你一直想着我。”

“我真的不想让你的照片贴在这墓前，我真的不想让你的名字刻在这碑上，真的。”

“回来吧，亲爱的，我拿我一半的生命换你，咱俩再幸福 20 年，然后一起走，一起刻在这上面。”

“对不起，老公没本事，没能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没有你喜欢的金帝，也没有鲜花，我只能把泪水洒在你碑旁，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哭的样子，但是我真的不能控制自己！”

“如果死了能感觉到你的气息，那就让我死吧。”

“我在这里搭个棚，每天都来看你，就这样对着你，看着你永恒的微笑和那个永恒的日子，我就满足了。”

“你肯定认为我很痛吧，其实晓雪，我不痛，一点都不痛，我坐在这儿看着你。虽然你不在了，不会再说话了，不会再告诉我，我要当爹了，但是这么近距离地看着你，看着你的微笑，知道你没有了痛苦，我就满足了。真的，超幸福，超级幸福。”

电话响了，铃声是我和晓雪最喜欢的《卡农》，上面显示：路宏旭，这是一个给我硕大权力和失落的人，是一个很自私的但是对我却掏心掏肺的人。我抹了抹眼角，自己给自己笑了一下，接通了电话。

“路叔，您老吉祥啊。”

“阳光，在哪呢？”

“我在这儿陪晓雪呢。”

“那我是打搅你们夫妻密语了吧？”

“真没，是打搅我自言自语了。”

“还没走出来？”

“走出来了，就是来看看亲人，她在我心里一点瑕疵都没有，有时间就陪陪她吧。”

“给你介绍一个？”

“我登征婚启事了。”

“真的？”

“嗯。”

“有效果吗？”

“没，不上当啊。”

“你咋介绍自己的？”

“精神病征婚，求一能照顾终身者。”

“好！有个性。”

“哈哈，彼此彼此啊，路叔。”

“对不起啊，搞得你又归零了。”

“没事，无所谓，活着就挺好。”

“你嫂子说了，不让干了。我也50多岁了，算了，每天养养鸟，下下棋，喂喂鱼，挺充实的。”

“嫂子啊？”

“不对，是你婶。”

“哈哈，你这老糊涂了吧？”

“老了不糊涂那是乌龟，该糊涂还是糊涂吧，哪天咱们去看看你爸吧。”

“行，你定个时间吧，咱爷俩一起去。”

“路叔，你不干了，这市场上可是平静不少吧？”

“也就你看得起我。其实有我没我都一样，现在都是孩子们的天下了，我是老了，老掉牙了，玩那些刺激的不行了。再抢饭吃就该被骂了，有个由头该撒就撒吧。我和你婶还说呢，和你开个小卖铺算了。”

“算了吧，闹不过城管。”

“哈哈，那你有什么打算？”

“有个某某公司，知道不？”

“听过，怎么了，又搞这行呀？”

“什么呀，他们招业务经理，我去了，每月1500元，带团队也还不错。”

“还带团队，卖保险的十个有八个都是经理，不是经理说话不权威，谁敢掏钱给业务员呀？你当推销员呢，业务员越多说明你企业越大。”

“凑合着呗，我想写点东西，找个论坛，把咱们以前的事儿加点佐料抖搂抖搂，要不时间浪费了。”

“好想法！”

“咱以前的东西不是都保密的吗，我能抖搂不？”

“公司都没了，随便吧，不过有些东西还是不说的好，你明白的。用得好的是解药，用不好的就是毒药，有些东西就别拿去害别人了。”

“有你这话就行了。”

“我看你小子是想写点东西，搞个噱头，达到什么目的吧？”

“哪有的事，路叔。”

“你还没高尚到为人民服务呢。”

“我怎么就不能当一次雷锋呢？”

“不记得了？当初我就说过，对陌生人示好不是同情就是利益，你要同情他们早同情了，那就只能是利益了。”

“哎，老狐狸呀。”

“什么事都得讲个度，低调地活比高调地活强百倍。我告诉你，出名的人都后悔。”

“我还没想那么远，有缘就当个朋友呗。”

“嗯，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回头我给你参谋参谋。”

“我给你起了个名字，路宏旭，怎么样？”

“我还没到红日的地步呢，你就叫我路日就行。”

“哈哈，流氓。”

“准确地说，是老流氓。”

“老流氓，那叫你路晶也不错。”

“叫我路晶晶不是更好嘛，咱国家有个跳水的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我也忘了，不过我觉得我这辈子是挺惨的了。”

“人这一辈子就是无数巧合组合在一起的、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当初要不是我觉得我快死了，也就没这事了。或者说我真死了，也就没这事了。”

“人嘛，有几件事是你能料到的？上帝能让你料到生老病死就很给你面子了，知足吧。”

“你还惨？邢哥才惨呢，世事难料，随波逐流吧。”

“现在这么淡啊，这鲨鱼不扑腾了就和珊瑚没什么区别了吧！你那小鸽子窝能住得惯不？”

“惯，太习惯了，十几分钟打扫一次，随便折腾。满屋的东西，实在看着也不空洞。你怎么样啊？”

“我更没问题，我的房子本来就不大，没什么问题。”

“我以为我能懂人生，干了这行我觉得我能下半辈子活得自在点。但你再能折腾你也逃不过如来佛那手掌心。蹦跶来蹦跶去，又被打回原形了。不管你干什么，不能挑起民愤，挑起民愤，对错都是死路一条。别管什么行业，别管什么工作，别管什么行为，也别管多下流卑鄙，都有它自身的功能，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敲敲碗他给你几个，你想让他敲碗他非杀了你不可。”

“很诚恳，谢谢。”

“我这想法也就和你说说，这么多年了，和你说得太多了，不用说谢谢了。”

“好，有品自成功。路叔，再见。”

挂了电话，不禁抚摸起墓碑上的照片和那三个字：“苗晓雪”。

“抚养好孩子，要是问他爸呢，你就说他爸去天国了。”

一个大男人坐在这个葬着他最爱的女人和孩子的墓前，泪流满面……

我坚强到只有面对她的时候才会泪流满面，那钻心的痛让我憋得无时无刻不在心悸，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是一个事实。

2. 回 忆

这12年，我经历了只有不到0.01%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成功、挥霍、快感、成就感。

我经历了或许只有不到0.01%的人才能经历到的失败、挫折、侮辱。

我品尝到了最爱的人失去时内心无限的疼痛，刺心刮骨的痛……

我得到了所有人都梦寐以求地去掠夺资本的思维和手段，但是我却不再表现得那么幸福了……

2005年5月股市大跌过后，我曾看着论坛里哭爹骂娘、抱怨政府金融政策的网友们，冷笑、蔑视，也有些同情。但是脑子里跳出来的价值观马上否认掉这些，想起了曾经在培训班时，路总和我们说过的话。

“金融市场的残酷不是它的下跌和不可捉摸，它的残酷就在于不能双赢！任何人都是你的敌人，没有劳动产生价值而发生利润的市场，其最简单的利润规律就是需要你利用一切手段把他人兜里的钱变成你的。这里没有同情、没有帮助，只有吃肉的人和肉。如果你不是吃肉的人，那么你就一定是肉！注意，是一定！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大把的钱给街头的乞丐，但是，绝对不能拱手让给你的敌人，这是投机生存的法则。”

同班的窦栋羽傻笑着问：“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攻击公司呢？”

“当然可以。”路总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只要是肉，就注定了要被吃掉，这是客观规律。”路总补充道。

窦栋羽非常不解地问道：“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公司培养我们是自杀用的吗？”

路总嘿嘿一笑，极度轻松地解释道：“怕毁灭就不生产核武器了吗？你有核武器，我就有对付你的办法。如果公司真的脆弱到能被你随意攻击，那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窦栋羽没有话说了，这个很少见面的路总从骨子里透出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好像是权威，但是又不太像，又像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们给窦栋羽起了个外号叫“冻鱼”。因为这个家伙在策划攻击计划时脑子总是跟被冻住了一样，很少说话，只会在纸上画一些很白痴的符号。而且，他的名字也叫“冻鱼”，只不过是谐音罢了。

“资本市场生存法则”或许就是社会的生存法则，想起以前不知哪位管理大师说过，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和消费者形成双赢的局面。那是很实在的道理，但是现在我要面对的只有弱肉强食，如果形成联合，那一定是为了合作吃掉某个大肉块。

我想我已经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并且也一直是这样做的。道德和良心已经麻木了，或许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用博弈论中的一段话去总结：永远去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这或许就是高等生活的机会成本吧！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利用人群的贪婪，利用人群的恐惧，利用人群中短浅的目光。

从此，对于我们攻击的敌人，这其中有散户，也有被散户称呼为的庄家，我们统称为“肉”！不过庄家是大肉。相信我，股票的起伏只有很小程度取决于企业的利润、业绩和概念。它只取决于一个词，那就是“机会”，“肉”把它们称为“黑马”。股票的起伏是因为机会的逐渐显露，这个时候股票不需要炒作就会和无数的“肉”们达成共鸣。不要小瞧 ST，不要小瞧市盈率几千倍的公司，因为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评价股票是否有投资价值的指标，其实就是掩盖机会的伪装！

3. 父亲入狱

.....

故事返回到 1997 年。那一年，我们家出了一件大事。也正是因为这件大事，成为契机，让我这个本没有这一行业天赋、素质的人，走向了这一行业。

1997 年，在银行工作的父亲想通过关系把我送进银行工作。毕竟是铁饭碗，能进去一下子就解决了就业和以后生活的问题。但是父亲的突然被捕，使这件看起来前途十分光明的机会变得无限渺茫了。

父亲的突然被捕，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

那个时候，父亲在银行里是做信贷的。当时，父亲有一个业务关系客户，这个人叫周波。40 多岁，个子不高，表面看起来憨厚老实，黑乎乎、矮胖矮胖的。

但是，据说他能力很强。周波从父亲所在的银行贷款，准备投资渐热的房地产项目，由于审批和抵押的问题，这件事情很快就变得没什么可能了。就在这个时候，周波拿出另外一家企业的资质和抵押找到银行重新申请贷款。多年的经验让父亲感觉到了这有可能是个骗贷行为，但是企业的手续和资质以及抵押都是真实的，银行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放贷。

父亲找到了这个客户，几次谈话均没有任何结果，贷款就这样顺利地发放下去了。其实这笔贷款并没有投资在房地产上，而是绕过了监管程序投资到了股票市场上……

三个月后，周波把所有贷款都提前还上了。父亲非常诧异，这个人不像是在意利息的客户，贷款离到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怎么就提前归还了呢？

父亲请他到我家吃饭，然后才知道了真实情况，这也使得把自己在监狱里度过后半生变成了必然！周波贷款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公司一直在运作一只股票，已经到了很关键的时候，但是他们预测到了资金链有可能出现断裂，才需要贷款作为预备风险金，防止风险到来的时候无法抵御……

周波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股票市场，几个月的时间本金就可以翻倍，而且由于他们的投资公司是上市公司有密切联系的，双方联合运作股票，所以风险非常低。父亲心动了，如果这个时候他没有心动，也就没有之后的事情了！

父亲的职位是有办法控制一笔资金挪出后使用几个月不被发现的，这也就为此埋下了祸根！这是制度漏洞，在银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可以做到。

父亲在与周波暗中商量几次后，决定从银行挪用资金，通过周波的公司投资股票，利润七三分账。并且他们之间还签订了协议，列明了利润、责任、风险分配以及投资属于个人行为等条款。

之后，父亲以母亲的名义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钱很快就到了这家公司的账上，通过这家公司，钱被合法转到了投资公司的账户上。

那个时候，我每天在刚流行起来的游戏厅玩 95 红警，后来又流行起了半条命，70 后、80 后都应该有印象。

整个计划在起初运作得还很正常，大家还有联系。可是突然有一天，这家公司人去楼空，周波从人间蒸发了。父亲找到了之前贷款的公司，人家回答根本就不认识这样一个人。肯定被骗了，还不光是骗贷，而是利用人的贪婪成功地骗了足以让一个人挣几辈子的钱。17 岁，我认识到了人最大的弱点——贪婪。足以致命，绝对致命！而几年后在培训班的时候，我们同样学习了一本书——超恐惧贪婪投资。

父亲在客厅一根又一根地接着抽烟，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客厅的地上满是烟

头、烟灰，沙发的扶手上被烟头烫得伤痕累累。父亲不喝酒，但那时候我真希望他是个酒鬼，是个十足的酒鬼，这样就可以麻醉自己。而烟，只会让人更清醒，更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第四天，警察敲开了我们家的门，带走了父亲和母亲，把家里和亲戚家全部翻了个遍。父亲还是那么平静，没有一丝表情，没有一句解释。我还清楚地记得，和警察一起来的银行行长，只问了四个问题。

“钱呢？”

“被骗了。”父亲平静地回答道。

“被谁骗了？”行长十分严厉地问道。

“周波。”父亲依旧平静地回答道。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被骗的？”行长继续追问道。

“三天了。”父亲回答道。

“早发现怎么早不去汇报？”行长异常激动地问道。

“……”父亲没有说话。是的，的确不用再解释什么了。

父亲什么都没说，就这样被带走了……

母亲更为异常地平静。我想，我妈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了。虽然他们相隔内外，可是他们是夫妻，不管父亲是贪污犯，还是诈骗犯，他们都是夫妻。

若干年后，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平静和他反常的不解释。

当股票下跌到绝望的境地，绝望的人和没有欲望的人是等同的，他们的特征就是平静。

4. 母亲的爱

.....

在我 17 岁时，母亲开始艰难地独自撑起这个家。

我们家再没有尊严了，走出去见到人的时候永远是低着头，用眼睛看脚前方 50 厘米的地方！

从前过年、过节前络绎不绝地来串门的人都没了。1996 年的大年三十，我们母子俩独自在家吃饺子，没有一个人来拜年，我们连鞭炮也没有放。我哭了，心里的感觉是如此失落、难过、压抑。我狠狠地把碗摔在地上。这帮王八蛋，用得着的时候整天围着家门转，现在出事了，没有一个人问，电话都不打一个，都

是没良心的。

母亲没有发火，但也哭了。用桌上的围裙不停地擦眼泪，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绞痛似的失落。

第一个没有新衣服的新年。

第一个没有父亲的新年。

也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你们当初对他那么好，那么倾心地帮助过的人，现在却连个安慰的人都没有。这些忘恩负义的小人！

外面的鞭炮没完没了，我发呆地对着春节联欢晚会不停地流泪，家里只有妈妈抽泣的声音，还有春晚里那些虚伪的问候。

我们家的人都成了瘟神……

我起身就要往外走，愤怒地说道：“我找他们去，我过不好他们也别想好过！”

母亲回答道：“不要去怨人家，你交往的是人，不是上帝。”

我疑惑地问：“什么意思？”

母亲略带尘世地回答道：“记住，孩子，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

我满心委屈，追问道：“什么意思嘛，他们这样对你，这样取笑你，他们说我是贼，说我有贼父必有贼子，他们这是在骂我。妈，他们骂你是贼母，你是我妈，你叫我当儿子的怎么忍？”

母亲没有勉强的意思，而是平静地说道：“妈说完，你想走，你就走吧。如果你能闹回尊严也行，就怕你会让自己更受伤。”

我继续委屈地反问道：“那些都是我爸的老部下，这算什么？他们用看贼的眼光看你，用看老鼠的眼神看我，你知道吗？”

母亲有些训斥地说：“难受吧？难受就别做丢人的事啊？难受以后就做个能让人抬头看的人！”

我反问：“我怎么做，我不想吗？但是爸的事不是你的错。”

母亲解释道：“我是他妻子，我必须承担，承担白眼、嘲笑、辱骂、唾弃。”

我有点耍性子地说：“那我不承担，我去找他们去！”

母亲抬高声调地告诉我：“你要去了，你这辈子都不能洗刷你贼子的名声了！一个人做了错事还能理直气壮地去和人理论吗？这是什么，这不是坐定了你就是个贼吗？”

我有些近似歇斯底里地喊道：“我憋得难受啊，我憋得要疯了，妈！”

母亲走过来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脸：“擦干眼泪，孩子，咱不哭，咱能过去的，妈做人虽然很失败，但是妈有几句话想和你说说，你想听吗？”

我平静了，坐在母亲边上的小椅子上看着母亲说道：“说吧，妈，自从出事到现在，你说得最多的就是‘告诉你，爸妈没事，街坊邻居都会帮忙的’、‘吃饭吧’、‘赶紧睡吧’、‘路上小心’。”

母亲平静而略带沧桑地说：“你发达的时候、风光的时候，大家都会尊重你、理解你、帮助你。这是你作为人的价值体现，有了价值才有尊重、理解、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人总要出人头地。但是你要明白，尊重不是虚荣，理解不是阿谀，帮助不是索取。”

“那穷呢？”我反问道。

母亲对着以前我放游戏机的柜子说：“穷时不代表你穷，代表你没有价值，你自己都会把不玩的游戏机送人，为什么总希望人家对没有价值的你给予尊重呢？”

我继续追问，希望能说服母亲：“那咱们现在就没有价值了吗？”

母亲继续平静但又很确定地回答道：“咱们不怕没有物质价值，最可怕的是咱们没有人格价值。”

我依旧反驳着：“人格有价值吗？如果有，那怎么表现？我也没听人说过人格有价值呀。”

母亲可能看透了我，用眼睛盯着我问：“主席去世几十年了，信仰和尊重他的是什么？”

“他是领袖，知道他的人多啊。”我不假思索就回答道。

母亲指了指父亲书房挂着的那幅《沁园春·雪》说道：“错！他不在了，但是他的人格价值还在，这就是人格价值和物质价值的区别。”

我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那咱们家以前是因为人格价值被尊重还是因为物质价值被尊重？”

母亲擦了擦眼泪，思考了一下：“只尊重物质价值的尊重叫虚荣，只理解物质价值第一的理解叫阿谀，帮助达到物质价值的帮助叫索取。”

“那咱们？”我继续追问。

母亲平静地问我：“你爸挪用公款，我不说你也知道的，我不告诉你外人也会戳你，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

母亲的手指敲了敲桌子说道：“挪用公款这样的行为是和人格的价值相诋毁的，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被道德包容的。”

她继续说道：“记住，孩子，一个穷人尚可被理解、被同情和被帮助。但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穷人剩下的就只有被鄙视、被欺负，没有帮助、没有同情，却有落井下石。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每个人做一件事情的起因、动机都不同，所以拿统一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不同的人生经历，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不管公平不公平，我们都需要理解他们所做的，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去对待别人的。想想以前偷人家东西的老李家的儿子，想想以前偷看淑琴洗澡的王家的老二。我不想骗你孩子，发生了，我不能瞒着你，我和你爸都受过教育，咱们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能怪咱们自己没能管住心魔，不能怨别人。”

我被说服了，即便我不想承认，但是我的流泪出卖了我，不自觉地流泪，这些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今后有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我沉默了，面对这样的回答，我只能沉默。

母亲看我流泪了，没等我说话，继续说道：“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不说了，咱们都扫兴。妈还有几年呢，妈能留给你的不可能是钱了。你爸崇尚狼文化，崇尚弱肉强食。我没反驳过他，因为这些也适合社会。但是你是狼，你又怎么知道鹿不幸福呢？咱们看狼的强大只是站在咱们的角度看，只是咱们认为生命最可贵、最残酷。”

看我已经低下的头以近似失望委屈的表情后，母亲告诉我：“大家都认为‘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是贬义的，是嘲笑穷人的。但孩子，你想，其实它不是贬义的，它是褒义的。如果你对杀人犯、强奸犯都投去同情的眼光，你是什么人呢？人对于有人格价值的穷人都是同情的、理解的、帮助的。如果不是这样，穷人被逼无奈就不会想到乞讨了。大家嘲笑、鄙视的是没有人格价值的人，所以富不光有钱，还要有人格。他们鄙视我们这样的家庭、鄙视我、鄙视我的孩子，但这不是我嫁个富翁就能解决问题的。从另外的角度去想，他们鄙视、嘲笑、排斥我们，是因为他们正统、正派、有原则，这是优点。孩子，你应该尊重那些非常排斥你的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好人。”

我在 17 岁的大年三十，学会了对我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

5. 父亲的失望

.....

年后，母亲开始四处找工作，母亲因为做得一手好菜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找

了一个给人当保姆的工作。因为离家远，就没人认识我们了！

年后的我也似乎更懂事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想、什么该抛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淡定了，那个年纪本应该是血气方刚的我，怎么就淡定了、怎么就好似尘埃落定了呢？记得去年看二狗的书里面讲到过，有个女职员去西藏找淡定。绝望的淡定是最平静的，在那个岁月里，我感觉我被人鄙视、嘲笑、唾弃都是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的，脾气自然就没了……

父亲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上诉，我去看他时他显得十分平静，甚至还带着点风趣，就好像紧张了很久的人突然放松下来了。父亲的很多行为都为我后来在股票市场上的厮杀积累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父亲有些憔悴，看来压力很大。看见我就问道：“你妈还好吧？”

“挺好，你在里面，自己多保重，注意身体，但是以前的朋友还是对咱们家不错。”我低了低头回答道。

父亲笑笑，没有说话。当时我的感觉是我骗过了他，后来在培训班学习著名心理学家多湖辉先生的《读心术》后才发现，其实父亲当时就知道我在骗他。

父亲用感恩的语气说道：“我在里面，没有你辛苦，阳阳你不想懂事也得自己独立了。爸做了错事，让你负担偿还，你和别的孩子比起来十分不幸运。我对不起你！”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是该责怪他，还是该原谅他。父亲看我什么都没说，又继续说道：“爸搞了这么多年金融，被骗不光是因为贪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企转型一定需要融资市场的帮助，我想中国的股票今后的机会会非常多的。”

“我懂，爸。我想我能撑起这个家。”我看着父亲的眼睛回答道。

父亲语重心长且带着期待地说道：“阳阳，你个性有些阴郁，遇事喜欢思考解决问题，这是你的优点。我想，以后你有可能还是要涉足股票这一块。”

我考虑了一下：“就是我想，拿什么投资呢，家里现在……”我不自觉地哽咽了。

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带着微笑擦干眼泪，说道：“爸，我一直很崇拜你。这么多年，你和妈给我和睦的家庭，家里很少有争吵，你又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我知足了。”

父亲指了指我说道：“别看自己穷，要有信心，明白吗？中国的机会会有很多的。我有个战友，他叫路宏旭，如果你今后做这行了，遇到要命的事就提他的名字，就说你是他战友的儿子，会逢凶化吉的。记住，不到要命时不要提，切记。”

“爸，我以前咋没听你说过这个人？”我有些疑惑。

父亲笑了笑说道：“我们是战友，可以说我们是过命的战友。”

我有点不相信：“那我怎么都没见过这个人呢？”

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我们都是做金融的，我做银行信贷，他做股票，而且目前他在那个圈子还非常出名。”

我更加疑惑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把钱投在他那里，为什么出了事不让他帮你，为什么不让他帮你找那个骗子呢？”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来看过我，我交代了。他出名是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屠户，他的信仰是极端的弱肉强食，我不能拿钱去助纣为虐，这是人生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差异都影响不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感情。”

父亲思考了一下，接着说道：“他提出想要带你，但是我拒绝了，我希望你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成功基础上的成功。这是本质问题。阳阳，你要明白，也要理解你爸为什么断了唾手可得的财路，别怪爸。”

看我没有回答的意思，父亲继而又说道：“我不希望他插手这件事。他的人脉和钱是可以换取我的自由，也可以让我高枕无忧。但是，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让咱们从此把恶名坐实，永远无法改变！”

我哽咽了，那一刻我的心像被狠狠地摔在冰冷的湖水里，绞痛、麻木，就是没有温暖。

我愤怒、委屈地反问道：“爸，你知道我们多难吗？你知道我们多苦吗？你知道我们多需要这个机会吗？可是你却因为你自己的自私和心理需要把它给拒绝了！”

父亲看着我顶嘴，平静而坚定地告诉我：“阳阳，你大了，别总想去分享别人的果实，因为那会让别人更加失落。”

“探视时间到了。下次来给他带点吃的和用的，银行的不至于穷成那样吧？”一个带着嘲笑的口吻，提醒着我。

“谢谢。”我回答道。

强忍着的泪水，在转身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就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太难受了。无法形容的痛、失落、绝望、憎恨、压抑，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我感觉自己就要崩溃了……

我对着天空大喊来缓解我内心的憋闷：“骗子，你不得好死！你毁了我的家，我总有一天要把你碎尸万段！”

后来我才懂得，对于冒着贪婪目光的人们，一定要把他们当做资源，为我们所为！

6. 师 傅

.....

回家后我就开始四处找工作了，离家近的地方都知道我家的事了，我是不可能在这附近找到任何事做的。

我也开始跑到离家 20 多公里的向阳区找工作。我的运气还不错，第一天就找到个厨师学徒的工作。一个月 100 块钱，管吃不管住，所以每天还要来回骑自行车 40 多公里。不过有工作要比没工作强很多。

我做学徒的这家饭店的招牌菜是狗肉、酱排骨。名字起的很有意思——北大荒狗肉馆。我的师傅人不错，40 多岁，非常精神。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帅哥，但是他脾气极其不好。我的师娘是个 20 岁的小姑娘，比我大两岁，我当时非常诧异！

发生在师傅身上的故事也非常多，而且都很有意思。随后我会说说这个有趣的、有意思的人的。

在来这家饭店之前，师傅在神木曾开了一家最大的饭店，叫哈尔滨大酒店，后来师傅和师娘发生了矛盾。师傅从饭店里拿了 5 万块钱就跟师娘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带了一个饭店的服务员到我们这里来拼搏。后来，那个服务员也就成了我的 20 岁的年轻师娘。

师傅出来后先到静洋市做煤炭生意，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倒腾煤的生意。后来，把离婚时带出来的 5 万块钱全部都赔光了，之后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和一个南方人合伙，由他掌厨开了一家北大荒狗肉馆。开业没多久，我就来到这里找工作，也就认识了师傅。

师傅虽说看起来很混蛋，但是他在我心里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男人，是个大男人。比那些见钱就阿谀奉承的人要强无数倍，即便他是个穷光蛋。

师傅的生存哲理对于我就只有两个字：头脑。而师傅还有一句话更有意思：生命就在于折腾。

我记得师傅杀狗很有办法。师傅杀狗不像其他人那些办法，那样烫，活活打死。他把狗拴在一个土堆边上。狗被拴在那里就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非常平静，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的上半身卧进去等着死亡。第一次看狗死，我哭了，同情、委屈和醒悟。

师傅拿一把差不多 10 厘米长的小刀，拉起链子在狗胸口下了一刀，10 多分

钟后血流完了，狗就死了。整个过程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有的只是配合。

我问过师傅，为什么它不挣扎，任由你杀，难道这是迷信中的……

师傅的回答非常有智慧：“因为这样它不疼。它和人一样，凭感觉办事，凭感觉预测到危险的到来。”

师傅对着整天杀狗的位置轻抬了下头示意我注意，沉稳感慨地说：“有多少人死得还不如狗，如果你打他，他就会意识到自己会死，他就会反抗。反抗是有成本的，所以像人这样的高级动物就是要通过另外一种手段让自己没感觉死。”

现在回想，哲理很多都是通用的，主要在于你有没有机会去运用。有很多人，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就去检验一些道理的真伪，所以他们不会用，也不会相信。

股票也一样，我们调查过，散户对于股票的变化只有在3%以上才会有很大的感觉而产生行为，所以羊群效应的发生就是利用涨停、跌停、大幅度的百分比变化让散户做出你所需要的行为。

在后来学习管理学的时候，我才知道了所谓的温水煮青蛙效应——也就是温水效应就是这个原理。

路总的操作是很凶狠的。在对待一家有外资扶持的大肉时，我们利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轻轻地抢他们的筹码。而在他们的拉升过程中非常关键的时候只用了7分钟就用大部分筹码砸到下跌8%左右，结束了肉的观望情绪，有筹码的肉迅速割肉逃跑，形成典型的羊群效应。

等他们的操盘手请示到策略后，我们已经抢了快十几万手了。

后来他们的老总专程来我们公司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收聚的筹码以高于成本30%的价格让他们给收购……

7. 谢天峰

我和师傅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和那里的老板关系却不怎么好。他总刁难我，起初我都没怎么在意。我以为寇者，为失败者，就不要太计较自尊的事情，我懂。可是有一天，我还是忍无可忍，爆发了。

这个老板说话、做事磨磨叽叽，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扣员工的工资，每天把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到饭店里发号施令。忘记说了，这个老板叫谢天峰，是每天

挺爱发疯的。

时间长了，我还是告诉了他们关于我的事、我家的事。不是我没有尊严，而是我觉得我把工作做好了，我们家的事是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

有一天中午，我们一大伙儿人都在吃工作午餐，谢天峰坐在我对面，一边说这几天人不多，一边抱怨说我们的饭菜做得不好了什么的。然后突然看看我，轻蔑地一笑，话锋一转对我说：

“欧阳光，你们家当初贪了多少钱啊？”

“几百万吧。”我心里忽然变得很难受，但还是回答了他。

谢天峰嘿嘿地边笑边拿筷子指着我说：“哎呀，那无期也算轻判了。”

我低头继续吃，但是心里的那感觉越来越重，越来越难受，但是我忍住了，轻轻地回答道：“是。”

“要是你爸，我才没那么傻，做没把握的事。”谢天峰幸灾乐祸地说道。

“……”无语，我真想上去抽他一巴掌。

谢天峰用老板的口气继续说道：“你妈现在干什么呢？”

我尽量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他：“当保姆呢。”

谢天峰又用那种戏谑的语气说道：“哎呀，有文化、有知识的太太一下成保姆了，造化弄人啊。”

“咳，咳。”师傅咳嗽了两声，示意他不要说了。

我放下筷子，对着他，挑衅地说：“是啊，没文化、没知识的倒成了老板了。”

谢天峰没料想到我会顶嘴、会反驳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看了看师傅，又看了看他，想了想，算了吧，实在没必要跟他吵，便做了个化解的信号：“没什么意思，只是随口说说。”

谢天峰不但没就此打住，反而变本加厉地说：“我告诉你，欧阳光，我给你脸给你口饭吃，让你在我这干，就你这样的垃圾扔出去都没人要，还跟我在这里叽叽歪歪的？你想造反啊？”

我开始挑逗他、激怒他，因为师傅刚教过我，想打一个人就先让大家同情你，并且让他有错在先。于是我用十分挑逗的口气自言自语道：“是啊，说不过就威胁，真有手段。”

谢天峰站起来指着我的脸说道：“你一家子都是贼！我用得着威胁你吗？我让你滚你就得给我滚蛋。”

我继续吃，用鼻腔发出了沉闷的一声：“哦？”

谢天峰见我还没还嘴，以为自己刚才说的话起作用了，于是指着师傅冲我喊道：“哦什么，别以为有你师傅你就能天不怕地不怕！”

我也站起来，挺胸斜着眼睛看着他指着吧台说道：“我们家人是贼怎么了，偷你们家东西了？你这么戳我脊梁骨？我不爱理你不是因为你给我工作，我挣你钱我还干活了呢，开了十几张桌子的破饭店还成了救世主了？”

谢天峰放下筷子指着门对我说：“滚！贼！要饭的！”

我看了眼桌面上的汤汤碗碗，抬起头对谢天峰说：“你再骂一句？”

谢天峰没想到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他指着我对我说：“你妈会当什么保姆，不就陪老头睡觉的婊子吗？”

啪，我拿起大家正在吃的一盘子滚烫的白菜拍在他的脸上。

他拉起凳子就要砸我，被师傅拉了下来。师傅一边拦住他，一边冲我喊：“你赶紧走。别回来了。”但是，谢天峰还是把一口口水吐在我脸上了。

“我现在长大了，今天我做的事就是判我死刑我都问心无愧，你这嘴再这么贱早晚会被别人弄死的！”我擦干脸上的口水指着谢天峰喊道。

谢天峰被师傅拉得死死的，一看挣脱不了，反过来揪着师傅的衣服骂道：“今天别管我，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他，他不知道什么是社会！”

师傅直接撒手了，很乖也很怪，嘴角轻蔑地扬了扬，笑了笑说道：“让我看看你今天准备怎么教他什么是社会？”

谢天峰上来冲着我抬腿就要踢，我后退了几步，他落空了。谢天峰一边骂一边追，然后就听见哗啦一声。

我用余光看到师傅一个箭步冲过去拉着他的领子和胳膊直接甩在进门边上的大玻璃鱼缸上了，鱼缸碎了。谢天峰脸上的血混合着鱼缸里的水流了半个大厅，鲤鱼、鲫鱼满地蹦跶着。

我着实吓了一跳，我以为我跑了就完事了，现在这样真是不知道怎么收场了，如果要我出医药费和赔偿费，那我根本是赔不起的。

师傅走过去，把他从鱼缸里拉出来，谢天峰浑身湿透了，透着腥臭味。师傅连续好几重拳直击在他的脸上，又死死地卡住他的关节，推在墙上用膝盖磕打了半天，周围的墙上桌子上到处都是被溅甩出来的血点子。我吓得脑子里没有一点思维，我以为我拿一盘子热白菜就很刹他威风了，但是现在这样……

没有人拉架。谢天峰瘫软地躺在地上，没了刚才盛气凌人的样子，满脸的血污，浑身狼狈不堪，一动也不动。师傅拉了把椅子坐在他边上问他：“吭声，你不喜欢骂人吗？再骂一句！”

谢天峰没反应，我第一直觉就是他死了，或者休克了，这次事大了。师傅打

了一盆凉水，泼在谢天峰的脸上。我看清楚了，他脸上基本没什么伤口，都是淤血和肿块。师傅又问道：“你还是不吭声是不？你再不出声我拿开水泼了！”

还没反应，师傅拿盆去厨房打了一盆开水，冒着热气端到我面前：“来，你泼！”

我害怕地回答道：“别了，师傅，他不会死了吧？”

“你不泼我泼，你就别醒啊。”

“别。”谢天峰抬了下手，摇摇欲坠地晃了半天才站起来。

“行了，欧阳，放心吧，他没事，你赶紧走吧。以后有事就给师傅打传呼。”

8. 失 业

我又失业了，不过这次失业我却很开心，我把这么多天的气全拍在他脸上了，我把本该我忍住的话全说出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

回到家，我见母亲还没回来。

我进到他们的房间看父亲留下的书柜，有个笔记本吸引了我。上面写着两个字——“兵，钱”。

我拿出来看了，原来是个记事本，一页一页地翻，挺新的，好像是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记录的笔记本。因为就连父亲晋升都没被记录，上面只有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心动，第一天上班，第一次求婚，还有第一次家庭矛盾，第一次做父亲的喜悦，很多第一次。

然后在这个只有父亲人生最重要事情的笔记本里我看到了“路宏旭”，路宏旭这个名字又一次跳进我眼睛里，这个人既被爸爸看不起，但他们的关系却又很好。

或许我并不理解他们的关系，或许以我的角度和阅历在这个时候根本没能力理解这些、理解为什么父亲把他写进这个笔记本里。

从父亲的这个笔记本里，我知道了这个路宏旭曾经是父亲很要好的战友，也知道了后来他又如何出国学习了好多年的经济学、心理学。我的思绪在飞舞着，父亲也是学习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心理学也学习过，怎么和人家的差距就那么大呢？

下面这段话写得非常伤感。

“老路就要创业了，他找到我希望我能贷款给他。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他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中国股市刚起步的事情、制度、方法。希望我能帮助他，可是我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他行，我知道他可以成功。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银行的钱就像锁在监狱里，一旦出事我就害了他……”

“我拒绝了老路的请求，我能感觉到他眼神里的失落和难过。但是他没说出来，他只是告诉我，老阳，没事，咱们老战友、老朋友是什么，咱们是兄弟，不是社会上人的称兄道弟。你告诉我不行，那就肯定不行。”

“我安慰老路，有了金钥匙还怕找不到金箱子吗，银行的钱就算我能弄出来风险也太大，你懂的，金融市场是无效的。”

这笔记本上的短短几句话，我看到了信任、理解、包容和智慧。

但是，现在我理解了更多。

门咣当地响了一下，我想应该是母亲回来了，果然母亲看到了我的鞋，问道：“阳阳，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是不是跟人家闹气了？”

我起身准备往出走，边走边说：“嗯，妈，一天3块钱太少了，我不干了，准备换个地方上班。”

母亲安慰着说：“嗯，妈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想干你就别干了，先休息休息，不着急，等有了合适的再干也不晚。”

我拿起地上的菜说道：“我厨师都学得差不多了，土豆丝都能切出火柴棍样了，要不你检查检查？”

母亲回答道：“行，你帮妈做饭，妈也想让你陪着吃个饭了，这么长时间咱们都没好好聊聊了。”

我拿来一个盆，准备把母亲买的羊骨头倒进去，母亲拽了拽塑料袋说：“来，让我来吧。”

我自嘲地说道：“妈，咱还有钱买羊骨头呢，这羊骨头不错啊，还带肥肉呢。”

母亲指了指柜子说：“嗯，这个拿高压锅压一下就能吃了，你做吧。”

我打开柜子拿出高压锅回答道：“好。”

母亲一边洗菜一边说：“别加调料。”

我很疑惑，赶紧确认母亲说的话：“不加调料？”

母亲说：“嗯，别加，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过了十几分钟，我把高压锅拿下来放气打开一看，很重的膻气，而且有点腻，上面飘着厚厚的油。

我母亲走过来，拿个小碗，小心翼翼地把上面的油撇出来，放在碗里。

“这是干什么啊？”我很疑惑。

母亲舀起一勺油示意我看看有多浓，说道：“炒菜用，这个羊骨头便宜，5毛钱一斤，这一袋才3块钱，够咱们吃一星期呢。”

我不自觉地流泪了、哭了。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哽咽着，低头轻声说：“妈，对不起，我……我没用……”

母亲把勺放在碗里，拍了拍我的头，对我说：“不怪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妈。”

这是自我上班后第一次陪母亲吃饭，母亲明显地瘦了，情绪也不是很好。我能想象得到她的雇主是如何欺负她，但是我又能怎样呢？我没办法，我能做的，只有沉默。

吃完饭，母亲就又要去为雇主做晚饭了。我也要去以前每天玩的游戏厅看看了，找找有没有什么工作，能让我缓解一下家里面现在的困难。

其实我还是想在家附近上班，时间这么久了，大家都不会再表现出来什么了，偶尔还会表现一下关心。这可能就是人吧，我又想起了师傅当初说的话，“感觉法则”。如果你能洞察你这么做别人的感觉，那么你就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游戏厅里的人还是爆满，四个人一组练红警呢，没个高手，几个月前我能把电磁连他们家去，但是现在我不能在这里花半分钱。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找工作的。

游戏厅的老板对我还是不错的，我从不欠他钱。如果我没钱了，我也不会赊欠玩，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躲人的感觉，太不舒服了。

“阳阳，咋不玩会儿啊？”李老板一边整理钱一边问我。

我回答道：“李叔，我家出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哪有闲钱玩啊！”

李叔指了指角落里空的一台电脑说道：“没事，不要你钱，去玩会儿吧，以前你虐的那几个现在都能虐别人了，都说自己天下无敌了。”

我迟疑了一下：“叔，没那个心思。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我还是想跟熟人干，跟生人干总被欺负得不行。”

李叔想了想，走过来跟我说：“工作倒是有，你王姐在街坊里开了个麻将馆，那里的人们玩得都挺大。你要有兴趣，可以过去端个茶、倒个水什么的。就是人太杂，你还没定性，别把你带坏了。”

我赶紧回答：“李叔，没什么坏不坏的，我家的事你也知道，王姐能给这个机会我就很感激了。你帮我联系联系吧，叔，我干。”

李叔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好，那我给她打电话，你等着，一会儿就过来。”

王姐和游戏厅老板李叔是夫妻，王姐和李叔都是好人，没有小市侩的感觉，不爱刁难人，我要是能跟他们工作那是很舒服的。

王姐的麻将馆生意不错，人也很多，就是人太杂。他们大多都不认识我，我每天眼睛就盯着他们的手、杯子、手机和烟。

我知道他们一抬手就想抽烟了，于是就把烟递给他。“哥，手气不错，来根烟更旺”。偶尔，他们也会把零钱扔给我。

他们一输了钱，就想喝茶、抽烟，然而输的没有翻本机会的人却平静了。我看一有输钱或者给别人点炮的就赶紧给他们倒茶、递烟。

后来我知道了这样的行为是一种人行为，人在紧张兴奋的时候手上就需要有个摆弄的东西，如果没有就会双手合十互相揉搓。所以大部分牌友对我这个新来的小伙计也不排斥，经常扔些零钱给我。其中有一个冯老板几乎每天都能给我个五块十块的，而且人很好，我也特别照顾冯老板，他的茶水一凉我就赶紧给换。冯老板还爱边看股票边玩，我第一次开始了解股票是在麻将馆。冯老板每次去玩，就喜欢开着电视看行情。

9. 冯哥的恩情

冯老板胖乎乎的，不是很精神，眼神里看着比较阴沉。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赢钱赢多少、输钱输多少，人都没反应。所以我对这个人也特别留意，人们都管他叫冯胖子，但是我不能这样叫他，我称呼他为冯哥。不过我发现，人们喊一个人为××胖子，就是不尊重这个人。不过，冯哥也不太计较这些。他平时打扮很随意，而且有点口齿不清，说话含含糊糊的，完全没有一副老板的派头。不过在我心里，冯哥比那些老板好多了。冯哥每次赢了钱都给我扔点小费，输了也不骂我，也不拿我撒气，不像有的人，吹牛吹到天上去了，就好像太上老君骑的青牛就是他给空运上去的，却铁公鸡一个，一毛不拔。这个最典型的就牛秃子，纯属吹牛铁公鸡。

若干年后，我总结出一条很多人都不认同的真理：“永远不要去惹穿着随意、说话随和、对人宽容的人。”惹恼了这样的人，必死无疑。

我到现在都不会打麻将。但是对于一些他们的行话，多少还是知道点儿是什么意思的。冯哥酷爱胡七对，牛秃子就喜欢碰，所以冯哥还有个外号叫冯十四，

还有人叫他十四阿哥。牛秃子也有个外号叫牛碰磁。

我喜欢冯哥这样的人，随和、没架子、通情达理。后来学习读心术时发现，原来这人是可以根据身材、长相区分的。

冯哥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股票的预测特别准确。他总是自信地说：“看我说得对吧，又在涨了吧！”而股票跌的时候他会说：“放心吧，很快就会扭转的。”这点我一直非常奇怪，虽然我恨父亲，但是我对股票也有着特殊的敏感。

冯哥对沪深大盘的预测基本很少出现失误，他的预测和现在我们的预测方法不同。普通的散户是根据基本面、技术面去预测的。冯哥对大势的预判不会精准到天，而是一种趋势。我曾请教过冯哥，问他觉得股票最近怎么样。他会告诉我，最近不错，非常简单，而不是像我们某些财经专家说的，基本面怎么样，技术面怎么样，有什么支撑，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板块互动而导致今天如何如何，明天如何如何……

不会……

他的答案非常简单，最近还行，最近的市场就是涨多跌少。

如果他告诉你，最近适合休息，最近的市场就是跌多涨少。

冯哥的投资哲理。

我问过冯哥：“你为什么不预测每天呢，预测到哪只股票涨停，不是赚钱更快。”

他的回答当时对我是一头雾水。

冯哥笑着回答道：“市场就像一头刚死了的牛，谁都想吃牛身上最好吃的那一块肉。你觉得我厉害，其实我不厉害。预测的范围越小，风险就越大，为股票跳楼的人大有人在，他们都把自己当神，当成了那个能吃到最好肉的神。我厉害是我把范围放大到我的能力可以控制的范围。如果我告诉你秘诀，你也一样可以做到，如果你说，股市今后10年会涨30%以上，你说的也是真理。因为肯定会这样的，但是贪婪的人只想去找明天能涨10%的股票，这是不可能的。那样的成功只能是侥幸。”

我跟着他的话题顺着说道：“我觉得你打麻将的胜率都不如股票，是这样的吗？”

冯哥还是一脸微笑：“对啊，打麻将的胜率只有1/4，而股票不是跌就是涨，概率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你看到我预测得准是因为我把时间拉得长，拉到某一天，甚至某一阶段的暴跌都不能影响到我。而打麻将不光要看赢的概率，还要看技术、看心理，我必须像每个人一样要算计我这把牌怎么能赢，它的规则强迫了你即便天天玩也要认真对待你的每一把牌，因此，所有人都算计了，差距也不

大，即使把时间拉长，如果一直是我们四个人在玩，那么谁的赢利都不会超过现在我们兜里所有的钱。”

我疑惑地问冯哥：“那你为什么每天盯着电视看股票，你买了吗？如果你认为赢要酝酿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总盯着看呢？按道理你应该悠闲地打麻将才对啊。”

冯哥拉了拉我的袖子说：“你问这个问题证明你是一个有投机天赋的人，真正的投机客是‘努力 + 智慧 + 无数磨难’的人。你的性格不像你这个年纪，你应该是血气方刚、应该藐视社会的，那才是你。”

我低着头说：“我以前就是你说的那样。自从我家出了事，我爸被抓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那么多。”

冯哥问到：“什么事啊？”

我慢慢地低下头，羞愧地说道：“前几个月的那个银行骗贷案，那个就是我爸。”

冯哥说：“那是你爸？我和你爸打过几次交道，他人还是不错的。”

我赶紧扭转话题：“不说我家的事了，那你为什么看你都知道结果的股票呢？”

冯哥看出了我的意思，笑了笑：“我打麻将，有个规律，你发现了没有？”

我回答道：“嗯，当然了，只是我不敢说。”

冯哥盯着我问到：“来，你说说看，是什么？”

我回答道：“人家都是周六周日来，你总是周一到周五来，很早我就觉得奇怪了。”

冯哥笑了笑，又使劲地笑了笑说道：“阳处长的儿子就是不一样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周一到周五来吗？”

我回答道：“是因为能看股票吧？”

冯哥说：“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看股票？”

我回答道：“不知道。”

冯哥指了指麻将桌：“你在这里干这个有段时间了吧？你说，玩这些最忌讳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想了想：“我觉得应该是烦躁、犹豫，还有作弊吧？”

冯哥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嗯，不错，那你说人往牌桌上一坐都期盼什么？”

我也笑着回答道：“有手好牌啊，整齐、舒服，很快就能赢了啊。”

冯哥笑着歪了下头说：“那你知道我期盼什么吗？”

我用一个疑问的口气说道：“好牌？”

冯哥回答道：“不，我期盼股票能按照我预期的轨迹运动。”

我边笑边说：“别逗了，冯哥，这和打麻将能赢又没关系。”

冯哥凝重地说道：“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股票可以提高我的胜率。”

我指了指电视说：“不信，那电视会反光啊？能让你看见他们的牌？”

冯哥拍了拍我的胳膊说：“股票虽然有的时候和我的预期相悖而行，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预测的差不多的，还有超过预期的时候。当我预测准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冯十四，真准啊，带哥儿几个炒炒股票呗。当我看到大盘跟我预测的一样，上涨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被注入了很大的自信。”

看我还在思考，冯哥又继续解释：“有了自信，烦躁、犹豫这些就都没了。只要他们不作弊，我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赌博是刺激的，但是当你在心里暗示自己一切都会向你想象的方向运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的优势不是因为我，是因为那台电视。”

我似乎在那个时刻开窍了，看着冯哥说：“冯哥，遇到你这样的人，是我的荣幸也是机会，如果你有什么机会能让我翻身，让我们家生活得更好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努力地去工作的。”

冯哥迟疑了一下说：“我看看吧，不过今天你说的话你算数吗？我得先告诉你，我不是炒股票的，我的这点智商还没那个资格往那种地方上凑。”

我以为冯哥在糊弄我：“你还不够？”

冯哥认真地对我说道：“嗯。你不懂，我说点话能糊弄你，虽然是实话，但是你别把它当成什么真理。我还真的不行。”

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他都不行，准确率这么高都不行？一个名字跳进我脑子里，路宏旭。那这个人会是个什么人呢，他的看法又会是怎样的呢？

10. 牛秃子的噩梦

冯哥是我人生转折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从那次聊天过后，冯哥就更照顾我了，以至于为了我去得罪牛秃子。

那天是我在麻将馆的最后一天。

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半年多了，但是当时我却不知道这天竟然成了我人生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牛秃子那天输了有两千多了。

我好心劝着他：“牛哥，抽根烟缓缓，不急。”

“就你个小崽子在这让我输。”牛秃子把烟扔地上骂道。

我没说话。

牛秃子拿起他的杯子一看没水了，就说道：“去，给爷倒点茶去，真丧气。”

于是，我拿着开水壶给他杯子里添水去了。水只倒了一半，他却伸着手就去抓牌。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手已经从开水里伸过，被结实地烫了一下……

我赶紧赔礼道歉：“对不起，牛哥，对不起，都怪我，我没看见。”

牛秃子甩了甩手上的水，放在嘴边使劲地吹，一边吹一边骂：“没看见？你是不是有意的啊？”

我默默地没敢出声，我已经预感到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里上班了。

牛秃子慢慢地站起来，对着我就是个耳光，火辣辣得疼。18年了，我第一次被打。可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为了这份工作，为了王姐，为了我的家，为了我的母亲，我什么都不能说。

牛秃子好像还不解恨，抬起脚就往我身上踢过来，我没能躲开，他一脚把我踢翻在地上。我的肚子里开始翻江倒海似的难受、恶心、空洞，眼前也变得恍恍惚惚的，牛秃子的脾气却越来越大。

我蜷缩在地上，他不停地踢打着我。我没有求饶，只是抱着头保护着自己不被打到关键部位。

王姐不在，周围有人上来拉牛秃子，可是越拉他踢得越凶。连边上那几桌都停下来劝他，“他只不过是个孩子，何必呢，不就是一点钱吗？”

但牛秃子还觉得不过瘾，抄起凳子就准备砸我。

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只有屈辱。一个念头，为了我妈、我爸，我忍，我忍不了也得忍下去……

“差不多了吧，牛秃子？”

冯哥平静地说，但是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命令。

牛秃子想都没想就开骂：“关你什么事？冯胖子，滚一边儿去，我今天不教训他我就不是牛秃子。我以后还怎么混呐？”

冯哥继续平静地说：“你打个孩子就有面子了？他再不对，也天天牛哥牛哥地叫你，给你端茶、倒水、点烟的，你一个子儿不给人家还下得这死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牛秃子停下手来，拿出自己的车钥匙指着冯哥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老

子混社会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现在来教训老子，再教训老子，老子连你一起收拾！”

冯哥用极具嘲笑和挖苦的口气说：“牛秃子，你家不就开了个钢厂、开了个预制板厂吗？你不就开辆破奔驰吗，怎么，放不下你了？”

牛秃子急了，指着冯哥叫道：“你说什么？你有什么？天天装得跟个算命的一样！给你面子还叫你个冯胖子，不给你面子你都没资格跟我玩！”

冯哥嘴角轻轻上扬了扬，停顿了一下，说道：“呵呵，是吗？你说的话你可想好了。”

牛秃子还是那么火暴，依旧不依不饶地说：“老子就这么霸道！怎么着，你还能来咬我呀？”

冯哥拿起电话晃了一下说：“别逼我，今天这事，你现在要是领阳阳看病，就我原谅你，要不别怪我不厚道。”

牛秃子也冷笑了一下，说道：“吓唬谁呢？老子是被吓大的？”

冯哥看了看牛秃子，又看了看地上的我，拨了个电话：“喂，琴姐，我是冯国忠。我有个朋友刚告诉我，那个喜财钢厂和预制板厂用的都是从咱们柳钢偷出来的材料。你赶紧叫人过去看看吧。”

然后，冯哥又轻轻一笑：“咱们这么多年关系，去吧，那地方肯定有问题。”

“对，姓牛。”

“不用谢，改天叫上何市长咱们一起吃个饭，好久都没聚了。”

冯哥挂了电话后又拨通第二个电话：“喂，王哥，你们行是不是贷了点款给牛喜财啊？”

冯哥的表情依然很平静：“嗯，就是他，他现在出事了，他那生产用的材料都是偷来的。”

冯哥又以确定的口气回答道：“对，就是钢厂一直不是丢东西吗？你要有款赶紧收吧，我刚和琴书记通过气了。你现在也赶紧过去吧。”

这是冯哥的第三个电话，没有停顿，没有给牛秃子一点面子，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打了：“林叔，我冯国忠，你忙啥呢？”

可以感觉出来电话那边的人和冯哥的关系都不一般：“就前几天你们村里楼房塌了砸死人的事还没完呢？”

“咱这么多年关系了，我给你透露个消息啊，你看看房子的预制板吧。”

“对，就是牛喜财卖给你们的啊，据说他们都是用的从柳钢偷出来的废材料生产的板子，那质量肯定不行。现在琴书记和银行的老王都去他们厂了，你要是要赔偿可得抓紧了，那个牛秃子可是个铁公鸡。”

这是冯哥的第四个电话。很明显他要治牛秃子于死地，牛秃子像小弟一样站在那里，完全没有了刚才飞扬跋扈的姿态，眼盯着冯哥拨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却不敢上去制止：“小张吗，我是你冯哥，以前在省厅我和你爸是老搭档了。你还记得我不？”

“我告诉你个事，喜财预制板厂生产的预制板在武汝村砸死人的事是他们的预制板质量不行。”

“对，你赶紧过去吧，你们记者工作辛苦，抓点热点也不容易。”

“当然理解，没事，不用谢。”

牛秃子傻站在那里，做梦也没想到，他拼搏了那么多年的产业竟然被这么普通的一个人在几分钟内被毁得一无所有，他甚至不敢在冯哥打电话的时候插句话，而是傻站在那里干听着，这或许就是权威，这或许就是江湖上的威信吧！

看着冯哥打完电话，牛秃子才反应过来，一脸堆笑地赶紧陪着不是，往冯哥手里递着烟，又把打着火的打火机伸到冯哥面前，说“您就是冯国忠啊，冯哥，我真不知道是您。我现在就领他看病去，您就饶了我吧？”

冯哥没有傲气，只有平静，一看就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他笑了笑，没有理睬牛秃子递过来的烟，说道：“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这会儿我不想再跟你讲什么道理了。”

牛秃子又拿茶壶把冯哥的水杯添满，边倒边说：“冯哥，您别这样，我真是狗眼，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那样说您的。”

冯哥敲了敲桌子皱着眉头轻蔑地说道：“能在这张桌子上一天输一千多的，眼睛不眨一下的都是些什么人？人家都对阳阳那孩子不错，你怎么就这么能装？”

牛秃子甩了甩手说道：“他烫我。”

冯哥立刻没了平时的脸色，一点和解的意思都没有。

牛秃子拉了张椅子在冯哥旁边坐了下来。冯哥站起来，从桌上随手拿了张牌，狠狠地在牛秃子的光头上戳着：“欧阳光今后是我弟了，你给我听清楚，是弟不是小弟！今天我弟就是拿刀捅了你又能怎样？就你今天这样，我就是崩了你，就你家那点关系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真没想到什么样的东西都能变成武器，麻将在冯哥手里跟刀子没什么区别。牛秃子头上立刻出现无数个渗血的小坑，牛秃子就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点头。是，是这样的。四周打牌的人都站了起来，对牛秃子除了冷笑，就是嘲笑。

我已经站起来了，冯哥看着牛秃子服了，就问我：“没事吧？”

我捂着脸说：“没事，冯哥，谢谢你。”

冯哥指了下我的手说：“男人不要总捂脸，捂脸那是女人干的事。”

冯哥恢复了平静，拿着烟和打火机，给屋里的每个人都递了一根，并且亲自点上。然后，他又给大家鞠了个躬，诚恳地说道：“对不起了，哥们姐妹们，是小冯扫了大家的兴了，小冯在这给大家赔不是了。大家给面子，过几天我做东，请大家吃饭。”

人群里出来的声音：“冯哥，没事，您做得对，我们早就看着牛秃子来气，他也忒不是个东西了。”

“今天终于见到冯哥的威力了，以前有人说您就是冯国忠我都不相信，果然。”

……

我也给大家鞠了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在这儿的几个月里，全靠大家照应，今天大家能帮助我免遭横祸，欧阳光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照顾，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对小欧阳的信任和栽培。”

大家都对我点了点头：“以后有麻烦就来找叔，叔肯定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帮你。”

冯哥示意我跟着他出了门，他拿出电话给王姐打了个电话：“小妹啊，我是你冯哥，今天牛秃子把欧阳打了，我看不惯，教训了牛秃子一顿。对不起，在你的场子里给你惹麻烦了，冯哥给你道歉了，有什么损失你给我打电话啊。”

“怎么会没事呢，呵呵，你赶紧回去看看，欧阳伤得不轻，我带他去医院看看，你那没个人，你赶紧回去看着。”

我俩上了冯哥的白色桑塔纳。冯哥一边开车，一边说道：“我硬气，是因为朋友给面子，我随时能代表他们，记住了，孩子，混社会，有钱是不够的，没义气就不会有人死心塌地地为你。电影里演的那些你觉得现实吗？紧要关头或者钱到一定数量了，没义的团伙就注定会解散。永远成长不起来，也永远不会被拥戴。人家和你说，只要有钱朋友就来了。但是我跟你说，有义，钱就来了。”

这样的人，这样的大哥，这样的朋友，谁不希望有？有这样的大哥，有这样的朋友，还成长不起来的人那才见鬼了呢。

我由衷地感谢冯哥，没想到只开着桑塔纳，平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竟能如此叱咤风云。当时如果冯哥不在，那天我肯定会被牛秃子打残废了。

我受的都是些皮外伤，就是脸上的五指印依稀可见。

到了医院，冯哥像大哥一样问我：“疼吗，阳阳？”

我摸了摸心口说：“心疼，冯哥，我知道你肯定有门路，我爸就想让我在股票这里面有所发展。”

冯哥停顿了一下，说：“阳阳啊，你冯哥能有今天那是大家给的面子，你懂

吗？拿大家给的面子耀武扬威这是傻啊。”

我想了一下说：“你不能帮我吗？”

冯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我可以帮你，我可以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我知道麻将馆你是肯定回不去了。但是……”

冯哥还在犹豫着，我就赶紧回答道：“我不怕苦，我不怕被人排斥，我很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冯哥摸了摸我脸上的五指印说：“今天有人打你还有我能帮你搞定他，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冯哥都能让他给你下跪求饶。但是你进了那个行业，那里面吃人都不吐骨头，打你都是白打，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的。”

我说：“你说的是赔钱吗，一赔钱我就跑，不行吗？”

冯哥耐心地解释道：“如果真那么简单就好了，说到底，还是你太小了。你忍受不了那种憋，那种内心跟贪婪无限地斗争的感觉。”

我突然感觉到了师傅跟我说过的“感觉法则”可能有用。于是我说道：“我师傅曾跟我说过感觉。他说人是感情动物，更是感觉动物，人是依靠感觉来判断危险和利益的。你是说他们会利用内心无限的憋和贪婪这样的感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冯哥盯着我看了十几秒。

“行，上药，上完药，我带你去见个人。”

“你们都是怪人，绝代的怪人。”

11. 初识“私募”

车子拐进了市郊区的一个高档的住宅小区，嘉馨小区。车在小区最里面的一幢幽静的别墅前停下来。

我感觉很奇怪，问冯哥：“这里也可以开公司吗，谁来呀？”

冯哥回答了一句：“人心会带着他们来。”

若干年后，我也利用过这句话、这个原理。

哀思投资公司。

我不禁问道：“这公司怎么起了个这么丧气的名字呀？”

冯哥一边拉手刹一边说：“好听的名字下面基本上都是亏损的公司，靠起个

名字就发财了，那是童话。”

我推开车门先下来，站在一边等着冯哥，继续问他：“那起这样的名字就能赚钱了吗？”

冯哥回头笑着说道：“这是这个行业精英的标志，他们的利润不是用名字炒出来的，这样的名字会显得他们更有自信。”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名字嘛，仔细想想倒也不难听。”

冯哥停了下来，指着公司的牌子对我说：“聪明人的思维方式都是逆向的。”

我挠了挠头说：“什么叫思维都是逆向的？”

冯哥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回答我：“从结果倒着往前推，推到过程，推到策划，推到想法，离结果越近的目标备用方案越多。如果这些方案都符合一定的规律，你就会发现到达这个目标的初始方法有非常多，然后选择最快、阻力最小的那个就行了。”

我似乎明白了些，又问道：“进去前，你还交代我些什么吗？”

冯哥很简单地回答我：“实话实说。”

冯哥按了按门铃，没反应，又按了按，还没反应。

我很疑惑地说：“今天开盘啊，是不是没人呀，都在忙呢？”

“不是忙，是他懒得开门。”冯哥说道。

冯哥走到房子一侧的一个窗户前，开始敲玻璃。

门开了。原来真有人。

“老冯？”开门的人的眼睛里明显带着需求和期待。

开门的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头发都擀毡到了一起，领子套在内衣里，胡子拉碴，除了眼睛显得特别有精神，看起来就是前几年犀利哥的前辈。对了，犀利哥的眼神也很有魅力。但是我依旧感到奇怪，这家公司不做业务了吗？不要形象吗？

“邢哥，你这是窝家里生产原子弹吧？我带了个人给你看看，看看你有活儿没有能让他干？”

“我这儿不需要人，你领走吧。”

“这孩子很有天赋，思维和你年轻的时候挺像，好钢我得先想着你呀。”

听到冯哥这么说，这个中年人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

“这怎么都是伤啊，跟人打架了？”

“被牛秃子打的，麻将馆的小伙计，刚被牛秃子打成这样，我领到医院看完才来你这里的。”

“哪个牛秃子，我不认识吧？”

“你怎么不认识？就那个牛喜财！”

“那让他白打了？”

“我叫人把他的厂子给封了，想开估计得等一段时间了吧。”

“还是你善良呀。”

这个中年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立刻能感觉到他有多久没出屋了、多久没洗澡了。

“我叫邢国辉，进来吧，我给你们倒水去。”

我心想，这还善良，那可想他有多狠，但是……

心里全是但是，却连一个但是也没能说出来……

我上下打量着邢总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在进门的左边，应该是一楼书房，墙上挂满了各种股票的图形、数据。桌子上的电脑不停地滚动着股票信息，桌子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书。有的半开着，有的打开朝下反扣放在桌子上，还有一本打开被烟灰缸压着，只有两三本没被打开。黑色皮质的椅子上被深深压下去一块，这个人应该坐了很久了，很明显他是在汇总资料。桌上放了一个很古老的大茶缸子，里面的茶渍很重，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本色了。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喜欢喝浓茶的人。一个黑色皮质的笔记本看起来已经快被翻烂了，地上还散落着密密麻麻地写满数字的大白纸，纸上的一些数字下面还被画上了红色的线。

冯哥示意我坐下，回过头跟我说：“他算是个入了门道的。不过这人脾气可不怎么好，谁的面子都不给，你现在要是后悔，还来得及。否则以后你做错了事，我都救不了你。”

“他挺随和的呀。”我笑着说。

他指着客厅的邢总说道：“他们这个圈里，有句话你要记住。”

“什么话？”我身子向后倾了倾，问道。

冯哥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第一印象害死人。”

“哦。”我停顿了下，回答道。

后来我才明白，“第一印象害死人”这句话适用在很多行业，尤其是婚介行业。

我站起来，打量着房间四壁上挂着的这些图形、数据，我能看懂的只是向上就是上涨、向下就是下跌。我知道这个叫K线图，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图。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张很简单的白图。后来我才知道，但凡是有成就的投资公司都会有这么一张图。

这张图上除了一条波浪线，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上涨或者下跌，在这张图上就显得那么简单，看起来也规律多了。我忽然也明白了冯哥说过的话，预测这其

中的一个点是多么傻、多么愚蠢。只要你的点在上升行列中，而不在下跌行列中，那不就成功了吗？

“看什么呢，能看懂吗？”邢总递过来一个杯子给我。

“能。这个叫K线，这个只画了这么一条线的是K线的简版吧？”我指着墙上的大图说道。

邢总点了点头说道：“嗯，不错。喜欢这行吗？”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喜欢！我爸被抓……”

邢总皱了下眉头问道：“你爸被抓？”

冯哥插话了。

“他爸你认识，前段时间那个银行骗贷案，阳处长……”

邢总停顿了一下：“哦。”

我已经不再抱希望了。我知道如果他知道了我是贼的儿子，他肯定不会要我了，我也知道这么敏感的工作是不能有一点污点的，可是我说漏了嘴。

我带着一丝哭腔转过来身对邢总说：“邢叔，我知道我爸做得不对，我也知道你会因为我爸是贪污犯，就不要我了。”

邢总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你怎么知道的啊？”

我回答道：“因为我爸出了事之后，没人能瞧得起我。”

邢总又笑了笑，示意我坐下：“呵呵，孩子，我认识你爸，不管你爸是什么犯，你爸都不错。”

我没有回答，邢总又继续说：“看人不能只看这些，就像看股票不能只看基本面、技术面、宏观层面。看人要看本质，任何东西面对本质都是衬托关系。”

“谢谢。”我只能这么说。

邢总指了指桌上电脑里的股票说：“如果你爸不是个贪污犯，我还不要你呢。”

我很疑惑地问道：“为什么？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这些的。”

邢总笑了笑说道：“告诉你也无妨。因为你没退路，没有退路的人是可以击败任何人的。登高抽梯，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原理。”

“可以击败你吗？”我问道。

“目前还不行。”邢总回答道。

“为什么？”我又追问。

邢总起身拿着他的大茶缸：“我说是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我又问：“那不就是说都没退路的了吗？”

邢总手指轻轻弹着茶缸跟我说道：“我是说条件都相同，你没退路，别人有

退路的时候，你可以击败他们。”

我又反问道：“那不还是条件不同吗？”

邢总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你这孩子咋这么轴呢？”

我很尴尬地回答道：“我……就是条件不同了吗？”

邢总继续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欧阳光。”我回答道。

邢总想了想回答：“这名字好，像武侠小说里的。欧阳处长是复姓啊？”

冯哥也确定地回答：“嗯，是的，是姓欧阳。”

邢总突然说道：“幸亏你不是个女孩。”

我又开始疑惑地问：“女孩怎么了？”

邢总哈哈大笑地说：“女孩敢叫欧阳光，我非给她起个外号叫欧阳光屁溜。”

“……”

冯哥跟着大笑起来。

我也开始笑，气氛也变得轻松了：“人家说搞金融的都有神经病，果然是这样。”

冯哥替邢总回答：“这行啊，不得这病就别想挣钱！”

我问道：“这么严重啊？”

冯哥没回答我。邢总又问道：“对于股票、投资、金融，你都知道点什么？”

我指了指墙上的图标回答道：“沪深两市，还知道深发展，还知道 K 线，还知道简单版 K 线……”

邢总搓着手问我：“不错啊，会学以致用啊，刚学会就敢拿来唬我了。你脑子里的沪深两市是什么概念的？”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道：“那还不简单，沪市就是上海股票，深市就是深圳股票呗。”

邢总笑着回答：“哈哈……比我强，比我当初的解释强多了！”

我也跟着笑道：“当初你是咋理解的？”

邢总指着地板说：“我当初还以为沪市就是跑到上海股票市场摆个摊卖股票就能挣钱了呢。”

我疑惑地问：“你不是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

邢总没掩饰什么，回答道：“不是，我是后来才学的。起初赚了点钱以为学那个都没用。后来 1992 年的时候一下就全赔光了。那会儿冯胖子刚谈了个对象，我把人家结婚的钱都借了，结果全赔了。冯胖子结婚就泡汤了，对象也吹了。”

冯哥正喝水，被呛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指着邢总说道：“你还好意思说这事？”

你不提我都生气，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胖的跟猪八戒一样，工作也不稳定，我谈个对象容易吗？你说没就没了。欧阳，更可气的是他跟我说什么他已经预料到了股票会跌，他那是卧薪尝胆，他要了解别人的心态什么样的。想想那时候真是苦。阳光呀，你别看他现在胡子拉碴、窝里窝囊的，可那时候还不如现在呢。”

邢总赶紧打断话题：“行了，欧阳，你就留在这儿，先给我做做表，现在行情往下走，咱们的交易员都去旅游了。等过几天他们回来，咱们就要开始干活了。”

“那我就能上班了吗？”

“那行，你那伤要是没问题的话，明天你就来上班吧。”

从此，我成了哀思投资的一员。

从此，我迈进了这个我梦寐以求的门槛。这一天，成了我之后血雨腥风、妻离子散的人生序幕。

我有的时候甚至想，如果当初我借一笔钱，炒股票就算赔了，也有可能比今天要强得多……

12. 邢哥思维

第二天早上不到6点，我就兴奋得睡不着了，可是9点才上班。我开始回想父亲那个记事本上的路宏旭，开始回想父亲在监狱里和我说的路宏旭。什么是极端状态下的弱肉强食，什么是助纣为虐，为什么父亲不同意接受老战友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又不知不觉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睁开眼睛已经7点半了。

赶紧起床收拾东西，洗脸刷牙。到了公司已经快9点了，眼看就要迟到了。敲开门后，邢总开门后还是昨天那样，头发黏在了一起，一缕一缕的，屋里脏乱差，看起来邢总好像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我进门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把这个屋子收拾出来，这要来个客户可怎么见人呢。客厅饮水机旁边扔了无数的方便面空袋子，屋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卫生间里也弥漫着强烈的刺鼻的味道。玻璃架子上摆放的牙膏、牙刷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刷牙的杯子上泛着丝丝白印！

我先把屋子里的窗户都打开通风换气，然后准备把堆积已久的垃圾清理

出去。

“欧阳，你进来一下。”邢总在书房里叫着我。

我拿着抹布走进邢总的办公室，看邢总一边翻着书，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还不时地抬起头跟电脑上的股票信息对照着。

“邢总，有什么吩咐？”我问道。

邢总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以后不用叫邢总，公司的规模还没大到需要‘总，总’的称呼，以后叫邢哥。书架下面的柜子里有新的笔记本，书架上有本黄皮的《资本市场入门知识大全》，你要在这里工作就是要在其他人回来之前把书上面的东西吃透，笔记本是用来记笔记的，你不光要知道这些名词，还要知道这些东西如何跟市场结合起来使用。客厅有个折叠桌，你把它拿过来就用那个看吧，卫生的事不需要去做，实在不行了就先开窗户。”

我回答道：“好，那我现在就开始？”

邢总头都没抬地回答道：“对，他们下月10号左右回来，咱们还要准备几天。在这里上班每周一至周六，周六汇总资料，目前就你和我上班，你的任务就是学习，如果有不懂的地方问我就行了，开始吧。”

我回答道：“哦。”

“还有个事。”邢总停下手中的事情，示意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邢哥，什么事？”我把抹布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邢哥想了十几秒：“赚钱的路有很多条。说实话，咱们都是懒人，当初我也以为这个行业每天看个电脑就能成为百万富翁，所以选择了走这条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哥今天要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虽然现在我手里有点能相信我的客户、有点融资的能力，但是这碗饭不是任何人都能吃的。”

“邢哥，我思想上有准备。”

“这条路不是用一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就能形容和描述得了的。如果你没有能力，不会有人分一分钱给你，相反会吃掉你。所以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实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脑子、没有天分，你拿几千万进去，连个水花都不一定能看见。”

“这个我也早有准备，冯哥和我说过。”

“你怎么看这个市场，你认为股票制胜的法宝是什么？”

“我觉得吧，最重要的是感受别人的感觉，感受散户的感觉，感受庄家的感觉，感受国家的感觉。感受得正确，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感受得错误或者只感受自己的感觉就只能失败。”

“不错，很有天分。不过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不管你的看法如何，如果你

不向他人靠拢，任何人都不会赞同你的观点，然而我们的机会就在于这里。”

“这个，我还不太懂。”

“我问你，如果用五年期来计算，赚钱的人不到2%，你觉得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坚持下来？”

“赌博吧，赌钱的人就这样，天天输还天天赌。有句话形容赌博的人非常好，输的都是别人的，赢的都是自己的。”

“他们赚钱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很痛快、很膨胀，但是他们赔钱的时候很痛苦、很难过、很犹豫，所以赔钱赔到最高境界就是现在所说的短线客了。”

“不懂。”

“踏上这条路，你就注定失去很多东西。走我这条路，你不会出名，不会有电视台去请你谈谈你的看法，没人会知道你。你是默默无闻的，你只要一开口，就会招来无数的骂名。这还不是最难受的。你将不会和普通人达成共鸣，也就是说，你很难有知心的朋友。你会有无限大的压力，即便你再风光，只要失败一次就可能把你送到桥洞底下去住了。虽然你的想法总会被现实印证，但是你能对社会上的人冷笑几次呢？到最后你都觉得你自己是个外星人，你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神经病、是个傻子。”

“那我能得到什么？”

“成功的话，你会得到钱、思维、客户和用你的智慧去敛财后的成就感。失败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行业没有怕死鬼，只有精英，所以就注定了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无数瓶颈，让你退缩和回家。”

“邢哥，我懂你说的。你的意思你就是住十栋别墅，你在这间屋子里待着的时间占了你90%的时间，而你90%的钱买的屋子对你的意义不过10%，可是你花的钱却需要你承担90%的压力。这本是一个不划算的生意，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你其实不想做这行，你的理想是碌碌无为地有个温馨的小家，你不希望我走你的路，或者成为你这样的人，对吗？”

“是，我承认，我本来就没什么欲望，钱对我来说曾经的用处就是旅游，可是现在钱对我的用处变成了工具。说实话，我很悲哀，我在市场的成功让我失去了很多常人的欲望。这就说明钱对我的效用减少了，像我这种过方便面矿泉水的生活，我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不是我不想花，是我走进商场看着几千几万的衣服实在没有感觉。我总不能买我烦的东西吧，他们让我买辆奔驰，我就认为奔驰和桑塔纳没什么区别，咱们这种人有点成就后就不会去买贬值的東西。”

“邢哥，尽管成本很高，我也知道你今天和我说这么多不是想赶我走。我理解你，明白你的心，知道你的好意。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活下去的问题。不

管今后是怎样的，目前来说你是我最好的选择，可能你会说我目光短浅，但是邢哥，吃饭都是问题了，目光长短还有意义吗？我想或许这个行业或者这样的人生不是像邢哥你理解的那样，我觉得你事业有成，可能是人生或者追求上遇到瓶颈了。”

“好，有个性，就你了。抓紧时间学习，咱们的事情还很多。”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快把那本书翻烂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伤痕累累的。笔记也记了好几本，大多数都是些专业名词和跟市场联系下的理解。

市盈率，市盈率和上市公司涨跌的规律。

成交量，成交量变化和上市公司涨跌的规律。

换手率，换手率变化和上市公司涨跌的规律。

涨跌停规则，为什么设置涨跌停规则，涨停或跌停后对上市公司近期价格变化的规律。

印花税，印花税的计算以及印花税变化时对市场影响的规律。

大盘股，大盘股起的作用以及大盘股对附属及周边行业产生的连带影响，大盘股在数次波动中与大盘涨跌发生的变化规律。

小盘股，小盘股的涨跌规律。

ST 股票，ST 股票与绩优股的涨跌幅比较寻找规律。

证券法，为什么不能自买自卖。

假报表对市场的影响。

突然的大量资金流入是常年空闲资金还是有备资金。

.....

这一个月，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拿典型的公司股票与大盘的走势相对比，发现了很多很重要的规律，而且有很多规律目前还在使用。

转眼间就到了开工的日子。但是行情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市场仍沉浸在一片看空声中。交易所中人少得可怜，整板惨绿，实在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不过我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和跟邢哥的聊天中已经隐约地感觉到将会出现一大波的机会，但是大到什么程度我还真不知道。

有一天邢哥和我说，公司的所有员工的阶段性休假在后天就结束了，都要上班了。“欧阳，咱们去洗个澡，买点衣服，回来再找几个人把咱的窝收拾一下。”

邢哥跟我身上都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我不知道这是工作狂的特质，还是邋遢鬼的正常表现。邢哥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可以运作几千万元投机的人物，倒是看起来很像个农民工。我也觉得我很像个小农民工。

馨海港湾商务会所，这是我们市当时最繁华的洗浴休闲场所，是市里极少数

人享乐、聊天、谈生意必到的场所。由于这里的装修极度奢华，又有人称其为腐败浴。

我们一进门就被迎面拦了下来，应该是他们的大堂经理，穿着非常考究、利索，人也非常精神。他非常礼貌地对我们鞠了一躬，然后用非常礼貌平和的语气提醒我们：

“先生，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馨海港湾商务会所，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邢哥回答道。

“实在对不起，您不能进去，我们这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我没听说你们这里的生意火到需要提前预约的程度，如果你不希望我们这样的人搅了你们的生意，可以直说，我可以理解的。”

“对不起，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里真的需要预约的。”

“你是新来的吧？”

“不是，先生，我从这里开业就在这里上班了。”

“那我问你，我怎么才能在这里消费？我都到这里了，你让我走不合适吧？”

“对不起先生，为了保持我们会所的档次和环境，我们里面同时洗浴的人不能超过26人，如果您之前没有预约真的是不能进去的。”

“没关系，我打个电话吧。”

邢哥掏出电话翻找着电话号码，我则趁机四处看看这个我从没来过，或者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洗澡堂子。

吧台里一行站了四个收银员，大概都有一米七左右，清纯漂亮但不妖艳。吧台边上立了一个价目牌，398元/位，好家伙……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在这里消费一次的！

两边是棕色的真皮沙发，沙发上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是排队等候洗澡的人。大堂中央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直垂下来，富丽堂皇到了极致。沙发边上还挂着几个34英寸的大电视，里面播放着这家会所自己制作的宣传片。什么馨海会所是我省目前环境最好、最舒适，规模最大的休闲洗浴场所；所有洁具均选用日本、欧美等国际著名品牌；所有服务人员上岗前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您打造最舒适、最奢华、最有档次的商务休闲会所；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造让您流连忘返的休闲之家……

等我回过神来，邢哥的电话也打完了，正和那个大堂经理聊得热火朝天呢，我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和他这么亲近了呢，我也过去凑着热闹。

“邢哥，咱得等多长时间啊？”

“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一个胖乎乎的人，个子不高，跟邢哥差不多。见了邢哥赶紧打招呼：

“邢哥，你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说啥，我也不知道你这儿改成这样了。”

“没办法，人太多。”

“你打个电话回来让我进去不就完了，还用得着你跑回来吗？”

“见你一面太难，我实在想得不行，给你打电话吧，你又不接。再说我离这儿也不远。”

“我看你是怕这样明着坏规矩不好吧？哈哈。”

“哈哈，你看你，总是扒人裤子可不好。这位是谁？”

“我新招的小兄弟，聪明、懂事、话少。”

“叫什么名字？”

“欧阳光。”

“好，好名字。你俩怎么脏成这样？”

“忙啊，也懒，拖了几个月就拖成这样了。”

“那快进去吧，这两位买单。”胖老板扭头跟大堂经理交代着。

“好，先生，您这边请。”

大堂经理带着我们走过一条几十米长的红地毯，到了更衣间。那里站了很多穿着像是睡衣一样的服务员，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更衣员，是专门为客人换衣服的。

其中两个看见大堂经理带着我们走进去，赶忙过来对我说：

“先生，您好，欢迎您光临馨海商务。我是更衣生08号，麻烦您，能让我看下您的手牌吗？谢谢。”

我把手牌递给他。08号五指合紧指了下里面的一个位置：“先生，您这边请。”

我脱一件他接过一件，挂在专用的柜子里。虽然现在这种形式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种形式还是很少见的。大堂经理则陪着邢哥聊天。邢哥换衣服比我快。人家都说我的性格里有女人的色彩，因为我做事、吃饭都很慢。我才脱了一半，邢哥就已经脱完了。我猜，在那里的服务员眼里，我俩绝对不是有钱人，而是绝对的苦力。

邢哥掏出来300块钱，给了大堂经理和两个更衣生一人100块，说了声谢谢，带着我就往里面走。

那种进门的设计到现在都是我去过的会所最有情调的。一条一米五宽的拱木

桥，桥下面是大概半米深的全部用印有银色碎花瓷砖砌成的池子，池子贯穿整个区域，里面的水清澈见底。各式各样的金鱼在里面游来游去。木桥不松不紧，走在上面十分享受也很舒服，边走边看着下面的金鱼游来游去。我感觉很奇怪，整个大厅里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瞬间让人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这 100 米左右的路程有一种心灵的世外桃源享受。真是花多少钱有多少享受，一点也不假。

我跟着邢哥走到正堂，大概有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都是磨砂材质的地板，一点儿也不滑，相反人走在上面还很有感觉。中间被分为四个池子，39℃、41℃、42℃、32℃。32℃的池子里有很多小鱼。39℃的浴池是最大的，有 100 多平方米，中间还有一个能喷水到半米多高的喷泉。大厅播放着轻音乐，声音大小恰到好处，若有若无，既不影响到人们说话，还能让人听到，还不让人烦。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音响一定很好。四周分布着桑拿浴、芬兰浴、搓澡的小屋和淋浴。还有一个很大的休闲吧，休闲吧有象棋、音乐、电视和茶水、咖啡。这里很贵，这里环境也好，但是感觉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被这里的环境所折服，好像是一个粗鲁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有了素质、有了修养。这才是享受，这才是放松，我觉得享受过这样服务的人即便有再大的压力也能给统统洗掉。

邢哥指了指 39℃ 的池子，没犹豫就进去了。我则是慢慢地滑进去，靠在池壁上蜷缩着不敢动。邢哥把身子沉进去就露个脑袋和我说话：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下子就和我关系那么好了吗？”

“不知道，我也奇怪啊？”

“因为我说，我没见过你，每次来这里我都给小费，怎么没给过你呢？”

“哈哈，收买人心你的确有一手啊。”

“谁也不容易，谁愿意卑躬屈膝地服侍你？兜里有就给人家几个。”

“呵呵，是啊。邢哥，那你做股票的时候，怎么不给散户一点机会呢？”

“我还没强大到能给人机会的那个地步，我只是有了点方法、思维，能凑合着赚点零花钱而已。说到底就是我比别人爱琢磨、更勤奋，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自控的人。我也是随着大盘走势混大溜、弄口饭吃的人，我跟一般的散户没什么区别，都是找机会、找饭吃的群体。不过钱多了，压力大了，人就容易比较进步了。”

“股票到底能不能赢利？到底有没有机会创造利润？”

“任何事情都会有机会，没有机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玩了。股票不是一个有定数的行业，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是你这次依靠某种方法成功了，下次还能

依靠这种方法成功，所以在骗子横行、人心浮躁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容易得逞的。”

“既然这样说，那又怎么赢利呢？”

“有很多方法。我一直在研究散户为什么总会输，他们赢利的时候把利润最大化了吗，他们是如何确定损失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研究透了散户，你也就明白了庄家了。庄家不是万能的，他们也是因为研究透了散户，才会赢利的。所以庄家不是因为他有资金，他的资金大，而是因为他比你更懂你。这里面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

“那你研究的怎样了？”

“股票不是一个逆势而为就能赢利的行业。如果能除去贪婪和恐惧，其实散户们是一个十分聪明的群体。”

“不明白。”

“从任何一个行业说起都一样，面对任何一个消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所以说起来每个人的看法都是逆势而为，因为都和别人的看法有冲突。但是结果只有一个，也就是只有一部分人对了。当他发现这次他错了，而和他相反的人对了，他就会朝着和他相反的人那个方向走，结果呢，又错了。就这么大家互相改变着，你看我有了利润你就追随着我，你看我亏损了你就排斥我。结果一团糟，谁都抓不住精髓。”

“那股票的精髓是什么？”

“我没资格说它的精髓是什么，不过从我的角度去说，只有8个字。”

“哪8个字？”

“丰富自己，利用他人。”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你说无规律可言，又说没有定数，那怎么又说有办法赢利呢？”

“股市的特殊性注定了它是一个没有规律可以遵循的行业，如果有规律可以遵循的话，那就不是股市了，那就是菜市场了。”

“这不是一个更大的矛盾了吗？”

“对，的确有矛盾，而且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但是市场的无规律是针对人的有规律而言的。你觉得它有矛盾是因为你不懂为什么市场是多变的，市场这样做对市场本身有什么好处；人面对市场的多变做出各种行为又是为什么，人这样做对人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弄懂了这些，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其实骗术跟事实一直都是住了无数年的邻居，骗术认为事实是骗术，而事实认为骗术是事实。”

“邢哥，我来上班很久了，你说的很多我都不懂。你告诉我的没有一个是人家说的那些什么方式、方法的东西，全部都是些云里雾里的东西。邢哥，你知道，我是因为牛秃子打了我，我才到你这里来上班的，我想问问你，你是怎么看待牛秃子打我的？”

“哎，我都这岁数了，我30多岁才进入这个市场。之前我觉得我懂得很多，明白的很多。自从进了这个市场，我发现我就是个初学者、孩子，甚至是个蠢货。”

“邢哥，为何这么说呢？”

“想用脑子生存的人不光要学会察言观色，还得懂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而且还要学会利用这些。不懂得他人自尊心和虚荣心而吃大亏的人不在少数。阳阳，在外人看来，牛秃子打你可能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但是在我眼里你就是活该。人在面对自尊心被打击的时候，都是需要沉默、安静、自己思考。你这个时候跑过去献殷勤，就有很大的概率被打的。你想，如果你丢面子了、丢人了、在思考、在压抑，这时候有人跑来劝你，你心里也难受，你也会想爆发的。所以哥说你活该，人吃亏都是有原因的。”

“那你的意思是，散户的亏损不关政策的事、不关庄家的事，甚至不关骗子的事了？”

“呵呵，你这问题，我怎么回答都不好。”

“那就朝坏的地方回答。”

“散户们都认为，散户是代表资金小的这部分群体。散户就像一块想吃肉的肉，看见肉就上去吃，最外面一层以为自己吃的是庄家的肉，其实吃的肉都是散户的肉，一层包一层，结果庄家来了，一张大口，全吞了。其实庄家只是放了一块很小的肉，这个大肉团都是散户自己贴上去，包裹而成的，一层一层的。所以，不管你是大块的肉还是小块的肉，你使劲往上贴这就说明你只是散户。散户不是个贬义词，散户是代表有相同思维的投资者。”

“你这骂人骂的！哈哈。”

“骗术的高明不在于手段的高超，而在于对目标思维的预判程度，预测得准确你就是高手，预判得错误你就等着被活剥了吧。所以不管你认为市场多不公平，市场从这个残酷程度上来说都是公平的。”

“邢哥，你不知道吧？我把你最近说过的重要的我不懂的话都记录下来，我认为这对我学习有好处。”

“哈哈，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你就那么随耳一听，可别搞得这么严肃。”

“我还没有经历过这里面的残酷，现在就有点儿开始后怕了。”

“你能理解我，不排斥我的说法，我就很感动了。不管你是 18 岁还是 28 岁，人成熟的标志是从能开始理解他人的行为开始的。理解不只是一个智力考题，还是个逻辑考题。走进这个市场，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尝试着理解国家、庄家、散户、上市公司的行为。不管你今后遇到再大的事情、麻烦、挫折、成就、财富，记住这都是国家、庄家、散户、上市公司给你的。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大脑再发达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邢哥。咱们去搓搓呗，咱脏成这样，我估计他们都瞧不起咱们了。”

“你见过几个真正的有钱人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咱要是真的被瞧不起了，那咱就满足下他们在这个最豪华浴场里给一个劳苦力搓澡的虚荣心吧。”

“哈哈，行，走。”

这里的搓澡台底座是用石头砌成的，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看着非常有档次。台子正上方吊了一个电视，正前方也有一个，都是播着相同的内容。台子边上的垃圾桶里扔着用过的搓澡巾。很明显这些在市场上最贵的产品到了这里都变成了一次性的。旁边的一个木盆里泡着很多没用过的搓澡巾，木盆边的牌子上写着：“20% 盐水浸泡，更卫生、更舒适、更保健。”

“先生，您好，欢迎您光临馨海港湾商务会所，我是松身服务生 16 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我要搓澡的。”

“嗯，我们这里叫松身按摩，298 元/位。请问您有预约吗？”

“这个也要预约？”

“对的，为了避免我们的工作发生冲突，我们的松身按摩是需要预约的。”

“把手牌给他。”邢哥已经躺到旁边的那个台子上了，指着我说。

“先生，请您把手牌给我，我看一下。”

我摘下手牌递给他。

他拿起对讲机按了一下说道：

“总台，我是男厅 16 号，请你帮我查下 58 号先生有预约松身服务吗？”

“好的，请稍等。”

我心想，我说怎么吧台站了一排人呢，原来是干这个的。

“您好，58 号先生是会所的免单贵宾，可以随时使用任何服务。”

“谢谢。”

“我可以搓澡了吗？”我问道。

“可以了，先生您这边请。”

这个 16 号服务生用手臂指了下台子下的一个石头斜坡说道。

我心想，这才是生活吧。

“先生，您是免单贵宾，所以我建议您享受一下我们会所的全套服务。”

“好，不过我脏成这样，你不怕吗？”

“很荣幸为您服务，没关系。您躺在这儿，可以全角度地看电视，这边有两个按钮是调节节目和音量的。”16号服务生指了指我手边的两个金黄色的按钮说道。

邢哥在那个台和我说：“要全套，欧阳。”

哈哈，我心想，邢哥你绝对像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

电视只有几个是电视台的节目，其余都是会所里播放的各种大片、连续剧。

这时候16号服务生跟我说：“先生，如果您喜欢看哪个，您和我说，我可以让他们给您重新放的。”

“不影响别人吗？”

“不影响的，先生。”

“那就《泰坦尼克号》吧。”

16号服务生拿起对讲机说道：“总台，男厅16号松身台点播《泰坦尼克号》。”

“好的。”

屏幕停顿了十多秒钟，泰坦尼克号从沉船那一段退到了电影的开始。又看到了那个让我感动的杰克。

这个人搓澡的手法不错，很舒服、很轻，感觉很到位。我没看多久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隐约感觉到他把音量调小了些。我只记得他叫我翻了几次身，然后他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感觉到邢哥在拍我后背。

“别睡了，小子，都结束了。”

“啊，结束了，我还没怎么看呢。”

“起来洗洗，咱们该走了。”

我一抬身子，坐了起来，我从未感觉到过身体还有这般轻松、舒服，好像身体的每个毛孔、每根血管都张开了。刚才还十分颓废、邋遢的我一下子精神多了，自信也有了。大脑也好像刚被大修过一样，虽然是刚睡醒，但无比清醒。这才是生活，这才是享受。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我们洗澡出来，我一上车，邢哥就问我：

“怎么样，还不错吧？”

“嗯，这才叫享受，你可真会找地方。”

“不是我会找地方，是钱会找地方，不过这种地方不能来多了，累的不行了来一次，马上就好。”

“啊，怪不得需要预约呢。”

“预约不了多久了。”

“为啥呀，邢哥？”

“有能力投资的人多了，一看他这么干有市场，很快就会出现效仿者。甚至比他做的还好，到时候大家就会疯狂地打价格战。你看着，到那个时候不搞个你死我活都不罢休。”

“这你都能预测到？”

“这是经济学规律，你学了你也能预测到。对了，下次放假的时候，你就多陪陪你妈，把微宏观经济学都学了，不要去旅游了。”

“我就没打算去旅游。”

“旅游还是要去的，只是你还没到那个程度。”

“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后天就上班，我带你去买套衣服，然后咱们再找保洁公司把咱们那脏窝给收拾一下。”

我们驱车来到多玛大厦，邢哥给我买了套仕奇西服，自己却买了一套休闲服，我特别奇怪，问邢哥：

“怎么我们都穿西服上班，你反而穿休闲服上班啊？”

“咱们属于高压行业，我再穿那么隆重对员工的心态会有影响的。”

“想得真周到。”

“呵呵，运筹帷幄的解释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找保洁公司吧，邢哥？”

邢哥掏出电话，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我说：“好了，他们一会儿就来，咱们赶快回去。”

“邢哥，看来你经常这样啊。”

“习惯了，没办法。”

我们回到公司，保洁公司的人已经到了，有七八个人。邢哥一下车就对他们说：“对不起了，又要麻烦大家了。”

“没事，邢总，还是老规矩吗？”

“对，老规矩。”

我只知道别墅的2楼有交易员住宿的地方，但是还真没见过他们是如何在这里交易的。邢哥拿出钥匙，打开门，我第一次走进了他们的交易室。

并排放着7台电脑，电脑后面有一排沙发、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很多裁成小条的白纸，墙上挂着个空调。电脑的显示器上贴着各种纸条，纸条上并排写着各种数据。我指了指上面的一组问邢哥：“这些数字是钱数吗？”

“有钱数，指数波动、价格波动、账户信息和一切交易员在操作过程中感觉到异常的东西，都会被记录下来，最后汇总到我那里，由我来分析。”

“那怎么不用电脑记录啊？”

“手写记录是最有感觉的记录方式，在记录过程中容易产生灵感。”

“那我以后也是交易员吗？”

“你不是，你这个人的耐心决定了你没有交易员的潜质。”

“那我能做什么？”我有些不解地问。

“你先跟着我，我先看看再说。”

“好。”

这7台电脑上分别写着：交易1，交易2，交易3，交易4，资管，监控，主机。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天。想在家陪母亲吃饭，母亲中午很晚才回来，可是那时候我还没睡醒。做的梦都是各种各样的股票、盘面、百分比，还有邢哥说的那些话以及父亲的笔记本。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我们下午3点才开始吃午饭，母亲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和母亲一起吃饭。这个家经过了一年多的洗礼和磨难，我们熬过了最艰苦、最难过的岁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没有父亲支撑的日子，虽然艰难、虽然痛苦，但是我信邢哥的那句话。我们都是活该，灾也活该，福也活该！

13. 红海大战

这是正式开始上班的第一天，虽然之前也上班，但是之前是和邢哥两个人上班。但是今天，看来至少要有很多新的伙伴了。我早早地就来到了公司，本以为我会是最早的一个，但是到了才发现，邢哥的办公室已经挤了一屋子人了。邢哥见我来了，指了指我，对着这些人说道：“这是欧阳光，以后你们要一起工作了，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我叫欧阳光，希望大家以后能对我多多帮助。”

“出去说，这里太挤了，去外面说。”

这栋别墅的客厅就不是一般的宽敞了，邢哥让大家坐好，指了下我说道：“你继续说。”

我赶紧回答道：“邢总，我说完了。”

“都叫邢哥，这就说完了啊？咱不是大公司，不用帮助不帮助的，咱们总共就这么几个人。你重说一遍。”

“大家好，我叫欧阳光，今年19岁了，我刚来公司，很多东西都不懂，对大家也不是很熟悉。如果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麻烦大家的，还望大家能慷慨地帮助我，我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

“你是没想到有这么多女孩吧？”

“对，我以为交易员都是男的呢。”我老实地回答道。

“女孩好，细腻，敏感。咱们除了一个交易员、一个电脑维护是男的外，都是女的。你们也给欧阳自我介绍一下吧。”

一个女孩很大方地过来跟我握了握手，说道：“你好，欧阳，我叫安艳，今年23岁。我也没什么特点，就是脾气好。我是交易员，欢迎你加入我们，我很愿意并且真诚地帮助你，但是你别扭扭捏捏的。不管咱们怎么样，能干这行的我认为都是精英，相信今后你一定也会是。”

安艳不算漂亮，但是眼睛里能感觉到其阅历的丰富和自信。她没穿正装，很随意地穿着套裙子，不过她的魅力不是用脸蛋来彰显的，而是被她的气质和自信所凸显出来，我礼貌地回敬：“谢谢，安姐。”

“你好，阳光，我叫裴雨涵，今年22岁。我自认为我的脾气现在也很好了，我喜欢聊天。我是一个交易员，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会真诚热心地帮助你，希望你能像你的名字一样，我对你有信心。”

雨涵很漂亮，长发飘飘，应该是男人都喜欢的那种类型。黑色的上衣，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低跟鞋。看似随意的穿着却比浓妆艳抹的女人更有魅力，身上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我赶紧点头：“谢谢，裴姐。”

“你好，欧阳光，我叫陆馨，今年26岁，我的脾气不太好，还喜欢钻牛角尖。我喜欢数学，喜欢天文，喜欢旅游。我是这里的资金管控专员，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为我们分担工作。我会真诚地对你，也希望你能真诚地对待我们。我相信下次我们再出去旅游的时候，肯定有你。”

陆馨圆圆胖胖的，白白净净的，戴个眼镜，看起来很随和，留着一个简短的发型，但是她从里到外透着一种气息，一种让人说不出来舒服的气息。我也用缓和缓慢的口气对陆馨说：“谢谢。”

“你好，欧阳光，我叫孙夏成，今年29岁。我的脾气很好，有耐心，喜欢电脑，喜欢编程。我是这里的维护员，如果电脑有问题，你直接找我，不管是公司还是你家里。今天咱们一握手，你就是我的哥们，希望我能为你排忧解难。”

孙夏成戴着一副眼镜，一脸的文静和书生气，个子不是很高，瘦瘦的样子好像弱不禁风一样，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是一个很稳重、很随和的人，我使劲地跟他握了握手，说道：“我知道了，谢谢你，孙哥。”

“你好，欧阳，我叫方佳秋，今年本命年。我自认为我的脾气很适合与人相处，我也有耐心帮助你。我是公司的运营监控员，负责监控资金、指数、政策等异常现象。如果今后你要学习宏观经济学，我可以帮助你。以后你就叫我姐姐，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你合作，相信你的努力一定会让你出类拔萃的。”

方佳秋留着一头长长的大波浪的卷发，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很难想象她能与此样的工作联系到一起，我总觉得方佳秋跟我有点相似，身上有故事，要么被人伤害过，要么家里也出过很大的事。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不能问，我只能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方姐。”

“你好，欧阳，我叫江敏，我今年21岁，我加入公司也才一年。我的脾气吧，有点任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讲理的，如果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的。我是一个交易员，是负责股票买卖的。如果今后有能帮到你的地方，你尽管说，别客气，我很乐意帮忙，并且我很乐意能和你成为朋友。”

江敏看起来很瘦，有一米六多的身高，大概只有不到80斤，她应该不是刻意的减肥而形成这样的身材的，应该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脸上有些痘痘，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独特的气质。她说话慢条斯理，但是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使劲盯着你看。她才21岁，邢哥究竟看到了她的什么优点能让她做这个工作？我也很礼貌地点了点头说道：“谢谢，江姐。”

“你好，欧阳，我叫汪涛，今年27岁，我脾气很好，是个适合倾诉的对象。很荣幸和你成为哥们，也很高兴认识你。我是交易员，也是这里年龄最大的交易员，希望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如果有问题需要帮忙，请先找我。”

汪涛是一个东北人，穿着很时髦，露了洞的牛仔裤，花里胡哨的上衣，说话的口气很随和，但有点挑衅，有点排斥，还有些同情。感觉十分矛盾，我说不出来当时对他的感觉，只是觉得他怎么能把衣服这样穿，而且27岁已经应该是成家立业的年龄了，这样打扮他自己是出于创造力的非凡，还是思维的独特？我不明白，也不了解他的观点，不过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没有因为他的衣服而排斥他，我也很哥们地说道：“先谢了，汪哥。”

汪哥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不用说谢，以后不用说谢，这是一个互相帮助的

行业，你汪哥和这些姐姐们都不会欺负你，好好干。”

我很感动，经过大家这一介绍，放松了不少，赶紧说道：“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我很感动，我还以为你们都认为我什么都不懂而排斥我。现在我的疑虑打消了，我会努力工作的。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有哥哥姐姐们帮助我，相信我会很快地提高自己，谢谢。”

邢哥笑了笑，指着我说道：“看，这怎么光说了，都坐啊，大家都坐下说，不着急。来，都说说，这个假期你们玩得怎么样啊？”

陆馨一脸高兴地说：“好玩啊，我又去海边了。我就喜欢踩着细沙滩、听海浪拍岸的声音，听了多少年了，就是听不够，你说怎么办？”

孙夏成笑着说：“陆馨，你那是因为命中缺盐，你口味淡，所以要向重口味靠拢。”

汪涛赶紧插嘴：“我就是属盐的，要不我就牺牲一下，你把我娶了，咱们就不用总往海边跑了。”

方佳秋赶紧接着说：“倒插门？如果倒插门的话，汪涛你倒是很适合啊，就你这衣服穿成这样，真的，我觉得你把十年以后的衣服现在都拿出穿了！”

“哟，你倒很有前瞻性嘛，要不你推断一下我这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那艘客船？”汪涛一脸坏笑地说道。

话刚落音，安艳、裴雨涵、陆馨她们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邢哥口里的茶水也喷了一地。

“还旧船票？我和你那已经是历史了，当初我要不是为了革命，怎么能舍得把你送孤儿院去？”方佳秋也不甘示弱。

安艳也开口说话了：“你知道最毒不过什么吗，小涛子？人家去个大海就把自己高兴成这样。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什么人最喜欢去看大海？”

裴雨涵赶紧回答：“我知道，喜欢思考，能感悟人生的人是最喜欢去看大海的，喜欢那种坐在海边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感受那种胸怀，是很容易产生灵感的。”

“不全面，还有啊，谁还知道？”安艳接着说道。

“还有啊，你这是心理学吗？”裴雨涵嘟囔着最说道。

“肯定有啊，人走哪里都思考和感悟，不一定看着大海就感悟和思考了。”安艳赶紧说道。

孙夏成插嘴说道：“压力吧，我觉得，压力大和内心不容易平静的人对大海和海浪的声音有需求。”

“精辟，精辟呀，谁要是嫁给孙夏成，那可真是成了任何时候的精神裸体了。”安艳感慨地说道。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为什么压力大，为什么内心不能平静呢？”汪涛又是一脸怪笑地说道。

“难道是？”江敏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你终于跟上我们的思维了？不容易啊！”安艳歪着身子靠着沙发扶手说道。

“我啥时候跟不上了，你们打嘴仗，我能插上嘴吗，是不，欧阳？”江敏把头对着我，示意我也该发言了。

我赶紧给自己解围：“我真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因为春心懵懂呗，谁家少女不思春，咱们馨姐去海边对着大海，一边思春，一边懵懂，一边思春，一边懵懂。不自觉地，脸已经红到屁股了。”方佳秋满脸古怪的表情，一会羞涩，一会又遥望地说道。

一阵大笑，包括邢哥，都笑得东倒西歪，我已经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意思了，有才啊。

陆馨委屈地说：“人家就是喜欢看海嘛，看看你们都想成什么样了，以后你们都别去海边，别去看海了。”

“好了，你们别闹了，你们看看我给欧阳买的西服咋样，这次的不错吧？你看多合适，颜色也不错。”邢哥指了指我说道。

大家打量着我，都皱了皱眉头，憋了十几秒，谁也没说话。终于有声音了，是安艳。

“邢哥，人家孩子以后还得娶媳妇呢，你能不能换个人糟蹋？”

又一阵大笑，又一次全部笑得东倒西歪的。

“邢哥，其实我觉得你的眼光真的不错，真的，我不是拍马屁，我这人一向说实话的。”汪涛认真地说道。

邢哥总算找回点面子，有点得意地说：“你看，有人认可了吧？不要说什么这个那个，我年纪虽然大，但是我认为我买的衣服，欧阳穿上还是挺不错的。”

汪涛一脸正经地说道：“邢哥啊，我觉得你对这类正装的挑选还不怎么好，不过我认为你的特长不是挑选正装，真的，邢哥。你是我老板，咱实话实说。”

邢哥问道：“那你觉得我适合挑选哪类衣服？”

汪涛还没说话就笑出声来了，然后又忍了忍，平静了一下说道：“内衣！”

“哈哈……我真服了，这个小涛子有意思。”

“别这么说老板，谁说老板挑衣服不行，别胡说，取笑人。”江敏赶紧给圆场。

“你快行了吧，小敏子，欧阳不知道你，我们这谁不知道你，一肚子坏水，那你说咱老板适合挑什么衣服？”裴雨涵一脸不屑地说道。

“我要说出来，你裴雨涵今天中午请吃饭不？”江敏挑衅地反问道。

“好啊，你只要说出来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邢哥挑的不错的穿在身上的，我就请。”裴雨涵也毫不示弱地回答道。

“中午，咱东来顺涮羊肉去？”江敏询问着大家。

行啊，我看邢哥还真没挑到合适的……大伙此起彼伏的，七嘴八舌地，说什么的都有。

“别吵，你说我选什么还选的不错？我给你们保证，要是雨涵认可的，今天就让她破财，请咱们吃涮羊肉！”邢哥说道。

“大家可都听见了，雨涵，那我就不客气了。”江敏胸有成竹地说道。

“你说，我还真不信了。”裴雨涵也很有信心。

“袜子呗，邢哥选的袜子。咱们来公司这么长时间，说过邢哥头发不好看，说过胡子，说过衣服、衬衣、裤子、鞋，你们谁说过邢哥的袜子难看？既然没人说，那就是在这么苛刻的眼光下袜子都过关了，那肯定是邢哥选袜子选的还不错吧！”

“晕！还真是啊，有道理！邢哥这袜子是没人说过，算通过了吧，雨涵请客吧，这下跑不了了。”人群里一阵欢呼，这哪是公司呀？这是幼儿园。

“江敏，你这小妞，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算了，告诉你们啊，今天中午东来顺，羊肉一斤，小料管够。”雨涵调皮地说道。

“咱们使劲点牛肉！”江敏悄悄地对大家说道。

“你……”雨涵假装气呼呼地说。

“算了，今天中午我请客，零头雨涵出，意思一下就行了。想吃什么随便点，这样行了吧，人家也不容易，还得攒嫁妆呢。你拿袜子阴人家，大家笑一笑就不亏了，我也谢谢你们。最近咱们就要开工了，我选了几只股票，你们看一下，这几天定一下。”邢哥对我点了下头，示意我把昨天打印好的材料发给大家。

我发着材料，邢哥对着孙夏成说道：“小孙，你上去把机器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下午咱们得用。”

14. 分 析

这些材料每份都有十多页厚，是我和邢哥在洗澡前的两天整理出来的。这份

材料包括对沪深指数的归纳、整理，还有筛选出来的 6 只股票的详细资料。大概什么格式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能查阅当年的笔记给大家简单地列出一份。

哀思投资股票项目内部资料

—

沪指资料

沪大盘目前指数：

沪大盘距上一阶段下跌幅度：

距上一阶段下跌点数：

距上一阶段下跌总交易日：

沪大盘距上一阶段高点蒸发资本总额：

沪大盘日均下跌幅度：

沪大盘日均下跌点数：

总成交量：

市场情绪级别：

专家证券栏目预测多空比例：

活跃板块转换时间段：

沪大盘最高价格股票前 30 均值

沪大盘最低价格股票后 30 均值

深指资料跟沪指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红海科技

目前价格：6.8 元

上一阶段最高点价格：16.8 元

上一阶段最低点价格：8.4 元

流通股总股本：3.5 亿元

下跌过程中换手率均值：0.3%

上一阶段最高点 5 交易日换手率均值：9%

目前市盈率：174

公司所在地：上海

公所经营范围：科技、生物

5 年内最高价格：41.5 元

5 年内最低价格：8.3 元

最高价格区域 30% 幅度换手率总和：280%

最低价格区域 60% 幅度上升换手率总和：75%

自上市以来与大盘运动规律：7 次趋势领跌，2 次趋势滞跌。6 次趋势领涨，

4 次趋势滞涨

近 3 年涨停板次数：19 次

近 3 年跌停板次数：16 次

近 3 年超大盘运动异常次数：179 个交易日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瑞而乐

目前价格：9.4 元

上一阶段最高点价格：19.9 元

上一阶段最低点价格：11.2 元

流通股总股本：11 亿元

下跌过程中换手率均值：0.8%

上一阶段最高点 5 个交易日换手率均值：11%

目前市盈率：25

公司所在地：大连

公所经营范围：连锁

5 年内最高价格：57.8 元

5 年内最低价格：5.2 元

最高价格区域 30% 幅度换手率总和：160%

最低价格区域 60% 幅度上升换手率总和：94%

自上市以来与大盘运动规律：6 次趋势领跌，14 次趋势滞跌。7 次趋势领涨，15 次趋势滞涨

近 3 年涨停板次数：22 次

近 3 年跌停板次数：24 次

近 3 年超大盘运动异常次数：148 个交易日

……资料的结尾写着：

这次投资策划预计总投资额：1040 万元

分仓投资，60% + 30% 风险分摊金 + 10% 紧急风险金

融资结构

500 万元资金资本方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分享利润的 65%。

300 万元资金资本方与融资方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如亏损各分摊 50% 损失，

分享利润的 32.5%。

240 万元资金由哀思投资账户支出，风险自担，利润自享，但是必须与资本方资金共同投资，不得单独使用。

利润分配拿出属于哀思利润的 13% 作为员工的奖金，利润的 17% 作为风险提留金，15% 捐款。还是老样子。

屋子里霎时就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没有了刚才嘻嘻哈哈的笑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思考。

没有人说话，在他们翻看资料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至少重复看了三遍。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看完的把资料合起来，却是一言不发，也不挪动，就是安静地坐着，等待最后一个人看完。这也许就是纪律，但是我认为这才是团队中最重要的。

最后看完的是裴雨涵。她抬起头，但什么都没说，就用那种带着思考、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邢哥。

最后，还是邢哥首先开口了：“大家都说说，是什么意见，怎么样，哪只股票你们看着有机会？”

又过了好一会儿，陆馨开口了：“邢哥，咱们和散户是一样的，在里面没有耳朵眼睛，这么高的价格和这样的融资条件，如果做的话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邢哥指了下我说：“欧阳，记录。陆馨，价格高，融资条件苛刻。”

方佳秋也开口了：“我也觉得融资条件和目前的价格之间不成比例，虽然现在的价格看起来和上一区间的价格相差挺大，但是价格并不能说明目前的市场。”

记录：“方佳秋，市场不成熟，融资条件风险大。”

安艳也开口了：“融资条件和市场不是咱们现在坐在这里拍脑门儿就能预测准确的，市场有没有机会还需要从盘面上仔细看，至于融资条件，我认为资本方都是人精，他们肯定是根据市场价格制定的利润分成办法。如果资本在市场上发生紧缺，这意味着什么呢？”

邢哥笑了笑：“记录，安艳，市场及融资条件有待观察。”

汪涛一边用手玩弄着他的耳垂一边说：“邢哥，你打算赚多少呀？”

邢哥回答道：“我预计咱们的利润应该在总额的 10% 左右，总额看着多，到时候不可能把所有钱都算进。”

汪涛想了一下，回答道：“刚才安艳说的资本紧缺造成的融资条件苛刻，如果这样考虑的话，涨的话没什么，如果下跌，资本就会更紧缺，到时候‘那些人’没有救场的资金了。咱们跟他们的话很有可能被害了。”

邢哥回答道：“风险分摊金他们是和咱们一样的呀，早就准备好了的。你旅游糊涂了吧，这是常识呀。”

“他们很有可能是不准备的。”汪涛回答道。

“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大家都不准备风险分摊金的话，那么市场一定会出现暴涨。这个是有前兆的，放心吧，他们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做这行，一点风险都不想承担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汪涛紧跟着说道：“就目前来看，大盘这样低迷，咱们需要看看盘面再作讨论。”

江敏的手抬了一下。邢哥指了指江敏说道：“江敏，你有什么想法？”

江敏慢吞吞地说道：“我对大盘的走向倒是有信心，咱们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要不要风险分摊金就没意义了。但是我很奇怪，你怎么选了红海科技，从最高价和最低价的规律计算，怎么算它的风险在市场里都不是最低的，而且我认为它目前的这个价格还是有水分，你是通过什么看上这只股票的？”

邢哥回答道：“没有什么是极限的，就这么点东西，总结出来就是一张纸，一捅就破，他们能让你有运气发现极限价格的吗？他们又不傻，有水分就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佳手段。”

“记录一下，欧阳，江敏对红海科技目前成本有疑问。”

“我倒是觉得红海科技不错，比锡华股份强，散户只认市盈率、涨停板和技术指标。就目前来说，红海科技这些方面都没有优势，锡华股份的市盈率低，技术形态也好，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什么短线客、基金、散户，就会一窝蜂地冲进去买，咱们的机会就没了。红海科技虽然没有这些优势，但是就资料的统计，这么一个破垃圾还被人追着进肯定是有问题的。”陆馨说道。

“记录，陆馨对大盘没异议，看好红海实业。”

裴雨涵摇了摇头说道：“不对，还是不对！从咱们的角度看，只有像咱们这样的私募的钱是最好套的。因为咱们信息不通畅，上市公司没人，证监会也没人，证交所也没熟人。咱们从根本上说还是散户，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散户，因为咱们船大难调头。到时候一旦落入圈套就只能拱手让给他们若干百分比的资本。咱们不能对处处完美的股票有信心，因为咱们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去跟他们战斗，邢哥不是说过吗，在这个市场，你眼里的完美肯定是陷阱。”

“记录，裴雨涵，大问号。”

邢哥指了指我说道：“欧阳，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道：“我也不懂太多，我觉得市场都是人为的，如果他们搞陷阱，咱们可不可以趁他们不注意从背后捅他一刀？反正这个市场也没有道德，不是我骗你，就是你骗我。”

邢哥摇了摇头说道：“目前咱们还没那个实力，咱们的船还不是烧油的、有发动

机的，咱们还是靠帆，靠风航行的，只是咱们的船比一般人的船稍微大点儿而已。”

我想了下，继续说道：“邢哥，我还是觉得，如果咱们随波逐流的话，而我们又必须要吃掉咱们，那咱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在他们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出手。”

安艳看了看我，回答道：“你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咱们都在这么做。就是咱们认为他们必须这样做的时机在哪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难就难在这里了。”

我想了想，回答道：“嗯。”

邢哥停顿了一下说道：“这样，大盘就这样定了，大家准备随时进场。目前，咱们就是考虑股票。”

方佳秋想了想说道：“国家目前正是处于改革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有资产流失肯定严重。咱们的名单里怎么没有国企，或者被国家控股相关的股票呢？”

邢哥回答道：“目前，哪只股票国家都有份儿，只是分量大小而已。咱们坐在这里能分析出国有资产会大量流失，国家也会知道，监管措施肯定会非常严格。现在咱们不是拿几十万投机打石头的时候了，咱们拿这么多资金冒这个险不值得。”

“我看好红海科技。”

“我也看好红海科技。”

“我要看了盘面再说。”

.....

大家就这样简单地各自说了一遍，邢哥问我：“都记录完整了没？”

我回答道：“都好了。”

“那咱们就去吃饭吧，东来顺。”邢哥说道。

我问他：“咱们这么多人怎么去呀？”

汪涛笑笑说：“从小区穿过去街那边就是，10分钟就走过去了。”

邢哥说道：“嗯，走过去，出去不要说咱们是做股票的，饭桌上不谈工作，出门不谈工作，知道不？”

我点了点头。

穿过别墅区的绿化带走过了普通的住宅区，过了小区大门就到了街边。大门的对面就是东来顺的大牌子，字号下面一个大火锅。由于已经是下午1点49分，比较饿，我就不详细描述过程了。你们可以想象我们进去涮了羊肉是什么样的，不过我可以保证，我们真没有愚蠢到把钞票或者股票一张一张涮着吃了。

下午3点多，邢哥和我们又都回到了公司。邢哥进了自己的封闭办公室，进门的时候他指着我又指了指他们，意思是让我跟他们走就行了。

交易机术语。

孙夏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跟着上楼，而是在低声看电视。机房的空调

开着，很舒服，机房的电脑也被收拾得很干净了，主机开着。大家都把自己的电脑打开，我则是给大家的水杯里都倒上水。然后看他们的目光都停留在什么位置，我想赶快学习，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样是赚不到钱的。

不管是资管，还是监控，还是交易机。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沪指，看他们旅游的几个月里大盘走势的变化。雨涵是最慢的，他们都时不时地在本子记录着点什么。陆馨则是自己带的小本，跟他们不太一样。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用这样的小本去记录异常。

江敏的显示器上贴着的小纸条上写着：1A14.08-12C+3

我指了指那个小纸条，问陆馨：“馨姐，这个上面那排字是什么意思啊？”

江敏笑了笑，替陆馨回答道：“1是异常，A是沪指，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大盘，B是深指，也就是咱们说的深市，14.08-12是指时间，08-12是时间距离，14是几点，下午2点08分到12分。C是成交量的意思，+3是突然放量3倍与之前10分钟的均量相比异常。连起来就是沪指在下午14:08分到12分的4分钟成交量突然放大至13.50~14.08分均值的3倍左右而产生异常。这个是3倍是大概数值。”

“那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放量3倍呢？”

“不知道，这个你得问邢哥。”

“哦，谢谢你，敏姐。”

江敏不再理我了，继续盯着屏幕看。

陆馨是管理资金的，我问陆馨：“馨姐，咱们那么多钱要买的话得买几天吧？”

陆馨回答道：“不一定。不是全买，头期也就是买一小半吧，很快。一两天左右。”

我问道：“那咱们怎么要这么多人呢？”

陆馨边忙边回答我：“咱们的交易员一般都是盯着股票看的，思考的。交易员不是单纯地做重复劳动的人，否则邢总买股票就不用征求我们的意见了。”

“哦，谢谢姐。”我点了点头。

我发现雨涵水杯里的水没了，我一边小心地添着水一边问：“雨涵姐，这大盘从你们走了，就走了这么短一截，你这怎么一直重复地看啊？”

雨涵指着屏幕上的某一个交易日，又往上退了一下，回到上一个交易日给我看，问我：“这两个交易日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了看屏幕，又思考了一下，回答道：“都是在下跌啊，而且好像第二天下跌得更明显、更猛烈、更令人绝望。”

雨涵指了指这个交易日上方的区域说道：“你看，上面都是温和地下跌，散户缓慢地接受着下跌，虽然已经从顶端区域连续跌了有7%左右了，但是没有明显的逃跑迹象。可是从这一天开始，就是暴跌前的交易日，这一天虽然是下跌了，但是它一整天都是上涨的。可是第二天随即出现了大幅度的暴跌，如果前一天看到有上涨倾向的散户买进了股票的话，那么第二天他就是赔钱都不会在乎的，也就是说他第二天一般是不会割肉的。那么第二个暴跌交易日就有可能是庄家联合砸盘的结果，顶端区域赚了钱的散户到这个交易日至少已经赚了11%左右，他们有可能忍受不了每天被蚕食利润的市场或者说对市场的明天失望了。所以他们也会跟随庄家砸盘，随即跟风卖掉了手里的筹码。”

我点了点头，说道：“这个有点复杂。”

雨涵又退回到上一个波段，跟我说道：“你看，这里。这里成交量突然开始放大，这个位置已经距离大盘底部区域有10%左右。这个10%就是散户的犹豫区域，他们在犹豫该不该入场，该不该买，是不是已经确定了上升通道。而这一天的上涨才1%左右，1%的上涨再加上成交量的突然放大会使很多散户认为这是庄家在出货，这是稍微聪明点的散户的想法。如果庄家这样做能让散户这样认为，他们就已经成功了。因为这些聪明人会告诉周围那些没有投资经验或投资经验不足的散户，市场现在这样的表现是庄家在出货。可是第二天就出现了暴涨，抢筹码的现象非常明显，这时候没有经验的散户虽然听了聪明人的建议，但是实在忍受不了上涨的诱惑就进场了。紧跟着还是强劲的上扬，聪明人有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想法，等到大盘涨幅达到6%左右，就会进场了。到了大盘顶端的时候，99%的散户资金都在股票上，这时候开始微量下跌，聪明人会告诉他们，还没突破某均线，等突破了均线再卖，先等等再说。结果后随的还是下跌，在这期间那些没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看着自己账户的钱以每分钟好几个鸡蛋的速度损失着缩水的，没有经验会忍受不了，想着自己还是赚了点钱，那就跑吧。而聪明的投资者还会坚决地认为这是庄家收集筹码的行为，这是当年日本人典型的威逼利诱手法。他们自信这些上涨、下跌对他们没有效果，直到这次暴跌，跌到他手里的股票卖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傻眼了。有一部分人会从手里有很多利润到接受损失卖出手中的股票，还会有一部分人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去抵抗，然而这些对庄家都没有影响，人家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钱买下所有的股票，也根本没想买下所有的股票，你能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正中人家的下怀吗？所以市场上总说‘聪明人赚不了钱，只有傻瓜才能挣钱’的话，就是这个道理。”

我很疑惑地问道：“既然想让散户买，为什么又让聪明的投资者出现错觉，告诉周围的人不要去买呢，在这个时候诱导他们进场不是更好？”

雨涵看了看我，说道：“一个暴涨抢筹码的现象背后，散户的成本至少增加10%，这样就降低了庄家的风险，不但增加了散户的风险，还提高了散户获利卖出的价格。直接诱导的话散户可能在9块钱就卖掉了，我说的是比方。如果诱导后进场的话，他的成本就变成10块了，9块钱进可能10块钱就卖了，而10块钱进他至少要挺到11块钱才肯出手，明白了吧？”

我接着问道：“那你认为市场上的聪明者的弱点是什么？而又怎么一直去做一个傻瓜呢？”

雨涵回答道：“聪明人都是从傻瓜那里走过来的。傻瓜看着自己曾经持有的股票一倍、两倍、三倍、四倍地往上翻，傻瓜就会想，如果我一直持有这只股票会是什么样呢？这样想，他就会向聪明人靠拢，就会去研究各种各样的指标，去听各位股评专家的节目，就会去找他的股票翻倍的原因。至于所谓的聪明人，其实他们并不聪明，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聪明，那是因为他们当傻瓜的时候赚到了钱得到的头衔而变成聪明人的。从咱们的角度去看，市场上有聪明人和傻瓜之分，聪明人代表有能力赚钱或者有过辉煌业绩的人，而傻瓜则被代表初学者或者是不入流的投资者。但是从市场的角度上去看，市场里只有傻瓜，或者只有聪明者。归根结底就是只有傻瓜，市场只需要重复聪明者的嗜好，聪明者就像傻瓜一样上钩了。而市场又重复颠覆聪明者想法的行为，傻瓜不去思考，结果却像聪明者一样赚钱了。这就是我认为的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坚持着思维能致富的原因。因为他们成功过，所以他们总认为自己能翻几倍。你觉得可能吗？”

我被说服了，但我想我更是被折服了：“不可能。”

之前激烈讨论的场面没了。我想，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说，而是他们都认同雨涵的说法。

雨涵紧接着又说道：“市场上的傻瓜一进入市场马上就赚钱了，因为惨淡的时候没人去投资。紧接着不出一年就会想变成一个聪明人，结果变成了聪明人后，他找失误的理由的口气越来越坚实了，操作的技巧却烂得像垃圾一般不可理喻。所以就是邢哥过去总说的那句话，咱国家的散户就像赌徒一样，自信地亏损着！一赔钱了，就会说国家怎样怎样了，庄家怎么狠了，政策怎么失误了。一赚钱了，就会说，我是一个多么有投资天赋的人，看我赚钱多潇洒，看我的眼光，看我买的股票。完全跟国家、庄家、政策没了一点关系，所以他们赔钱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就给了咱们机会，通过看他们，咱们就可以预测到庄家在干什么。邢哥最喜欢说的两个字——活该！虽然我们一直拿邢哥调侃，但是你一定要承认，邢哥在这样一个凶险的市场里能有今天的成绩，能这样去克服自己的内心缺点，他的睿智是十分被人欣赏的。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他就像我今天教你这样

教我们。让我们的看法少走了很多弯路，我们都很欣赏他，也信服他。要不，今天他说可以忽视大盘了，没人会有异议。总之，如果你认为别人的技术一定比你好，你就去向别人学习，这是一种贪婪的表现。如果你认为别人的技术一定不如你好，你总瞧不起别人，这是一种恐惧的表现。你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你要知道别人到底是谁，这是才赢利的基础。”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都不说话，我在琢磨，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呢？是大家太投入，还是大家觉得雨涵说得太过了？有人敲门，很礼貌的三声。我还以为孙夏成，就喊了一声：“请进。”

邢哥推门进来了，看我正趴在裴雨涵旁边就问道：“取经取得怎么样？”

我回答道：“雨涵姐骂人太犀利，而且还很有道理。她正跟我说聪明人和傻瓜的投资区别呢。”

邢哥笑了笑：“不错，这个观点只有雨涵能说得独到、透彻，你要好好学习学习，要尽快把这个原理应用起来。”

我回答道：“好，邢哥，那你是怎么看待聪明人和傻瓜的？”

邢哥想了想，又笑了笑：“我不怎么看待他们，没必要把人分为聪明人和傻瓜的。市场只有赢利者和亏损者，或者说胜利者和失败者。他们如果只是靠平常的思维、平常的想法稍微改变了一下，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追问道：“邢哥，那你认为什么样的人能赚钱呢？”

邢哥还在那里笑：“傻瓜和聪明人结婚了，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如果有运气继承他傻瓜父亲的聪明和聪明母亲的愚蠢，那就能赢利了。”

我也跟着笑了，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说道：“邢哥，你不干股票了可以去写小说了。”

邢哥拍了拍坐在最边上汪涛的肩膀问道：“怎么样，小涛子，有门没？”

汪涛头都没回地说：“刚才大家都说红海科技，我看完大盘也看了看这只股票。我觉得这只股票很诡异。”

邢哥问道：“怎么诡异了？”

15. 新安能源

.....

汪涛指了指屏幕说道：“你看这里，这几个交易日，就在上个波段，用替换

感应的方法感受散户。如果这个时候持有这只股票，在这几个交易日是肯定要卖出的。反过来就是说，有人伪装出货套取筹码。但是你看这里，上一波段这十几个交易日，这又有很明显的诱买行为。而且价格比这次出现异常的时候还低，他诱导别人在这么低的价格买进，要是这么做的话，怎么都得付出一部分利润的，所以我实在想不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很诡异，市场目前这么低迷，我真不敢相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邢哥笑了笑：“你说的这样的事情，你认为是什么样的事情？”

汪涛回头看了看邢哥说：“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庄家也实在太倒霉了吧？”

听他们说着，雨涵、陆馨、安艳、方佳秋、江敏都齐刷刷地把屏幕切换到红海科技这只股票上，找到汪涛说的红海科技发生异常的那几个交易日琢磨起来。

江敏看了看，有点不以为然地说道：“汪涛，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汪涛说道：“你没经历过当然看不出来，去年我们在买进新安能源的时候，就发现有抢筹码的行为。我们都没在意，后来我们卖出新安能源临近结束的时候就突然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江敏说道：“什么现象？”

汪涛找到新安能源，退回到去年的某个交易日指着说道：“去年咱们的钱全部是融来的，所以决定出货的时候，利润平摊下来只有不到 20%，就是因为我和陆馨都发现了，除了我们还有个更厉害的主儿在抢筹码，邢哥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卖出的。结果，在咱们的股票快卖完的时候，市场突然出现强劲的拉升。”

江敏撇了撇嘴，说道：“这不是很正常吗？不拉升，留着股票又不能当钱花。”

汪涛喝了口茶指着三个连续阴线收盘交易日中的第一个交易日说道：“但是拉升过程你知道散户都在观望，庄家是使出浑身解数表演呀，可是这时候盘面上却很诡异地出现了诱卖信号，当时的卖盘哗啦啦地砸得摇摇欲坠，然后又都被买回去。平静了一会儿，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是这个交易日的下午，快收盘的时候，又开始无限地向下砸。当时邢哥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们就在这个下午临时决定，在收盘前把手里的股票全出了。”

江敏想了想：“这不算诱买行为吧，他这么折腾，会被人理解为洗盘的。想当天就让人上当，没那么容易吧。”

汪涛说道：“这不是还没完呢吗，第二天全天盘面非常平静，只有一点不一样。”

江敏也注意看了屏幕滑动键盘上的前后键说道：“这成交量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恐怖？”

汪涛指着屏幕侧面显示的成交量示意我看：“就是，这多诡异啊，大盘没波动，板块没波动，他突然就这样了。到了临收盘了，又来了一段撤资表演，当时我就坐在这里，买单上挂得再大瞬间就被吃掉了。”

汪涛接着说道：“我当时就怀疑有人故意在给这个庄家难看，但是这样玩，用这么大的资金去搞这么一出，一旦发生风险，玩不好要停牌了。那这钱就必死无疑了。这玩家不是和新安的庄家有世仇就是有大计划，大阴谋！”

江敏点了点头，说道：“新安到现在，照去年那时候的价格也翻番了，你们不说还没注意，一说还真是啊，你看这后面这个交易日。一开盘就出现暴卖现象，这个家伙冒充庄家的功夫可真不是盖的。”

汪涛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道：“是呀，这样搞人家，要么这庄家的钱不是从银行来的，否则可以考虑选择不带降落伞的高空降落了。”

邢哥说话了：“他不会跳楼的，去年我就琢磨了。这是一个威胁信号。”

汪涛疑惑地说道：“威胁信号？什么目的？”

邢哥笑了笑，说道：“合法绑架！你不分我一杯羹，我就抱着你一块儿自杀！”

汪涛继续问道：“怎么个合法绑架法？”

邢哥回答道：“你想啊，如果你操作一只股票，前期你觉得非常完美，到了关键时候，你的资金也差不多用完了，你剩下的钱只能用来拉升。这个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很让你讨厌的噩梦来折腾你，你不是想拉升吗？我就给你诱卖，你有钱接吗？你敢接就没钱拉升，我把筹码在盘面上过一下，上口袋出下口袋接住，你就快跳楼了。你不是想抵抗吗，我动动指头，付出一点代价，或者说只是一点手续费加印花税，就能套取很多筹码。你不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嘛，三天给你玩三个花样。这个庄家三天就投降了，你看三天后就平静了。这个人不简单，选个这么薄弱的时机攻击他，真阴险。”

陆馨首次开口了：“那他怎么在这么低的价格冒着被咱们这样的‘散户’发现去搞红海科技，是什么原因？”

邢哥说道：“他诱买有可能是个检验对手能力的一种方式，至于他诱卖，他有可能是想快速建仓分羹吃。不过目前这些都是猜测，咱们还需要再了解了解。”

方佳秋说道：“邢哥，我还是不明白，你说那个阴险地绑架了新安庄家的人，他就不怕庄家资金回笼以后报复他吗？”

邢哥笑了笑说道：“从银行来的钱，没人敢那么玩，那都是得有几家担保，由专业的人运作的。你斗这气，人家肯定是低于你出货的价格出货。等你开始卖了，人家早一身干净了，还报复，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碎满嘴牙往肚子里吞。”

安艳也说话了：“邢哥，我觉得投资红海科技，你还是找哪家公司调查一下红海科技吧。咱们光知道它能不能涨、会不会跌是不够的。”

邢哥笑道说：“这几天你们先看看红海的盘面，如果这人真的是以绑架为生的话，那肯定不会多花钱的。现在的点数应该不高了，这家公司是肯定要调查的，就是要看看着重调查哪一部分。”

雨涵说道：“如果真的有背后这个人看上了红海科技，能让散户动心的肯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产品或者注资财务这一块，政策或者概念都是能配合的。”

邢哥笑着说道：“你们这些女人呀，以后对象难找了。”

雨涵邪恶地笑了笑，眉毛一扬，说道：“不都是你害的吗？本来我们单纯地认为狮子是以吃西瓜为生的，现在我们都坚信人吃人是确实存在的了。”

邢哥没说话，拿出电话晃了一下就出门了

我扭过头问安艳道：“这是啥意思，晃电话？”

安艳笑着说：“打电话呀，给那家调查公司打电话调查红海投资。”

我好奇地问道：“那得多少钱呀？”

安艳平静地说道：“10 万块吧，好像。”

我很惊讶：“哇，打几个电话就 10 万块啊，太贵了吧？！”

江敏说道：“哪有几个电话那么方便吧，绝对是物有所值的服务。”

过了十几分钟，邢哥又敲门。我一听就是邢哥，绅士般的敲门声。

我拖着长腔，怪声怪调地说道：“邢哥，进来吧，别敲了。”

安艳见怪不怪地说道：“让他敲吧，都敲好几年了，你没看门那边都有印子了？”

邢哥还是那表情，微笑地说道：“谁知道你们在屋里穿没穿衣服，我要是不敲万一中圈套怎么办？”

方佳秋利索地接道：“还中圈套呢，你就不怕你一敲门，我们把衣服都脱了然后再大喊请进吗？”

邢哥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以后咱改名叫尼姑投资算了。”

陆馨关切地问道：“问得咋样了，多久有结果呀？”

邢哥摇了摇电话，笑着说道：“已经有结果了，前一个半月也有家公司调查过他们。”

雨涵笑着说道：“你这钱花的，什么结果呀。”

邢哥很无奈地摊了下手，拿出一张纸条说道：“就这一张纸条，一句话。”

我赶紧走过去，想抢先看看那纸条上的什么：“什么话呀，这么贵？”

邢哥把纸条递给我说：“你念吧。”

我一看，真简单啊，就写了一句话：“红海科技公司核心技术有重大突破，有望申请银行高额贷款，具体技术与贷款金额目前暂时不知。”

邢哥笑了笑说道：“可以吧。”

我还在那里数，1、2、3、4、5、6、7、8、9、10……一共43个字，我拿起桌子上的计算器一算，说道：“2325元一个字。一顿涮羊肉120元，一斤羊肉10块钱，一个字2323元，这一个字都够涮多少次羊肉了，太不可思议了吧？”

邢哥拿过我手中的纸条递给陆馨，说道：“背面有银行账号吗，你给这账号打10万元，明天就打，注明‘哀思信息费’就行了。”

陆馨表情上没一点惊讶，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

邢哥这个人，总是心里有答案还问你，他不像有的人不懂装懂。他是那种永远都会用问题去窥探你内心的人，我不知道这种人到底是睿智的，还是可怕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心里的红海科技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股票，有点技巧性的东西也是刚从雨涵那里学来的。所以我怎么看都不能和汪涛与邢哥分析的结果联系到一起。那时刚积累起来的一点点证券知识就在这次交谈中被打击了。我明白，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实在是太多了。

时间过得很快。邢哥让安艳、裴雨涵、汪涛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红海科技的监控中。每天一开盘就开始盯着这只股票以及周边板块的股票不放，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转眼就过了一周，这是一个星期三，经过一周的分析，资管陆馨被邢哥安排分配的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资金分配的意思就是把大量的资金分配在很多小的账户中，这看着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这些钱不能平均分配，每个账户里的钱不能一样，而且数目在操作中还要科学、简单。江敏和方佳秋被安排监控其他股票，我则被邢哥安排看一些电视、报纸上的财经栏目，有没有关于红海科技的报道，还有就是交易所里，人们对大盘的看法等。

这一天开盘后，大家在楼下的客厅里开了一个短会。

我手里拿着厚厚一沓关于这一周大家发现红海科技的异常汇总。昨天我已经把这些资料汇总后复印了10份。今天的邢哥显得非常严肃，没有了之前的风趣、幽默、侃侃而谈的样子。我分发完资料后，邢哥开始发言：

“经过资料的汇总，大家都认为红海科技有资金涌动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就不多说了。上班也一周了，今天我们把这周的情况再汇总一下。孙夏成，咱们以后的这几天需要不停地使用电脑，而且很关键，你去把楼上所有电脑再检查一遍。”

孙夏成点点头，说道：“好的，邢哥。”然后拿着工具就上楼了。

邢哥说道：“欧阳，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昨天我看资料汇总时，没有见你的东西，怎么回事？”

我从夹子里拿出一张纸，回答道：“我做了，只是我不知道这样记录是不是正确的？”

邢哥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你先念一下。”

我抖了抖那张纸，说道：“红海科技在这一周内，电视、报纸上的知名财经栏目均没有对其有所提及，有几个打电话询问具体操作的，专家建议逢高卖出，换股。营业大厅的机器大部分散户对目前的行情十分绝望，人也不多，一到下午2点就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了，投资人群大多数在40~55岁这个区间。我和他们也都聊了聊，用请教的口吻，他们现在大多对市场表现得非常悲观，只祈求能有机会解套出场。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便是出现大幅度上涨的股票，散户也不敢再追高买进了。”

邢哥点了下头说道：“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细致，下次你要记得询问他们的亏损额，这样咱们可以计算出他们的成本，统计出来就可以计算出大部分散户的成本均值。还要询问他们有没有儿女、有没有退休金以及儿女的收入等，这样可以计算出他们是否有能力补仓。40岁左右炒股票的是下岗职工还是在岗职工，他们在上一个波段中是否赚取了利润。还要观察营业大厅柜台上开户与存取钱的人多不多，这个你做多了就明白了。至于财经栏目的一些说法，不要輕易地相信，那有可能就是为了发表看法而有意透漏的。”

我说：“我懂，我主要是观察人。但是就这些细节还是做得不好，下次我一定注意。”

邢哥说道：“所有我们认为的这一周的异常都被记录在这几页纸上，但这纸上少了一种异常，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什么异常？”汪涛问道。

邢哥说道：“股票很平静是不是属于异常？最后这两个交易日盘面异常平静，而且成交量也突然变得小得可怜，价格波动也远远地小于前几天，怎么没人发现呢？”

我回应道：“平静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呀。现在大盘每天都这样，平静是大流现象，没什么错的呀。”

邢哥敲了敲桌子，说道：“如果你们是这只股票的庄家，它表现得如此平静怎么会符合你的利益呢？”

汪涛想了想，说道：“是的，我注意到了你说的这个了，但是如果把它记录了，那它每天都是异常的了，都是异常还记录什么呀，那直接记录不异常的就

行了。”

邢哥继续追问道：“平静，股票平静了，符合谁的利益？”

汪涛回答道：“从表面看，平静是因为股票没潜力。如果咱们确定了其中有庄家，那平静的原因就是他不想被别人发觉，怕抢了他的筹码！”

邢哥说道：“对！我把每一类异常下面都留有空档，和咱们上次一样，你们把你们认为异常的原因写下来，不过，切记，别做聪明人。”

时间过去大概有一个多小时，这就像考试一样。上面有一个异常，后来邢哥告诉我非常重要：

“在星期三下午 13 点 03 ~ 17 分，14 分钟内在大盘没有异常的情况下，红海科技成交量突然放大，超过上午成交量均值的 10 倍左右，而本身价格却没有太大变化。大家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他们的答案虽然各式各样，结果却都差不多，但是这个结果和我想的结果却差很远。我一直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庄家在试盘，在检验跟风的程度。

而他们的回答基本上是一个观点：“这个威胁庄家的人已经和庄家达成协议了。要么是庄家分让筹码息事宁人，要么是庄家在背地里已经按这个威胁者的开价，购买了这个威胁者的筹码。但是邢哥认为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庄家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

后来我就我的想法专门请教过邢哥：“这个行为为什么不可能是在试盘呢？”

邢哥回答我：“用试盘吗？这样的股票就是现在下跪求人买我估计都没人买，这么低的价格不需要试盘的。”

邢哥又拍了拍我的胳膊说道：“你学东西很努力，但是要明白，不能被知识给限定了。你是要利用知识的，如果你被理论利用的话，人家轻而易举地就能控制你。”

我点了点头，回答道：“嗯，我懂了。”

邢哥指着陆馨问道：“账户都准备好了吗？”

陆馨回答道：“按照 5 ~ 7 元的成本做的，现在的价格是 6.2 元。如果不想故意被发现，肯定没问题的。”

邢哥又指了下江敏说道：“咱们选的其他股票怎么样了？”

江敏带着点怨气地说道：“你都内定了红海科技了，还让我看这些？欺负人了还问？没什么发现，那些股票我看下个趋势最多的能涨 30% 就很不错了。”

邢哥笑了笑说道：“哪天让欧阳单独请你吃个饭，怎么样？下午咱们就开始吃进红海科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要轻，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目前，咱们的

目标是先买进 700 万左右，时间在 10 个交易日以内。”

汪涛说：“咱不那样买，咱看他们什么时候挂大单，直接给他抢了。”

邢哥说道：“如果后面那个威胁庄家的人跟庄家合作了，咱们再这样做就等于自杀了。”

汪涛想了想，说道：“邢哥，还是你老江湖呀。”

邢哥接着说：“还有，这次的买进方式使用百分法。下买 3%，上卖 10% 以上的 5%。资金总共分为 5 份，超跌后用另外的 30% 补。大概就这样，陆馨你再按照这个作计划吧。”

陆馨有点不情愿地说道：“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邢哥笑到：“这个不急，这两天先吃进，两天内做好都不影响计划。”

陆馨长叹一声，说道：“那好吧，为了你这个马后炮的计划，你得请客！”

邢哥笑了笑：“中午想吃什么？”

大家都呼吁中午继续去东来顺涮羊肉。我就非常奇怪，问道：

“你们难道都是属狗的？都这么喜欢吃涮羊肉啊？”

“你知道什么呀，我们都需要市井味、俗味，多好呀。”

我赶紧追问：“人家都脱俗，你们是沾俗，你们有个性啊？”

安艳笑着说道：“咱干这活确实是有点脱离群众，那几天邢哥让你去交易所待着，我那个打心里羡慕啊。”

雨涵站起来，开始起哄，大叫着：“不干活了，东来顺，涮羊肉，涮金针菇去雀斑！”

中午，我们穿过小区幽静的小路，东来顺的人好多，人满为患。我们找了个正中间的桌子围圈坐下。

“五盘羊肉，辣锅，我点完了你们继续。”邢哥抢先说道。

我赶忙举起手：“粉丝，酸菜，香菜各一盘。”

陆馨接着说道：“鱿鱼！”

汪涛也接着说：“方便面！”

看没人说话了，邢哥说道：“倒点水吧，服务员。”

我低声说：“咱要不开瓶红酒，这多浪漫。”

安艳指着人大笑，然后说道：“缺德是种境界。”

中午吃完饭，不到一点就各就各位了。雨涵说这是第一个买进的交易日，这个交易日非常重要，会感觉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却不知道能感觉出来什么，我只知道女人对细节有着特殊的敏感。

16. 上涨的圈套

.....

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懂，我的身份证刚办下来也被拿走开了个户头，当时大概有 20 个户头。

一开盘，大盘还是继续下跌，盘面上整片惨绿，汪涛看着红海科技，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这都半天了成交量才 200 万元不到，我却能感觉到今天要不跌个 8% 都不会罢休的。

汪涛冲着裴雨涵点了点头说道：“合作一把？”

雨涵点点头说：“好！一分钟，马上就好！”

汪涛打开分时线仔细盯着，等着雨涵准备。

“我好了。”雨涵喊道。

汪涛说：“红海科技今天开盘 6.2 元，现在的价格是 5.99 元，下跌趋势，盘口总手数目测不超过 400 手，我在 5.95 元上挂 300 手，你在 5.93 元上挂 250 手，看看反应再说。”

“好。”

汪涛先在 5.95 元上挂了 300 手，紧接着 5.93 元的买盘上又被挂上了 250 手。

汪涛的 300 手持续了 2 分钟后，变成了 230 手左右，也就是说汪涛在这两分钟内吃进了 70 手。突然 5.97 元的价格上被挂上了一个 1700 手的买单。汪涛笑了笑，说道：“抠门儿。”

股价直接变成了 6.1 元，紧跟着 6.12 元上被挂了一个 1300 手的买单。汪涛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说道：“欧阳，你下去叫下邢哥。”

我开门下楼，就见邢哥正好往交易室走，我赶紧说：“邢哥，汪哥让我叫你。”

邢哥边走边说道：“我看见了。”

邢哥一进门，汪涛就说：“邢哥，这不好闹呀，当金鑊子看着呢，怎么办呀。”

邢哥指了下汪涛说：“你就挂了 300 手？”

汪涛说道：“雨涵挂了 250 手，5.93 元。”

邢哥问说：“现在多少了？”

汪涛回答道：“我还剩 200 手左右，她的没动呢，就没到那个价钱。”

邢哥看了看屏幕说道：“现在是 6.14 元，你俩全撤单，挂 6.12 元。”

汪涛说：“试试反应？”

邢哥说道：“对，看看他啥意思。”

忽然，邢哥指了一下屏幕，说道：“不要撤单，用新账户再挂 400 手。”

我看着陆馨的电脑屏幕上，6.12 元的价位上又被挂了 400 手的买单。

价格又持续往上走，变成 6.18 元了，而大盘此时却是在下跌。虽然 6.18 元还是低于开盘价，但是我们心里都有底了。

邢哥站直了腰说道：“都撤单吧，这样吃不到的，闹不好还会被散户察觉了，那就麻烦了。”

我疑惑地问道：“邢哥，他们也怕被发现哪，咱们逼他卖给咱们不好吗？”

邢哥笑了笑，说道：“逼他卖给你，那之后他会疯狂地搞死你，要动动脑子，再想想办法。”

汪涛接着说道：“逼他卖给你肯定会摊高成本的，而且还会增加额外风险。”

邢哥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随着烟雾飘散，他深深地陷入思绪中。看见没人打搅他，我也很识趣地不说话了。

满屋的安静，只有偶尔的键盘声和打火机开盖的声音，我们都不知道邢哥坐在那里在想什么。

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僵持着。都快临近收盘了，按照我当时的想法，今天这个价格抢不到，那明天肯定也不会抢到了。

下午 2 点 47 分，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在大家眼睛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有个新挂的电子表。上面显示，14:47。汪涛几乎和陆馨、裴雨涵、安艳同时喊道：

“邢哥，快看！”

“有了 9000 手的买单，还在陆续往上加，有人在往上吃货，已经 6.4 元了，邢哥。”

“6.6 元了，邢哥，上面的卖盘基本被吃空了，邢哥咱们再不进，恐怕就没机会了。”

“邢哥，6.9 元就涨停了。从下午开盘时的跌 5 到现在的涨 5，很明显的是有人在抢。”

邢哥还是没说话，依旧沉默着，抽着烟。

“邢哥，盘口开始活跃了，还有 5 分钟收盘了，咱们怕是没机会了。”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不能再紧张的气氛，我能感觉到金钱就像血液一样在身体里流动，连裴雨涵、汪涛都急了，但是邢哥却一直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闷

闷地抽着烟。

“收盘了，6.8元，比6.2元整整高了差不多10%了。”汪涛埋怨地说道。

“哎，可惜了，到手的鸭子就这么跑了。”

大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了气势，瘫坐在椅子上。安艳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对邢哥说：“邢哥，多少顿涮羊肉没了？”

邢哥轻蔑地笑了笑，说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别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感觉。”

我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邢哥也站了起来，说道：“老规矩，把异常汇总一下。要有信心，靠抢不是办法。抢，那是散户行为。”

“真是的。里外损失15%，邢哥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直没说话的江敏也开口了。其实不是她没说话，而是她只是说了一些没有太多意义的话。

方佳秋说道：“我看邢哥就是被那个背后神秘的大侠给吓着了。”

汪涛和安艳也说道：“我看就是。想得多了吧，看着吧，明天邢哥肯定后悔。”

我等了半个多小时，把汇总好的资料给邢哥送下去，佳秋、雨涵也跟着下楼了。我一进去就看见冯哥来了，正和邢哥说着话呢。

我从内心还是很感谢冯哥的，一见他在，立刻精神多了：“冯哥好，你什么时候来的？”

冯哥看了看我穿着不伦不类的西装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你这衣服是你爸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不是啊，邢哥给买的。”

冯哥接着大笑起来：“光屁股也别穿他买的衣服！”

我有点尴尬。邢哥笑呵呵地说道：“你这冯胖子怎么说话呢？欧阳来我这儿，我能让他光屁股吗？就算我让他光屁股，我也怕把你给冻坏了啊。”

冯哥起来就捶邢哥的胸口，看起来跟孩子一模一样。邢哥说：“别闹了，别闹了，我闹不过你行了吧？我承认我买的衣服难看，行了吧？”

我说道：“冯哥最近打麻将咋样？见到牛秃子没有？”

冯哥说：“赢多输少，凑合玩，牛秃子破产了，现在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有些同情地说道：“你当初太狠了吧？”

冯哥停顿了一下，狠狠地说道：“敌人，不能化敌为友的敌人，就得坚决地消灭他，完全地消灭他，彻底地消灭他。”冯哥还打着手势，手掌上下横竖地劈着说。

我接着说道：“古话不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以德报怨吗？”

冯哥大笑地说道：“古话还说蹬鼻子上脸，站人头上拉屎呢。”

我嘟囔着：“我觉得冯哥还是有点儿狠了。”

冯哥指着我的腿说道：“那天我要不拉他，他能把你的腿给打残废了。你知道那一凳子下去是什么后果吗？还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德报怨呢。哼，那种人碰上软柿子往死了捏，一见你硬立马就变成一脸奴才相，我要不收拾他，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话了。”

“谢谢你，冯哥，真的是谢谢你，那天亏得你在场。”我回答道。

冯哥说：“怎么样，干得还好吗，老邢没给你上刑吧？”

我回答道：“嗯，很好啊。邢哥对我很好，教我很多东西。”

冯哥拍拍我肩膀，说道：“好好学，把这行学精了，人基本上就能做成功了。”

我点点头说道：“谢谢冯哥，我肯定会努力的。”

邢哥插嘴了：“欧阳这孩子挺有潜质的，虽然还没达到那个思维水平，但是我说过的一些话简单地引导一下，他就能理解。欧阳，好好学，以后给我当个好参谋。”

我点了点头。

冯哥对邢哥说道：“当初我就跟你说，他和你有点像，你还不信。”

邢哥突然指着桌子上刚汇总来的异常信息资料对我说：“今天你是怎么看我的行为的呢？”

我想了想，其实我心里真没去仔细想他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说实在话，我和裴雨涵、安艳他们的想法一样，那就是邢哥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么说。

于是我试探性地说道：“邢哥，你是觉得我们的想法有点太像交易所的散户了，所以才临时决定停止吃进红海科技的吧？”

邢哥抽出一根烟，含在嘴里，说道：“和这些人交手，他会有无数种方法撕你的肉吃，太容易吃到的东西别去碰，那会必死无疑。”

我点了点头，说道：“我懂了，今天上了一课。”

冯哥看了看我，说：“你下班没？我送你回家。”

我感激地说道：“没事，冯哥，我自己走着就行。”

冯哥说道：“客气什么？走吧。”

上了冯哥的白色桑塔纳，出了小区门，冯哥就对我说：“老邢今天跟我说，他比较看好你。”

我接着回答道：“是吗？邢哥人不错。”

冯哥接着说道：“能让他夸的人，寥寥无几。”

我沉默了。

冯哥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老邢之所以在没有信息支撑、资金支撑的条件下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因为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金钥匙，你要学这个。”

我点了点头说道：“邢哥是比较怪，说他是孩子，说他是老头，说他是和尚好像都不过分。”

小车就是比较快，很快就到家了。我下车跟冯哥说：“路上慢点，冯哥。”

冯哥说：“好嘞，快回去吧。”

回到家，母亲却不在。我从冰箱里拿了根雪糕，然后把电视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财经频道提到红海科技。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真没底。

有个电视台正在播出一档财经节目，主持人正在介绍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这是某某投资的首席分析顾问。我听了这话不自觉地笑了笑，还“首席”呢，真会找头衔。这人先解释了大盘为什么下跌，我没心思听。说了半天后废话主持人问道：“某顾问，今天红海科技逆势接近涨停，你觉得这只股票后市如何？”

这位首席顾问推了推眼镜，说道：“我认为红海科技今天逆势上涨是给我们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只股票的基本面……技术面……目前的价格……市盈……我认为红海科技后市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的。”

我心想，这不废话吗，你说的后市是明天还是明年还是10年以后？你说上涨，那完了，明天肯定下跌，没跑儿。

晚上临睡觉时，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不自觉地回忆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雨涵的那一番话搞得我有点无措了。本来心里有些谱了，可是她的这些话一说，又凉了一半。照她说的这个理论，想挣钱基本上变成没什么可能了。但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谜就是路宏旭，被我父亲称为屠户、极端的弱肉强食的人。我的疑因是他既然被父亲看不起，可父亲怎么又会在那个笔记本上写下那些话。这是为什么？如果路叔在，又会怎么看待红海科技，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什么样思维？也像邢哥那样？这些东西全部都成为问号，或者说是动力，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路叔就在一层纱窗后面，可是这个纱窗无比坚硬，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气势，但是却什么都是空白……

第二天早上8点我就到公司了。安艳已经来了，一看我进来，她用拿着油条的手指指桌子，嘴里嘟囔着对我说：“过来，喝豆浆。”

我边吃边问她：“今天不是轮汪涛请早点吗？”

安艳撇了撇嘴对我说：“等他请？早饿死了！他每次请吃早点都来得死晚死晚的，我正好路过，还是我买算了。”

我回想了一下：“对，上次好像是雨涵买的。”

说雨涵，雨涵就到了，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风衣，人显得很精神。

我笑嘻嘻地逗她说：“涵姐，红孩儿呀？”

雨涵笑了笑没理我，直接去洗手了。

然后，江敏、佳秋、陆馨他们陆续也都来了，孙夏成每天来得比我们都早，因为早上要检查机器，所以早就吃完了。

我们边吃边聊得正开心的时候，看见汪涛穿着跟他那破牛仔裤差不多的一件破夹克，拿着一摞饭盒进门了。看到我们正在吃着，他吃惊了一下，马上一脸高兴地说“都吃着呢？我今天正想喝豆浆呢。”

雨涵翻了他一眼，说道：“上次我就替你买的早点，今天你又这么晚！我们可不需要你来教我们如何减肥。”

汪涛陪着笑脸说道：“我买了，你看，馄饨，肉的。”然后就伸手去拿油条往嘴里塞。

安艳挡了一下说道：“这是给邢哥的，你吃你自己买的去，不是有肉的吗？”

汪涛一脸坏笑：“好，我吃馄饨，吃馄饨喽。”随即打开一个饭盒开始吃了。

我心里就特别奇怪，你买馄饨怎么是拿一次性饭盒装回来的？这脑子是不是小时候发烧烧坏了？

这时候邢哥也进门了，安艳指着油条对他说：“邢哥，这给你留的。”

大家在客厅围坐成一圈都在吃早点，我已经吃完了，但是看大家都坐着我也没动。汪涛边吃边抬头问邢哥：“今天怎么办？”

邢哥看了看汪涛，说道：“要是跌，就仔细看着；要是涨，就坚决不买！”

汪涛笑着说道：“你这不是白说吗？反正就是怎么着，咱们都是不买！”

邢哥又转过头对陆馨说：“陆馨，今天你的任务就是把所有账户里分散的钱再集中起来。”

陆馨正喝豆浆呢，直接被呛了一口，豆浆都快从鼻子里流出来了。她赶紧拿纸巾擦，缓了半天才说：“你有病呀？”

我们大家都笑翻了，邢哥也跟着笑了起来。

陆馨想了一下，接着说：“我要两天时间。”

邢哥爽快地答应道：“好，就给你两天，把所有钱集中在6个账户里。”

然后又补充地问道：“陆馨、佳秋你俩会买股票吧？”

佳秋好气又好笑地说道：“笑话，不会买股票我早被骗死了！”

陆馨接着又道：“你是指的所有的钱？风险金还在银行呢，也分出来？”

邢哥说：“风险金加应急金一共是416万元，对吧。”

陆馨说：“对，416万元！”然后又恶狠狠地说：“死要溜！”

邢哥说：“分200万元到那6个账户里，其余的216万元单独放在一个账户里，汪涛手快，可以给他多点。”

汪涛正抱着个滚烫的快餐盒吃着馄呢，一听邢哥点他了，赶紧回答道：“行。”

吃完早点，我就知道今天不可能交易了。加上邢哥，总共9个人忙乎了两天，就昨天汪涛买进了不到100手，6万块还不到，1000多万买到猴年马月去了。

大家在客厅里坐到9点10分左右，安艳起身上楼去了，我开始收拾桌子上带油的塑料袋、被烫得变形的快餐盒，还有撒在茶几上的白糖。江敏要帮我，我拒绝了，这时候不表现，什么时候表现呢？

收拾完后，我过去跟邢哥打了个招呼，说道：“我上去了，邢哥。”

邢哥没说话，示意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疑问地停顿了一下，把门关上走到邢哥身边。邢哥说道：“别小瞧了江敏，她话少不代表她没想法。那是因为她的想法和别人有差距，她觉得自己来的时间短，所以不敢说。”

我想了想，回答道：“我懂，我以为做这个都是好几十岁的老头呢。”

邢哥接着说道：“年轻人虽然没经验、没城府，但是总比老人一肚子怜悯实在。现在她们都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着，很努力。岁数大的来了，还会倚老卖老呢，我叫一个哥就谁都别干活了。”

我点点头，说道：“我懂了。”

邢哥放心地说道：“那上去吧，让他们把主机放在大盘上，你注意对比大盘和红海科技之间的相互变化。”

我疑惑地追问道：“有规律？”

邢哥想都没想说道：“没规律。你要是看出来有规律那肯定是有人刻意做的。”

我心想，牛，不服不行！

我回答道：“邢哥，谢谢你教我。”

邢哥摆了下手说道：“去吧，没事了。”

我上楼正好遇到孙夏成往楼下走，他看着我的眼睛里全是羡慕，我跟他打招呼，点了下头说：“孙哥。”

孙夏成也点了点头。

我上了几节楼梯，又回头叫住孙夏成，说道：“孙哥，能找个机器装个红警吗？”

孙夏成回答我说：“你问问邢哥吧，邢哥说能装，我就给你装。”

我“哦”了一声，转身上楼了。

一推开门，汪涛一脸怪笑地对我说：“小子，交易机上还敢装游戏啊，你这个脑袋里的想法不是一般地古怪。”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邢哥让咱们对比下大盘跟红海科技的走势。”

汪涛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还对比什么？这个势态，红海的走势应该跟大盘的差不多。”

我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刚才在楼下邢哥和我说的肯定没和汪涛说过。此时我心里的感觉怪怪的，不知道是感动，还是难过，还是某种优越感……

红海科技今天是以低开开的盘，6.6元，幅度还挺大，开盘后不久交易量就开始攀升，价格也水涨船高，不到10点已经飙升到7元左右了。10点半又回落到6.8元，汪涛自己在那里嘟囔着说：“邢哥这次算是失算了，看看这成交量，庄家砸这么多货都吓不走。邢哥这次是失算喽。”

陆馨在旁边打断他说道：“别说话，我这算东西呢，一会儿我走了，你再说。”

我好奇地问陆馨说：“馨姐，咱在这不能转钱吗？”

陆馨头都没抬地说：“咱这儿只能买卖，倒钱要去交易所，再去银行，麻烦死了……”

我继续追问：“邢哥可能是不是有什么大计划呀？”

陆馨用下巴指了指电脑上的红海科技说道：“还大计划呢，船都开了，除非长翅膀能追上？就是神经病一个。”

说完，陆馨也走了，陆馨的机器正好靠着主机，我听邢哥的话，仔细地对比起红海科技和大盘的走势来。

安艳也忧心忡忡地说：“是啊，邢哥这次有点优柔了，你看红海科技，那天咱们看的时候苗头就有点不对了。”

方佳秋也跟着补充道：“是啊，昨天电视上还说红海科技后市看涨呢，看来还真说对了。”

大盘今天依旧没什么生机，绿油油的，成交量也少得可怜，红海科技却逆市而行，一直在上涨。虽然中间回落到6.8元了，但是随着成交量的放大价格很快

就又起来了，到了11点已经是7.1元了。我的心里有一丝丝失落，难过、失望混在一起的感觉。那种被人欺骗或者侮辱了的感觉从心窝里油然而生，还有一种想赶紧冲进去立刻满仓的冲动。盘口上挂的单子都在上百手左右，上下打架打得很激烈。

江敏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坐在旁边嗑瓜子，偶尔记录下红海科技的异常。

裴雨涵干脆什么都不写了，和安艳聊起天来。

中午吃完午饭，陆馨直接回家了，安艳和汪涛一直在埋怨、挖苦邢哥。

邢哥笑呵呵地说：“咋了，这就忍不住了？”

然后没有人再说什么，但是大家脸上写着的只有一个表情：不服！

其实我也不服气，虽然我相信感觉法则。但是我相信我是强人一筹的，我相信我也明白现在就是机会，可是机会在邢哥的犹豫下流失了。我也有些不高兴，是从心底泛出来的不高兴。

吃完饭看了会儿电视，紧接着就开盘了。红海科技的买盘上聚集着近4000手的买单，对于这只只有50万手总盘的股票，这就接近1%了，而卖盘上却少得可怜，只有在高高的位置上挂了百十手。汪涛说道：“看盘口，今天非得又一个涨停。邢哥这次是怎么了，我看背后那个所谓的高手也没那么厉害，你看现在被这些买单给逼的。”

裴雨涵也跟着说：“看来咱这次真是走麦城了，明天织毛衣吧，这趟车估计是赶不上了。”

安艳也附和地说着：“是啊，照这样下去，真是够呛了。”

方佳秋还是没说话，在一边玩弄自己新染的指甲。

走势不出大家所料地往上走着，资本论里的价值规律就是这个意思。7.3元了，几乎是直线往上升。汪涛开始受不了了，开始骂街了：“不看了，受不了了。”气呼呼地挪坐在沙发上了。

我心里也就像有个毛毛虫在爬，痒痒得不行。但是我刚来，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能静观其变，哪怕邢哥是真错了。

果然，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就涨停了。汪涛指着电脑说道：“邢哥就是傻。你看看咱们准备的资料上的数据，几年的时间还不到20个涨停，现在两天就两个了，你知道20%是多少吗？欧阳，从昨天敞开了买到今天至少赚20万元了！”

我没说话，一直盯着电脑屏幕，盘面上的买盘还在不停地往上加。

此时，在大盘下跌1%左右的趋势里，红海科技是为数不多的几只涨停的股票。我们就这样错过了红海，而且还是两天两个涨停！

汪涛一看涨停了，也就踏实了，坐回到电脑前继续看别的股票。他打开新安跟我说道，我们是从这里进入的，这里出去的，当时是什么情况……我没心思听，我在想，邢哥真的错了吗？我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我又不自主想起了路宏旭，这个名字里带太阳的人也在鼓捣哪只股票？眼睛定格在屏幕上，我的思维早飞出去十万八千里了。

到了2点半，大盘突然开始跳水，以点数快赶上分数的速度往下跌，一分钟一个点，就连红海科技的涨停也被打开了，卖盘相继开始多了起来，但是买盘的力量看起来也是十分强大，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临收盘，大盘一共下跌了2%多，红海科技在大量买盘的涌入下又被拉回到涨停的位置上。

汪涛看着红海科技，冷笑了一声。邢哥正好推门进来，看到汪涛的表情，没和汪涛说话。直接对我说：“异常汇总了没？”

我老实地回答道：“我写完了。”

我的异常汇总上全部都是红海科技买盘大于卖盘，几点几分成交量徒增，盘口几时几分出现极大单什么的。

邢哥看了一眼又问汪涛：“你们的呢？”

方佳、秋头的抬都没抬地说：“就欧阳记的那点，能有啥异常，就是涨停呗。”

汪涛一脸沮丧地说道：“邢哥，看来这次咱真是错过机会了。如果再进的话，成本至少要高出了20%了，这都是最少的。”

邢哥扬了下手中只有我写的异常汇总，一点生气的表情也没有，说道：“其他人都没了么？”

安艳有气无力地说回答道：“都没交易了，就是一个劲地上涨、抢劫，这些都是异常。”

汪涛也跟着说：“我也没有。”

裴雨涵也是一样，没有。

江敏小声地说道：“我写了。但和欧阳的差不多，给你吧……”

邢哥点了点头，说道：“明天和今天一样，下跌观察，上涨不买。”

汪涛“哦”了一声，也不再说话了。

我实在是想不通……

因为我内心的感觉一直告诉了我一句话：“买吧，买吧，买了就是钱，买了就能赚。”

邢哥随后又说道：“下班吧，没事，别丧气，咱们不是还圈有别的股票吗？”

“哎……”叹气声，唏嘘声，怨声载道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觉得这一天应该是我来哀思后最不和谐的一天。

回到家后，老规矩，吃雪糕、看财经，昨天那个某某首席分析顾问洋洋得意地说：“昨天我就认为红海科技有上升空间，现在我还这么认为！”

我也深深地“哎”了一声，换台了。

17. 迷 茫

.....

从进门到睡觉，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难过，有一种被人狠狠骂了一顿但是你又没法还嘴的感觉。躺在床上，我的思绪开始乱窜。从那天牛秃子打我，到冯哥在医院里说的话，还有邢哥说的残酷、憋、贪婪……难道这就是冯哥告诉我无法逾越的屏障？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一出现贪婪而邢哥却恐惧成那个样子？我真的很难判断谁对谁错，我也真的很难平复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邢哥看着唾手可得的钱却能无动于衷呢？

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干干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头还很疼。我半坐在床沿上发了半天呆，直到闹钟响了，才起身准备去上班。

一进门就看裴雨涵低着头在吃夹肉饼、喝豆浆，她看见我进来也没吭声。倒是邢哥显得十分热情：“欧阳，过来，赶紧吃点。你这是不是感冒了，我那屋里有药，我给你拿？”

虽然我心里对邢哥的决定很排斥，但是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点了点头，说道：“好像是有点感冒了。”

邢哥说：“你先坐会儿，吃完早点再吃，我怕你上午困。”

我回答道：“那我就不吃了。”拿起一个夹肉饼就开始吃，在这期间，大家陆陆续续地都到了。汪涛还是最后一个，他的情绪好像比昨天好点了，但还是很明显的闷闷不乐的样子。

吃完了，邢哥召集大家开了一个小会。

邢哥一脸严肃的表情，没有一丝妥协的话，说道：“坚持昨天的决定，继续观察。”

一看我们大家都比较泄气，谁也不出声，邢哥又补充道：“我明白你们的想法，但是目前只有一个原则，坚持昨天的决定，继续观察！今天陆馨不在，方佳

秋仔细观察周边板块。”

方佳秋有点不高兴地说道：“邢哥，我都不知道陆馨平时是怎么看的。”

邢哥沉默了，没说话。

过了许久，汪涛开口了：“邢哥，咱们可是在红海科技上花了10万块的，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你说的话我都遵守，我把你当亲哥一样尊重。你是知道的，我佩服过谁，但是对你的佩服从来没有变过。我拿咱们的生意当做我自己的事业去奋斗，但是今天你的做法让我们不得不顶嘴，违反你说的坚持原则，我认为这样是愚蠢的。我不相信拿几百万几百万往里面冲的人都是蠢猪，邢哥，是咱们先发现的，可两天时间他们就赚了20%！”

邢哥的表情很古怪，不是尴尬看似尴尬，又带着点那种没法被理解的表情张开了嘴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又闭上了。

又沉默了几分钟，安艳安慰大家说道：“算了，今天想进也没钱了，况且价格还高这么多，就听邢哥的吧。”

邢哥朝安艳点了下头，说道：“谢谢。”然后我们就上楼了。

还没开盘，红海科技的买盘就堆积了一堆要货的。汪涛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摇晃着椅子，说道：“要停牌的吧。”

江敏回答道：“应该是吧。”

果然，开盘后，红海科技就因价格异常波动停牌半小时。

大盘今天平开平走没有激烈的表现，而红海科技复牌就被拉了5%的涨幅。裴雨涵和安艳、方佳秋都没什么精神，江敏开着扫雷游戏玩得正高兴。只有我还傻乎乎地盯着红海科技记录异常！上午11点之后涨幅就一直在8%前后徘徊，上去了，又下来了。汪涛很在行地跟我解释说：“这庄家在斗气，能拼过人家吗？人家这么多人都在抢。”

安艳立刻反驳他：“别说了！就你长眼睛了是不？一上午就听你在叨叨，叨叨什么叨叨。”

汪涛也不示弱：“你咋这么大脾气？你想说你也说呀。”

安艳大着嗓门说道：“股票涨谁也不愿意看见，就你难受？我也郁闷啊，你知道发泄，这一屋子人谁不想发泄？”

方佳秋息事宁人地说道：“快别吵了。”

眼看就要收盘了，红海科技的价格没有一丝下跌的意思。裴雨涵站起来，拍了拍手说：“别看了，走走走，我请你们吃饭去。”

刚走到门口，就看到邢哥往楼上走。邢哥见还没收盘我们就下楼了，奇怪地问道：“雨涵？”

裴雨涵无精打采地说道：“不看了，都快涨停了还看什么看？我请你们吃饭去，邢哥去不？”

邢哥马上就一脸笑容：“哎呀，你真请啊？”

裴雨涵没一点犹豫地说道：“我请！”

邢哥高兴地搓了搓手，然后说道：“那走？小孙，一起走。”

除了陆馨我们一行8人直奔东来顺，最有意思的还是安艳和汪涛。

我们一进门，邢哥就试探地说道：“咱这回挑个雅间吧？”

一进雅间门，裴雨涵就对服务员说：“7盘羊肉。不要菜，全要羊肉。”

安艳马上跟着说道：“10盘，7盘不够吃。”

汪涛也接着说道：“12盘。”

邢哥没说话，孙夏成有点拘束。安艳先开口了：“邢哥，欧阳刚来咱公司你就丢了个大人，这顿是不是该你请呀？”

邢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丢人和欧阳来公司那是八竿子打不着，和这顿饭谁请客有什么关系？”

汪涛想都没想说道：“你让我们不爽了，你不请谁请？”

邢哥没说话，点了根烟停顿了一下说道：“好，我请。”

吃完午饭回到公司，下午继续看盘、记录。刚开盘半个小时，红海科技的成交量就已经突破15%了。下午不到2点的时候，红海科技涨停，涨停的价位上被挂了一个8888手的单子。汪涛指着屏幕对大家说道：“看见没，都开始嘲笑庄家了！”

过了一分钟，8888手又变成了9999手。又过了不到十几秒变成了整一万手，一万一千手。

汪涛羡慕地说着：“看人家这实力，看见没？”

我没吭声，安艳也没跟他吵，裴雨涵也同样沉默着。

汪涛独自感叹道：“邢哥啊邢哥，岁数大了，思维迟钝了。”

谁都没心情再看股票了，汪涛拿个计算器在那里使劲按，计算器一直没完没了地V0，V0，V0……

就在2点30分左右，我看着涨停的买盘突然开始松动了，刚才的一万多手突然变成了现在的9000多手……

紧接着唰，变成5000多手了，一下子，涨幅降成了9%，K线下面的量能直顶到顶端，把早上挤压得变成很小的一根柱子了。

我急忙喊道：“快看啊，涨停打开了！”

汪涛和安艳几乎同时冲到我电脑前，惊讶地呆在那里，盯着我的屏幕一动也不动。安艳用手半掩着嘴，汪涛则是好像在想着什么，江敏最平静，裴雨涵和方

佳秋只是对着自己的电脑发呆。

方佳秋用肯定的语气说道：“看着吧，一会儿还会涨停的。”

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从那一刻开始红海科技发生了逆转。谁也没想到，这么突然。红海的股价开始不顾大盘的缓慢上涨开始疯狂地下跌，从上涨9%一路下跳到下跌4%。临近收盘，卖盘上目测的卖盘数量就有几千手了，买盘却少得可怜。

收盘了，4.5%的跌幅，汪涛一句话没说，江敏和我拿着异常汇总正准备出门，邢哥敲门。我一开门，邢哥说：“干什么去？”

“给你送异常。”我回答道。

邢哥点了点头说：“给我吧。”

我把两张纸递给邢哥。邢哥拍了拍汪涛的肩膀说：“回去好好睡一觉，别放在心上。”

我明白了，原来邢哥不买股票，趋势和他的想法相悖时，他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很憋屈的。

回家以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吃个雪糕，再看财经节目。一进门，我直接打开电视。可惜我什么也没看到，因为节目已经结束了。晚上母亲问起我工作上的事，我也没心思回答，敷衍地说了句：“还可以。”

连续三天了，每天脑子里都在琢磨，为什么？这是这什么？

我不由自主地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出了“红海科技，路宏旭，10%……”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昏昏沉沉地睡了，我不再为工作不稳定犯愁，我也不再担心别人会欺负我。但是现在我更迷茫了，希望在哪里？前途在哪里？路在哪里？

第二天我醒来就已经快9点了，原来是忘记上闹钟了。急急忙忙地跑到公司，股市已经开盘了。我先去和邢哥打了个招呼：“对不起，我迟到了，邢哥。”

邢哥头也没抬，继续翻弄着他手上的资料，说：“没事，不急，没大碍。”

我一进交易室就见陆馨眉飞色舞地坐在沙发上损汪涛：“汪涛，以后扔枚硬币猜下，也比你看得准，你那也叫眼睛？”

汪涛拿眼白了白陆馨说：“你不是也看多，还说我？”

陆馨撇了撇嘴说道：“那天我一下楼就认为它肯定跌，你看吧，今天还使劲往下走。”

我一看红海科技，已经到了没人接卖盘的地步了。但是这个时候越没人接卖盘，卖盘就被压得越凶。

方佳秋小声嘟囔着：“这不会跌停吧？”

汪涛长叹一声，说道：“未必。这股票被鬼附体了，谁知道它会怎么走？”

我离汪涛最近，看他看我，我也摇了摇头，表示一无所知。

到了中午，红海科技下跌5%多，汪涛也开始对这只股票表示悲观。我就更别说了，一脑袋什么都不懂，纯属在这里瞎混的。

中午大家吃盒饭，都没了昨天那种怨气，一个一个非常乖巧。尤其是裴雨涵，一个劲儿地给邢哥添茶续茶。

我自己在心里想，幸亏我没表现出来我的想法，要不邢哥非给我赶走不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个时候的我真是小人之心。

下午一开盘，红海科技虽然不怎么再下跌了，但依然没有什么生机，死气沉沉的。一下午都和上午差不多，收盘下跌了6%，收6.72元。

今天没什么异常，我也没记录几条，大盘上涨0.5%，红海科技下跌6%。

这，或许就是最大的异常。

第二天，这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天，希望能解套把股票卖出去。可是他们失望了，在这个周五红海科技无情地跌停了，一点面子都没给。汪涛被吓得连话都没说，陆馨、江敏倒是很平静。这一天收盘后，一片惨绿，价格直下到6.1元了。其实我也被吓坏了，想想背后全是冷汗，这是吃人呀。

周六、周日的财经节目里都没提跌停的红海科技。我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去看望父亲。因为路宏旭的事情，每次去我只是把东西交给狱警，就走了。这次我却很想见见父亲，这位让我敬佩、让外人鄙视的父亲。

父亲显然已经想到了是我去看他，但没想到我会跟他见面，他哭了。

以前我不明白什么是老泪纵横，现在我懂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凉一涌而上形成的哭泣，那是一种不能被掩饰的痛苦，也可以说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总之，父子之间的隔阂，在我看见父亲的眼泪时，就烟消云散了。那种从我内心里自然而然生出来的怜悯让我不自觉地低头落泪。我的父亲呀，我是该爱你，还是恨你？

我没说话，父亲带着眼泪笑了，问我：“现在在哪儿上班呢？”

我没回答他，就那样看着他穿着的囚犯统一的服装，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我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

那种感觉太难受了，你无法控制自己，手在发抖，牙齿的上下不停地哆嗦。我只说了一句：“我走了。”转身就走了。

一出了大门，我就回想起当初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高喊着，大骂着骗子。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张着嘴，任由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流吧，或许真像他们说的一

样，哭出来就会好太多了。

我使劲想找个理由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脆弱？懦弱？挫折？悲哀？痛苦？”哪个更准确，没有，只有亲情最准确，特有的、唯一的和他人不具备的。若干年后我发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确实存在。

下午回到家，母亲正好也在。她一看见我的眼睛红肿着就什么都没问，只说了一句：“吃饭吧。”

我觉得我真没用，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对面，明明很饿，但没有一点儿胃口。看着母亲做的菜和碗上那双已经很旧的筷子，我忍不住又开始落泪了。

我赶紧拿袖口擦了擦。母亲静静地说：“想哭就哭吧，你这不是脆弱。”

我带着哭腔抽泣着说：“妈，凭什么呀？凭什么咱家是这样的？”

母亲没说话，夹了块肉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

“妈，您别去工作了，咱们家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安慰母亲说道。

母亲摇了摇头，说：“没事，儿子，你的一片心，妈领了。”

母亲想了想又继续问道：“你现在做这个还行吧？”

母亲不知道我曾被牛秃子打了，那些日子每天我都晚归早出的，或许母亲早就发现了，只是她什么也不说。这或许就是娘吧。

我大声回答道：“行，这行很不错，你儿子又聪明，干起来不吃力的。”

母亲好像要再说点什么，但是没有出声。过了几分钟她又开口了：“这工作允许你赔钱，但是不允许你出错，别和你爸似的。”

“我懂，妈。”我点了点头回答道。

明天将是下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每周的第一个交易日下跌的概率都很大，但是谁知道今天会怎么样呢。前段时间我还认为自己抓住点什么、懂了点什么，但是上周红海的逆向突然下跌让我措手不及。邢哥的反常，安艳看见下跌时那惊诧的表情和汪涛嘴里一个劲地说说的不可能，这都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分析、思考。

那种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和自认为自己看股票也有点能耐的我，在这几个交易日里被打击得只剩下服从了。

第二天去公司一看，邢哥还为大家买了包子当早餐，陆馨翘个二郎腿盯着新买的鞋正端详着呢。

我发现女人对穿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都特别在意，看自己鞋的眼神都是欣赏的眼神。我以为这个鞋很贵，就问陆馨：“馨姐，你这鞋多钱买的？”

陆馨无所谓地回答道：“没多少钱，很便宜。”

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么低调，高调点也没人怪你，难道你陆馨修炼成精失

去虚荣心了吗？

以己之心，随便想的。没敢往深想，确实。

吃过了早饭汪涛就着急地问邢哥：“邢哥，今天咱们怎么办？”

邢哥想了想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汪涛有点不自信地说道：“该买了吧，都跌了这么多了？”

邢哥笑了笑：“跌得多，那是相对于它的价格，你觉得怎么办，欧阳？”

我想了想，挠了挠头，说道：“不买吧，应该。应该不去买吧。”一个犹豫的特不自信的回答。

邢哥笑了，但没说话。

裴雨涵冲我说道：“你思考的方向有问题，看跌就卖、看涨就买，你这跟散户有什么区别呢？”

我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们说的话总是让你很难回答，真的很难去争辩，你能做的只剩闭上嘴安静地听着。

邢哥对裴雨涵说：“不一定吧，散户也有正确的时候。散户不是愚蠢的代名词，雨涵，你可得注意，别有偏见。”

裴雨涵点了点头说道：“那邢哥，今天咱们怎么办？”

邢哥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招了招手，让大家围着他坐下，说：“大家都说说，讨论讨论，前几天气氛那么紧张，今天缓解了，大家都说说吧。市场还没运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说的就是正确的。江敏，你也说说，没事。”

江敏好像有点心不在焉：“要我说啊？”

哗，都笑了，安艳打趣道：“这么小就想情郎了？可以啊！”

江敏张着大嘴哈哈笑道：“你们这帮坏人。要我看啊，还得跌！”

邢哥微笑着追问道：“为什么，说说是什么导致你有这样的想法？”

江敏慢吞吞地说道：“很简单啊，后面那个神秘的人物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如果他不让这些抢他筹码的人付出点儿代价，这些人怎么能长记性呢？没准儿还会去骚扰他，所以我觉得以他的想法，他定会让这几天追涨的人刻骨铭心。而且我总觉得，他是故意诱导这些人进场抢筹码，然后他再一个大耳光就把他们给打蒙了。所以，我总觉得他不是被逼的才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预谋好的。”

我倒抽了口凉气，安艳好像有点不认同，做了一个装可爱的表情随即说道：“有点太可怕了吧，我好怕，我要找妈妈。”然后去抱沙发扶手。

邢哥点了点头，看江敏还有话想说，没插嘴，做了个等待的表情。

江敏继续说道：“现在红海科技卖都卖不出去，挂的大单子都没人买，大家也都不敢再往下砸价格了。因为都明白，靠砸价格是卖不出去的，好像都知道只

能靠后面这个人去收拾他们的残局了。但是这个人肯收拾残局的底限价格是多少呢，或者说他想要这些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邢哥点点头说：“有道理，继续。”

江敏边思考边说：“我要是他，我会在大家都默认了平静的时候继续下跌，然后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不了的价格。你不卖你就留着，我就这个价格要，要么卖，要么跳楼。”

方佳秋惊讶地说道：“没看出来呀，江敏。”

江敏吞了下口水，缓解了一下紧张的情绪，继续说道：“这都是人之常情，讹人的想法谁都有，况且这儿谁都不认识谁。但是我认为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邢哥。”

邢哥笑了笑问道：“你认为什么最主要？”

江敏好像得到鼓励一般，说道：“如果大盘下跌的速度在这之后超过或者和红海科技的相差不大的话，这些人即使是在红海科技下跌的条件下，都不会卖出股票。那么他怎么会就那么肯定这些人会赔钱，或者赔很多钱卖出红海科技呢？”

我急忙追问道：“为什么？”

江敏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了，说道：“除非大盘上涨，大幅度上涨，红海科技却下跌，无限下跌，这些人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出局！”

邢哥赞许地说道：“很精彩，也很有逻辑性，只是你忘记了一点。”

江敏追问道：“哪一点？”

邢哥回答道：“如果大盘开始下跌，这个人只需要看着，那些追涨的人自己就把自己砸死了。而且如果大盘上涨，他们也会卖出自己的股票，这是规律。这个藏在背后的人很阴险，大家要注意了，今后咱们在买卖的过程中要避免打草惊蛇。”

安艳长叹一声，说道：“估计避免不了，我都愁怎么吃进呢。”

邢哥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汪涛想了想说道：“我能说句话吗？”

邢哥笑了起来说道：“当然能，你说。”

汪涛感慨了一下，说道：“这是一个无限大的陷阱，这个陷阱盖上却放了一块无比诱人的馅饼！”

邢哥笑了，说道：“终于开窍了，不容易啊，恭喜你。”

其实我也感觉到了，就是我没敢说，哈哈……

汪涛继续感慨地说：“你是怎么察觉到这个陷阱的，邢哥？”

邢哥摆了摆手说：“很简单，这么大资金的进入，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但

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直觉。靠直觉思考得来的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千万不能相信它。如果靠直觉思考得来了一个赚小钱的机会那千万得相信它！”

我不得不佩服地说：“牛，姜还是老的辣，一点儿不假。”

邢哥站起来说道：“大家谁还有不同的看法？”

“我有。”方佳秋回答道。

“什么看法？”邢哥笑着问道。

“佩服你呗，老狐狸。”方佳秋调皮地吐着舌头，说道。

邢哥笑了笑，看了看表说道：“差不多了，大家上楼吧，我进去打个电话。对了，今天还是只看不碰。”

今天的大盘高开几点，大家都不太注意大盘了，除了监控盯着。汪涛一直盯着红海科技不放，红海科技又是低开，和预料中的差不多。大量的卖盘聚集着，不停地向下跳水，买盘上却寥寥无几。我心想，这庄家也有点忒狠了吧，这是要置人于死地呀，成交量也少得可怜。

下午一开盘，大盘就上涨了1%多，可是红海科技还是死气沉沉，看不见一点希望。现在的红海科技距离开盘已经下跌了3%还要多。这已经相当于低于起初误导我们买入的价格了，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了，开始向下吃买盘了，价格开始迅速下跌。

汪涛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一声不吭，已经到5.8元了，汪涛头也没回地说：“欧阳，下去叫一下邢哥吧。”

我下楼一看，差点笑出来了。邢哥跟孙夏成正坐沙发上看《古惑仔》看得起劲呢，我跟邢哥说：“邢哥，汪涛让你上去一下。”孙夏成一看我跟邢哥说话，知趣地站起来，走到院里去了。

邢哥有点儿不乐意地说道：“早上不是都说了吗，今天不买。”

我赶忙回答道：“那我上去和他们说吧。”

邢哥想了一想，制止我说道：“不用了，你坐着看会儿，我上去看看。”

我想都没想说道：“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跟你一起上去吧。”

邢哥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道：“走。”

我俩上楼的时候，红海的价格已经变成5.7元了，汪涛的意思是价格已经差不多了，想大举吃进。

邢哥沉稳地说道：“不着急，还不到时候。”

汪涛没有再说话。因为他知道，这次如果自己再错了，那就太没趣了。

邢哥看着陆馨问道：“钱，没问题吧？”

陆馨正吃着苹果，嘴里嘟囔着说道：“没问题，放心吧。”

“那我下楼看《古惑仔》去了。”邢哥推门就要走。

方佳秋正喝菊花茶呢，“噗”一声就喷了，显示器、键盘上全是她的口水，太恶心了，不能形容。

我当时就笑得不行了，反而邢哥倒是惊讶了一下，问道：“有问题吗？你们这是？”

方佳秋摆了摆手，无可奈何地说道：“没事，你赶紧下去看去吧。”

邢哥又确定似地问一句：“真没事？”

方佳秋拿起纸巾就擦电脑，头也没抬地说：“没事，没事，你走吧，真没事！”

邢哥推门就下楼了。他刚一出门，我就忍不住了，滚倒在沙发上使劲笑，安艳也笑得东倒西歪地说：“唉，老男人了，还古惑仔呢。”

方佳秋跟着说：“以后他在这屋里，嘴里不要有东西，太危险了。”

汪涛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情，神秘地说：“你不知道吧，当初邢哥和那个冯哥在本市老出名了。”

江敏撇了撇嘴，说道：“刑疯子吗，怎么没听说过？我爸认识他。”

我拿起开水瓶把方佳秋的水杯里添满，想趁机听他们说说邢哥的故事，可是谁也没提。

18. 群游馨海

下午2点半的时候，红海科技不出意料地跌停了，很温柔、很牵强、很直接地跌停了。汪涛笑得比那天更灿烂了，我也琢磨出来点儿邢哥的意思了。在事情一步一步这样发展的情况下，我被引导得头脑里有点概念了，但是很模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变成了5.5元，看这个价格，我感觉到可怕，也后怕。

这一天大家都写了异常汇总，主要是记录了红海科技在上午和下午都有一次小幅的拉升，我看起来像挣扎，但是后来听邢哥解释的，不是这么回事。

邢哥一直下班都没有再上楼，我把资料送下去的时候，看见邢哥正在自己电脑上玩纸牌呢。看着邢哥忘乎所以地玩着纸牌游戏，我又想起刚才他们说的疯子，这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

我还没开口，邢哥就开口问我：“异常汇总啊？”

我回了一声：“嗯。”

然后，我又补充了一句：“今天都写了。”

邢哥笑了笑说道：“开始学会耍小聪明了啊，不错。”

我很尴尬地说道：“那我回去了啊。”

邢哥问我道：“晚上你有事没有？”

我疑问地回答道：“没有啊，邢哥，我晚上一直都没什么事。”

邢哥点点头说道：“你上楼去叫上大家，咱们去馨海洗个澡，然后去吃饭，吃完饭再去唱歌，明天休息。”

我有点没听明白：“邢哥，你过糊涂了吧？明天周二啊，开盘呢。”

邢哥抬头看了看我说道：“臭小子，就你知道周二啊？你赶紧上去叫他们，一会儿走了还得打电话呢。”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地追问道：“当真的啊？不骗人？”

邢哥站起来，随手拿起个苍蝇拍子就朝我打过来，一边打还一边说：“叫你小子发坏，再不去打断你腿。”

我哈哈地笑起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是邢哥在开玩笑，我一边跑一边讨饶地说道：“我去，我去，别追了。”

开门就往楼上跑，孙夏成看见我跑着上楼，非常奇怪：“什么意思这是？”

我一开门就兴奋地喊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汪涛心情看起来不错，虽然股票的走势和他预料的完全相反，但是这几天他也调整过来了。江敏、安艳、陆馨都已经穿好衣服准备下楼了，听我说有好消息，不相信地说道：“哦？啥好消息？你装得挺像啊。”

我赶紧解释说：“没骗你，邢哥说今天带咱们去鑫海洗澡，洗完吃饭，然后再去唱歌。”

“啊……啊……邢哥万岁，哀思万岁。”雨涵高兴得大喊起来。

江敏却非常平静地站了起来，头微微地抬了一下，咳咳地清了下嗓子说道：“注意了，注意了，你们谁骂邢哥是万岁呢，万年的龟你们知道吗？”

汪涛也站起来，满脸疑惑地在脸上写了个大问号。

“来，跟着我一起说。”江敏示意大家注意。

汪涛等不及了，催促江敏说：“赶紧的，别卖关子。”

江敏指着汪涛说道：“没耐性！你还做股票呢，回家抱孩子吧。”

汪涛嬉皮笑脸地说道：“没孩子！不说我走了，要不你给我生一个吧？”

我汗颜呀，我真的非常汗颜他们的思维。

江敏一脸庄重地说道：“邢哥，千岁，千岁，千千万岁！”

咳，我真是无语了。

我知道“千岁”的意思，公主嘛，歌厅里的公主嘛。

其实最坏的是我，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他们明天休息呢。

我们穿好衣服一下楼，就看见邢哥已经穿好衣服，站在楼梯口等我们了。安艳走在最前面，见了邢哥就喊：“邢哥，千岁，千岁，千千岁！”

邢哥一脸迷茫！

陆馨凑到邢哥跟前说：“邢哥，馨海这种地方你都舍得请？”

邢哥挥了挥手，大气地说道：“怕啥？别说鑫海了，就是临海我都能请得起。”

“废话！临海门票6元一张，搓澡3元一次！”汪涛不屑地说道。

大家又狂笑起来了。

方佳秋也不相信地说话了：“邢哥你真的请我们去馨海洗澡啊？”

邢哥用一种他特有的表情，点点头，说道：“嗯，请，真请。把孙夏成也叫上。”

孙夏成在客厅听见了邢哥说话，接着说道：“邢哥，我就不去了，公司这么多东西不放心，我也想看看机器。”

邢哥看了看他，停了一下，又想了想，说道：“那好吧。”

我们一起出了门，我着急地问邢哥：“邢哥，咱们一共这么多人，怎么走呀？”

邢哥笑了下：“未雨绸缪啊，等一下，冯胖子过来一起走。”

我想了想说：“两个桑塔纳不也坐不下嘛。”

邢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多学习吧。”

这和学习有什么联系呢，我真是想不明白。

话没说完，就见一辆金杯面包车拐进来，离近了一看，是冯哥来了。

我立刻明白邢哥那句“多学习吧”的意思了。灵活，变通，适应。

上了车汪涛就着急地对邢哥说：“邢哥，你说孙夏成行吗？”

我非常奇怪，什么意思这是，我就问汪涛：“涛哥，什么孙哥，孙哥怎么了。”

“没看出来吧，孙夏成想和咱们一样，做股票。他挣的钱虽然比外面的学电脑的挣得多一倍还多，但是和咱们比起来还是少很多。”汪涛说。

邢哥沉稳地对我说：“欧阳，人是复杂的。以后看人少参考他表面说的话，要多想想他的内心。”

汪涛催促地说道：“邢哥你还没说呢，孙夏成怎么样？”

邢哥冷笑了一下，说道：“过段时间去信息部看看，再找个技师吧，把他辞退了。”

一车人除了冯哥，都很诧异：“孙夏成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退就辞退呢？”

邢哥继续说道：“他不适合干这个。有两点原因，第一，这个人太世故，世故的人没坚持的那颗心，善变。第二，我今天叫他出来就想问问他什么意思，他的态度我早看出来了。但是让我很失望，让他敞开肚皮吃都不敢吃的人还能干什么？”

汪涛试探地说道：“那直接拒绝他就完了，我看他也挺喜欢电脑的。”

邢哥又冷笑了一下，说道：“很简单，如果拒绝他的话，他的欲望会指使他干出很多给我们惹麻烦的事，他已经开始不满足现状了。虽然我很想帮他改变点什么，但是他只能做个技师。”

方佳秋坐在最后一排，也把头伸过来大声问：“那也不至于辞退吧？”

我被震得一惊，心想：“女强人呀。”

邢哥扭过头来说：“你小点声，淑女点，老汉我还没耳背呢。”

方佳秋有点尴尬，露出一个歉意的表情。

邢哥肯定地说：“不辞退他就会想办法出卖我去换钱，我不想拿大家去开玩笑。”

安艳也追问道：“怎么辞退他才能不让他不出卖你呢？要知道他知道的东西也很多。”

邢哥胸有成竹地说：“等这次做完我就告诉他，咱们公司倒闭了，不干了，给他一万两万的，他自己再贴点钱干个小买卖，也不错了。”

裴雨涵嘟囔着说：“滑头，你以后会不会这样辞退我们？”

邢哥笑了笑说道：“不会啊，我还靠你们活命呢。”

没说几句话，车子就进了馨海港湾的停车场。我从车窗看到指挥的保安用极其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很诧异，我们没穿衣服吗？

又往前走了几米我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奔驰、宝马、奥迪、讴歌、霸道……

冯哥找了个车位停下来，我一下车，走了几步回头一看，我们的车的确和别人的车反差太大了，不是太大，是非常大。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们了，因为一下来这么多人，还开着这么个破车，他们不理解，不是他们不理解，是谁都不能理解。

我下车就问邢哥：“咱没预约能进去吗？”

邢哥还没说话，冯哥就接声说道：“他早盼咱们来了，没你邢哥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疑惑地问道：“邢哥给他投钱了？”

冯哥回答道：“不是，你邢哥给他做的策划。”

我没想到，邢哥还会这个，觉得很意外，说道：“哦。”

一进大厅就看到上次那个胖乎乎感觉很可爱的人站在大堂中间的小喷泉边上，一见我们进来就和我们打招呼：“邢哥，冯哥，过来了啊，给你们留着位置呢。”

邢哥没有说感谢的话而是笑了一下：“呵呵。”

冯哥指了指那个人，给我们介绍：“这是古总，馨海的大老板，现在咱们市最大的洗浴休闲场所的掌舵人。”

古总很明显地表现出一个很不自然的表情和动作，连声说道：“不敢当，过奖了，全是大家帮助，都是邢哥的功劳……”

邢哥拍了拍古总的肩膀说道：“怎么样，老古，谦虚什么？你也跟着一起洗吧，咱们兄弟好久没聊天了。”

古总赶快点头回答道：“好，邢哥，这边请。”

走了几步，他发现自己太紧张了，因为还有五位女士站在那里。古总对吧台里那几个漂亮的服务员招了招手，有个十分漂亮的跑了过来。古总很严肃地指着安艳她们几个说道：“这都是咱们这里的贵宾，你好好招待一下。你叫小陈把 V1 的客人清一下，等一会儿我们要用。”

这个女人对着安艳她们鞠了一躬，说道：“欢迎光临馨海休闲，请您这边请。”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往前走了几步，邢哥回头冲着她们喊道：“要全套，要全套服务。”

安艳她们都没说话，甚至都没回头看一眼，低着头跟着那位漂亮的服务员就进去了。其实我也是这感觉。

一进更衣间，等候在那里的更衣员一看是自己的老板带着来的，不敢怠慢，立刻跑过来帮我们换衣服。其中有个更衣员伸手想去接邢哥脱下的外套，古总对他挥了挥手，说道：“你去忙别人，我来。”

这个更衣员显得十分诧异，却什么也没敢表现出来，退在一边，站着等候古总的吩咐。

邢哥一边换衣服，一边问古总：“最近怎么样啊？”

古总长叹说道：“一言难尽呐。”

邢哥笑了笑说道：“呵呵，一言难尽？那你还进来干什么？”

很快，我们都换好衣服了。古总带着我们走上这家浴场的小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绝对喜欢，因为它太好了，从感觉到视觉到嗅觉无一不属于完美。”

邢哥指着木桥说：“你这个桥可给你拉了不少人气。”

古总赶忙说道：“是啊，这还是当初你提议的呢。”

走过木桥，迎面站着两个十分帅气英俊的小伙子，见我们进来，鞠躬说道：“欢迎光临馨海休闲，先生，小心地滑。”

汪涛一进来就先去桑拿了，冯哥示意我跟紧着他们。

一躺进这个十分完美的池子，古总就说：“邢哥，现在生意难做啊。咱们这儿有好几家都要投资开洗浴呢，我这独家的买卖估计干不了几天了。”

邢哥想了想，说道：“现在你一个月营业额有多少？”

古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百十万吧。”

邢哥点了点头说道：“那也很不错了。”

古总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不错什么呀，分分就没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也为难呀。那几家再一开业，估计我这生意更完蛋了。”

邢哥随口问道：“你怎么想起搞了个预约服务？”

古总一听“预约服务”，立刻来精神了，眉飞色舞地说道：“我们新来了一个经理提议的，说这样的话能更好地保证洗浴环境，维持客户。我想了想，这也是提高咱们这里档次的一个好办法，就同意了。”

邢哥冷笑了一声，说道：“让你那个经理回去联系联系他的主子吧，你做服务业，你还敢伤顾客的自尊心？”

古总想了半天没想明白，陪着笑脸问：“邢哥，你的意思是？”

冯哥笑了起来：“哎，你被人暗算了呗，这都看不出来？你这么大个脑袋白长了。”

“啪！”古总拍了一下水面，溅起无数水花。

冯哥嘲笑地说道：“干什么呢，老古？”

古总懊恼地说道：“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说他那个办法每天看着预约的人挺多，但是就是收不上钱，现在预约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

我也有点明白了，但是让我十分不解的是，邢哥怎么就知道那个经理是那边的人，怎么就知道孙夏成想接触股票。汪涛怎么一进来就去桑拿了，老古为什么见了邢哥就这么卑微？

邢哥笑了笑，没说话。

古总生气地说道：“我废了他。”

邢哥不以为然地说：“你废一个试试？你动他一下，你死得更快！不要成为大家的敌人。你把客人树敌了，再把同行树敌了，那你不死得更快？”

冯哥也笑了，对古总道：“动动脑子嘛。”

古总丧气地问：“那我怎么办，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邢哥高深莫测地说：“办法倒是有，就是今天在这洗澡……”

古总连忙说：“免单，您来一直都是免单……”

邢哥一脸坏笑地说：“那就不好意思了，我不欠你人情啊。”

古总赶忙摆了摆手，说道：“没，你一直也不欠我人情啊。”

邢哥边泡边问道：“你现在还是预约制？”

古总的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对啊，还预约着。”

邢哥继续追问道：“电话预约？”

古总回答道：“对，电话预约。”

邢哥想了想说道：“你这样，第一，消费一定次数以后，就变成自动预约，什么时候来都不用等。第二，雇一些人，每天无限次地来洗澡、消费。再者，那些要开业的你都调查过没？”

古总疑惑地问道：“为什么要雇人来洗澡呢？”

冯哥在一边，不屑地说道：“这你都不懂？制造繁荣啊。”

古总更不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制造繁荣？”

邢哥没有直接回答古总的问题，而是直接问道：“要开业的，正在装修的，你都调查过没？”

古总点了点头回答道：“调查了。”

邢哥继续问道：“有没有外地投资的？”

古总回答道：“有两家，叫君王和……”

话还没说完就被邢哥打断了：“不要告诉我名字，你让你的人无限来洗澡，制造繁荣。再找个理由辞退那个你招来的经理，让假繁荣促使他们加快工期，再做做广告，让媒体关注你，顾客就更想来你这里了。”

当时我更加不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

古总挠了挠头说：“加快工期啊，那我不是死得更快吗？”

邢哥抿着嘴笑了笑说道：“我记得你这里浴场的所有材料全部都是欧美日进口的，当初还多花了很多钱，是吧？”

古总长出一口气，很后悔似地说道：“是啊，当初我就不想买洋鬼子的，那么贵，看起来跟国产的也没什么直观区别。不过是真的啊，质量真好，都没见一块上绿色的。要是没用过这进口设施还真感觉不出来跟国产的区别在哪里。”

邢哥开心地笑了笑，说道：“等他们一开业了，你就找质检局的给你这里的所有洗浴设施做个检测。”

古总更不明白了，说道：“检测？检测什么？”

冯哥笑了，这次是哈哈大笑，然后指着古总说道：“你快别干了，都给你说这么明白了，还反应不过来？”

古总摇了摇头，还是一脸疑惑，表示他根本没听懂。

邢哥笑着对冯哥说道：“他啊，最聪明了，他这是逼我做罪人啊。”

古总一脸真诚地说道：“没，我是真没有。老邢，你还不了解我吗？”

邢哥哈哈大笑后，对古说道：“检测对人体的有害成分，那肯定是什么都没有。你检测完以后大造声势，现在有车的都听调频广播。你的这个检测的结果要尽快地让你所有的客人，不管是以前来过的，还是没来过的，全部都知道。”

古总不甘心地继续追问说：“那他们也检测，怎么办？”

邢哥嘿嘿一笑：“他们检测的话，肯定什么也没有。但他们肯定不敢说自己的东西也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跟国产的从手感、色泽、质地上，有明显差异。如果他们说自己的也是进口的，顾客一发现被骗就会跑回到你这儿。即使他们说自己是国产的，他们肯定也会去请质检的做检测，到时候有问题他们也会送钱搞定，没问题会理智气壮地和媒体说自己的设施是多么健康。”

古总摇了摇头说道：“我还是不明白，这不是一样的吗？”

冯哥都笑得不行了，拿手直接戳着古总的脑袋说：“你傻呀，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你是欧美日的设施，他们主动承认自己是国产的。即便检测都一样，以来你这儿洗澡的顾客群体的智商，他们能相信那些新开业的浴场的检测结果吗？”

冯哥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不是知道吗？来你这里的这些人不是公务员就是生意人，每天不是跟政客打交道，就是跟生意人打交道。他们能不知道检测就是一张纸，什么都证明不了吗？只要知道了你馨海的是真真正正的欧美日的设施这就行了。而且你是第一个做检测的，所以那些地方再怎么检测，都拉不走你的顾客，这档次也就拉开了。”

邢哥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则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太阴险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邢哥的智商，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智者让你跳楼，你不跳都难，你是不用别人推，会很自觉地往下跳。

邢哥笑着说道：“那些地方怎么做都不合适，怎么做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只要证明了自己的设施，他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这就是竞争，或许这就是商业竞争，其中残酷已经在这番话里表露得不言而喻了。我一直以为邢哥只会做做股票，没想到……我想，如果今后我把这个故事渲染一下，肯定能写一个很好的故事。几年后，古哥就是因为邢哥的这一番话，变成了这个市最大的休闲洗浴连锁企业的老总。

古总想了想又问：“那为什么要让我的经理联系他的主子呢？”

我心想：“这是邢哥在侮辱古总的智商的吧。”

果然猜对了。

冯哥大笑着说：“损你呢，这也看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问外地投资什么的，这总是跟检测搭不上一点边的吧？”古总还是不太相信。

邢哥长叹一声说道：“哎，你是我哥。”

古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邢哥，你知道我脑子没你转得那么快。”

邢哥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道：“外地的来这里，质检局肯定刁难人家，本地的都不会放过，还说他们？这是稍微有点钱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如果外地投资的浴场都能正常通过检测，这说明什么问题？”

古总还是不明白，睁着疑惑的小眼睛看着邢哥，像一个如饥似渴的小学生，眼巴巴地等着老师给他解释这个难题。

邢哥继续说道：“这说明除了第一家申请检测的，也就是你馨海。其余的都是不可信。用这样的方法诱导他们和顾客之间产生不信任。说白了，外地投资的就是个标尺，你利用它让顾客只相信你，而排斥其他人。”

冯哥在一边补充道：“明说了吧，有钱人会认为自己很聪明。预料到了新开的场所即便通过检测也肯定有问题，所以就会很聪明地跑到你这里高消费。如果想不明白这一点的，信誓旦旦地认为那张纸就是权威的顾客，他们一般也没钱跑你这儿来玩。但是你一定要把声势造大了，检测的项目越多越好。”

邢哥也跟着说道：“之后他们不会重新装修的。如果有人想重新装修就更好了，那更能衬托你。如果不装修的话就应该回去争抢比你这里顾客消费水平低几个档次的消费群体了，到时候就会发生：若干家使用国产品牌卫浴设施的浴场打着你死我活的价格战。”

古总还不甘心，又问道：“你咋知道他们不会重新装修呢？”

邢哥笑了笑：“股份制企业就是这样，没魄力，爱拖沓，放心吧。”

古总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谢了，邢哥、冯哥。”

19. 牛秃子的怨

.....

洗完澡出来，我们在 V1 包房等待袁思投资的五位美女大将。过了老半天安

艳才拨弄着头发带着其余四位美女走进来。我正准备说话，陆馨就伸手过来挠了挠我的头发，我赶紧讨好地说：“馨姐，你穿这衣服真挺漂亮啊。”

陆馨有点不好意思，方佳秋也不甘示弱地说：“我的呢？漂亮不？”

我赶紧说：“漂亮，都漂亮。咱们这群美女要是一起上街了，非得堵车不行。”

V1包房是整个浴场装修最为豪华的包房，影院式的装修，高品质的音响，舒服至极的可调节软床，加上一壶上好的碧螺春，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休息地方了。这里有十多个位置，应该是以往供散客洗完之后，休息、小睡一会儿的地方。

今天我们看的是《海洋世界》，效果非常好，音乐配合得也好。

我们从馨海出来之后，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都无法难忘的事。我不只见识到了邢哥的智慧，还见识到了邢哥的暴力。

还没出大厅的旋转门，安艳的电话就响了。艳姐掏出电话对我说，“你们先走，到门口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然后就拐到旁边的一个角落接电话去了。

我们还没上车，冯哥看了一下，说道：“少了一个，安艳呢？”

我回答道：“接电话去了。”

冯哥点了点头说：“那咱们等会儿吧。”

我回答道：“她让咱们去门口等她。”

邢哥说：“我怎么没听见她说话。”

我解释道：“不知道，应该能听见吧……”

过了有几分钟，安艳还没有回来。邢哥拿出电话就给安艳打电话，发现电话是通的，却没人接。邢哥立刻意识到可能有麻烦了，对我说道：“欧阳，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一溜小跑着过去找安艳，只见艳姐正在跟两个男的吵架。其中一个男的站在一边没动手，另一个男的正在撕扯着安艳的衣服，安艳的包掉在地上。

我又赶紧跑回来。邢哥一见我这么急，拉地开车门就问我：“安艳呢？”

我气喘吁吁地说：“有两个男的，在拉扯她衣服呢。”

邢哥一听就着急了，但是还是很冷静地说：“你和汪涛赶紧过去！”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女的在车上待着，别动。老冯你一会儿再过去，这里的人你熟。”

我着急地问邢哥：“那你呢？”

邢哥没理会我，钻进车里说：“给我看一下，摇把在哪儿呢？”

我拉着汪哥就往那个角落里跑，一过去就看见艳姐鞋也掉了，包也掉了，死

死地拽着自己的衣服哭喊着。我定睛一看，这不是牛秃子吗？我还没说话，汪涛一步冲上前去，喊道：“松手，干什么呢？”

牛秃子一眼就认出旁边的我了，说：“小崽子，今天爷终于抓住你了。”

话还没说完，邢哥就冲过来了，背着手问安艳：“谁扯你的衣服？”

艳姐还没来得及说话，牛秃子就拍了拍胸口，说：“老子撕的，怎么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邢哥拿着摇把上去对着牛秃子就是一顿猛打。

转眼间牛秃子就成了血人，浑身上下全是血，最后竟瘫软在地上。和牛秃子一起的那个男人看了看事态，掏出手机，一边跑一边骂：“你们等着。”一路趑趄跑掉了。

邢哥打完后，一边喘一边说：“不是叫人去了吗，怎么还没来？”

冯哥笑着说道“哈哈，不敢吧！谁那么大胆子？”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哗啦”一声，车的后挡风玻璃被砸了个粉碎。我回头看了一眼，全是人影。我这边的门被拉开了，我还没回过神儿就被拉了出去，有个人抬起脚就想踢我，我也下意识地抱紧脑袋。心想，他们这么多人，这次完蛋了。

就在这时候，我又听到了那个救命的声音：“干啥呀？”

对着我脸部抬起来的脚，又放下了。那个和牛秃子一起的男人指着冯哥就喊：“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们打的牛哥！”然后看了看我和汪涛，扭过头去跟那个领头的人说：“还有他们几个。”

那个领头的好像有点近视，看了看冯哥说：“咋看你这么眼熟呢？”

冯哥冷笑着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几年混得不错呀？”

“冯哥啊，冯哥！我是东子，当初你救过我，还记得不？”那个领头的原来叫东子。东子像见了亲人一样，很激动地说着。

冯哥继续说道：“我早看出来是你了，还砸我车玻璃！牛秃子是我打的，是不是冲我来啊？”

东子连忙说：“不敢，哪敢呀，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我以为牛哥敢惹的人肯定是没什么来头的，没想到他把冯哥您给惹了。不好意思，冯哥，明天我给您修车。”

冯哥笑了笑，转向那个和牛秃子一起的男人，指着他说：“不服气是不？我叫冯国忠，刚才打人的那个叫邢国辉，不服气随时给我打电话。”

冯哥“嗯”了一声说道：“那赶紧散了吧，人家还做生意呢。”

东子赶紧挥手，对他带来的人说道：“撤，赶紧走。”话刚落音，邢哥走了出来，东子刚想溜走就被邢哥给叫住了。

“干什么呢，围着我的车？”邢哥冲着人群吼道。

东子一看是邢哥，脸上立刻泛出一种极不自然、特别尴尬的表情，嘴角的肌肉不停地抽动着。

冯哥开口了：“老邢，算了，都是孩子嘛，赶紧走吧。”

邢哥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叫邢国辉，告诉牛秃子，让他再敢碰我的人。”

东子一个劲地点头，说：“邢哥，我叫东子，以前冯哥对我不错，见过您几次，但是您以前没和我说过话。不对，是我没和您说过话。”

邢哥摆了摆手说：“算了，我们吃饭去。”

邢哥掏出来一根烟先递给冯哥，并给他点着，又给自己点了一根，狠狠地抽了一口，随即问我：“吃什么，晚上想吃什么？欧阳。”

我用了一个征询的口气回答道：“涮羊肉？”车上一遍唏嘘声。

邢哥笑起来了：“咱们吃点别的好吃的吧，天天涮羊肉，换个新花样吧。”

我们经过热烈讨论，最终选定了一家名叫简朴寨的菜馆，名字听起来挺简朴的，菜却是一点也不简朴的。

饭间，冯哥关切地问道：“老邢，你今天怎么了？”

邢哥没直接回答，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说道：“吃饭，不说这扫兴的。”

安艳也一改平时的口气，而是非常真诚地说道：“邢哥，谢谢你，我敬你一杯。”

我们这些人则是盯着他不放，很难琢磨，很难理解，甚至都很难了解他这么一个男人。

邢哥放下酒杯，夹了一口菜，才说道：“人家欺负你，我能不管吗？我这大多数都是女人，我要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还干什么股票呀？”

当时我并不能理解股票和保护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后来我理解了，因为市场更残酷、更无情，更需要侠义心肠和阴险狡诈。

方佳秋和陆馨同时举起了杯说道：“来，邢哥，为你的英雄救美，干杯！”

我和汪涛等人也都站起来跟大家碰杯，冯哥大声说道：“来，干了这杯，情意不变。”

邢哥看起来已经有些醉了，对着我说道：“欧阳，别人看你今天过去就跑回来了，不理解。但是你邢哥理解，别幻想着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和人决一死战，心里不要有内疚，你回来叫我们是对的。我们不需要武夫，我们需要的是用脑子办事的人。”

我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当时我是有些胆怯。至于道理，我没想那么多。我想我不能在假荣誉前高兴了，因为我真不是这样的，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胆怯。所以不管这个话有多难说出口，我觉得我都必须说实话，这是对大家的尊重，

也是对我自己的检讨。于是我说道：“谢谢，邢哥，不过今天我确实是胆怯了，我承认。我没有你说的想的那么多，我真是胆怯了，胆怯促使我跑回来喊你们的。”

酒桌上的气氛立刻变得尴尬起来，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大家都认为这是邢哥给我的一个台阶，我自己顺着下去心里舒服点就完了，谁也没想到我会实话实说了。过了几秒钟，邢哥笑了，冯哥也笑了。邢哥大声地说道：“好，我喜欢，说实话比买股票的决策还困难，来，欧阳，为你这个真诚，咱哥俩喝一杯。”

“好，干杯。”我举起杯子说道。

吃完饭后，我们一大群人又去唱歌了。那时我才知道邢哥的一个习惯，或者说硬伤。

轮到邢哥点歌了，邢哥想都没想说道：“东方之珠。”

可是邢哥唱到一半的时候，哭了，流泪了。这是我们谁都没想到的，我懂，这首歌对于邢哥有着特殊的意义、非凡的意义。

唱完这首歌，邢哥对我说道：“我喜欢海，胜过喜欢任何东西。在大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那里很高，像个悬崖，下面有无数礁石，非常高。我喜欢站在那里被海风吹拂的感觉。我，我们都是沧海一粟，不管我们如何精明、愚蠢、真诚、狡诈。任何东西都会像这首歌一样。”

然后唱了起来：“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了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安艳和江敏都在擦眼泪，邢哥没有掩饰自己的悲伤，继续说道：“你邢哥从小失去父亲，很难，一直坚强，我从没惧怕过任何东西。但是面对股市，我第一次倾家荡产，第一次流离失所。如果没有你冯哥，我不可能有今天，我把你们都当孩子，当自己的孩子，我不求你们能理解我，只希望你们能有一门吃饭的手艺。”

冯哥也感慨地说：“你邢哥用心良苦不容易啊，多理解理解他吧。”

邢哥缓缓，擦了擦眼泪说道：“明天给你们放一天假，缓解缓解，这几天太紧张了。”

大家又欢呼了，因为大家都还不知道要放假的决定，我没告诉他们。但是从邢哥的口气里我明显地能感觉得到他是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他是咋知道的呢？

汪涛率先开口问道：“邢哥，明天还开盘呢，怎么就休息了？”

邢哥点了点头说：“有这个疑问没关系，明天不买也不用看了。后天来再看看，没事儿。”

陆馨已经和裴雨涵约定好要去逛街了，根本就没注意听邢哥说的话。而我在

想，明天我干什么，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交易日看股票。

活动都结束了，已经快12点了，我已经有些犯困了，冯哥挨个把我们都送回了家。一回到家，我就在自己上次写下疑惑的那张纸上又写下了一句话：这个工作，是好还是坏，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二天休息了一天，我在家待了一整天，基本上是在看电视里的财经节的大盘走势，我也不明白我是怎么了。但是我知道，红海科技依旧在跌，就跟一刀扎在大动脉上一样，血，想止都止不住……

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了，我们忙了将近一个月，却无功而返。兜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邢哥是怎么想的，以前还不知道，但是自从那天洗澡时邢哥说的那番话，让我感觉到这个人的阴险和他为什么会存在市场生存多年而不死，我只能祈祷他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虽然我对他有信心，但是依旧空空的。

我一去公司就看见安艳已经把大家的早点准备好了，刀削面。我没心思吃，看见邢哥就问：“邢哥，多少钱了？”

邢哥笑了笑说道：“赶紧吃。”

我吃饭慢，边吃大家就边都来了，汪涛问我：“有辣椒没？”

我回答道：“不知道。”

方佳秋说道：“有。”

汪涛说道：“那给我点。”

方佳秋说：“在小摊上呢。”

汪涛一脸无奈地说道：“你……”

邢哥也出来了，还没说话，汪涛开口就问：“今天买不买？”

邢哥看起来也没个确定的准数，笑着说道：“急什么，慢慢来。”

江敏也说道：“邢哥，我看差不多了。”

邢哥笑了笑没说话。

我收拾完东西一上楼就看见红海科技已经在5.2元左右了，汪涛看我上来指着股票说道：“看看，今天估计还要跌停。”

我笑了笑说道：“还没开盘呢，你急什么？”

汪涛紧跟着说道：“哥这么多年的投资经验，怎么能走眼呢？”

再一看那边的女的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谁也没说话，汪涛一脸尴尬地说道：“姑奶奶，正经点行不？”

等了一会儿，我把水都给倒上，也开盘了。可是今天谁都没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早，而是开盘就出现了小幅的上涨，虽然涨幅不大，但是对于红海科技，信号已经足够了。

汪涛和我说：“叫一下邢哥吧，以后装个门铃，一按他就上来。”

我说道：“好，我去叫。”

邢哥又跟孙夏成在下面聊游戏呢，一见我下来就问我：“咋了，欧阳？”

我说道：“邢哥，开始上涨了。”

邢哥笑了笑，有点无奈地说：“走，咱们上去看看。”

汪涛一见邢哥上来，就指着屏幕让邢哥看：“邢哥，咱买不买，是不是圈套？”

邢哥说道：“哎，我承认我失误了。”

裴雨涵一惊，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他，邢哥随后又说道：“应该让你们今天休息的。”

连我的神经，一下放松了。邢哥接着说道：“要有耐心，让他玩，别着急。”

汪涛说道：“那邢哥预测一下今天会怎么走吧。”

邢哥看了看汪涛，想了几秒钟说道：“我不预测，那是傻瓜干的事。”

这句话也是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慢慢理解的。

20. 暴力地抢筹码

从此处，省略若干天，我们就在跌涨有致的阶段里慢慢耗了30多个交易日，之后的日子里，从没出现过一次涨停、跌停。汪涛已经无聊到申请了5万元玩起短线了，我也每天习惯了这种日子，上班、发呆。每天的走势就和自己想的基本一致，我开始怀疑这个后面的庄家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慢慢地对于红海科技有了一种错觉，这只股票应该是完蛋了。

任何希望、机会都看不见。看着周围的股票整日整日里茁壮成长，我真怀疑，邢哥怎么想起选这么一个如此傻的股票，跌多涨少，成交量也开始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周五，最后一个交易日，我真没想到，在这天会出现变化。

红海科技的价格目前在4.9元左右徘徊，下午2点在大盘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开始出现放量下跌。邢哥不叫自到，汪涛则是打着哈欠说：“邢哥，别看了，一会儿就拉回去了。”

邢哥示意他不要说话，汪涛也作出了一个困惑的表情。

邢哥指了一下陆馨说道：“准备账号。”

陆馨也一机灵，把有钱的账号全部都发给他们。除了主机，陆、安、裴、江、方、汪每人一个账号。红海科技开始出现大幅下跌，卖单上的卖盘数量越积越多，还剩 20 分钟收盘。看着股票就要跳水跌停，最低价格上挂的单子突然都变成上千手的大单，还有 13 分钟，红海科技不出意料地跌停了。

跌停价和相邻的几个价位迅速被挂上了很大的卖单，越积越多，我也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邢哥的目的了。

汪涛也明白了，也精神了，于是说道：“目测 1.5 万手左右。”

邢哥说：“来，大家准备好，所有人全仓，价位 4.4 元，你俩挂 4.42 元。”

陆馨点了点头，邢哥说道：“来，准备好的都举手。”

除了裴雨涵没举手，其余的人都举手了。邢哥没有催雨涵，而是说：“大家等一下雨涵。”

汪涛倒是说话了：“你快点儿。”

雨涵没说话，也把手举起来了。

邢哥说道：“价格都看好，把价格再看一次。”

“好。”大家都示意没问题了。

邢哥开始倒数了，我心里此时的感觉，凉凉的，有点丝丝的心悸随着心脏的跳动飘到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我明白，这是在抢劫，毫无掩饰的抢劫。

“3。”

“2。”

“1。”

“买！”

就听见键盘和鼠标哗哗的声音，持续了简单的几秒，红海科技跌停上挂的极大数量的卖单，刷，被扫空了。

邢哥说：“检查数量。”

陆馨说道：“满，余额 340 万。”

裴雨涵说道：“满，余额 370 万。”

江敏说道：“满……”

所有人都满，可是就汪涛尴尬了。因为汪涛的账户有 20 多万的余额，当时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汪涛说道“不满，余额 20……”

邢哥挺惊诧地说道：“有货的，你怎么还有余额。”

汪涛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邢哥指了一下电脑，示意他补。

此时的红海科技，平静了，在被人抢了一下后平静了。能明显感觉到后面那个人的尴尬和无奈，因为就像没了帆的船。感觉到了，我终于开始感觉到了，感觉到了他的无助。

汪涛补完之后，邢哥就说道：“陆馨。”

陆馨点了下头，说道：“我知道，没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暗号，要干什么。

邢哥说道：“忙完的都下楼，开个会。”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在我心里那个极其复杂、多变、忙碌、重复操作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交易员是干什么用的？

监控员又是干什么用的？

邢哥这样是恩惠还是阴谋？

一切都不得而知，不得而知。

21. 漫长的红海

那个满仓的下午，我坐在对着电视的沙发上，看着电视泛黑的屏幕里倒映出自己变形的脸庞，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么残酷。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感受到市场的无情。我开始不自觉地后怕，凉气从后背脊梁开始往出窜。

解释不了，理解不了，想不到，根本想不到。

邢哥心里就明白，一定会有这么个机会等着他？

邢哥怎么就有勇气在这样惨淡毫无前景的情况下去大幅满仓？

我感觉到我的思维在解释这些事情上越来越吃力，越来越无助。我不能去问，只能意会，邢哥在起初还会和我解释一些，但是现在什么都不解释了。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汪涛下楼拍我脑袋呢，然后笑着说道：“看，吓傻了，没事，放心吧。”

我回头看着他，心里的那种心情无法形容，矛盾、纠结，还掺杂着痛苦。我在想：为什么我要想这么多，我就像汪涛一样不是挺好吗，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抑制思维。那种感觉压抑在心里太难受了，太憋屈了，憋的让你无法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相信任何人。

我开始怀疑市场，怀疑我之前学习、思考、感觉的市场。我明白，如果作为一个散户，如果没有邢哥，我至少到现在已经被骗两次了。我开始质疑所有学过的东西，学到的东西根本无法预测市场什么时候会出现一类人在背后这样扎你一刀。所以，市场是人的市场，不是常识的市场，他不适合正常思维下的群体去生存，绝对不适合。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别拿正常人的思维去解释市场。

如果别人看到我们一下抢人家这么多筹码，会怎么想？自买自卖、对倒、说好的、骗人的。

可是只有经历过才能明白，理由看起来多么坚强、有证据，都只是理由。因为离它很远的地方肯定有一个极其荒谬的事实等着它。

邢哥看起来也准备好了，我缓解了一下我的情绪，深呼吸，站起来活动一下胳膊腿。

想想，几个月前我坐在这里和大家认识。经历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我是更成熟了，还是更自卑了。

“各位。”邢哥说道，打断了我的思绪。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些日子的支持，咱们有矛盾，但是过去了。他们诱惑咱们，咱们识破了。我们还是最好的团队、最好的组合，你们还小，世事险恶要多注意。”邢哥说完给大家鞠躬致谢，江敏不说话，但是我可以看见，她已经哭了。

邢哥继续说：“这是咱们这几个月的工资。”邢哥从一个纸袋里又拿出一摞信封，每个人都给发了一个信封。气氛有点尴尬，我看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的信封里大概有1500元，比他们的都薄，邢哥继续说道：“明天上一天班，后天就开始放假了，大概两个月到四个月左右。咱们是该去旅游还是该干什么，自己规划一下。”

大家没有欢呼，显然我遇到的事情以前可能很少遇见，汪涛问道：“邢哥，那不看盘了吗？”

邢哥解释道：“大家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们，看不看盘有区别吗？”

裴雨涵想了想，摇了摇头表示没有。

邢哥说道：“你们是我的员工，更是我的朋友，我不想压榨你，只想你们利用脑子生存。在看盘都失去意义的情况下，公司承担一点风险让大家放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有点明白了，但是我没说话。邢哥继续说道：“大家的生命都是生命，最近压力都太大了，出去玩玩，钱不多。下次要等咱们赢利之后才能分利润，大家

出去心里都有个数。”

大家都点了点头，邢哥继续说：“好了，那就这样吧，明天上一天班。”

孙夏成有点尴尬，因为都没提他，给了邢哥一个表情。

邢哥笑了笑说道：“夏成，我知道你家难，每次出去玩你也不去。男人有事业心很正常，你看这样行吗？”

孙夏成点了点头，邢哥继续说道：“我们走的日子，公司负责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从维护的工资再加上每月 1500 元的工资，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9 点到下午 3 点半来这里值班。你看这样行吗。”

孙夏成立刻笑了，表示很愿意。

邢哥也笑了笑说道：“每天开盘到收盘看着股票，出现 5 个百分点的单日波动给我打电话，价格出现 7 个百分点的累计波动给我打电话。”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说的你明白吗，是不是有点绕口？”

孙夏成很高兴地说道：“没问题邢哥，股票我看也快看会了，很简单。我每天来给你盯着，放心吧，你说的百分比我也懂。”

邢哥立刻泛出一个失望的表情，转瞬就没了，说道：“好，谢谢你了。”

孙夏成朝着大家笑了笑，我们都没说话。因为我们都明白，邢哥并没有完全放弃，但是现在更失望了。

22. 大 连

第二天我们开始做收尾工作，股票买了，除了裴雨涵自己看盘。我们都在收拾整个公司，最让我惊讶的是邢哥近三个月所用的稿纸竟然卖了装了半麻袋。

我负责收拾玻璃，邢哥负责送水，陆馨负责对账，因为还要和资本方有个交代，我不了解所以就不写了。孙夏成则把所有机箱都拆了，放在院里吹，汪涛和江敏负责最后的地板，方佳秋和安艳则负责一些常用图表的更新，正拿计算器在算着什么。

邢哥问我：“有什么打算，学的也不错了。但是还是不稳重，一是年龄问题，二是你还不会克服自己。”

我一边擦一边回答道：“我想把微宏观经济学学习了，这是个很好的时间段。”

邢哥点了点头说道：“我准备回大连住一段时间，我想让你陪我去，看看海，学习这些东西是很有感受的。”

我回答道：“四个月，我倒是想走走，但是我妈怎么办呀？”

“让冯胖子没事过去看看，我是觉得你应该出去走走。”邢哥说道。

我想了想说道：“大海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

邢哥笑了笑没说话，外面就有人叫：“水，换水。”

邢哥拿着盆就出去了。可是我的心却开始不安了：邢哥是什么意思，海的魔力是什么，去大连住在海边学习微观宏观经济学，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或者震撼，或者改变。

晚上回家，我想和母亲谈谈，我想母亲是不希望我走那么远的。吃饭的时候我试探性地问了问母亲。

“妈，我想出去走走，去外地。”

母亲想了想说道：“应该出去走走，散散心吧，这几年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回答道：“妈，可是你怎么办？”

母亲笑了笑说道：“我没事，你在也没怎么帮助我。出去走走吧，妈也想自己安静安静。”

“可是我爸呢？他怎么办？”

母亲继续说道：“你爸没事，你要走很长时间吗？”

我回答道：“有可能是四个月吧。”

母亲想了想，我能看出她的不舍，但是她还是说道：“男人嘛，多走走没坏处，是自己出去还是？”

我回道：“我和我们公司老总走，开车走，他没结婚，在那边有房子，他说去那边学习肯定效果会更好，所以希望我能跟他一起走。”

母亲笑了笑说道：“行，妈给你拿点钱，家里也没多少钱，给你拿1000元吧。你留个电话给我，多给我打电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我哽咽了，非常难受：“妈，好好的，儿子对不起你。”

母亲没哭，而是笑了笑说：“你有出息，不是谁对不起谁呀。别胡思乱想，人家器重你，你是不是应该更主动、更积极地表现自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好好把握，去吧，晚上早点睡。”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晚上临睡前专门去母亲的房间告诉母亲：“别给我拿钱啊，我发了1800元工资，我带1000元走就行了，留800元给你。”

然后把一个写着电话的纸条放在母亲的床头柜上说：“这是我们老总的电话，有事给我打电话。”

母亲笑了笑说道：“1000 元够吗，不过你说不带，那就算了，有事你也给家里来电话。”

我拉着母亲的手回答道：“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放心吧，妈。”

母亲拍了拍我的手掌，点了点头说道：“晚安。”

“晚安。”

第二天一睁眼，就快 10 点了，我看母亲把我要带的已经准备好了，衣服、一些书，还有父亲的一些金融书。母亲用心良苦呀，我心想。

想到今天要走，就想再睡会儿，但是还是有点不想睡。枕着枕头想，邢哥这样抢人家，人家会不会杀了我们，为什么邢哥不看好汪涛，而看好什么都不懂的江敏。

不到 11 点，就听见有人按门铃，我很奇怪。自从我父亲出事到现在，我家还没来过什么人呢，难道是母亲没带钥匙。

我带着疑惑问道：“谁呀？”

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欧阳，开门。”

我一听是邢哥，开门赶紧让邢哥进来。邢哥说：“还没起床呢，咱们可要走了。”

我一边给邢哥倒水一边说：“不是下午吗？”

邢哥点了根烟说道：“烟灰缸呢？”

我拿了个纸杯递给他：“家里没人抽烟，就拿这个吧。”

邢哥接过来纸杯和我说：“中午咱俩出去吃个饭，下午咱们开拔大连。你衣服都准备好没？”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好了，邢哥。陆馨他们都去哪儿旅游呀？”

半天没声音，出门一看，邢哥不在客厅，眼睛一转，看见邢哥正在父亲的书房。

我也随着邢哥到了父亲的书房，邢哥的眼睛聚集在父亲的一架子书上。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弯着腰，一本一本往过滑。

邢哥和我说道：“这些书你都看过没？”

我回答道：“没看过。”我想问问邢哥，路宏旭是谁，但是想起父亲当初和我说的话，还是忍住了。

我看邢哥没说话，还在看，我又问道：“邢哥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邢哥头也没回说道：“我就问那个银行骗贷的处长家在哪儿，基本都认识。”

我笑了笑，有点尴尬，但还是没说话。

穿好衣服，邢哥也看得差不多了，抽出两本示意我带上。一下楼就看见邢哥

换车了，不知道从哪儿搞了辆黑色的奥迪 A8，我问邢哥：“这谁的车？”

邢哥说道：“借的，桑塔纳跑那么远还不累死啊！”

我拍了拍车机器盖说道：“谁下这么大决心能借给你呀？”

邢哥说道：“古胖子的。”

我也笑了：“邢哥那天告诉他那方法，高明啊。”

邢哥边开车门边说：“高明什么，思维方式不同而已。”

上了车邢哥带我去了一家非常好、非常正宗的驴肉铺，专卖驴肉火烧，味道十分正宗，我们两个人吃了 6 个，又带了 20 个，上路了，开拔大连。

23. 邢哥的眼泪

在路上邢哥一直和我说他们投资的事，没有告诉我方法，只告诉了我一些心理常识和规律。但是我却对邢哥的江湖往事比较感兴趣，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我和邢哥在大连学习四个月，我会变成什么样，性格，思维，想法，角度。我不敢想，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给我点根烟，欧阳。”邢哥一边开车一边叫我。

我拿了根烟，点着了递给邢哥，邢哥赶紧抽了两口说道：“知道为什么我开 A8 出来而不开桑塔纳吗？”

我想了想说道：“是因为 A8 舒服吗？”

邢哥说道：“开 A8 跑 1000 多公里一是舒服，二是踏实，三是安全。好车不爱坏。”

我问邢哥：“那你在市区怎么不开 A8 呢？”

邢哥抽了口烟说道：“市区里开这个车，走在街上人家指指点点的，我受不了那感觉。”

我笑了笑说道：“还有人受不了被人羡慕？”

邢哥摇了摇头也笑着说道：“享不了那福。”

停顿了一下，气氛沉闷了一下，我开口问：“邢哥，你说咱们这样抢人家的筹码，他会怎么做？”

邢哥放慢了速度说道：“他遇到这样的事多了，被人抢利润本身就要做在成本里的。”

我回答了一声：“哦。”

我顺着话题又说道：“那抢的人多了怎么办？”

邢哥回答道：“那几个涨停板不就是想去抢人家利润，结果被反咬了吗！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被最少的人抢利润，是个人就想撕块肉吃，那不早死了吗？”

我有点懂了，继续说道：“如果那些人不理睬庄家，一直抬价格怎么办？”

邢哥笑了一下说道：“自私是人的本性，没有谁免费为谁做嫁衣，一盘散沙，一抖就乱成一团，还抬价格。”

“那，你怎么知道古总的那个经理就是个内奸呢？你就凭他弄了个预约制，就认定他是内奸，是不有点牵强呢？”我说道。

邢哥想了一下说道：“能做出这种方式的人，也可以说能想出这样预约制的人，肯定不是个简单人，应该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但是，有点头脑的人是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儿的。这个想法一旦从大脑里蹦出来，就立刻会被能得罪顾客这个理由否定。所以他这样做，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我有点明白了，笑了笑说道：“那古哥不明白吗？”

邢哥把烟掐了说道：“老古的脑子被固定模式嵌住了，他就知道花钱洗澡，天经地义。你让他琢磨这些事，是真不行。”

我拿了根烟，递给邢哥，邢哥说了一句：“不了，还不困。”

我收起烟和邢哥说道：“邢哥，你知道你前天晚上打的是谁不？”

邢哥笑了笑说道：“牛秃子呗。”

我很惊讶，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冯哥告诉你的。”

邢哥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说道：“我认识他，老早就认识他，以前就打过他。”

我笑了笑，忽然想起来刚来公司的时候，邢哥问的话“哪个牛秃子”，冯哥说，牛喜财。邢哥那个不太惊讶的表情。当时我就应该意识到邢哥可能认识牛秃子。

我想了几秒，笑了笑说道：“刚来公司的时候我就应该猜到你认识他。”

邢哥也笑了笑，没说话。过了几分钟邢哥问我：“你怎么看汪涛这个人。”

我也笑了，说道：“涛哥人挺爽快，性格好、直。至于我怎么看，我觉得涛哥有点幽默，但是心不坏。”

邢哥笑了笑，说道：“汪涛这个人哪，千好万好，底限太低。”

我很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让我最佩服的是邢哥的耐力，一口气到大连，我们到了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晨阳很漂亮，有点美，有点醉，还有点壮观。邢哥没有带我先去他在大连的房子，而是来到海边。准确地说，不是海边，而是柏油路拐角的一个平台，很

高，下面是很高的礁石，远处是一艘艘渔船，耳边时而大、时而小的汽笛声，海浪拍岸的声音很小，但是很清晰，海风直扑脸庞，让人无比地清醒。我不禁感叹，太美了，太好了，太有感觉了，好像一切都干净了，好像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邢哥把4个车门全打开，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邢哥半个身子钻进车里，传出了那首《东方之珠》。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邢哥和我，两个大男人面朝大海，邢哥指着远处的船：“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落泪了。

大连的某处海边，下面是很高的礁石，远处是茫茫的大海，偶尔有一两声汽笛声交织着。身后是一辆崭新的奥迪A8，两个男人站在崖边看着远方，车内传出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的《东方之珠》，其中一个男人，泪流满面。若干年之后，其中一个男人也站在这个位置，泪流满面！

我开始理解、洞察、怜悯这个男人。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失败，以至于听到这首歌就泪流满面。

若干年后，我也听懂了这首歌“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感叹，今天我学到了第二课：“感染力”。

邢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这是邢哥第一次这样用朋友的方式来对待我。邢哥不停地抽泣，眼泪落下即被海风吹飞，我能感受到邢哥的痛苦和感情。邢哥说：“好好学，责任啊。”

我想起我的父亲，也开始落泪，难过、委屈一起涌上心头。挤压的疼并没有随着牛秃子的被打而丝毫减弱，我搀着邢哥轻声说道：“不哭了，哥，大海会理解你的难，咱们走吧。”

邢哥点了点头，对着茫茫的海，双手合十，一分钟之后上了车。邢哥情绪好多了，但是一路都没有说话。没几分钟就到了他在这边的房子，这是个六楼，房间很大，尤其是对着海的客厅，至少有40平方米左右。家里收拾得很干净，非常简单，连电视都没有。厨具、空调、床、沙发、茶几，就这点东西了。唯一特别的就是正对着大海的落地窗边上有个竹制的躺椅，我想邢哥一定是在这个椅子上感悟了很多很多的哲理。

我头痛得很厉害，可能是被海风吹着了，也可能是不习惯这边的气候。丝丝困意，邢哥扔下车钥匙就躺在躺椅上对着落地窗外的海开始发呆了。我试了试热水器

还能用，看邢哥自己发呆也没想打搅他，就自己先洗了。洗完出来一看邢哥还在那个躺椅上，一晃一晃地对着窗外的大海，走近已经听到轻微的鼾声了，他睡着了。海，你的魔力在哪里？不禁要想，这个有钱的男人最大的嗜好就是看海、听海，看海思考人生，抛开一切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看来，真的很奢侈。

邢哥的脸上还有明显的泪痕，开了一天车，只为了能尽快看见这个期盼已久的海。我想，我开始能理解他了。我从衣柜里找了一条毯子给邢哥盖上，就去睡了。

第二天起来，这一天给我最大的感动不是大海，不是哲学，不是微宏观，而是母爱。伟大的母爱，我起来邢哥已经不在家了，留了一张纸条：

“欧阳，我去跑步了，顺便买早点回来，这是我来这里的习惯。不要急，望谅解，昨天谢谢你。”

我看着纸条会心一笑，心想：“邢哥，你的魅力不是钱。”

从母亲给我带的包里随手拿出一件衣服准备穿，感觉这衣服里有东西。还没打开我就已经反应到，这可能是母亲给我偷偷带的钱。

拉开拉锁，果然是母亲给我偷偷带的钱，还没来得及数，眼泪已经夺眶而出，毫无保留、毫无准备，顾不上数有多少钱赶紧拿起钱里夹着的纸条。纸条上写了一句话：

儿

穷家富路，别责怪妈，好好学，别让爸妈失望。

我已经开始不停地抽泣，泪流满面。邢哥推门进来，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服，拎着早点。一看包在地上，我蹲在包面前不停地抽泣，手里拿着钱和纸条。不用说，邢哥什么都明白了。我也没掩饰我的情绪，也没站起来，让积攒起来的眼泪一起落下吧，别管是不是男人、是不是坚强。

邢哥把早点放到茶几上，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揉了揉我的头发，什么都没说，就去窗边了。我也收起悲伤、难过，换上衣服。

转眼，我们在大连就过了三个多月，中间衣服也买了好多，但是我没花一分钱。微宏观经济学也学习得有些基础了，我对一些简单的理论也学会了一些应用的方法。

我知道，红海科技的估计没怎么动，因为邢哥很少接到孙夏成打来的电话。在这期间，我没养成每天跑步的习惯，倒是邢哥，每天带一鞋沙子回来。

我们像哥们？还是忘年交？不得而知，很难解释他这个人。带点儿孩子气，又很诡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邢哥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行为，直到产生利润都无法琢磨他的思维方式。

“邢哥，红海科技现在多少钱了。”我的内心对这个很有冲动，因为我想知

道，我也想证明，邢哥是不是错了。

“好像3.6元左右吧，前几天孙夏成给我打电话说的是3.6元，这几天不知道了。”邢哥回答。

“啊，不会吧。”我很吃惊，这比我们走的时候整整低了将近20%。

邢哥好像看出了我的表情，笑了笑说道：“既安之，则安之，涨跌很正常。”

我也笑了笑，说道：“不是‘既来之，则安之’吗。”

邢哥点了根烟，思考了一下说道：“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差别，别人无法理解咱们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三个月，也无法理解买了股票看都不看，也无法理解我脑子里、你脑子里想的东西。正因为他不能理解，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错误、愚蠢、白痴的想法。我不想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做，只要他们能按照我的引导把钱掏出来就行了，至于他们是不是骂我，那就让市场去说吧。”

邢哥还想说下去，被我打断了：“你这说的是什么，这和‘安之’没区别吧。”

邢哥弹了弹烟灰继续说：“所以，咱们现在也看不清楚后面那个人想干什么，我也不想理他，更不想投其所好，拼搏之后咱们要做的就只有两个字‘忍耐’。谁最不怕鬼，守灵人，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既然买了，就多看看他的表演吧。”

“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去？”我问道。

“很快吧，想妈了吧。”邢哥回答着。

“是啊，该学的都学了，还是回去踏实。喜欢的海也看了，也想看看我爸了。”我说道。

“那行，收拾收拾吧，马上就回。”邢哥说。

“不会是真的吧，那他们呢？”

“他们还放假，回去还是放假，不着急。”

我起身就去收拾衣服，说实话，想家了，很想家了。

邢哥叫住我：“别急，睡一觉，睡醒了咱们走。”

24. 重回哀思，忍耐

.....

三天之后，我看完了父亲，开始去哀思上班。我去上班的时候，孙夏成已经

被放假了。第一天一进公司，没脱衣服，和邢哥打了个招呼就要上楼去看看我们的红海科技。我正拉门，被邢哥叫住了。

“这么急，想看看价钱啊？”邢哥问我。

“是啊，都好几个月没看了。”

“3.4 元，别看了。”

“不会吧，还在下跌啊。大盘上涨它下跌？是不咱们买错了呢？”

“放心吧，没事。”

“咱们现在亏很多吧。”

“不到 200 万吧。”

“200 万，那要涨多久才能涨回来呢。”

在我们回来的三周后，陆馨、裴雨涵、方佳、秋江敏、安艳也都旅游归来，穿的都不知道是哪里的衣服了，非常有个性。汪涛回老家了，回来的时候还特意给我的母亲带了点人参回来。我很感激他。

这些天我也懒散得不成样子了，每天上班没个点，有的时候 10 点才去。邢哥告诉我，这些天没什么事，有时间来转转就行。我认为邢哥是对公司的大幅亏损开始失望了，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这是一个周四，这一天大盘上涨了 2% 左右，可是红海科技下跌 0.5%，这让我实在郁闷。我还做着那个能让我发财、成为富翁的梦，那个能让我母亲快点解放、不去工作的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第二天一上班就看见安艳在门口接电话，这些天终于回来个人，赶紧冲上去：“安姐。”

安艳没理我，指了指门，示意我进屋。

我一进屋看见裴、陆、方、江、汪 5 人正在屋里聊得开心，陆馨正抬起脚给大家介绍自己从某地买的特色靴子。江敏和方佳秋明显被晒黑了，陆馨倒是白了点儿，汪涛的头发更长了。汪涛见我进去，就从包里拿出一盒人参对我说：“这个是我们老家的，你拿回家给阿姨。”

我刚想说谢谢，汪涛又补充道：“别拿出去给我卖钱了，这个老少了。”

我笑了笑，回答道：“放心吧，汪哥。”

“大家，玩的怎么样？”邢哥走出来。

“邢哥，你更像个渔民了呀。”陆馨说道

我一看邢哥拿了一摞烤鱼片，每人发了一份，除了安艳其余的几位美女大将打开就吃，边吃边称赞。邢哥还是像上次他们旅游回来一样去问：“这次玩的怎么样？”

安艳也打开了自己的烤鱼片，边吃边说：“都玩没钱了，要不还不想回来。”

邢哥笑了笑，对着江敏点了点头没说话。

江敏放下烤鱼片说道：“我早就回来了，也没人通知我上班。”

邢哥问陆馨：“你又去看海了？”

陆馨点了点头说道：“你们不也一样？”

邢哥笑了笑，没说话，我感觉到邢哥的情绪比较低落。

汪涛问邢哥：“邢哥，咱那红海科技多钱了？”

“3.7元。”邢哥说道。

除了汪涛，其余人都没惊讶，方佳秋说：“我们在家都看见了，被套成这样，怎么办呢。”

邢哥继续说道：“欧阳你拿纸，准备记录，大家都说说，目前咱们亏损0.7元，损失100多万元。算上交易成本，大概损失0.8元左右，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说说，有什么想法。”

大家都立刻一个表情了，苦笑。裴雨涵先开口了：“咱们的价位下成交量怎么样？”

邢哥说道：“很低。”

我潦草地记录，谁知道他们下句话会不会很长。

江敏指了指我，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给了江敏一个疑惑的表情。江敏没开口，若有所思地过了几秒钟后说道：“邢哥，咱们不是独一份吧？”

邢哥笑了笑：“对，应该不是。”

一片唏嘘声应然而起，我感觉得到，大家很失望，非常失望。

方佳秋嘟囔道：“那咱们怎么办呀？”

汪涛说道：“不行咱们分幅度减仓吧，这样下去光耗就能耗死咱们。”

邢哥没说话，我也感觉到邢哥开始动摇了。

江敏继续说道：“目前咱们能做的只有忍耐了，没办法。”邢哥还是微笑，裴雨涵也说：“忍吧，目前这样，只能忍了。”

从这次开完会之后，我们又忍耐了四个月，价格一直徘徊在3~4.5元之间。上去了，下来了。有几次突破了我们的成本，但是没有成交量，我们手里的货想卖出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大家上班的四个月，又开始整天的无聊、嘻哈、玩笑。每天没有一丝丝的激动，日子无聊到了极点，异常汇总也有一天没一天的，想起来就写点儿，想不起来就算了。

我们几个人每天围着茶几整天地打扑克，我问汪涛：“咱们这样万一错过异

常怎么办？”

汪涛笑了笑说道：“上涨是需要过程的，有反应时间，玩你的吧，什么事都没有。”

后来邢哥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屋子人都快发霉了。看着大盘和我们的股票，我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本以为他抢了人家的筹码，我觉得邢哥是个很有智商的人。但是我现在也开始怀疑他的眼光。

这一天是每周的第一个交易日，红海科技的价格是 3.2 元，我们每手不用算，至少亏损 150 万元，这还不算人工成本。谁也没想到在这一天就能出现转机，这一天邢哥、陆馨、汪涛三个人正玩跑得快呢，汪涛的位置正对着交易机的屏幕，屏幕上就是红海科技那一丝生机都没有的分时图。

汪涛正好被黑了，突然对着交易机发呆了，邢哥和陆馨都说：“赶紧洗牌。”

汪涛指了下交易机：“那成交量咋突然那么大。”

陆馨说：“别装蒜，赶紧洗。”

“真的，你自己看。”汪涛说道。

邢哥回头一看，没说话，停顿了一下又和我们说道：“没事，继续玩。”

在这次巨量之后，红海科技开始企稳了，没有涨停，但是每个交易日都有小幅的上涨。在这期间，股评、财经节目没有一次提到过这只红海科技。

红海科技开始每天以 1% ~ 2% 左右的速度往上爬，我心里也慢慢开始有了希望。日子依旧是无聊，整日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红海科技突破了 5 元大关。

日子依旧是无聊，是真无聊，我也不想这样写。

就在我们吃进红海科技很多个月之后，是周三，这天下午的 1 点 40 分，红海科技突然放天量涨停，没有一丝征兆，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是我认为邢哥是知道的。

6 元，大概计算下来我们可以赚不到 200 万元。我开始理解邢哥，开始佩服邢哥的忍耐力了。

汪涛开始急躁了，坐在交易机前，双腿不停地晃。后来我知道，这个动作叫快乐腿，是人兴奋时候的一种表现。

“邢哥，你看涨停了，这么大的量，咱们卖吧！”汪涛说道。

邢哥笑了笑：“这才哪到哪呀，着急什么？”

汪涛继续说：“邢哥，你看涨停的价位上挂了这么多，咱一次给他扫了多爽呀。”

裴雨涵在边上笑的都不成样子了：“你就这么点出息啊？怪不得你娶不上老婆呢。”

“你……” 汪涛欲言又止。

“邢哥，你不是说分份卖吗？涨十卖几来着？” 安艳说道。

“那是正常情况，现在要做的还是忍耐。” 邢哥回答着。

公司自从旅游回来就陷入了这种无聊的时间里，之后我才真正领略到，忍耐力比智商在市场中更重要。

第二天，下跌 5%，第三天又涨了几个百分点，这里就不写了。

25. 第一次获利

.....

又无聊了一个多月，红海科技已经到了 8.4 元左右，邢哥给我们开了个小会。

“大家最近都无聊坏了，最近咱们要开始抛出红海科技。” 邢哥很严肃地说道。

“邢哥，人家现在都看好红海科技，庄家的成本至少在 6 元左右，这还不到 9 元，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抛出红海科技？” 汪涛问道。

“对啊，邢哥，现在是不有点早呢，要我看红海科技至少能上 15 元，咱们忍耐了这么久，虽然利润已经很丰厚了，但是……” 这个但是安艳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了，资本方前几天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我谈完了，他们很满意。” 陆馨说道。

“那当然，不到一年，投资回报率这么高，能不满意嘛。” 方佳秋说道。

“你也说说，欧阳，每天一说到正经事你就不开口了。” 邢哥指着我说道。

我想了想回答道：“该忍耐的时候就耐心忍耐，该爆发的时候咱就喷发，吓死他们。”

“可以啊，小子，学得不错啊。” 陆馨说道。

“行，咱们等涨停，扫他们的单子。” 邢哥决定了。

又等了好几天，红海科技又变成了 8.1 元，这天下午不到 2 点，这只股票成交量突然开始增大，买单和卖单开始变多。

“邢哥，这不会有人开始跑了吧？” 汪涛问。

“不会，这好像是一个对倒行为。” 邢哥回答着。

“为什么啊？” 我问道。

“伪装出货，明天可能又要潜伏了，咱们今天必须卖掉他。”邢哥回答着。

不出所料，下午2点一过就开始冲击涨停，盘口上拼搏得很激烈，我问邢哥：“这怎么突然打成这样了？”

邢哥笑了笑，回答道：“左手打右手。”

不到2点半，红海科技涨停了，买单上挂了2万手左右。汪涛眼睛都绿了，说道：“邢哥，邢哥。”

邢哥指了指陆馨：“账号，发一下。”

“准备，好了的举手。”

这次大家的速度很快，不到一分钟就都准备好了。

邢哥说：“准备。”

“3。”

“2。”

还没说到1，涨停上挂的2万手买单突然消失了。汪涛的声音都开始急了：“什么意思？”然后四周看。

邢哥笑了笑，没说话。过了几分钟，数量更大的单子挂上来了，邢哥说道：“准备吧。”然后看到气氛太紧张了。邢哥又补充道：“欧阳喊吧。”

“我？”

汪涛说：“赶紧喊吧，都准备好了。”

深呼吸一下，我开始计时：

“3。”

“2。”

“1。”

还没说“卖”，就听键盘声音、鼠标声音连续响起来，邢哥轻蔑地笑了笑，我也懂了，人都是贪婪的，极其贪婪的。

第二天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我去公司，分到了2.7万元，很高兴。就想赶紧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在那个时候，2.7万元已经够买很多东西了。

26. 晓雪救命

.....

和邢哥与大家告别之后，我就急匆匆地往家跑，穿过一个小区的公园我就能

等公车了，脑子里都是母亲看到我赚的钱之后开心的表情。但是我错了，没想到我差点死在这里。

我把钱分别装在两个裤兜里，已经可以看到车站的站牌了，突然我感觉到身后一阵风。脑袋就被一个口袋套住了，我心想“完了，这是遇上抢劫的了”。

紧跟着就是一阵暴风雨一样的暴打，棍子、脚，我紧紧蜷缩着。因为我知道，一旦被袭击立刻蜷缩起来，就像婴儿一样，是最安全的。我感觉到腿上、头上发麻地疼，我没求饶，因为我知道这是牛秃子干的。他们不敢去找邢哥麻烦，就找我麻烦，我的脑子里就只有那一个想法，等我起来的，或者说，有本事别让我爬起来。

仇恨已经让你感觉不到疼痛，终于他们的攻击停止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大概有4个人，应该是已经商量好的。

我想站起来，但是腿已经有点不听话了。我只能用膝盖蹭着地面挪了几下，就感觉腿上一凉，我立刻就知道了，这是用刀捅的，紧接着腿上，屁股上被扎了好几刀。有个人拉我的手，我知道他是想要捅我肚子，我紧紧抱着膝盖，还是没求饶。接着胳膊上就被捅了好几刀，我没有松手，我明白，松手了我就必死无疑了。

停了2秒钟，我以为过去了，刚想松手，就感觉胳膊被狠狠地砸了一下。我下意识地一松手，小腹上立刻被捅了进去，接着他又使劲推了推刀把。

之后我听见一阵急促的跑步声，知道结束了，赶快用手拉自己被罩在头上的口袋，但是一个胳膊已经开始失去直觉了，极不容易才摘下这个要命的口袋，这几个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想我不能站起来，或者说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明白，我很快就要死了，但是那时候没有难过，我用一个胳膊不停地朝着车站的方向挪。我最盼望有人能看见我、救救我，但是只有过去的车，一辆接着一辆。

我感觉到裤子和肉已经粘在一起，小腹的伤口热乎乎的，我用受伤的手伸进去捂着伤口。而我也越来越冷，很饿，口渴，想睡觉，心慌。我知道我能活下来的希望已经快没了，我想我已经要死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不能放弃。

看着前面的站盘，还有10米吧，我要使劲爬，加油爬，就是死也不能放弃，除非死了。

还有5米，每爬1米都异常艰难，我快要睡着了，开始发抖，但是现在路边的人应该能看见我了，我的下巴、半个脸颊不是血，就是泥土。牛秃子，你别让我活了，让我活了。

我的眼睛开始恍惚，我开始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希望来了，但是如果现在让我有选择的话，还是让我死了吧。

一个穿着白色上衣和牛仔裤的女孩骑着车老远就看见我了，她喊我：“你别

动了。”

我后面被脱出了一条长长的血印，我没力气转过头去看她。

她走过来看我的脸，我对她笑，她好像并不害怕我这个样子，对我说：“等着，轻轻的呼吸。”

招手拦了四辆面包车，前面三辆没一辆停的，到是最后一辆停下了，司机是个30多岁的人，下车把我抬到后座，我的头就枕在发动机隆起的部位。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你们都别救我，陌生人之间没有感情。

这个女孩就是苗晓雪，就是后来嫁给我的女人，她的衣服上也被蹭到很多血迹，我伤口最多的腿被她用丝巾紧紧地绑住了。

面包车飞快地往医院开，司机也着急了，拿了瓶矿泉水递给救我的女孩说：“赶紧给他喝水，要不坚持不到就完了。”

我被灌了整整一瓶矿泉水，好像好了点，有了点意识。喝了水，我想说点什么，或许是遗言吧。她也停了手，说：“想说什么？”

“路……宏……旭。”

她点了点头，重复道：“是路宏旭对吧？”

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

车拐进医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真的希望，我死了该多好。

其实说不知道，也知道，这种感觉有点像睡着了，有点迷糊，我知道我快死了，但是我不害怕，没有恐惧。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体比以前轻盈了，我也感觉推我的车走得太慢了，而我好像是一个看客，又好像能预知之后发生的事情。思维在定格，定格在路宏旭，还是邢国辉，还是冯国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到哪个人物就离开了。我被推进去了，我好像看着另外一个人在手术，止血，输血，而我更像是一个监督的。

苗晓雪在我的兜里翻出了一个传呼机，27000元的现金，还有一些零钱，和一个电话本。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血浸泡过了，粘着泥土和血迹，电话本上的字迹被血染过显得越发清晰。

我在手术室里微笑着看着另一个我在做手术，很诡异，我在微笑，没有一丝恐惧、难过。有意识，也是解脱的意识，很微妙。

而苗晓雪和送我来的司机却已经急成一团，这个司机名叫刘瑞，我们之后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晓雪把我所有的东西全翻出来，希望能借此我能联系到我熟悉人的电话，可惜传呼机的屏幕已经被踢碎了。晓雪把钱包起来，翻起我的电话本，这个电话本是从认识我师傅时候才开始用的，上面没有几个人的电话。有师傅的，王姐的，冯哥的，邢哥的，连家里的电话都没有。

晓雪按顺序拨通了师傅的电话，师傅正在杀狗，准备卤狗肉，电话响了。

“喂。”

“喂，你是谁？”

“你给谁打电话你不知道？”师傅正干活，问得有点不高兴。

“是这样的，我在路边看见一个人被人捅得快死了，我把他送医院了，他现在在里面，我看他的电话本上有你的电话，所以就给你打了。”

“什么人，长什么样。”

“不高，也就一米七，也就20岁吧，头发挺长的，身上还有两万多元的现金。”

师傅一惊，应该已经猜到是我了，赶紧问：“你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我在四楼手术室门口呢，就是从新楼一拐有个大坡就是。”

“你等着，我马上就过去。”师傅扔下濒死的狗就跑来医院了。我后来听见这一段，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和狗真没区别”。

接着晓雪又打了王姐的电话，可是占线，就打了冯哥的电话。

“你好。”冯哥很礼貌地接电话。

“你是冯哥不？”苗晓雪给师傅打完电话再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情绪就缓解了很多。

“是，你是哪位？”冯哥继续问。

“我不认识你，是这样的，我今天回家走路上看见有个人快被人捅死了，身上好多伤口，全是血，我就把他送医院了，他现在在抢救，我在他身上的电话本上看见你的电话，我就给你打了。”

“叫什么名字？”冯哥的声调变了，因为他知道，知道他电话并且记在本上的都是特别熟悉的。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有一米七左右，20岁左右，头发挺长。身上有两三万现金”苗晓雪描述着我。

冯哥也在第一时间就明白了，是欧阳，问道：“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我在四楼手术室门口，就是从新楼……”这话还没说完。就被冯哥打断了：“我知道在哪儿，你在那等着，我马上就过去。”然后电话还没挂晓雪就听见电话里麻将哗啦散落的声音，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朋友。

接着晓雪又拨通了邢哥的电话，邢哥正带着陆馨和资本方吃饭呢，晓雪打了第一个电话，邢哥看号码不认识，就没接，紧跟着电话又响了。

邢哥看了看号码，还是出门接了。

“喂，您好。”邢哥比冯哥还有礼貌。

“你是邢哥不？”苗晓雪还是那个格式、那个口气问道。

“对，我是邢国辉，您是哪位？”邢哥继续很绅士地问道。

“我这儿有个事，不知道是不是和你有关系。”晓雪的情绪已经缓解得差不多了。

“什么事，您请说。”邢哥问道。

“我今天回家的时候，在公共汽车站牌这儿看见有个人快被人捅死了，我就把他送医院来了，他身上有个电话本上面有你的电话，所以我就给你打了。”

“你先别急，你仔细说是个什么样的人。”邢哥问道。

“这人有一米七，20岁左右，头发挺长，身上还有很多现金，大概两三万”苗晓雪说道。

邢哥头皮一凉，也猜到是我了，在这一刻也猜到是牛秃子干的了。声调也发生了变化，没了之前那个冷静的样子：“在哪儿呢？”

“我们在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四楼手术室。”苗晓雪还是老样子叙述着，可是邢哥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嘟嘟的声音。

邢哥刚把电话挂了没两秒，电话又响了，邢哥接了没有绅士地问，而是直接说了一句：“喂。”

“老邢，欧阳在……”是冯哥给邢哥打的电话。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邢哥说道。

“好……”冯哥的好还没说完，电话就已经挂了，嘟……嘟……

晓雪为什么打完电话不回拨王姐刚才占线的电话呢，我想应该是忘了。如果就有一个电话，她一定会反复打，可惜三个人都说马上要来，他应该忘了。

其实在这一天，最倒霉的应该是我，但是第二的肯定就是东子，东子在这天是最无辜的，这个在众多孩子面前不可一世的混混，这天被连着狠抽了三顿，不光面子丢尽，而且伤得也不轻。

27. 爆发的愤怒

.....

冯哥是最先到的，冯哥一进医院，从大厅进来，去电梯，但是这条走廊是这

个医院最长的。冯哥离老远就看见东子带着两个小弟有说有笑地迎面走过来，但是东子不知道是近视了还是没注意，就没看见冯哥。冯哥一下就反应过来了，这是牛秃子干的，这个东子是进来打听情况的，人要死了就立马跑路。

东子可能正和那两个小弟吹牛自己在江湖的勇往无敌呢，被那两个小弟恭维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迎面就被一拳狠狠地钉在面门上，一个趔趄顺着医院的水磨石地面就滑了半米多。

还没来得及解释，冯哥一脚就对着东子的嘴去了，止不住的血立刻开始往出涌。跟着东子的两个小弟刚想动手，还没动手其中一个就被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以至于走廊里的回声都听得真真切切的，啪。另外一个的头发也被冯哥抓得牢牢的，冯哥没有抬脚踢他，而是对东子说：“回去告诉牛秃子，他快了。”

要说这东子是不是牛秃子派来的，其实不是，东子是被冤枉的，他来只不过是看个病人，没想到这一天可能成了他出道以来最委屈的一天了。

东子被打完了，看见是冯哥，话都没敢说捂着脸出了医院正门准备去旁边的急诊楼挂急诊包扎，刚一出门就碰上邢哥面对面上楼梯。邢哥一看东子捂着脸，血还往下滴，还有一个捂着脸、一个抱着脑袋。本来没认出他，可是东子抬头斜着看了一眼邢哥，就这一个畏惧的眼神把自己出卖了。邢哥都走过去了，又回头叫住了东子。

“把你的手拿开。”邢哥指着东子就说。

东子没敢拿开自己的手，而是很委屈地嘟囔着：“邢哥，你们找错人了。”

邢哥一看，狠狠地说：“是不是我说话你听不明白？”

东子把手缓缓地拿开了，手还没离开嘴，邢哥就认出了这是那天晚上砸他玻璃的东子。

东子又没解释，邢哥一拳，正中面门中央，东子“嘞”了一声，不自觉地低下脑袋、捂着鼻子，黏稠的血液从东子的手指缝里往出滴。旁边的两个小弟也应该知道邢哥，话都没敢说一句，甚至都没拉一下。

邢哥顺势按下东子的头，又一膝盖磕上去了，东子“啊”了一声，瘫软地靠在医院正门入口的柱子上，痛苦地使劲捂着嘴。这时候医生也跑过来了，一边跑一边说：“怎么在医院打人呀？”

邢哥指着东子就对跑来的医生说：“打他是轻的。”

冯哥这时候已经上楼了，看见浑身是血的苗晓雪和刘瑞，开口就问：“谁打的电话？”

苗晓雪还没开口，冯哥又说了：“是你吧？”

苗晓雪点了点头，没说话。冯哥又开口问了：“人怎么样？”

晓雪回答道：“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

冯哥没回答，晓雪想拿我满是血的钱和传呼机、电话本给冯哥看，以证明自己没打错，可是冯哥已经跑过去扒手术室的门了。

接着没几分钟，邢哥就进来了，开始没看见冯哥，而是问晓雪：“人呢？”

晓雪指了指手术室的门说道：“推进去了。”

冯哥听见邢哥说话，走下来，邢哥看见晓雪在旁边椅子上放着的塑料袋里的钱和传呼机，就明白了。问道：“怎么回事？”

晓雪说：“当时我回家，看见有个人在口岸花园后街口的5路站牌下面，后面拉了一路血迹，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邢哥继续问道：“他告诉你是谁干的没？”

晓雪回答道：“他说路宏旭，然后就昏迷了。”

邢哥没说话，冯哥插嘴了：“老邢，用报警不？再有，这个路宏旭会不会是？”

邢哥想了想说道：“你给刑警队老陈打个电话，让他现在直接去抓牛秃子，不用来这儿了，来了也没用，说不了话，等问出来黄花菜都凉了。路宏旭的名字我有点熟悉，有可能是他，但是不能让牛秃子跑了。”

“那用通知阿姨不？”冯哥继续说道。

邢哥没有直接回答，问晓雪：“你们走到哪儿发现他昏迷的？”

晓雪想了想说道：“快到医院门口了，就叫不醒了。”

邢哥指了下冯哥说道：“先打电话给老陈叫他去抓牛秃子，阿姨的事先拖拖，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在馨海门口砸咱玻璃的那人了，我抽了他一顿。”

冯哥一拍椅子，说道：“我也打了，我想到是牛秃子让他来的，但是当时太急，我没想把他弄过来，咱一问不就知道牛秃子在哪儿了吗？”

邢哥也说道：“没理智了，跟傻子没区别了。”

冯哥没说话，靠着窗口点了根烟，递给邢哥，邢哥摇了摇头，表示不要。可是自己的嘴里一直在嘟囔“路宏旭，路宏旭，路宏旭”。

冯哥拍了拍邢哥的肩膀，就给刑警队老陈打电话去了。

“老陈，我冯国忠，我现在有个事请你帮忙，我有个兄弟叫欧阳光，让牛喜财给捅了，现在抢救呢，你现在赶紧抓牛喜财。”这个老陈接了电话一句话没说，就被堵得结结实实的。

“对，就以前炼土钢那个牛喜财，开个奔驰，爱赌，你知道是哪个不？”

“对，就是他。我的人看见里面有他了。”

“不用了，人应该没事，有事我再联系你，你现在来了也不能说话，国辉说

让你直接抓就行了。”

“行，哪天咱们一起去老古那玩，你有消息了联系我。”

而邢哥自己在这里自言自语地嘟囔：“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但是我的确没跟他打过交道。”邢哥拿出手机，电话本挨着个地打电话，就有一个问题：“你认识路宏旭不？有急事。”如果不认识立刻挂掉，下一个。

打了有十几个，终于有了眉目。

“老景，你认识路宏旭不？”邢哥问道。

景总说道：“怎么了？旭日投资的董事长，这么出名的人你不认识？”

“你有他电话没？”邢哥问道。

“没，我也只是听说。”景总回答道。

邢哥挂了电话，自言自语道：“打了那么多都他妈不认识，怎么就出名了。”

接着打，但是多了一个问题：“你认识旭日投资公司的人不？”

打到第19个电话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这个人姓孙，是邢哥的投资方，也就是投钱给邢哥的人。

“孙总，你认识一个叫路宏旭的不，是旭日投资的董事长？”邢哥问道。

“我认识呀，当初我要把钱投他们公司，但是他们公司嫌少这事就黄了，我和你说过的。”孙总回答道。

“你有他电话没？我找他有急事。”邢哥说道。

“你等等，我找找他的名片，一会给你打过去，行不？”孙总回答着。

挂了电话，邢哥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我还在里面抢救着，邢哥缓了一下还是焦急地转了起来。没玩的，邢哥就站在手术室长廊里摆弄那个弹簧门，拉开了，弹回去，晃几下，他就玩那个。没玩几下，就听一个皮鞋的声音从远到近走来，但是邢哥还没停手，还在弹门玩，之后就听咣的一声，有人要进门，他拿门给人家撞了。还没见人那边就骂开了：“有病是不，有毛病。”

邢哥探头一看，是师傅急匆匆地进来了，但是邢哥不认识师傅，就说道：“弹你怎么了？”

师傅没理他，说了一句：“里面有病人，懒得理你，有本事做完手术你别走。”

邢哥愣了一下，说道：“谁在里面做手术？”邢哥已经明白了，因为手术室的长廊里没别人，就四个人，都是等我的，突然来一个说在里面做手术不是来找我的是找谁的。

“欧阳光呀，刚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他被捅了，形容了一下我一猜就是那个小兔崽子。”我师傅骂骂咧咧地说道。

“我们也是等他的，你是欧阳什么人？”邢哥问道。

师傅没回答邢哥的问题，而是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还有闲心玩，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就往手术室里走。

快到手术室木门的时候，冯哥叫住师傅了：“别去了，这里看不见，回来坐着吧。”

师傅还是隔门缝看了看，什么都没有，回来了，坐在冯哥边上，拿起冯哥的烟就点了一根。指着冯哥问道：“你是谁？”

“我是他朋友。”冯哥回答道。

又指这邢哥问道：“你呢？”

“他老板。”邢哥回答着。

师傅又指了指晓雪说道：“你就是给我打电话的吧？”

晓雪点了点头没说话，师傅又问了问刘瑞：“你呢？”

刘瑞回答道：“我是送他来的司机。”

师傅停顿了一下说道：“放心吧，没事。当初我被捅了二十多刀，都活了，放心吧，那小子没事。”

谁都没说话，邢哥隔几秒就看看自己的电话，冯哥是盯着自己的手看，反复看，应该是打东子太用劲了，或者是打在脑门上了。

邢哥的电话响了，邢哥赶紧接，是孙总。

“有消息没？”邢哥问道。

“有了，我没他电话，就见过两次，我给他们公司的人打电话了，把你电话留给他了，你等会吧。”孙总说道。

“好，谢谢。”邢哥说。

“没事，那我挂了。”

邢哥挂了电话依旧不说话，这儿摸摸、那儿摸摸，手不闲着，眼睛不离开手机，就盼望着屏幕赶紧亮，赶紧亮吧。

师傅看没人理他，又去手术室门口转悠去了，更有才的是师傅深吸一口烟，对着手术室门缝往里吐。这是个没规矩的人，还是他根本就不认识禁止吸烟那四个字，不是他不认识，就连邢哥、冯哥都不认识。

谁也不说话，长长的走廊就听见皮鞋哒哒哒哒的声音，邢哥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邢哥知道是路宏旭，第一下没响完就接了：“喂，是路宏旭吗？”

“是我，您好，您是哪位？”路叔回答着。

“我叫邢国辉。”邢哥问着。

“我不认识你。”路叔说着就要挂电话。

邢哥有点发火了：“你捅人别捅个孩子，有本事来找我，你的股票就是我抢的怎么着吧！”

“你什么意思？你打错了吧。”路叔继续解释着。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帮衣冠禽兽，你捅的就是你捅的，你装什么大尾巴狼。”邢哥大声骂道。

冯哥拿着烟指了下刚才被邢哥玩的门，示意他出去打。

邢哥拿着电话往外走，电话那边的路叔依旧很客气：“我想您是搞错了，我们公司是做股票，但是肯定不会去伤人的。”

邢哥继续问道：“别装，欧阳光不是你的人捅的？”

“欧阳光？”路叔疑问地重复道。

“对。”邢哥回答着。

“那是我战友的儿子，他怎么了？”路叔问道。

“他被人捅成重伤，现在抢救呢。”邢哥回答道。

“不会吧，他爸说他不爱惹事。”路叔回答着，还是不相信。

邢哥已经不耐烦了：“爱惹不惹事跟我没关系，他昏迷前叫你名字了，你就是主席现在也给我过来。”

现在的邢哥已经不是面对千万资金作为武器的邢哥了，没有一点那样的影子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大哥。这或许就是邢哥，一个走在什么地方都去用最适合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保护别人、感染别人、教育别人的人。

路叔想了想说道：“你确定是欧阳光？”

邢哥反而冷静了，直接问：“你来不来？”

路叔停顿了一下说道：“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战友的儿子，也算是我的一个亲人，你给我看好他，有什么闪失你跑不了。”

邢哥刚想说话，路叔又开口了：“你们在哪家医院？”

“四附院手术室呢。”邢哥回答着，这口气怎么感觉都像一个受了气的孩子，但是这就是他。

“好，我在外地，估计有两个小时最晚三个小时就回去了。有事打不通说明我在飞机上。那就这样。”路叔说道。

邢哥刚想说“好”，电话已经被挂了。

电话刚挂，师傅就开口问了：“这个路宏旭是谁，是不是他捅的欧阳？”

“不是，这是欧阳他爸的战友，是叫叔叔吧。”邢哥回答着。

冯哥停顿了一下说道：“那就应该是牛秃子了，不抢钱还下死手，他两次事

情都是欧阳引起来的。”

师傅说道：“这牛秃子是捅欧阳的那个人？”

冯哥想了想，说道：“应该是他，欧阳也不惹人，谁这么大仇呀？”

师傅点了点头，没说话。

时间就这样无聊地过，现在已经离我进去有快一个小时了，晓雪有点紧张，但是她毕竟不认识我。所以晓雪先开口了：“怎么见不着医生出来拿血？”

冯哥指了下里面手术室的门说道：“里面是个长廊，手术室在进去左右两边，里面有个楼梯，我看能下楼，血库是从那个楼梯走的。”

晓雪点了点头，刘瑞和晓雪身上的血迹都快干了，刘瑞一直插不上嘴说话，看见终于安静了，于是说道：“我先走吧。”

邢哥指了一下说道：“不急，急什么，又没干亏心事，想当雷锋呀，做好事不留名？”

刘瑞起来的身体又坐下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没人说话，只有邢哥拿个打火机在手里“哒哒哒哒”地玩。

又过了半个小时，有人推门进来了，不是路宏旭，而是东子。东子刚包扎完，鼻子上安了个小支架，嘴唇边上裹着两块纱布，额头上紫的拱起个大包。我想他跑进来应该是解释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他还想有口饭吃，可是又倒霉了。

一进来就对邢哥轻轻地笑，因为他不敢使劲笑。邢哥看了看他，刚想说话就被冯哥打断了。

“牛秃子呢，东子，你知道你要扛了这事是什么后果不？”冯哥像警察一样盘问东子。

东子很缓慢地说：“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来和您说清楚的，我真不知道牛哥怎么了。”

师傅刚才通过冯哥的话已经知道了这个牛秃子就是捅我的人，一听东子牛哥牛哥地称呼，就站了起来，很随和地问东子：“我和牛哥关系也不错，他总说你能干。”

东子笑了笑，没说话，师傅继续问：“他跟你说过我没？我叫刘强，以前是个开饭店的，我爱杀狗，但是要杀人我也不怕。”

东子没笑容了，说道：“牛哥是说有几个人敢干，但是我不认识。”

师傅笑了笑说道：“是吗，那就是我，现在认识了吧？”

东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手术室里是谁，邢哥和冯哥看着师傅几句话就套了东子的话也没说话，只能看着。

东子斜眼看着师傅，师傅继续说道：“看来这个牛哥给了你挺多食儿的啊！”

东子点了点头，没说话。

师傅没再问他什么，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旁边的玻璃都打碎了。

师傅还想打，邢哥拦住了：“别打了，咋欧阳都认识点爱打架的人！”

师傅笑了笑回椅子上坐着去了，玻璃的碎声招来了很多人，东子也被外面等着的两个小弟拉走又一次包扎去了。手术室里也出来了一个 50 多岁的男人，一推开门就喊：“干什么呢你们？”

冯哥没回答，而是直接问：“里面那人怎么样了！”

“估计够呛，我们尽力吧。”医生回答道。

邢哥、冯哥和师傅、晓雪、刘瑞都坐着不吭声了，也不闹腾了，邢哥也不摆弄手里的打火机了。没过几分钟，有个保安进来问，刚才谁打的人。师傅冷冷地说道：“我，我打的。”

保安问道：“为什么打人？”

师傅继续用这个口气回答道：“想打。”

保安没话说，邢哥指了下保安说道：“你去找派出所的解决吧。”

保安看了看邢哥，说道：“你们别走，一会儿派出所的就来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师傅没理他，邢哥说道：“别急，按道理做手术的应该不能出来的，估计是别的医生，不敢说能救活，就说难，要不万一挂了怎么解释呀！”

邢哥在这儿边思考边说，师傅不爱听了：“说什么呢你？”

邢哥没再说了，而是默默地等待，等着推出来的是尸体，或是带呼吸的我。

邢哥后来告诉我，这几个小时是最难等待的、最煎熬的。

过了十几分钟，派出所的人到了，带头的姓林，叫林警官，以前也是个小混混，是冯哥和邢哥的小朋友。他带人来的时候，邢哥正好去厕所了，冯哥以为邢哥有话要说，就也跟着去了。林警官一进门，看见地上的血和碎玻璃，用手拉开门，又看到师傅鞋上、裤子上全是血，跟着的保安指了师傅一下说道：“刚才我问谁打的，就是他说的，他打的。”

师傅也站起来了，还没说话，邢哥和冯哥就回来了，邢哥插了句嘴：“什么事？”

林警官一回头，一看是邢哥，很客气地说了一句：“邢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谁住院了？”

邢哥摆了摆手说道：“我知道你来什么事。”

林警官也点了点头说道：“没办法，干这么个差事。”

邢哥笑了笑，指了下师傅说道：“他就事多，爱管闲事，刚才是这样的。”

师傅刚想说话，冯哥在身后给师傅使了个眼色，师傅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

“刚才那个小子从这儿过，磕在地上了，流血了，之后往出走又撞玻璃上了。这是我朋友，刚过去给扶了一下，就成这样了。”

林警官知道这是撒谎，有点智商的人一看就明白了，但是林警官没表现出来，笑了笑没说话。

冯哥拉了一下林警官说道：“这样吧，你去问问那个小子，他要说是他打的，那咱们再说，你看行不。”

林警官拍了拍冯哥的胳膊，和邢哥会心地一笑，走了，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说到现在，东子什么结果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被白打了。

林警官走了之后，师傅对邢哥笑了笑说道：“谢谢兄弟。”

邢哥也笑了笑，回答道：“应该的。”

28. 路宏旭

时间就这样一秒一秒安静地过，谁也没话说，都在安静地等着。大家的情绪也好多了，刘瑞起来走了几圈，晓雪则是无聊地抠在手上凝固了的血块玩。冯哥看见晓雪根本就没个女孩样，边笑边说：“你去洗洗去，抠得不疼啊？”

晓雪抬了抬屁股，又坐下了，挪了挪腿回答道：“腿麻了。”

冯哥笑了笑，没说话。

晓雪挪了挪，终于站起来了，刚走到了两步，四附院的刘院长来了，一边往紧走，一边低头看地上的碎玻璃。进了门才抬头问道：“谁是邢国辉？”

“我。”邢哥也站起来了。

“我是这儿的院长，我姓刘，是老路的朋友，他刚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上，在开会，里面的人怎么样了？”刘院长说着就顺着走廊往里看。

“不知道呢，进去挺长时间了，要不你进去问问，我们不敢。”冯哥回答着。

“我也别进去了，省得影响他们情绪，放心吧，年轻人一般没事。”刘院长说道。

话音还没落，手术室的门就被打开了，出来了一个女医生，正好对着师傅，

说道：“谁是这家属，不行了，进来说两句吧。”

师傅愣了一下，没说话，邢哥和冯哥看了看刘院长，又看了看这个女医生，也没说话。我想他们虽然想到了，但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刘院长走了几步，对着这个女医生说道：“里面那是我亲戚，你进去跟他们说一下。”

这个女医生看了一下又回去了，我想，如果路叔没有先见之明不打这个电话，那我就是神仙来了都难了。这就是医生，两难，竭尽全力就很可能给家属留个尸体，还被抱怨，所以快不行的时候，就叫家属了，好有个慰藉。

刘院长安慰完大家就走了，邢哥却急了，发动了馨海休闲的古总带着馨海的保安开始满处找牛秃子。牛秃子白道被警察抓，黑道被古总抓，但是牛秃子这个时候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冯哥着急地要去找我母亲，邢哥说没问题，要是死等你找回来也死了，要是你找回来没死就应该能活。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理论，但是我懂，邢哥理解我，我就是死了，也不希望在临死前看见母亲痛苦的表情。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路叔带着自己的助理进来了，邢哥对路叔的第一印象很好。邢哥说路叔这个人很秀，但是骨子里明显带着一种智慧的杀气，中等个头，不是很胖，不到50岁的样子，很有礼貌，但是第一眼看见路叔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不简单，或者是个很复杂的人。

路叔一走走廊，就让他的助理去外面等着了。路叔的眼睛很厉害，进来看并排坐了五个人，一眼就知道谁是邢哥，我不知道他是通过性格还是声音辨别的长相，其实是通过阅历。

“你好，你是国辉吧，我叫路宏旭，是欧阳的叔叔。”路叔对着邢哥说道。

邢哥感觉到路叔手上的温度和力量，当时就知道肯定不是这个人捅的我，而且这个人对我的感情也可以被判断出来。其实一个人是否可靠、自信、踏实、厚道，通过他手的温度和力量就能感受出来。

邢哥点了点头说道：“刚才医生说不行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路叔对着大家点了个头说道：“谢谢，我替他父亲谢谢你们了。”然后鞠躬致谢。

刘瑞和晓雪都站起来了，师傅和冯哥也收起那种赖气，也站起来点了点头。师傅说道：“这怎么办呀，要不赶紧去把他妈接来吧，万一有个……”

路叔说道：“没事，我刚给他们院长打过电话了，放心放心，大家放心。”

邢哥有了一丝慰藉，气氛在路叔的来到也变得缓和了一些。路叔听晓雪把经过说了之后，思考了一下，没说话。

冯哥也把在麻将馆牛秃子打我的事告诉了路叔，邢哥也把在馨海门口牛秃子被打的事说了，路叔感叹道：“他父亲不让我主动找他，我也没办法，我们是老朋友了，如果没大事我是不能……”

“那你还来干什么？”师傅刚想说话，邢哥就问。

“不是你想的那样，没事，放心吧，都放心吧。”路叔继续安慰着。

“你就是救欧阳的人，你很善良，是你的车把他送过来的，一般车是不让沾血的，但是你没忌讳这个，谢谢你们，很感谢你们，谢谢。”路叔又对晓雪和刘瑞感谢道。

晓雪和刘瑞点了点头，表示接受。

邢哥问道：“牛秃子怎么办吧？”

“先放着吧，救人要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路叔继续说，我怎么都感觉这个口气像邢哥等待股票时候的口气。

气氛又沉默了，没了生气。

过了很久，路叔开口了：“他父亲的事，你们都知道吧？”

晓雪和刘瑞肯定不知道，看了看路叔，师傅说道：“现在哪个官不贪，正常事。”

路叔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说道：“我和他父亲是最好的朋友、战友，他的事情发生得非常意外。当时我去看守所看他时，我可以帮他，但是他拒绝了。我知道，他不愿意我的公司沾上他这种人的边儿。一旦我的公司和他这样的人有了联系，名声就立马扫地。这给了我一个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最好的朋友，一边是最信任我的投资方。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帮我作出了选择，没有接受我的帮助，我很感动。欧阳是他托付给我的，与其说托付，不如说是念想比较准确。他告诉我，有缘我和他会见面的。”

邢哥没说话，脸上有点生气。

路叔继续说道：“我明白，你们会不理解他父亲的选择，也认为作为朋友这点牺牲都不愿意承担那怎么还叫朋友。我有愧疚，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应该信守承诺，如果欧阳有个什么闪失，我不再有脸去见他父亲，我们的朋友也到头了。”

大家的脸上都没有同情，师傅说道：“当初欧阳做学徒的时候，被老板欺负得都快疯了，哪怕你给人家家里送几百块钱也不至于这样吧。”

路叔苦笑着，这个表情不知道是因为愧疚，还是难过，还是不理解，他没有解释什么，也只有耐心等待了，耐心等待我是否能平安出来。

倒是邢哥又问出问题了：“你也是做股票的？”

路叔点了点头，没回答。

邢哥又说话了：“我也是做股票的。”

路叔正想回答，邢哥又问了：“你看像不？”

路叔点了点头说道：“山中好汉，劫财济贫。”

“没那么高尚，填肚子。”邢哥带点挖苦地回答着。

“哀思投资虽然小，但是他的狠、准、忍我还是听人说起过的。”路叔笑了笑回答着。

邢哥一惊，没想到路宏旭已经把自己调查出来了，至于用什么手段，就不得而知了。

“旭日投资也不错啊，听说你们都不和资金小的投资方合作，谱真大呀。”邢哥还是这个口气问道。

“资金小的投资方对投资回报率要求高，我水平不行，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所以干脆就不和资金小的投资方合作了。”路叔还是那么随和地回答着。

邢哥心里一惊，多年没遇到过对手，遇到对手几句话就知道对方有多强大，这是一个用挖苦自嘲的语气告诉你：“你都不配和我谈股票，要不是欧阳在这儿动手术，你都没资格和我谈。”

邢哥当然听懂了这话的意思，点了点头回答道：“能在股市活下来的人都不是凡人。”

路叔笑了笑，没在争论。

差不多3个小时之后，我被推出来了，我差不多躺了有6个小时，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两边挂着几个袋子。其中一个医生被累的脸都没了血色，另一个口罩摘了，也气喘吁吁。这是个高度紧张的工作，每一行业都不简单。

“这儿有个坡，头朝那边走没事？”邢哥问医生，其实坡不大，很小的一个坡。

“最好能稳点，他这个情况。”医生回答着。

“那行，我俩抬着低的这边，你俩拉着车走。”晓雪和师傅一人拉一头，路叔开门，刘瑞拿着零散的东西，就这样我被推进监护室了。其实人在那个时候就和睡着了一样，好像还有梦，但是你就记不起来，你也醒不了，好像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故事，又好像是一个一瞬间就结束的小事。好像在梦里，你感觉到你自己非常非常渺小，而眼睛里看见的又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东西，这种比例的不对称让你内心有一种恐惧感、自卑感。

就这样，一件重伤案件就被压了下来，没有报案，没有记录，什么都没有。若干个月之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牛秃子喝醉了，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角落被一群人用麻袋套住头，手筋脚筋被挑断，小腹深中一刀，这个人从此郁郁寡

欢，不敢再走夜路。

邢哥见我被推出来了，松了口气，晓雪和刘瑞都要走。邢哥点了点头说道：“你们都是好人，我给你们钱是侮辱你们这份情，如果你俩有时间的话多来看看他，他不是个坏人，可以说很善良。”

晓雪点了点头，刘瑞说：“给我们钱我们也不能要呀。”

邢哥笑了笑，问道：“你是不是护士？怎么见你不怕血呢。”

晓雪也笑了：“学过一点，以前防地震学过一点，还是小时候呢，没想到现在用上了”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邢哥有点好奇。

“我没工作，待业呢，我妈下岗了，现在工作也不好找。”晓雪回答着。

“哦。”邢哥回答了一下。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行这样吧，你要是没事来照顾照顾他，就当是一份工作吧。”

“行啊。”晓雪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了。

“行，那你回家睡一觉，明天早上过来吧，今天有我们就行了。”邢哥回答着。

“好，那我俩先走了。”晓雪说。

然后，邢哥从包里拿出一摞钱递给晓雪说道：“这个你先拿着，别拒绝我，你今天做的已经足够多了，给你这些钱不是我想寻求什么平衡。你就放心拿着，没问题。”

“就算给我钱这也太多了吧。”晓雪回答着。

“不多，比起人命来，钱什么都不算，拿着吧，明天早上过来吧。”邢哥说道。

晓雪点了点头，没说话，但是看了看刘瑞，因为刘瑞是她拦下来的，坐了这么长时间，你给我钱怎么不给他钱。

邢哥看出来晓雪的意思，又抽出一摞递给刘瑞说道：“谢谢你，真的很感谢，你要有时间来看看他，你们的性格有点像。”

刘瑞说什么都不要这个钱，邢哥拗不过，就说道：“你自己看拿多少合适，你就拿多少，没事。”

刘瑞拿了200元也走了。

邢哥送走了刘瑞和晓雪，立刻和冯哥商量起对策来，我一没了危险，他们也理智了。

“牛秃子估计是跑了，要能抓住早抓住了。”邢哥说道。

“跑了，他前几天借了15万元高利贷，这是老古和我说的，老陈把他经常去

的地方都翻遍了，没人。”冯哥回答道。

“他借高利贷怎么也要有抵押吧？”邢哥继续问道。

“这就知道了，十几万的抵押他还应该有吧。”冯哥回答着。

“现在咱们要做的有这么几件事：第一，你从老古那儿调两个保安过来守着，第二，找人盯紧着这个放款的，最好你把他搞定，他找牛秃子肯定比咱们容易。第三，这事就这样了，你和老陈说一下别抓了，他会回来的。”邢哥交代着。

“还有一个事，就是欧阳的母亲那儿？”冯哥脸上很为难，不知道怎么说。

“我去和她说吧，这事不能让她知道。”邢哥也很无奈，因为他不擅长做这事儿。

“这个路宏旭你看？”冯哥提到路叔了。

“这个人不简单，有这种脾气的人都要小心。”邢哥边说边指监护室。

“怎么欧阳又牵出个路宏旭来。”冯哥嘟囔着。

“该来的总要来，欧阳的脾气要慢慢引导，不能让他爆发，一旦他尝到了爆发的甜头，那也就离死不远了。”邢哥也说着。

冯哥没听明白，也没回答，邢哥说道：“这种人，极端，善良起来很善良，狠毒起来很狠毒，他不像咱们，能掌握个度，所以他要慢慢调教。”

“你还能掌握个度？不过确实很难琢磨呀，很难琢磨呀。”冯哥似乎也这么认为。

冯哥和邢哥一边说一边往监护室走，刚到门口，路叔推门出来了。见到邢哥和冯哥，路叔点了下头说道：“我正想找你们谈谈。”

邢哥说道：“谈什么？”

路叔想了想说道：“这事，我看就这么算了吧，忍了吧，别再追究了。”

邢哥还没说话，冯哥就开口了，声调都变了，高声质问道：“你说什么？凭什么就不追究了？牛秃子是你儿子还是你爸？”

邢哥没说话，师傅听见门口吵起来了，也出来了，问道：“怎么了？”

“他说欧阳的事不追究了，就这么算了呀，被人捅了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算了。”冯哥指着路叔就骂。

“你也算个男人？这也是你侄子？是你好朋友的儿子？孬种，人家把他捅成这样，现在连话都没说一句你就告诉我忍了？不追究了？你就这样对你朋友的？他现在连句话都说不了，你就告诉我捅了就白捅了，你也好意思！”师傅也和路叔吵了起来。

邢哥停顿了一下，说道：“你走吧，我们用不起你，是我的不对，不应该给

你打电话打搅你，你走吧，欧阳的事我管了。”

路叔没说话，进了监护室看了看我，回头说道：“明天上午我再来，你们也考虑一下。”然后带着自己的助手就走了。

邢哥和冯哥被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师傅拍了拍邢哥的肩膀：“别生气了，算不算又不是他说了算的，没事。”

邢哥知道，不能去我家，如果去了家里，母亲立刻就能想到我出事了。但是靠打电话，怎么能让母亲相信，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

整个事情最后还是落在了冯哥的头上。

就在我出事的当天晚上，冯哥拿着鱼、肉，走进了我家。

“阿姨，我来您家蹭饭了。”我家的门微掩着，冯哥推门便进。

“好啊，小冯，欧阳呢？没和你一起回来吗？”母亲问道。

“一会儿就回来了，和老邢在后面呢。”冯哥回答着。

母亲笑了笑，说道：“叫他们一起来吃，你买这么多东西。”

“好，我这就打电话。”冯哥掏出电话就给邢哥打电话。

“喂，老邢，阿姨叫你和欧阳一起回来吃饭。”冯哥假装问着。

“回不去了，外地的公司出了点问题，我要带欧阳去躺外地。”邢哥回答着。

“什么，你吃了饭走不行吗？”冯哥继续问。

“不行，现在就走，你和阿姨说一下，欧阳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呢。”邢哥撒谎的技术还是不行。

“好。”冯哥挂了电话和母亲说道：“欧阳和邢总去外地了，来不了了。”

母亲愣了一下，没说话，过了几秒钟说道：“那咱俩吃吧。”

母亲暂且蒙混过去了。

半夜，我依旧在做梦，已经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但是我还是知道我醒了。迷迷糊糊地挣扎着睁开眼皮，好像自己经历了一个巨长时间的旅行。头很疼，身上、腿开始犯着麻地疼、直入心脏地疼，让我不自觉地挪动身体，但是好像怎么使劲挪动都无法移动。斜着眼睛看了看，没人，我不知道当时几点了，迷迷糊糊的又睡去了。

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能感受到自己微弱的呼吸，但是很清晰。眼皮还没完全睁开，就看见一个影子朝我走来。分不清楚是谁，走近了我知道了，馨姐。陆馨没有叫医生，而是和我说：“醒了啊，我就知道你没事。”

我想说话，但是动动都很难受，所以就点了点头。

过了几分钟，晓雪进来了，看馨姐指着我对晓雪打手势，示意她轻声，晓雪看了看我轻轻地对馨姐问道：“醒了？”

馨姐点了点头，晓雪继续说道：“再过会儿应该擦擦了吧？”

“是啊，邢哥马上就过来了。”

我很想说一句谢谢，但是说不出来，心里的感觉难受极了，不知道是羞涩还是幸福。

闭上眼睛，不想被她们发现我是醒的，不希望她们太照顾我，也不想麻烦她们。过了一会儿，邢哥来了，扶起我的身体用温热的毛巾轻轻地擦了几遍，又出去了。我都知道，我都明白，我开始意识到冯哥曾经和我说过的话：“对不能化敌为友的敌人要坚决地消灭，彻底地消灭。”我没有做到，的确吃了亏。

再次醒来，已经是临近中午了，路叔和邢哥的低声议论吵醒了我。

“国辉，我知道你是做股票的，欧阳的父亲也希望他能在这一行出类拔萃。”

“对，但是你认为这行有出类拔萃的吗？出类拔萃的都被挫骨扬灰了。”

“不管之后会不会被挫骨扬灰，既然他选择了，你我就要教他最基本的东西。”

“那你也不能让他把这件事忍下去，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

“他的性格你不知道。”

“他的性格我最清楚不过了。”

“我不和你吵，他的脾气并不好，你看他没发过脾气就认为他脾气好这是幼稚可笑的。”

“路宏旭，他还是我的人，你别争了。”

其实我早就听见了，我没想打搅他们谈话，但是我明白路叔想叫我忍下这件事情。我忍不了，真的忍不了，眼泪顺着眼角滑下去，被邢哥看见了。

“别说了。”邢哥打断了话题。

“醒了啊，昨天陆馨说你醒过，不疼吧？”

我摇了摇头。

“那我就不叫医生了，你看见是谁捅的你了吗？”邢哥问道。

我又摇了摇头。

四天之后，我已经可以轻声开口说话了，路叔、邢哥、冯哥和我谈了一次话。

“欧阳，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件事平静地了解了。”路叔平静地和我说道。

“为什么？”我问道。

路叔接着回答道：“如果你想在市场里有一席之地，你就必须要锻炼自己忍受屈辱。”

冯哥说道：“把牛秃子忘了吧，他今后不会再碰你一下。这事交给我处理，我和老邢帮你处理他，但是既然你路叔代表你父亲都叫你忍耐了，至于我们怎么做，你就别管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路叔停顿了一下回答道：“这个事情由我来处理，老邢、小冯，我不想和你们做敌人，说实话，欧阳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是他的造化。不管你们那天怎么说我，你、小冯、老邢、还有老刘，我都非常欣赏你们。这里没有任何恭维的意思，欧阳的事情，如果复仇会让他之后不可一世，这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天子。”

邢哥笑了笑，冯哥还没说话，邢哥就质问道：“我们不是没能力，国忠封牛秃子的厂子，这在情理之中，牛秃子调戏我的员工安艳，我打他也无可厚非。但是把这一切全部强加在欧阳身上，他会产生什么想法，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心里不会不知道吧？”

路叔没说话，邢哥继续说道：“今天咱们三个当着欧阳的面把这事交代清楚，你想让欧阳忍下来，我不是不同意。你想让我们不整牛秃子，这你管不了吧？”

路叔笑了笑说道：“这可不像你邢哥的风格，你在背后插了红海一刀确实漂亮，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让欧阳忍下这件事。这可以说是对欧阳一个绝好的锻炼，就算你不找牛秃子，我也不找牛秃子，你觉得他凭这样的脾气还能活几年。为什么要脏了我们的手，外面骂咱们不要脸，再让别人以为你是黑社会吗？”

我心里一惊，开始意识到路叔应该就是那个红海科技背后的那个人，否则他怎么能知道背后这刀是邢哥捅的，我想到的，应该邢哥也想到了。

邢哥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了一个问题：“红海背后那个诱卖、诱买的人就是你，新安的也是你？”

路叔很自信地笑了笑，没说话，我还是不相信，插嘴说道：“不会这么巧吧？”

“我和你邢哥的看法很相像，这不是巧合，这是英雄所见略同。”路叔笑着说道。

邢哥也笑了：“其实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出手相助，损失了很多吧。”

路叔没回答，但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这个表情就说明他内心已经肯定了。但是我想不明白的是，邢哥在说什么出手相助、损失很多。我只能带着疑惑问道：“你们都不认识，在红海的事情上路叔怎么帮你了？”

邢哥和路叔之间的隔阂好像在这种琢磨不透的气氛中和解了，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不是庄家，我觉得你都和庄家不认识，或者是没联系。”

路叔笑了笑说道：“你真狠呀，红海那么阴的庄家你都敢抢他。”

邢哥也笑了笑回答道：“没办法，混饭吃嘛。”

“你那么大资金地抢，他还以为你有多少钱呐，以至于吓得都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又阴他一下，我想你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麻烦。”

我开始渐渐明白了，为什么邢哥敢在买进红海科技之后给大伙儿放假，又为什么在大连的时候对孙夏成的电话视而不见。为什么在回来后能心平气和地面对下跌视而不见，难道路叔和庄家不认识？难道邢哥利用了路叔误导了庄家，让庄家以为路叔和邢哥是合作关系。可是邢哥又为什么知道路叔并没有和背后的庄家合作，这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在我的思考中，邢哥吐了口烟笑着回答道：“难为你了老兄，我怎么考虑不到？这不是有你嘛。有你这样的老大哥帮忙，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邢哥又恢复了那种带点赖皮的样子，原来红海的背后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庄家利用散户，路叔利用庄家，而邢哥利用了路叔的循环，利益紧密相连。

冯哥不知道红海的事，但是也在若有所思地思考着。

邢哥的阴险原来是诱导了庄家。

路叔看着我，对邢哥说：“我在这圈里开始干这个，这也是第二次被人算计，佩服。”

邢哥也笑了，回答道：“耐心好而已。”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成本？”路叔问道。

“6块左右吧，你应该是利用诱卖强制吸取的，再诱买让人家难看，人家卖出压盘的时候你又照单全收，说起手段，还是你路哥的手段厉害。”邢哥笑着回答道。

“哈哈，你让我赔3块卖了2万手啊，我这钱可是替你赔的。”路叔笑着回答道。

邢哥也一边笑一边看着路叔，我也开始回忆在我们持有红海科技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也开始明白了，把一切都联系起来了，那次邢哥和汪涛、陆馨打牌，红海科技突然放出巨量，应该是路叔替邢哥卖给庄家的。路叔的资金大，肯定是耗不下去了，才会被邢哥逼得使用这种下策，伪装邢哥卖出手里的筹码好让庄家放心。但是，仅仅只有百分之几的筹码，至于吗？

气氛开始活跃开了，我问道：“我们只有那么点，他用得着这样玩吗？将近9个月啊。”

“好好学吧。庄家会认为，你一次就这样买，他会猜测你手里的钱。再有他已经默认了我的存在，你这么一抢，他一定在怀疑我是不是和你邢哥是一个人，

或者是我公司流出的消息。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他动了，很难预测你邢哥会引导我做什么。你邢哥也就是利用了庄家的这点漏洞，庄家尴尬到只能下跌，只有下跌才有可能消灭这种隐形风险。你邢哥唱的这出很精彩。”路叔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我开始明白过来、反应过来，在大连和回来期间，我总觉得邢哥有些东西不对，或者是整个计划漏掉了什么。现在明白了，钱不是那么好赚的，智慧的忍耐，这才是典范。

邢哥嘿嘿一笑，那几天的不愉快都化解了。

路叔则是感叹道：“船大了……”之后就摇了摇头，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的内心只涌现着两个字，“精彩”，我开始惊叹这种智慧背后的较量原来比战争更能让你着迷、思考。

“言归正传吧，这事说开就好了。”邢哥说道。

“看在我的面子上，牛秃子你就别管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红海的事情我给了你面子，你老邢不会这样驳我路宏旭的面子吧？”路叔半开玩笑地说道。

“行，欧阳，我相信你路叔不会让你吃亏的，这事我就暂时放过牛秃子了，路哥你说话我信。以后咱们就是好哥们了，认识一个能让我赏着的人我很高兴。”说着就把手伸了过去。

路叔也把手伸了过来，冯哥也把手伸了过来，沉默了一下说道：“哥，那天的事是我不对，我道歉。”邢哥也笑着说道：“别往心里去，咱们有缘一聚，足够了。那天我不应该说你，对不起。”邢哥、冯哥、路叔的眼圈开始泛红，我知道，有这样的朋友、知己，他们是多满足，他们孤独得太久太久了。

我也把手抬了起来。

路叔说道：“还有欧阳呢，来，把手放上来。”

就这样，我的三个最好的长辈、朋友、哥们儿、恩人聚在了一起，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我的手半搭着放在他们之上，能感觉到他们内心都涌出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就是人，这就是知己，通过他们的手我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激动。

“等出院，咱们好好喝一顿，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冯哥提议道。

“好，喝，不醉不归。”路叔也放开了那种绅士的样子。

“还有个事，等欧阳好了以后就让他跟着我吧，他父亲嘱咐过我，你看怎么样？”路叔又说道。

我心想，你真会挑时候啊，把人家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你了，你开口了，高明！

“这个……我倒不是缺人，就是我们都习惯欧阳在公司上下活跃气氛了。”

邢哥有点为难地说道。

“老兄，你我都是欧阳的叔叔哥哥，不存二心，你看这样行不，我把他带走培训培训，再给你送回来。”路叔笑着说道。

邢哥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我：“要不你去你路叔那里培训培训，这也是你父亲的意思。”

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点头。

路叔说道：“你还有母亲，你也想多挣点钱，听我的，你离不离开哀思，我和你邢哥都是你的大哥。你哪怕就是几十年不见我，你出了事我们依旧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帮你，这次离开只是暂时的。”

我想了想，一方面舍不得陆馨、裴雨涵他们的慷慨，汪涛的幽默，邢哥的智慧，一方面又想多赚钱，早点让母亲解放了。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邢哥，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邢哥很高兴，说道：“好，欧阳，好好学，我知道你不愿意。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依旧是你邢哥的好兄弟。”

我没有笑容，而是掉下眼泪了，我离开了一个把我当亲人一样的公司。我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卑鄙。我想留在哀思，但是为了钱，为了母亲，为了我自己，我只能选择离开。尽管路叔说是暂时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去了就很难再回来了。

在晓雪的照顾下，我开始喜欢晓雪的性格，她不是很漂亮，甚至有点丑。但是她有一种时刻能洞察你思维的能力，她会包容你、理解你。总会在很郁闷、无聊的时候很准确地给你惊喜。我不知道这是成熟，还是天赋。

有了晓雪的细心照顾，我每天心情也很好，邢哥是几乎每天都来陪我，冯哥和师傅基本上是有空就来。这一段时间是我从父亲出事后最幸福的时间了，虽然日子有些无聊，想起曾经的事还有些郁闷。但是有晓雪的安慰和理解，有师傅带着标准东北话又带点吹牛似的承诺，有邢哥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有冯哥那种带着和蔼的细节，我足够幸福，我应该感谢牛秃子。

29. 旭日投资

.....

出院以后，我就加入了路叔的旭日投资，旭日投资并不在我们市。这就意味

着我必须要离开父亲、母亲、邢哥、冯哥、师傅，还有哀思的五大美女。

离开医院的第一天，我想要回家。我走在最前面，冯哥、邢哥、路叔在我身后。冯哥拿出我的钥匙打开门，我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有鞋跟摩擦的声音。我知道是母亲，她太想我了，我还没挪进屋里，就看见母亲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站着。母亲见到我就直掉眼泪，我想冯哥和邢哥并没有瞒过她的眼睛，很久没见母亲了，我感觉我自己不是病了一场，而是出了一次远门。

母亲没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激动，而是像往常一样，看着我，眼泪不停地掉，没有抽泣，还带点微笑。或许，这才是母亲，这才是家，这才是亲情，这种母子连心的感情，这种默契的眼泪让我很是难过，那种看见我平安的心情导致她的脸上带着微笑的眼泪，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

邢哥、冯哥、路叔在我身后，也进了屋子，屋子里的气氛只有安静。母亲看着我，脸上闪着丝丝的微笑，我开始懂母亲的心。

“妈，对不起，我……”这个我后面还没说完，就开始落泪，看着自己的母亲。

邢哥没说话，冯哥就开口了：“对不起阿姨，我们不应该骗你，欧阳出了点事，伤了点皮，住了阵子医院。我怕您担心，就没跟您说，对不起阿姨。”

邢哥也开口了：“是我出的主意，您别怪欧阳，他是好孩子，是我们没看好，对不起。”

母亲抬起手让大家进屋，正准备说话，路叔挤了一下说道：“嫂子，我是宏旭，侄子满月的时候我来过，还记得我不？”

我能感受到母亲紧绷的神经一下轻松了，回答道：“你哥老说你，说你出去了，快进来吧，都进来。”

大家把在医院剩下的水果，吃的，喝的，用的一股脑儿地放在厨房。大家都没说话，都明白应该让路叔第一个说话。

路叔很尴尬，只有一进屋的第一句话很自然，现在尴尬地站在客厅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眼睛一个劲地往父亲入狱前的书房瞟。

“宏旭，进去看看吧。”母亲一边说一边走进书房把窗帘拉开。

路叔很灿烂地笑了笑，看了看邢哥和冯哥说道：“你们不来看看？”

邢哥说：“我看过了，不错。”

路叔没回答，跟着母亲就进来了。看着父亲墙上挂着的字，书架上的书，玻璃板上的钢笔，下面压的照片。路叔一件一件，凝视一会儿，换一个看一会儿，我想他是在回忆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感情，他们一切可喜可悲的回忆。

邢哥则是大大方方地伸开双臂坐在我家的破沙发上，看着对面的21寸电视

发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感慨：“温馨，温馨啊。”看着他那享受样儿，光看表情还以为他看见了满汉全席呢。

我也挪进父亲的书房，因为我想让路叔看到父亲在那个本上写的拒绝他之后的感受。我叫了叫路叔：“路叔，我给你看个东西。”

“你父亲爱照个相片，写个日记，搞个小情趣，以前我不懂，都说他瞎闹。现在看来，真是享受啊，看着他的这些个点点滴滴，我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没有争斗，只有友情，不用勾心斗角为了生活苟且偷生，豪迈直爽，那才是我的理想。没想到我会变成今天这样吧，悲哀，大悲哀。看见这些东西，岁月不饶人啊。”路叔没回头，一边看一边和我说。

我打开父亲的抽屉，拿出那个只把重要事情记录的本子，戳了戳路叔的后背。路叔回过头接过来，坐在父亲一直坐的那张椅子上，一页一页地仔细看。当看到父亲拒绝他贷款的那页时，路叔的头低了下去，手指扶着额头。他哭了，带着轻微的抽泣，眼泪一滴一滴打在我不能理解的字上，沿着字的顺序一滴接一滴。我没有打搅他，但是我能感受到他此刻的心情有多复杂、多难过。

客厅里，邢哥正和冯哥盯着电视看得高兴，就跟一辈子没见过电视一样，一脸的好奇和新鲜。

三个大男人没人帮母亲做饭，或许是根本就不会做，也没客气，但是没过多久，母亲就把饭菜准备好了。

大家入席，母亲倒了一杯饮料，举杯说道：“谢谢你们对欧阳的照顾，今天光临寒舍，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来，为欧阳能有你们这样的知心朋友、长辈，干杯！”

“应该的，不足挂齿。”邢哥抬起杯子说道。

“阿姨，祝你健康长寿，晚辈们做事不妥，还请您多担待。”

我也把筷子立起来全当碰杯了，大家开始大口吃菜，尤其是邢哥，就像多少年没见过食物一样，连话都不说，一直吃。

“老邢，你是怎么选择红海科技的？”路叔开口问了。

邢哥没说话，继续吃，根本就没有回答的意思，吃几口喝下酒，完全忽视了路叔的问题。

“喂，问你话呢，60年代把你饿出阴影了还是怎么了？”冯哥带点调侃地问邢哥。

邢哥抬起头，没直接回答路叔，而是对母亲说：“不好意思啊，饿了，姐，还是姨？还是姐吧，这样显得我年轻点儿。”

我开始不自觉地笑，这邢哥是分不清年轻还是衰老吧。

路叔没再问，而是直盯着邢哥，邢哥看了看路叔，笑了，笑了几下回答道：“选择需要理由吗？”

路叔问道：“那你总得有个依据吧？”

邢哥放下筷子，说道：“我看它像个垃圾，这市场总得有人当保洁吧，没人当那我就当了吧。这理由你满意不，路哥？”

“满意，你这是实话，不过你这话骂的人好像不在咱们这张桌子上吧？”路叔笑着回答道。

“要在我敢骂人家？就咱这身子骨，抢人家食儿，还骂人家，太不地道了。”邢哥的标准口气。

“红海上你是全仓？”他们开始聊上市场的话题了。

“70 吧。”邢哥没有撒谎。

“那 30 你怎么不买？”路叔继续问。

“老哥，我不是想让你少赔点嘛。”邢哥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太可恨了。

“哎，早知道我就跟你耗了。”路叔也感叹道。

“哥，你是怎么选上红海科技的？”邢哥问道。

“用选吗？那个特征的低价股有几个没庄家的，真碰上了我也认了。”真不敢相信这就是路叔的选择方式。

“惺惺相惜吧，哥们儿。咱们碰在一起，比狗熊生出熊猫还稀奇。”邢哥歪着脑袋说道。

“你说中国这个股市怪不怪，实打实地搞，不行，就得骗上，不骗不和你合作。”路叔还没回答，邢哥就感慨道。

“不骗那还叫股市吗，这里面又有骗子，又有实话，实话叫你怀疑，假话叫你相信。让你里外里得错，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蠢货还是个天才。”路叔看着邢哥感慨，也顺势说道。

“来，为股市干杯。”邢哥没去碰杯，而是自己独自饮了起来。

“别抱怨，股市是人民的股市，也是政府的股市，是你的，也是我的。”路叔说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可以解释为，股市是人民赔钱的股市，是政府融资的股市，是你我赚钱的股市，但是不知道是否正确，应该还是有更深层的意思。

邢哥应该懂了，回答道：“哥，咱们呀，早晚的事，谁也跑不了，再风光也逃不了那个结局。”

路叔若有所思地回答：“有人能跑了吗？早点死还幸福点。”

“路哥，新安怎么那么晚才进？”邢哥问道。

“新安早就进去了，挺低的成本就开始买了。”路叔回答道。

“我明白了。”邢哥思考了一下回答着。

“路叔，我刚去公司的时候，背后那个捣乱的神秘人物就是你吧？”我也开始掺和进去。

“我怎么捣乱了？”路叔笑着说道。

“你……”我有千万种理由，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我怎么了，我怎么捣乱了？”路叔还是笑着带点调皮地说。

我说不出来了，“别逗欧阳了，还伤着呢。”邢哥笑了笑。

路叔没说话，冯哥也放下杯子看着他俩，邢哥突然又是一个自嘲的笑，说道：“我没想到，这次我输了。”

“谈不上输赢，老邢，你是没往那方面想，所以想不到很正常。”路叔也解嘲地说道。

“人老了，股票还没玩几年呢，就老了，脑袋都不行了。”邢哥感慨道。

“老了好，老了好，早点退休，还省心呢。”路叔宽慰道。

“你们在说什么呢，怎么就又成了邢哥你输了？在新安上咱们是赚到钱的，咱们怎么输了呢？”我赶紧问邢哥，我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呵呵，傻瓜，我在新安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新安上演的撤资大赛根本就不是为了进货而表演的。咱们都认为这是有人要抢筹码，其实咱们都错了，包括我。”邢哥边说边停顿。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庄家都是把价格拉得高高的出货，还有砸价格出货的？”我疑惑地问。

“别人可能干不出来，但是你路叔能做出这种离谱的事，确实老了。来，哥，咱们干。”邢哥微微笑着抬起了酒杯。

“被逼得，没办法，再有，老邢，别老说自己老，我都没承认，你还早着呢。”路叔连安慰带玩笑地回答着。

“干这行真累。还是老冯清闲，钱不多，人家打打麻将，多好。”邢哥指着冯哥说道。

“你看我们老战友更清闲，往里面一住，要吃有吃，什么愁事都没了，羡慕呀。”路叔边夹菜边说。我不知道这是感慨，还是疲惫，竟然去羡慕一个监狱里的人。

“哪天咱们去看看阳哥吧？我和他打过交道，当初帮我不少。”邢哥开始提议。

“好，我看明天就不错，明天咱们让嫂子带着，小冯去不？”路叔带点兴奋地说道。

“好，一起去，欧阳你去不？”邢哥在问我。

“去，就算是贪污犯也是我老爹。”我回答着。

“好。”路叔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母亲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讨论父亲的整个过程，母亲不说一句话，不表态。路叔也没问母亲，怎么就知道母亲一定同意一起去呢，而且是带着大家去呢？

“欧阳，今天下午陆馨他们还给我打电话呢，他们都出去了，让我好好照顾好大家的这个弟弟，你现在可吃香了。”邢哥笑着说。

我还没说话，路叔就插话了。

“欧阳啊，以后去了我那儿，脑子可要灵活，再过几个月，几个公司联合要办个培训。你要争取能参加，那是个会让你提升很多的培训，虽然不能教你100%吧，教你个原理还是没问题的。”路叔这是在说给邢哥听，让邢哥死心。

我笑着说道：“好，是不是和交易所里讲的那种课一样？”

路叔皱着眉头，憋了半天说道：“这话别跟老师说，老师听了非气得吐血了不可。”

听了路叔这话，我心里就有谱了。

30. 父 亲

第二天，我们买了一大堆东西，一行五人就来到父亲这里。父亲看见我很高兴，但是他没想到母亲和路叔都过去了。路叔和父亲见面没有太多激动，就像总在一起的老朋友一样，有默契，更有一种不能理解的、没有伪装的友谊。

“老大。”路叔站在我身后，看见父亲从我开始往身后的每个人开始看，还没说话，路叔就开口了。

“来了。”父亲坐定了也笑着说道，他不像是个坐监狱的人，倒像是一个刚从家里晨练回来的一样。

“怎么样，看你这样，很习惯吧，我可羡慕死你了。”

“哈哈，羡慕也找点事进来待待。”

“我可想进去陪你呢，外面还有一大家子人等着养活呢，没办法。”

父亲笑了笑，没说话，我想他应该能理解路叔的难处。

“欧阳跟着我了，孩子不错，你放心吧。”路叔边说边点着头。

“好，跟着你我就放心了。你姓邢吧？”父亲指着邢哥说道，而没有理站在边上的母亲，母亲也没有半点不自然，也没有插嘴说话。

“对，阳哥，以前我找你办过事。”邢哥说道。

父亲点了点头，对母亲说道：“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但是还是要照顾好欧阳。”

母亲说道：“嗯，你在里面好好的，别让我担心就行了。”

“我叫冯国忠，我和钢厂的关系不错。”轮到冯哥说话了。

父亲笑了笑说道：“嗯，说起来都认识。”

冯哥知道父亲在故意拉开大家的距离，所以也就没说话。

“爸，上次是我不对，你别放在心上，别生气。”我看着父亲的脸，等大家都说完了，才开口说话。

“没事，你是我儿子，我了解你。”父亲简单地回答着。

“好，你好好的，我会照顾好妈的。”我撒着这个我办不到的谎。

父亲没有回答我，而是直接说道：“谢谢兄弟们，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孩子，也谢谢你们不嫌弃我来看我。我一时贪心，就成今天这样，欧阳你要好好学你的长辈，不要盯着方法不放，要学习他们的人品。”父亲站起来对着大家鞠了一躬。

我听了这话，眼圈开始泛红，鼻子酸酸的，回答道：“好，一定，爸你就放心吧。”

“好了，赶紧回去吧，能来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谢谢你们。”父亲说道。

路叔一脸复杂的表情，想说什么，又没说。沉默了一下，对着父亲说道：“哥，外面的事，有我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咱哥俩说多少都多余。”

“我放心，欧阳还让你多费心了。”父亲回答着。

“放心吧，外面的事，有我、老邢、小冯，放心。”路叔知道该走了，开始说着简单的告别词。我长大了很多岁，才明白，简单的友谊都是真实的，虚伪的感情总是要找点东西证明他是真实的。路叔没和父亲说什么，但是一字一句都是实打实的保证。

我回来休息了几天就跟随路叔来到了他们所在的公司，本来想当然地认为极其忙碌的公司却给了我一个根本想不到的印象。

31. 幕后培训

第一天进公司，我的胸前被挂上了一个“实习”的牌子。这就说明我在公司，哪方面都是实习。我没有在公司看到太多人，其实旭日的气氛很像哀思，不管涨跌，都充斥在那种自信的气氛下，但是比哀思要稳重得多，涨跌好像对他们的情绪并不能造成影响。

路叔并不直接管股票的买卖，只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提提意见。路叔不会直接把你引导在他的想法上，而是用一种渐进的口吻，让你说出自己所有的想法，这一点和邢哥非常像。我怎么看都不能把他和之前我们总结出来的那个阴险的、卑鄙的、神秘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开始接受、认识、明白，这一切只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和技能。而路叔的权威就来自他的这种不紧不慢，极其智慧的性格。他不会勉强你接受、服从，他会提出一种看法、思维、方向，而让你的眼前一亮，让你明白自己和路叔的差距。

我在公司被安排给一个叫林浩的人，30多岁，我在刚进哀思学到的一系列股票知识除了股票代码、换手率、涨幅一些简单的数据经常被使用外，其余的很少被提及，我必须重新补课、重新学习。我在公司的前五个月，没有参与到一次股票买卖的过程中，我只是做一些端茶倒水的活。林浩早上10点多去公司打开电脑看看股票，就喝水玩游戏，要么去看电视了，他几乎很少看新闻，也不和我提及公司的事情。每天只会和我说“来了”、“谢谢”、“帮我倒杯水”等，我每次问他对大盘的看法，他总是含糊糊地回答我。行情在涨，他就告诉我今天会涨；行情在跌，他就告诉我今天会跌。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预测失误和我对他的意见。我没有想到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没有那种繁忙的景象。后来我单方面在思考，是不是林浩根本就不愿意和我这样什么都不懂的人谈，或者就是他们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考验我……

林浩整天上班打着哈欠，一副混日子的尽头，我从内心思考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路叔会选择让我跟着这样一个人。但是走到这一步，想到路叔在红海和新安的伸屈，又看到林浩这样人和路叔的格格不入。我开始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个故意的、试探性的测试，并且坚信我的想法。

我住在路叔的一套很小的房子里，房间基本被搬空了。在来的第一天，路叔带着我买了床、柜子和一些家具。我要求买个电视，路叔回答我：“现在谁还看那东西！”

虽然日子无聊，但是公司的同事，林浩及林浩手下的几个员工对我也很好。不会去欺负新人，但是也不会去帮助你。我开始渐渐明白，我一定要参加路叔所说的培训，因为我在这里根本学不到东西。或许人家根本就没想教我什么，靠自己悟出一些道理，可是连个方向都没有。我也放弃了在林浩看盘的时候紧盯着他，我明白，紧盯着林浩根本解决不了我现在的問題。

五个月之后，路叔所说的培训开始进入筹划阶段，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培训，我希望通过培训能成为像邢哥、路叔这样的人，平淡却不平静。

这一天我被叫到路叔的办公室里，我以前虽然来过这个办公室，但是只是问我一些最近生活得怎么样，想没想母亲、邢哥、冯哥，经常打电话回家这些礼仪上关心的话。今天我一坐定路叔就问我：“在家的时候我就和你说过，公司会和别的公司共同组建一个培训班，今天让你来也是想问问你的意思，想不想去？”

我笑了笑，内心已是十分激动，但是我还是说道：“想是想，但是我有资格吗？来公司这么久，每天就做一些那样的工作，正经的知识我都没学过呢，去培训会不会？”

路叔笑了笑，说道：“开始和你路叔打哑谜了，小家伙不简单呀。不过我告诉你，能忍受几个月极其无聊、重复的工作的人，就是有这方面潜质的人。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在公司的表现很合格。几个月以来面对这样无聊的工作，看不到交易，又有林浩那种看起来一点能力没有的人折磨你，你还能对公司保持信心，也没有找我抱怨过一次。我知道，你一定是想到了这种反常的现象对你有可能是一种考验，但是日复一日，你没有怀疑过自己没有根据的猜测。我很满意，也替你父亲感到高兴。”

我也放松了，说道：“你这么做不止这些吧？我的路叔。”

“是吗？那你来说说，说说还有什么？”路叔没有表现出疑问地说出了一个疑问句。

“你还可以利用这样的手段，让我增强对培训的渴望，之后会更好地学习。”我回答道。

路叔点了点头说道：“看来老邢把看家玩意儿都教给你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等着路叔安排之后的事情。但是心里一直在琢磨，原来那些一箭双雕的计策总是在这种无聊、平淡的遮掩中一步一步形成事实的。我开始明白，这和股票的原理很相像，如果你真有毅力熬过庄家的折磨，绝望的考验。庄家不会吝啬到一点利润都不给你的地步，相反会给你非常多超额的利润。

路叔接着又说道：“好好学，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

我点了点头问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去？”

路叔说道：“明天放假，休息三天，培训应该放在咱们职校的大教室里。”

我看了看路叔，问道：“大教室？有很多人吗？”

“前期会有很多人，往后就少了。”路叔说出来，又发现自己说漏嘴了，做了一个不应该的表情，但是我心里明白，这是在故意暗示我。

“谢谢。”我感谢着路叔，心里对市场的感悟开始通过邢哥、路叔的点拨，开始慢慢有了几丝轮廓。前期会有很多人，往后就少了，股市不就是，前期没有人看好你，往后就对了，这可能就是最基本的。

休息了几天我和另外三个学员——毛建明、华连义、冻鱼一行四人到职校，挂着公司发给的证券知识学院班下面写着某公司某学员的大牌子，就进了这个路叔很看好的培训班，一进门我就被吓到了。这个本来就比较大的教室里坐着满满一屋子的人，我们分开找地方先坐下，靠前排的座位都没有了。靠近我的是××夏投资的，见我坐在他旁边，主动和我打招呼。

“你是哪儿的？”

“旭日的。”

“哦，旭日投资就是个垃圾投资，以后毕业了到我们公司吧，我们公司在国内很出名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结果他又继续说道：“我听我们老板说，你们老板能力很低，什么都不懂。”

我说道：“嗯，我们老板就那样，我去了好几个月，就没见他买一次股票。”我开始意识到这是路叔有意在这样做，所以我也顺着他说。

“等培训完了，你就来我们公司，我们老板很注重人才的。”

我没回答，笑了笑，我还以为这个算是狂妄的，没想到那边还有几个哥们更厉害，很大声地说：“××就是我们公司做的，当时都轰动了，别的资金在我们面前都是陪衬。”

有人开始起哄地说道：“你们公司在电视上的预测哪次准过，都知道和你们反着来，肯定赚钱。”

我开始头疼了，我也开始明白了，如果用自己的思维去看路叔的行为，只能说“他真傻，他真蠢，他就是个白痴”。但是只有真正靠近他、见识过他的人，才能明白且懂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过了几分钟，我们的老师，一个看上去不到30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后来跟着一个岁数差不多的男人，拿了一摞卷子。

这个男人进来就开始给每个学员发一张，而女老师则在黑板上写下来一个“严”字之后说道：“我姓严，以后你们可以叫我严老师。”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下面有的学员开始偷笑，这是在质疑老师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嘲笑。

卷子发到我这里，基本上已经快发完了，我拿起来看了一眼，基本上都是一些证券常识。像是对成交量的理解、换手率的理解等，基本上补习一晚上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地回答上来。我琢磨着路叔临走时候说的话，前期的人会很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这个卷子没有这么简单。

我的思维被严老师打断了：“40 分钟，答完。”

之后就开始站在窗户边上不说话了。我们的同学还有很多没带笔的，教室里一时间借笔的、借书的，声音此起彼伏。严老师根本就不管，视而不见，这让我十分不解。

开始的答题都还很顺利，但是到了一道题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这个题目有些诡异：

“作为一个证券工作者，你认为 T+1 的交易制度对散户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吗？”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病句，而且我的第一感觉，作为股票就应该随时买卖，但是它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有几个答案选项：

(1) T+1 的交易制度是一种不公平的、扼杀散户积极性的交易制度，不利于大部分投资者投资以及赢利。

(2) T+1 的交易制度很公平，在这种交易制度下的投资者都能很好地投资。

(3) T+1 的交易制度适合庄家投机，T+1 可以防止大部分投资者在极速下跌情况下迅速逃跑。

(4) 其他，其他意见自己填写。

我看着这个题目，内心的感觉很直接，这个题目从散户的角度看应该是第一个，从庄家的角度看应该是第三个。肯定不是第二个，因为它并不公平，它的问题并不是用公平叙述的。如果说：“你认为 T+1 的交易制度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是一种公平的制度吗？”那就说明，至少出题的人认为 T+1 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制度，但是现在，他用不公平叙述，那么……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故意露出破绽，故意诱导我们的陷阱。

我面对这道题，陷入到无尽的思考中，从题目上来看，(1) 和 (3) 都对，因为大部分投资者就是在上午或下午看盘时追高，结果到了临收盘出现跳水无法交易而造成巨大损失的。

我开始回忆 T+1，开始回忆资料里对于这个制度的介绍。好像很少，不光是介绍很少，而且我还记得，这个制度只有在个别的几个国家的市场里存在。那

么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谁的利益，或者说它的存在是为了损害谁的利益呢？我发现我看了上面的选项，就开始跳不出这个思考的怪圈了。

我知道，还可以写自己其他的看法，但是我该怎么写呢？毫无疑问，这个题应该是个陷阱，但是 T+1 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开始从另外一种思维去琢磨这件事。

T+1 会造成庄家的资金障碍，灵活性降低，如果在 T+0 的制度下，忽视亏损，有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拉动价格或者挤压价格。但是在 T+1 的制度下，就必须准备双倍的资金，那么这个制度并不像选项（3）里所说的那样，它对庄家是有抑制作用的。

那 T+1 对大部分交易者的意义和影响又在哪里呢？首先，国家认为，散户至少要去预测的不是今天股票的涨跌，而是明天开盘价格和今天的差值。因为利润或者亏损取决于这个差值，那么就一定会抑制散户的投资积极性，因为散户看不到明天怎么样。从大部分散户的角度看，T+1 会让散户增加前瞻性，因为 T+0 会让投资者变成见利或者见亏损就交易的纯交易员。所以，T+1 的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

从国家的角度看，T+0 可以多收税，但是为什么 T+1 会存在这么久，目前还不能推断出来。如果没有 T+1，在 T+0 的制度下，大部分投资者见涨就买、见跌就卖，如果大家都这样去做，那么必定会因为羊群效应引起大盘的剧烈波动。到时候散户必定会成为庄家手里的一颗棋子，注定会以极快的速度亏损殆尽。

而 T+1 从资金上约束了庄家，即便能坐庄，也会相应增加很大的风险和难度。而在散户面前，T+1 虽然减少了散户的交易次数，但是却提高了市场的稳定性。我得出了和选项完全相反的结论。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那就是国家明白在 T+0 的制度下散户会疯狂地投机，这等于是自杀，所以 T+1 的出台就是为了抑制投机和稳定市场。没错，这个答案虽然得出了和起初相反的答案，但是我很满意。

我停在选项（3）上的笔挪开了，挪到其他选项上，在下面的其他意见上写出：“（1），（2），（3）选项均为错误，正确的答案是 T+1 是一个偏袒散户、扼杀庄家的交易制度，这个制度对国内股市出现的投资热、无风险投资起到了决定性的抑制作用。

我写完这段话，想了一下，T+1 很巧妙，想坐庄，资金要大，而且还要把部分利润分给散户。如果在 T+2 的制度下，那么活动资金的要求就更大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庄家还要承担 T+N 中 N 个交易日的无自由风险。

如果 T+N 庄家看不到利润，市场无机会，大部分人也就不会投资股市了。如果 T+0 投机过热，剧烈波动，外资内资都只会把一小部分资金拿进市场，赚点就跑，就不会出现金融行业，所以根本不适应融资。我开始感叹，在 T+1 的制度下能生存的庄家，都是神仙。

考试过去也有 20 分钟了，在这道题上就卡了十几分钟，刚琢磨时间不够用呢。刚才非常张狂的一个哥们儿站了起来，拿着卷子走向讲台。我的第一反应，这么快就答完了？老师没问他什么，很平静地示意他把卷子正面朝下放在第一排的桌子上。他刚想出门就被老师叫住了：“回去待着。”

“我都答完了，不能回去干坐着吧。”

“叫你回去就回去，你出去的话就直接回你们公司吧。”

这哥们一边不高兴地向自己的座位走，一边对我们说：“这么简单的题，答这么长时间，还干这行呢，这行的精华是短、平、快，知道不？”

严老师笑了笑，没理他。

结果这哥们刚坐好，就问老师：“老师，你买过股票没？”

老师的回答让大家大跌眼镜：“我就是进来监督你们考试的，我没钱买股票。”

这哥们还不罢休，带着挑衅的口气问道：“那我都能教你了，我们都是精英，找个不懂股票的老师监督我们，我们如果有问题问你，你多难堪。”

严老师还是一脸微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白刚。”这哥们回答道。

严老师不说话了，走到窗边继续看外面的风景。

我继续答题，快结束了，又一道题让我思考良久。我不是思考它的答案，而是思考它的背后，这道题想证明什么？

“我们大家都在喝酒的时候喜欢吃炸花生米，炸花生米在热油中变成什么颜色的时候最好吃？”

(1) 半黄

(2) 原色

(3) 微黄

我在家看母亲炸过花生米，肯定是微黄，花生米在热油里一见变了颜色就要出锅了，因为它在冷却的过程中，颜色就会趋于黄色了。

但是出题的人出了这么一道跟交易毫无关系的题，什么意思？

我把它先放下，开始回答后面的题。都答完了，33 分钟，又看了一遍，38 分钟结束。开始对着这个花生米的问题琢磨起来。

起初我很难把这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和股票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看着三个备选答案，看出点门道来了。

半黄应该代表绝大部分看见上涨开始交易的投资者，那么原色就是看见没有上涨时观望的投资者，微黄是见到一些利润还观望的投资者。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总感觉有点别扭。这挺有意思的，我开始感觉到，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不是在描述散户的。如果用它来解释庄家的行为，那么就是庄家应该在微黄的时候开始离场，在半黄的时候撤退完毕。那么看见利润的投资者进场的时候，庄家已经没有风险了。从这个角度看，散户就变成了乞丐，在这个时候进场的散户自己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掌握在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庄家手里。那么这个原理就是，散户在原色的时候观望，在微黄的时候犹豫，在半黄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冲进去送死。

我开始感觉到这两道题的寓意十分有意思，也感觉到了背后那个出题人的阴险。这些人多数是男人，根本就不知道在半黄还是微黄或者原色时出锅，他们中聪明的人只能把这个原理和股票联系在一起，否则肯定错。

多亏了路叔的暗示，我明白这已经是路叔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32. 不停地淘汰

前排的几个同学开始起来向后收卷子，有几个哥们起身就要往外走，被老师叫住了：“等等，都坐回去，还有点事要交代。”

大家嘟囔着都坐好。老师站在讲台上，开始翻卷子，看十几秒钟，说道：“×××，出去，楼下有个会议室，窗户上写着主会议室的，去那里报道。”

我们都以为第一个人的卷子应该是白刚的，可是不是。

×××起身嬉皮笑脸地就出去了，我看老师看的卷子上的位置，就知道是这两道题的价值，心里有几分明白了。

接连着班里大部分人都被叫出去了。和我一起来培训的毛建明、华联义也被叫了出去，班里空空的。最后叫到的是白刚，刚才取笑老师的那哥们。

“白刚，楼下报道去。”

这白刚一起身，脸上立刻泛出得意的笑，冲着我们说道：“我还以为我被淘汰了呢，你们这些白痴，就在这里待着吧。”

严老师看白刚走到门口，说道：“下去替我恭喜他们。”

白刚很高兴地说了一句：“是。”然后又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走了。

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刚走了几秒钟后，严老师开始发威了。

指着门就说道：“这帮白痴、蠢货、废物、傻子、垃圾，快回家种地去吧。”我们都会心一笑，我看了一眼，全班只剩下不到 20 个人，冻鱼和我还活着，刚才很猖狂的那几个都不在了。

严老师继续说道：“这些垃圾还配做股票，他们只配在上涨快结束的时候去交易所骗别人开户交易。”

我们开始笑，看来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严老师继续骂道：“就这些还 × × 公司千挑万选出来的潜力精英，一大堆垃圾，连 T+1 的意义都分析不出来，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做股票的。我要是他们，我早跳楼了，还活着干什么。”

“看看这个，写的什么，选（3）我就不说他了，还给我写着‘我认为 T+1 规则是遏止散户投资热情一个不力的措施，他帮助庄家钻了空子，散户大部分的亏损基本源于 T+1 的限制’。看看这些个一脑子糨糊的人写的东西，这还是 × × 夏的，以后别买这个公司的基金。”读完直接把卷子揉吧揉吧扔在讲台下面了。

我头皮开始丝丝犯凉，刚才读的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吗。

看看，还有这个，就那个白刚，就差脑门上写上“蠢货”两个字了：“选个半黄我就不说你了，还给我写上，花生米在半黄的时候应该将火关小，否则容易炸糊。”我一下就笑出来了，再一看前面几个哥们都有捂嘴的动作。

“就知道吃，也不动动那个脖子上的西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的，还将火关小。他怎么不等油凉了下手抓着吃，回去种菜去吧。”严老师继续骂道，我心想，有这么大火气吗？

真看不出来这个老师这么暴躁，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是她太善于伪装还是我们眼睛太拙。

老师把那些被淘汰的卷子，扔进门口一个大纸箱子里，拍了拍手对我们说：“你们换一下位置，往前排坐，一会儿还有人来。”

我们开始拿着东西往前排坐，还没坐好，门就被推开了。进来了一个 40 岁左右的男人。一进门，严老师就问他：“你那里怎么样？”

这个男人苦笑地回答道：“9 个。”

我开始琢磨，严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什么意思？

“进来吧。”严老师说道。

这些人坐好后我数了数，全班加起来所有女同学有 7 个。心里想着：“想要

在这占有一席之地，不对市场有绝对的理解根本存活不下去。”要不是路叔提醒我，我肯定就出局了。

全班加起来 26 个人，如果那个班也像我们这么多人的话，那么就是将近 200 个人，两道题，淘汰了将近 90% 的人。

“大家静一静。”严老师说道。

一两秒，大家的眼睛就都聚焦在讲台的位置了。

“我是你们交易心理的老师，我叫严淑芬。”接着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什么是交易心理，或许就是邢哥和路叔玩的那些把戏吧。

“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要一起合作，希望大家能多配合，谢谢。”严老师继续说道。

停顿了一下，数了数我们的人数，然后和刚才进来的男人说道：“26 个。”那个男人就出门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

“下面我们发教材，我现在提醒各位，我们所用的教材，禁止对外传播。我知道刚才淘汰的有你们的同事、朋友，但是记住了，禁止传播。”

我们都没说话，过了几分钟，那个男人推着一个小车回来，上面放了一堆书包。蓝色的，非常大的书包，也装得非常满。

第一次还没轮到我，第二次我才拿到他们所说的教材。打开一看，应该有差不多 20 本，当时就吓了一跳，这是培训还是要命。里面有一些国外著名大师写的书，还有一些哲学类、心理类的书籍，还有几本是复印的。我抽出靠里的一本复印的书一看——《行为经济学》翻了几页，很是头疼，看来是他们自己翻译的。

我还没看完，严老师就又说了：“问你们个问题。”

大家放下手中的书包，严老师问道：“如果你们今后遇到外资、外国的游资进来，你们会怎么办？”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干他们，让他们带钱进来光屁股滚出去。”

还有一个人说道：“国外游资的智商肯定比散户高，甚至比咱们还要高，作为规避风险的原则说，我们应该回避他们。”

一片唏嘘声，这个人又说道：“这就是市场，你们应该懂的。”

严老师指了他一下，说道：“你，起立，直接回你们公司。”

这哥们有点难堪，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玩真的，起来站在那里没动。严老师看他没反应，继续说道：“出去，再不走我立刻给你们老总打电话炒了你。”

这哥们抱着书包就往出走，严老师拉开门说：“把教材放下。”

我也开始明白，遇到国外的游资，这里的原则就是要死磕了。

“你们就住在对面宿舍楼，5楼、6楼，等会儿过去，他们拿着你们的卷子过去贴名字了，看见自己的名字推门进就行了。你们有三个月的时间，自己学习这些教材，我三个月之后开始讲这些东西。我会讲得很快，到时候跟不上别怪我提前没和你们打招呼。住在这里，这三个月你们每个月有一次机会出门，每次4小时。如果你想被淘汰，就尽管往出走，我住在5楼第一个房间，觉得实在熬不住的来找我，我给你们荣誉让你们很有面子地回你们公司。”

严老师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记住了，在学习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自己消化，别来找我。”

坐了十多分钟，有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我知道大家都想快点看到他们所说的这些教材有什么魔力。

刚才送书的那个男人回来了，对着严老师说了一句：“好了，可以带过去了。”

严老师没有立刻让大家走，而是说了一句到现在我还记得的话，非常清晰，这句话把市场概括得非常全面。

“我再提醒你们一次，不要把你们的教材传播给其他人，如果有人被发现，立刻走人。这是我最后一次强调，禁止传播你们包里的任何一本书的名字。”严老师非常严厉地说道。

我们都有些不服气的表情，这些书在书店都能买到，为什么不让传播。

严老师继续说：“你们在座的，想提高自己的胜率，怎么办？”

有人回答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句话被写在黑板上了，红粉色的粉笔，斜着写的，非常醒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们都同意黑板上的这个观点吗？同意的举手。”严老师说道。

全班都把手举起来了，这话是古话，怎么能有错，不可能有错。

“放心吧，我就不淘汰你们了，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

此后黑板上的这句话被打了一个大大的叉，然后画了个圆圈把这句话圈了起来。

“记住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绝对错误的。”严老师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我一头雾水，这话怎么就错了，这话是老祖宗说的，怎么到了这里什么都错了。

接着，严老师在黑板上写出：“知己知彼，敌人不知己不知彼，方能百战

百胜。”

我开始明白了，敌人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胜率。

“我没时间教那些榆木疙瘩什么叫交易心理，我们要的是一点就通的人，如果你大脑没发育到这个程度，请你自己离开。我没时间一步一步教你们散户为什么割肉、为什么追涨，我要的是能和我的思维速度一致的人。”我把这段话记在脑子里了。我们只能静静地听严老师训斥着，不知道这是训斥着刚才走的人还是我们，反正我的脸上一阵阵发烫。

接着严老师解释“知己知彼”的含义：“想百战百胜，就找知己不知彼的对手，如果都是知己知彼，那么胜率只有 50%，如果对方知己不知彼，那么你的胜率只有 75%。”我开始明白，散户为什么在数年的市场里上演着短暂的赢利，而长期的亏损中循环而不可自拔。散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更不知道庄家会怎么做。而庄家却知道散户会怎么做，也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场根本不对称的战争。

我们的宿舍以前应该是有四张床的，但是现在只有一张床、一个大大的写字台、一个台灯。宿舍的床上放着大概有 50 个笔记本，纸质很好，写字台上的盒子里是给我们准备的油笔，至少有 20 根。钢笔水分红色、黑色、蓝色，三种颜色一样一瓶，钢笔 6 支。看到这些我开始郁闷，这说明有多大的工作量。

我还没看完，冻鱼就过来了：“欧阳，咱能熬过去不？我看光字就有 1 000 万，怎么看呀？”

33. 闭门学习

我回答道：“三个月呢，急什么，慢慢来。”

“有事叫我，我看这教材，两个人学，互相教还能学得快点。不知道让不让？”冻鱼用很无奈的口气说道，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看难，他不是说了吗，不让问，不过没明说，咱们可以钻空子。”我也苦笑着回答。

“行，我回去收拾收拾，你先忙着。”冻鱼说着就往外走。

到门口了又回头问道：“你说咱们要是放弃了，回去会不会被老路给开了？”

“那还用想，肯定被开，没悬念。”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不希望没个陪伴

着我，我很肯定地回答他。

冻鱼没说话，摇着脑袋出去了。

这三个月里，我们没有经历过像一些训练里所表现的侮辱、强制、超负荷。相反，严老师没说过我们一次，见了我们也经常是一个微笑。

我从行为经济学开始学习，因为有一些基础，觉得行为经济学学起来可能会很顺手。可惜我错了，不光书里各种各样的变数让我糊里糊涂，而且翻译的水平也不怎么样。还有几页复印得黑乎乎的，根本就看不清楚。我拿纸重新抄了一遍，才勉强理解了点。

但是行为经济学中的模型、事例好像根本不能和股票挂钩，但是这些例子显然对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实例作了解释。但是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它，我回忆在红海科技的整个过程中我的一些心理感受，试着用行为经济学解释这些感受，最后有了一些眉目。

这几个月除了出去买点零食，打电话给母亲、邢哥、晓雪、刘瑞、师傅，这些之前帮助过我的人，其余的时间就一直对着这些他们眼里神奇的教材，一页一页地分解。笔记本上没有太多的字，相反全是各种各样的图，横七竖八的一瞬间感觉的记录。

最有用的就是那三个颜色的钢笔，这三支钢笔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更进一步地理解了这些教材的精髓。

我的感悟：在这几个月的学习中，对教材没有太深的感觉。最深的感受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忍耐过去的，时间是飞逝的，再难、再枯燥无聊的东西，仿佛一闭眼就过去了。未来变成了回忆，预测变成了事实。

三个月过后，我们只剩下 20 个人了，还在那个教室，那个整个学校最大的教室，没有挂牌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里一定会改变我们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会改变我们对事情、对人的看法。我不敢想，甚至不敢去预测之后的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能做的只有默默地进去、好好地学习。

我们的学习时间很有意思，我们的上课时间是上午 9 点开始，下午 4 点结束，每小时休息 10 分钟，中午不休息。

上课的前一天，我们被告知第一课就要学习行为经济学，我找出来我所有关于行为经济学的笔记，理解、感想，三个笔记本，准备明天去见识一下这个女老师怎么让我们彻底服气。

第二天一上课，教室只有 21 套桌椅了，每个之间的间距被放大，黑板边上被挂了一块投影布。还没开始上课，我们剩下的 20 个人就已经规规矩矩地在教室里坐好了，坚持了三个月谁也不想因为说几句话就走人。

但是当时的我，并不想说话，其他人也不说话，剩下的人就像是哑巴一样。我已经没有了那种炫耀的、虚荣的欲望，剩下的就只有接受。教室里只有纸张翻页的声音，15个男人、5个女人，我不知道若干年后他们都会变成什么结果，但是我明白，10年之后，这里的人还有一半活着就已经是喜剧了。

严老师推门进来了，手里什么都没拿，穿了一件灰色上衣、牛仔裤，一点都不庄重。说她是来上课的，还不如说她是来约会的。

“学得怎么样？”严老师的开场白，那种带着自信的强调直白地问道。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看着她。

“好了，咱们不浪费时间，今天讲行为经济学，现在是8:55，今天讲完它。”

“讲完讲不完就这一天，理解不理解就这一课，理论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先看一下我们这段测试。”

34. 做庄测试

严老师打开投影，暂停，说道：“我们从咱们市的四个交易所里寻找了100名自认为自己很有水平的散户投资者，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测试。他们获胜的条件就是谁的赢利最多，谁获胜，奖金2万元。他们会从一只虚拟的以买入的股票开始计算，我会开始报上涨、下跌百分比或持平，他们需要作出卖出、买入、持有的选择。但是这个测试，他们只有这一只股票可以选择。所以他们会尽量避免亏损，我需要你们对他们对于百分比变化做出的行为，用行为经济学去解释他们。”

接着这个测试开始了，这些精英来自市里的几个比较大的交易所。从背景来看，他们这个测试应该是在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室里制作的，因为他们是用手里的一个手柄选择是否持有、卖出、买入的。

接着主持人开始说话了：“我们旭日投资的虚拟投资赛就要开始了，人们都认为股市就像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我们的绝大多数散户进入股市后都是亏损的。今天我们请来了咱们市交易大厅里一些被大家所认可的高手，他们在进入这个市场以来，基本都是赢利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要用模拟的手段，快速寻找他们投资的技巧和规避风险的技巧。我想，这也是大多数散户迫切想要看到的、知道的。”

停顿了一下，主持人开始说道游戏的规则：“我们选取一只目前你们已经持

有的股票，由我们旭日投资的赵经理来报亏损或赢利的百分比，每报一次大家有5分钟时间考虑、选择。亏损20%后即出局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好亏损的幅度。我们的游戏不考虑交易成本，即印花税和手续费。大家手上的选择器上有红、绿、黄三个按钮，如果选择买入，就按一下红色按钮；如果选择卖出，就按一下绿色按钮；如果选择持有，就按一下黄色按钮。我们的奖金被分为四个等级，一等奖：20 000元，二等奖：15 000元，三等奖：10 000元，4~10名，每人：1 000元。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

一个30多岁的妇女接过话筒问道：“我需要通过大盘来预测个股的涨跌，你们报的涨跌百分比中包含个股的涨跌吗？”

主持人回答道：“包含的，但是不包含热点、概念，这些方面大家不用考虑。我们报出的信息只有大盘的波动百分比以及个股的波动百分比，大家通过这个选择。”

我听了这个妇女提出的问题，心里有了一些想法：“大盘对个股的影响的确很明显，她是把大盘当成了一个目标，这是因为锚定心理的影响。”

紧接着这个赵老师出场了，这个人一走出来我就认出来了，他就是给我们送书的那个中年男人。原来他姓赵呀。我心里不停地犯嘀咕，从路叔的嘴里我知道，这个培训是各个公司联合起来组织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旭日投资，只有旭日投资。只有这个严淑芬老师在旭日没有见过，但是我没见过不代表她不是旭日的人。

“大家好，我叫赵明，我是一个交易所的经理。其实我也是个散户，一直在亏。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在公司被称为小神仙。因为我买哪只股票，哪只股票就跌。我一卖，它就涨。有一次，我和我们同事一起买了一只股票，三个月啊，我赔了13个点，我同事忍不住了，使劲做我的工作，让我卖了。结果我前脚一卖，后脚它刷刷地就往上涨。我让他请我吃饭，他没请，我又悄悄地买了回来，结果没过两天，它又哗哗地往下跌。”

台下的气氛一下活跃了，成片的嘲笑声，前台看得比较清楚的那些人脸上泛出轻蔑的表情一览无余。我心里开始有一点苗头，感觉到了为什么他们都在示弱，他们对陌生人总是示弱。严淑芬对白刚猖狂的示弱、赵明对台下这些散户的示弱，这是为什么？是他们不想让台下的人太在意赵明报出的涨跌百分比，故意让赵明扮演一个傻子？还是赵明不希望让台下的人寻找到规律？重要的一条，融入进大家的群体里，站在台上也是其中的一员。最重要的一点，他不喜欢台下的人知道他会炒股票，他根本不想和这些人交流，哪怕只是聊天，他更不想被这些人整天用一张无尽贪婪表情的脸去纠缠他、烦他。从那一刻，我开始理解赵明、

理解严淑芬为什么对白刚的猖狂置之不理，反而放纵。从严淑芬的角度看，只需要几句话就能骂醒他，他为什么不骂，她这是在害他，是纵容白刚在错误的路上一直走到黑。不对，是无尽黑、绝望黑。我的大脑里，开始浮现出那样一句话，一句和我的年龄、经历极其不相符的话：“如果我的对手是长期的、固定的，那么我做的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就是时不时地降低一下他们的智商，时不时地让他们聪明一下，时不时地让他们钻钻牛角尖。”

我在台下的思考顺着赵明的话，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个轻蔑的表情，这是一个知道了事实后对台下那些嘲笑的、轻蔑的、自以为聪明的人一个轻蔑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会傻多少年，不知道他们会赔多少年，他们用自身的第一感觉去作出判断，就注定了被赵明这样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赵明接着说道：“我们公司这次为了寻找一些特别有潜力、有天赋、有能力、有经历、有自信的投资者来与我们合作，我们想吸纳这些人才，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更有发展的平台，而不是像我这样的，呵呵。”一个自嘲的笑带着一个无奈的手势又引来了台下一阵笑声。

“先别笑话我，我们是想通过这次比赛，虚拟的比赛，来找到更多的人才，我们需要人才。也就是说，你不光会得到2万元、1.5万元、1万元的前三名奖金，还能得到我们对金融知识、投资知识的一个系统的培训。培训合格后，你可以运作的资金不会低于500万元。”

严老师点了下暂停，问道：“你们其中有参加过这个比赛的人吗？”

台下的我们没人说话，严老师笑了笑，说道：“他们已经走人了，一会儿想骂可以随意骂。”之后点了下遥控器，继续播放。

赵明指着下面最前排坐着的一个人说道：“规则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刚才我在后面听到主持人介绍过了，他是这场比赛的记录员，我报百分比，他根据百分比计算价格。最后获胜者的赢利就是通过他计算出来的，大家不要把垃圾扔到他这个位置，大家给我个面子，他刚结婚，新娘是我曾经的女朋友的女儿。”下面又是笑声一片，赵明其实非常有主持天赋，活跃现场气氛非常有一手。如果你只看他说话，至少有95%的人第一感觉就是，旭日之所以让这么一个傻蛋跑上来作主持，是看中了他活跃现场、主持的天赋。他通过这样的误导，坐实了他的谎话。如果是我，我一定会上当了，这是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的，而且还让自己觉得自己非常聪明。

还没进入正题，我就收入了很多东西，如果从台下的角度看，这完全是废话，但是从我的角度去看，全是宝藏。人性、人的弱点、人的规律暴露无遗。

赵明指着第一排一个穿黄色工作服的人说道：“台上这个穿黄衣服的人，他

是控制这个电视的人，他的功能就是告诉我们：我每次报出百分比后大家选择的数量统计，100 位中，买的有多少、卖的有多少。大家都明白了吧？明白了我清清嗓子，咱们就开始吧。”

“我们选择的这只股票叫九日纺织，随便起的名字，价格也是虚拟的，大盘指数也是虚拟的。我给大家的信息只有大盘和它的百分比，它现在 10 块钱，你们只能一次性买入所有资金或卖出所有股票。补充一下，有问题没？没问题的按一下你们手里那个游戏手柄的红色按钮。”赵明说道。

短暂的投票后，有 89 个人选择了红色，大屏幕上现实 89 人明白了，7 人选择绿色，4 人选择黄色。

台下说话了：“我们需要量能。”

赵明回答道：“以各位的水平，还需要量能吗？就这一只股票，可以忽视吧。”

接着又一次投票，100 票红色，表示大家都明白了。

接着继续被暂停了，严老师问道：“我想问大家，选择单一一只股票获利的可能性大，还是有很多股票可以选择的获利可能性大？”

“应该是只有一只股票可以选择，那么赢利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为什么？解释一下。”严老师问道。

“人们对股票买卖的行为不是因为他手里的股票而决定的，如果选择过多，人们就会以涨幅过大的股票作为目标。如果他手中的股票低于目标的表现，那么他就一定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下面有人回答道。

“锚定心理，风险厌恶，是吧？”严老师说道。

“对。”我们中的某一个回答道。

“好，咱们接着看，看看他们究竟能不能赚到钱。”严老师说道。

赵明继续说道：“大家都没问题了，那我就开始了。”赵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扬了扬说道：“大家看好，我可不是诚心和你们过不去，怎么涨，怎么跌，都在这上写着呢，我不会随机应变的。”

“再有，你们的选择是在一个百分比之后作出的，这虽然和真实的股票买卖有一定区别，但是这个办法还是有机会的。大家一定会问我，如果我有机会在某个中间买入，一定会赢利，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就把我报的间隙当做中间吧。”

这个极其不正规的模拟股票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只有我们知道他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反馈到台下那些精英脑子里就变成了无知。

“咱们一共有 24 个交易日，大家要把把握好时机，把握好赚钱的时机。”

“现在，你们的手中有一只股票，他的价格是10元。现在是第一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接近1%的情况下，下跌2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选择时间5分钟。”

我听了这话，第一感觉就明白他报百分比的这话有问题，至少是有陷阱。

经过5分钟的交头接耳，群众商量，在一片犹豫声中。45票卖出，55票持有。我明白，目前的他们，是理智的。

“现在是第二个交易日，你们手中的股票在大盘基本平盘的情况下，下跌了4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时间5分钟。”

台下立刻开始乱了，很多人开始互相说话，赵明却是很悠闲地和主持人开始聊天了，并没有打断台下的混乱。

紧接着第二个交易日的结果，在大家的商量声中，38票卖出，40票观望，5票买入，17票持有。他们中间已经初步体现羊群效应，目前手中没有股票的为78人，而且全部都是亏损的。

赵明开始报第三个交易日百分比了：“你们手中的股票在大盘下跌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上涨了5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台下人脸上洋溢出了一些宽慰、松懈的表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考虑而是直接按下了红色的按钮，买入。70票买入，8人继续观望，10人卖出，12人选择继续持有。目前手中有股票的为82人，没有的为18人。

“现在是第四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上涨3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赵明说道。

可以看出来，下面很多人都是自信的，有些人有后悔的表情，我想他们是要追涨了。80人继续持有，2人卖出，15人买入，3人空仓。在这轮选择后，持有股票的人变成了95人，没有股票的人变成5人。

“现在是第五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下跌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7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赵明继续带着微笑报道。

台下听了这话，开始骚乱起来。但是没有人去和赵明这个看起来和傻瓜一样的人争论，他们非常犹豫地在作出选择。76人选择继续持有，19人选择卖出，1人选择买入，4人选择空仓。现在的情况变成了77人手中有股票，23人空仓。

赵明说道：“现在是第六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3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2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我心想，这个赵明实在太狠了，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有被淘汰的了。

台下的人开始坚定起来，45人选择卖出，32人选择继续持有，3人选择买进，20人继续空仓。那么现在的情况就变成了65人空仓，35人持有。

赵明继续布置陷阱：“现在是第七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下跌一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基本平盘，请大家作出选择。”

这次平静多了，60人继续空仓，5人买进，31人继续持有，4人卖出。基本情况没变，64人空仓，36人持有。

赵明拿着稿纸念道，非常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现在是第八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上涨了7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这次很快就做完了选择，58人选择买入，34人选择持有，6人选择观望，2人选择卖出。现在的情况变成了92人持有，8人空仓，我开始意识到，灾难快来了。

赵明继续念道：“现在是第九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下跌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了3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台下这次没有太多的骚动，一片平静地作完了选择。

80人选择继续持有，12人卖出，8人继续空仓。80人手中有股票，20人手中没股票。

“现在是第十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下跌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了5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这个选择让台下很多人犹豫了一下，他们磨蹭了很久，选择的结果是：40人选择卖出，0人选择买入，40人选择继续持有。也就是说40个人手中有股票，60个人手中有资金。

赵明继续读道：“现在是第十一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9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33人选择卖出，1人选择买入，7人选择继续持有，也就是说92人手中是资金，8人手中是股票。

赵明开始说：“有人被淘汰了吧，计算一下，看看这次有多少人被淘汰。”

下面开始发出很多不服气的声音，“这不公平”，“既然模拟就不应该用20%作障碍”，“我们还有机会”等声音此起彼伏。

赵明笑了笑，说道：“好，听你们的，既然是模拟，就不那么认真。”

赵明接着说道：“那么现在，第十二个交易日，你们手中的股票在大盘平盘的情况下，涨停。请大家作出选择。”

这个画面一直被我记忆犹新，他们发生逆转了。

3人选择买入，5人选择卖出，3人继续持有，89人选择空仓观望。也就是说，94人空仓，6人持有股票。

赵明笑了笑，问大家：“这么好的机会，都不买啊？”

台下的精英每个脸上一脸复杂的表情，该买的时候不买，该卖的时候不卖。

赵明继续笑着读道：“这是第十三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3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上涨8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3人选择卖出，27人选择买入，67人选择空仓，3人选择继续持有。那么现在就是70人空仓，30人手中有股票。

赵明读道：“这是第十四个交易日，它在大盘基本平盘的情况下，上涨了1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5人买入，65人继续观望，23人选择卖出，7人继续持有，那么现在就是12人手中有股票，88人手中有资金。

赵明读道：“这是第十五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了1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0人买入，7人卖出，5人持有，88人继续观望，也就是说，95人手中是资金，5人手中是股票。

“这是第十六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下跌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上涨了7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赵明读道。

我知道，他们现在都不敢买了。

7人选择买入，88人选择继续观望，3人卖出，2人继续持有，也就是说，91人手中有资金，9人手中有股票。

我心里开始感觉到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是怎么做到的呢？

赵明加重语气说道：“这是我们的第十七个交易日，它在大盘平盘的情况下，涨停了，请大家作出选择。”

人在该贪婪的时候变的唯唯诺诺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怎么了，我在拼命地思考，这怎么拿行为经济学解释它，怎么解释？

8人选择买入，83人选择继续观望，8人卖出，1人持有。也就是说，9人持有股票，91人继续空仓。和上一个交易日没区别。

“这是我们的第十八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上涨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4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3人选择买入，88人观望，5人卖出，4人持有。也就是说，93人手中没有股票，7人手中有股票。”

“这是我们的第十九个交易日，它在大盘平盘的情况下，上涨6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7人买入股票，86人继续空仓，3人卖出，4人继续持有，也就是说，89人手中没有股票，11人手中有股票。

“这是我们的第二十个交易日，它在大盘下跌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上涨了8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27人选择买入，62人继续观望，2人卖出，9人继续持有。也就是说目前手中持有股票的人上升到36人，没有股票的人数缩小到64人。

“这是我们的第二十一个交易日，它在大盘平盘的情况下，上涨了9个百分点，请大家作出选择。”

49人选择买入，0人选择卖出，36人持有，15人空仓，现在的分布开始出现变化。85人手中有股票，15人手中没有股票。

严老师点了下暂停，看了快两个半小时了，我的纸上记满了百分比、数字，从排列下来的百分比来看，前期的下跌和上涨好像没有对价格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我的价格只计算到那个位置，后来发生的逆转，上升过程中散户表现出来的畏惧，复杂的思考让他们对于上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畏惧。他们在犹豫，他们用前期的趋势锚定在后面的走势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

“来吧，休息20分钟，今天第一天上课我就没遵守规矩，大家先不要思考，等下节课再上的时候再考虑。”有几个哥们儿迅速往厕所跑，我心里想起以前初中时候老师说的话，刚学完的东西，一泡尿，全没了。我看着严老师，坏呀，你真是坏呀。不过更让我惊叹的是赵明。

“什么叫高手，这就叫高手。它能让股票上涨的时候散户不敢碰，它能让股票下跌的时候挤破门。”

现在是第二十一个交易日，赵明说一共有24个交易日，我也快速去了个卫生间。回来后赶紧拿出行为经济学的笔记，思考起来。

我发现，其实赵明利用的原理非常少，我也发现，当你进入深度思考的时候，时间会过得飞快。

没有上课铃，严老师拿黑板擦敲讲台，告诉大家已经上课了。我以为她要给我们看后面三个交易日大家的选择，可是没有。

“结束了，一共就21个交易日，赵明为什么说24个交易日，有谁能解释一下。”

台下一片安静，隔了几秒钟，有个人站了起来，还是个女人。刚想说话，被严老师打断了。

“自我介绍一下，我还不认识你。”

“我叫陈静，我是……”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就又一次被严老师打断了。

“不用介绍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你回答吧。”严老师说道。

“我认为赵明多说了三个交易日，是为了防止在最后几个交易日里，没有希

望，或者亏损的参赛者不顾及风险，或者不是依靠自己的思考买进股票。因为他们知道最后几个交易日里，自己买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买的话一定被淘汰，这会影响测试的结果。”陈静回答道。

“不错，防止他们破釜沉舟、狗急跳墙，很好。打个比方，如果我说，后天某只股票会因为不明原因停牌，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就是打个比方，如果后天停牌，而且没有具体标明复牌的日期，那么轻度亏损和赢利的散户就会望风而逃。谁再解释一下，行为经济学中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严老师说道。

“应该是风险厌恶，人都会自觉规避看得到的风险。如果之前停牌的股票复牌后基本都出现数次涨停，那么散户基本会持股道停牌后，这要看实际的条件和环境。”陈静继续回答道。

“很好，请坐，我就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陈静坐下，我还在思考着赵明所做的这个行为，提前三个交易日结束。我理解了，不管是什么学科、什么书，只有最快地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的人才是最强大的人。倒背所有理论不如人家会运用一条理论，这或许就是社会、现实、回报。

“咱们开始解释这 21 个交易日的大部分散户的行为规律，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们看到这个百分比变化的时候心里的普遍感觉是什么？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行为规律？咱们这样回答问题，你们不用举手，我随便叫，叫到谁，谁起来回答问题。”严老师说道。

台下没有声音，我的内心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自卑感觉，是因为陈静对问题的回答、看法让我惊讶了，还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出现松动了。

“第一个交易日，测试的股票在大盘上涨 1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下跌 2 个百分点，你们也考虑 1 分钟。不是让你们考虑，是让你们组织语言。随后我随机叫你们回答。”严老师说道。

我在思考：在大盘上涨而股票下跌，这是什么意思？从表面看，散户因为以大盘作为目标的群体，那他们的最优策略就是卖出股票。可是只有 45 个人卖出，其余 55 个人是怎么想的呢？我想他们应该是因为对赵明的轻视，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我想没有选择会造成他们在行为上的差异，如果有选择，如果有冲击涨停的股票，他们一定会卖出这只股票，冲进去。因为在他们心里，股票应该只有一只，不同的只是涨幅，或者说是短暂的涨幅。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思维被打断了，一个同学被点名了。

“你，说一下。”严老师指着一个同学说道。

“在第一个交易日里，绝大多数人没有因为大盘的上涨、股票的下跌而卖出

自己手里的股票，我想，第一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选择，第二是因为他们还是清醒的，忍耐一下风险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个交易日对整体走势没有规律可以遵循，所以行为经济学还解释不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在下跌来到时卖出股票。45个卖出股票的人，是因为风险厌恶，在起初就把大盘作为目标的锚定心理。第一个交易日很难造成极度分化，至于他们内心的感觉，我认为他们买或者不卖，都不是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们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看待这个2个百分点的下跌的，我回答完了。”

“好，坐。有没有不同意见？”

“我认为在没有选择的前提下，散户把大盘作为锚定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我认为如果剧烈的下跌，选择卖出的人会更多。”

“解释的还是不够专业，不过解释的还是有道理的，第二个交易日的交易行为，解释一下。大盘没动，股票下跌4个百分点，解释一下为什么开始争相卖出了。”

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被叫起来了，她回答道：“下跌速度超过上一交易日，他们开始产生损失厌恶，很害怕继续下跌造成的损失，由于大盘没动，锚定心理加剧了损失厌恶的效应，所以很多人产生了卖出股票的行为。”

“不错，继续，第三个，直接提问了。”严老师说道。

我被叫起来了，严老师问道：“大盘跌1，股票涨5，解释一下，非常简单。”

我回答道：“大盘作为目标，股票大幅上涨，抵消前期损失，为了挽回损失，以及大盘的下跌造成了他们的追涨行为，以及持股人的继续待涨行为，上涨的股票在已经持有股票的人群中会产生惜卖行为，所以大部分人会继续持有。”我也非常简单地回答道。

“好，继续，第四个交易日。”严老师开始非常简单机械地提问了。

一个被叫起来的同学回答道：“大盘上涨2个百分点，股票上涨3个百分点。两个原因，第一大盘出现上涨本身对于散户就是一个定心的作用，加上股票的上涨，在他们心里已经确立了可持续上涨的信号。他们把大盘和昨天买入的人，以及第四个交易日股票的上涨作为锚定的对象。这是由锚定心理造成的，而持续的上涨让他们开始忽视风险。所以手里没有股票的人开始着手买进，而有股票的人持股继续待涨是很正常的，这是人的正常心理。”

“也不错，都把行为经济学学得差不多了。来，咱们继续，第五个交易日。大盘下跌1个百分点，股票下跌7个百分点。”

“前期在大幅下跌后出现大幅上涨，这个规律被他们认为这个交易日也会是这样的走势，也是锚定心理的行为，只是锚定的对象不同。”

“停，我问你，怎么判断他们所锚定的目标？这个至关重要。”严老师问道。

“有规律的按照近期的规律判断，没规律的用大盘作为目标。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他们内心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所以作出的行为也是一样的。如果在第五个交易日，大盘出现大幅上涨，这个规律就和之前的不同了，他们就不会拿之前的规律作为目标，而会拿大盘作为参照的目标，所以就一定会大幅卖出。”这个同学刚想坐下，又被严老师打断了。

“你说，技术分析在你的理论里怎么应用？”严老师问道

这个同学想了想说道：“技术分析是用来加深一些规律在人心里的权重。所以如果这个测试，在变化时加一些大部分人都懂的技术分析时，极度分化会来得更直接。”

“你的意思是技术分析是编出来利用散户的，是不是？”严老师问道。

“我可没这么说，技术分析不错，能发大财，能让大家住别墅、开好车，技术分析是一个聚集财富的捷径。技术分析是散户入市必须要学习的理论知识，它非常准确。”这个同学说道。

哈哈，课堂里的笑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笑，严老师也笑，一边笑一边说：“不错，你很有发展。”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看到这段话的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你就照着他说的去看吧。

“好了，大家休息 20 分钟，思考是很累的劳动，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含金量的劳动。要记得，有钱而且懂人生的人，都是用思考生存的。有钱的人基本都是用嘴生存的，小康的人用手生存，有技能、没钱的人一天到晚跑断腿还不够填肚子的。这是全世界共有的规律，而且今后会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用巨大的财富激励脑力劳动者。抛开收入差异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底层都是一大部分跑断腿，做没有技术的这样一类人的天下。”严老师说道。很有感触，很实际。严老师谈到技术、思考、腿、手，我不知道股票的分水岭在那里，是否思考之下的人就同质了呢？技术吗？跑得快？但是我明白，股票的本质是一个大鱼在吃所有鱼。我不敢想，在这个班里，我不敢吹牛说自己是个靠大脑生存的人。

我们要休息 20 分钟，严老师开课时候说的话，每一小时休息 10 分钟根本就是个官话。也想不了那么多了，趁着休息缓解缓解情绪。经过刚才那个笑话，已经让看似很紧张，思考的气氛随着大家的走动开始淡去！但是我却陷入到了一片沉思里：我的年龄，我不知道我还能走多远，虽然在这个班里年龄太大的几乎没有。我熬过了无聊的自学时间，走到这个时候我更绝望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严老师指着鼻子骂出去了。

我回忆了走进社会的这一大段日子，发生过很多很多能让我铭记的事情。从父亲，到师傅，到冯哥，到牛秃子，到那个神秘的路叔现在也浮出水面。从哀思的一大堆美女、汪涛到古哥，到救我的晓雪、刘瑞。从白刚到严淑芬，从赵明到这群精英，从师傅在谢老板手里救下我，又到了冯哥的借电视看股票提高信心，又发生了冯哥为我得罪牛秃子。从红海科技时机进入时那种撕心的煎熬，到邢哥的招招智慧，大连时邢哥性格的变化、崖边的哭泣。从牛秃子被邢哥暴打到我险些被一刀扎死，住院后邢哥、冯哥、路叔的矛盾，从母亲看到我父亲时的表情，想到了穷困潦倒时候母亲说的话，回忆到我们在家里聚餐。我的眼泪开始滴滴落在稿纸上，我想过太多太多的如果。但是，没有如果。

我的回忆里有幸福、有幸运。如果说我最幸福的三件事，那一定是母亲在大年三十对我说的那一番话。还有在大连海边的感觉，我懂，我能感受到，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面对大海、高山，和一个有智慧的人谈心。我忽然觉得我很幸福，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很幸福，我从来没那样幸福过。住院时，刘瑞、晓雪把东子为什么挨了三次打，邢哥又怎么和师傅差点发生矛盾，邢哥在电话里骂路叔。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告诉了我，有点像讲故事，又带点少女对英雄的崇拜，又带点母性的丝丝怜悯叙述出来。

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我还记得我刚可以活动身体的时候，起初不能出去，只能在走廊里溜达溜达，晓雪曾不止一次地把我推到手术室。我做手术的那个手术室外，一遍一遍给我演示冯哥、邢哥、路叔、师傅焦急的神态。我曾经扮演过邢哥、师傅、路叔，还有晓雪。通过晓雪的叙述，我能感受到那天师傅把仇恨、愤怒一脚踢在东子脸上时候的干脆，我能感受到邢哥面对这个路宏旭是干什么的而表现出来的反常。理解万岁，这是人们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但是理解不光万岁，应该说，理解万能！

我能理解邢哥在我家看电视时那种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表现，理解邢哥嘴里的温馨。理解邢哥在崖边对着海滩、礁石没有理由的落泪。我也理解了路叔面对父亲那个笔记本时表现出来的悲伤、抽泣。贫穷打不垮他们，金钱也打不垮他们，失败、误会、谩骂都没让他们发出一声叹息。无数次的贪婪、恐惧、威胁都没能让他们这样的人屈服。但是海的胸怀、家的温馨、文字的真诚让他们落泪，让这样的、外人非常羡慕的男人这样落泪。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是我最好最好的长辈，都是我这一辈子的恩人。如果有朝一日让我拿命去为他们付出，我会毫不犹豫。

我的思绪飘到了很远的地方，回忆，铭记在心的事情让回忆变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真实、深刻。我想他们都看到我哭了，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打搅我，没

有笑话，没有了像上学时候的起哄、嘲笑。

我没有掩饰，我任泪水在脸上随意流。20 分钟，但是我感觉我走过了好多事情，不知道过了多久，有几张纸巾被悄悄地放在我的桌角。她依旧没有打搅我，没有像人们那样劝我，也没有一种假关怀的嘘寒及请功，而是轻轻地放在我的桌角。

我愣了一下，思维早就飞走了，但还是抬头看了一眼。是陈静，当时她已经有 30 多岁了。我拿起纸巾说了句：“谢谢，陈姐。”

“快上课了，擦擦吧，让严老师看见又不知道怎么说你。”陈静一边说一边往她的座位上走！

我刚擦了擦眼泪，严老师就上了讲台。标志性地拿黑板擦敲讲台的沿，板擦上的粉笔灰在阳光下就像无数细胞开会一样，密密麻麻的。

“咱们继续，第六个交易日，为什么在大盘上涨 3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股票仅下跌了 2 个百分点就出现了大幅卖出现象。”严老师说道。

严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的诱导嫌疑，我收起回忆，飞速思考着。

一个同学被叫了起来，直接回答道：“如果以大盘为参照物，那么股票就是下跌了 5 个百分点。但是大部分散户都认为，在大盘上涨 3 个百分点的时候，自己手里的股票至少要在 6 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大盘上涨、股票下跌 2 个百分点，给很多人的冲击是下跌了 8 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很正常。”

“好，新理论，锚定心理的新理解，谢谢你分享。请坐。”严老师说道。

“来，第十六个交易日，大盘下跌了 1 个百分点，为什么股票上涨了 7 个百分点，而散户不敢买？”严老师问道。

“根据之前的统计，其实市场里一个人有两种性格，追涨、追跌。之前追涨发现很吃亏，很亏损。这是他们多数的习惯，当他们发现成功的秘诀就是追跌，在下跌过程中买入。他们的参照物在吃亏多次后发生逆转，变成了追跌。根据这个解释，我认为大盘下跌，如果股票也下跌，那么他们会大举进入。”冻鱼说道。

“非常好，这个认识非常深刻，你们谁能说一下，进入市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严老师继续问道。

“政策，思维”等。我也凑了个热闹：“最大的风险是对持股者参照物的预测失误。”

“好，都很好，记住，人们都在剖析指数之间的规律，剖析政策、剖析概念、剖析业绩。但是你们要学会这个工具，看盘是为了寻找他们大部分人可能会依赖的参照物。如果你找得准确，预测就会非常准确；如果你找失误了，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现象。”严老师的话让我非常深刻，开始由衷地佩服这个人，非常佩服

这个人。

现场的气氛开始活跃开来，起初大家都以为回答错误会被淘汰。但是我想今天一定有回答错误的同学，但是老师都一一给予了鼓励。我也明白了，老师的意思，老师瞧不起的是我们的心，淘汰的是那些不可能的人。但是面对我们应该面对的风险，严老师没有责怪我们，而是非常宽容地鼓励我们。我懂了她的意思，第一天上课，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发生了变化。

这种课没有教你怎样套住别人，而是告诉你，别人面对处境通常的做法是怎样的。没有那种血腥的屠杀，严老师也没有讲那种数以亿计资金搏杀的例子。我开始觉得严老师这个人不简单，上课给人一种威严，还有一种母性特有的温馨。我们就像孩子、小学生一样，被她的句句话滋润着、思考着。或者，这才是一个强者应该具有的，不是多面性格，而是真性格！

“接下来咱们解释第十七个交易日，大家谁想回答，站起来回答吧。”

我们都在等严老师报数据，因为后面很多都没记住，但是严老师没说话。有个同学替她说了：“大盘平盘，股票涨停！”

思考了十几秒，有人回答了：“我看还是在等跌，我同意解释第十六日的同学的意见。”

严老师笑了笑说道：“你也有可能被锚定了，你不觉得吗？”

这个同学也笑着回答道：“不是什么都是反转的，散户也有正确的时候。我这是在利用别人的智慧。”

严老师笑了笑，说道：“有耐性，留下的都是有耐性、有悟性的人。”

我在下面琢磨，冻雨的话很正确，这就是赵明的一个经典的误导，散户发生逆转的行为就是因为参照物随着损失使操作发生了普遍变化！

“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么第十八个交易日应该发生买入行为，为什么没有，而是出现大盘上涨、股票下跌的情况为什么还没有强烈的买入行为？”严老师问道。

“没有下跌到他们的参照价格，所以他们不买。”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嗯，行。咱们继续。”

……

用行为经济学解释散户的行为，在后面进行得越来越快，我们很快就都解释完了。严老师说道：“如果利用和创造参照物？”

台下没人站起来，却有人说话了：“是像赵明那样吗？”

严老师笑了笑说道：“他脱了衣服就是猴子，别学他。”

我们被逗得很开心，严老师又说道：“散户都是参照依赖的，有人想突破它，

以为买跌停就是逆向思维，你们说对吗？”

“不对，跌停和涨停没什么区别，我认为。我觉得只要是用之前的变化去作为一个目标操作，这本身就有很大风险。追涨和追跌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买跌停就能赢利，或者敢买跌停就能赢利的话，那么市场也就没那么大利润了。”

“那你觉得这个怎样利用？”严老师说道。

“我觉得，庄家做这个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散户的参照物是他们自己根据散户决定的。如果他们懂了这个道理，他们就会研究参照物，所以股票发展的时间越长，赔钱的概率越高。比如大盘在上涨，散户都认为股票也应该上涨。这就变成了一个参照物，如果你控制股票让它下跌，那么很快就会有人卖出股票。庄家同样可以利用别人的参照物，比如之前的热门股票的规律，在关键时候发生变化就能套住很多人。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怎样操作，花样百出。”

我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严老师解释道：“坐庄的精华就是自己制造参照物，借别人的参照物。你们不是庄家，但是你们要明白，要懂得他们的原理是什么。坐庄不是一个吸筹、震荡、拉升、出货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他会时时刻刻让你绝望，让你失望，让你欢喜，让你忧。”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我也懂了，谁能把最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谁就是强者。严老师，无疑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通俗、易懂，我感觉得毫无保留。

这一天的东西一直讲到下午5点多，严老师临下课的时候和我们说道：“今天的行为经济学就讲到这里了，后天咱们继续上课，明天你们要再重新学习这本书。它非常有用！”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天，我发现思考的确是很累，因为我快睡到中午才起来。冻鱼敲我的门，我才迷迷糊糊地起来。

“还睡呢？”冻鱼隔着门就问我。

我打开门，揉着眼睛也问他：“你早起来了？”

“刚洗完，起来半个小时了。你做梦没？”冻鱼问我。

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做梦了，那肯定是他也做梦了。我想这一天，在这个楼里住的很多人都做梦了。

“做梦了，好像梦见好多文字什么的。”我回答着。

“我梦见咱们的那个行为经济学书上变成了大大的广场，我就在上面跑。”

冻鱼很认真地和我说道。

“别傻了，你先进来坐着吧，我洗洗去。”我把冻鱼让进来。

洗完了，刚坐下还没说话。冻鱼就问我了：“你说明天讲啥书？”

“不知道，你觉得行为经济学怎么样？”我也反问他。

“你发现没，行为经济学有点事后诸葛亮，发生了怎么解释都有道理。看着很神话，但是我估计用起来很难。就光那个参照物的制作，我看就难了。虽然知道别人会随着你的误导怎么去做，但是咱们还要考虑大盘吧。”冻鱼说道。

“你被锚定了，我觉得他们的操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临场发挥，或者有多套方案，就比如我要达到吸筹的目的，我想让散户卖出自己的筹码。所以我必须做到大盘涨跌，散户都觉得应该卖出自己的股票。不过这也是个想法，很难，我看很难。”我笑着说道。

“我看呀，行为经济学，或者股票真这么简单的话，就不用学别的书了。我估计另外那些书更有用，咱们要干这行，这些书就把咱们的价值观都扭曲了。其实要想准确、成功，转变咱们天生的思维是最重要的。不过我不知道，我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冻鱼感叹地说，我则无言以对。这一直是我的困惑，我们现在只能往下走，一直走！

35. 引 导

那天我们开始学习这样一本书，这本书也就是我要送给大家的第三个礼物。

“什么行业最赚钱，有人知道吗？”严老师的开场白，连个“同学们好”都没说。

台下叽叽喳喳地说：

“垄断的。”

“有技术的。”

“有国家支持的。”

“衙门里有人的。”

各种各样的话层出不穷。

严老师问道：“你们没有看书吗？”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要讲那本书，有人回答道：“看了。”

严老师笑了笑，说道：“我不说今天讲什么书，是我没让他们通知你们要讲什么书。我往下讲，你们慢慢想。”

“我这人脾气不太好，也很少教人。我想你们一定都认为，会做股票的人一

定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不斤斤计较、很宽容、接近与世无争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能被市场改变的人，即便你能赢利又能如何。其实这个工作，最适合的人选就是那种脾气好、性格好、爱思考、不冲动的人。可是我偏偏就是个这样的人，不管你们怎么想。这就是说，股票是股票，生活是生活。我不会拿股票的态度去对待生活，我也不会拿生活的态度去对待股票。你们知道我要讲的是那本书了吗？”严老师笑嘻嘻地说道。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不知道。”

“其实我说完了还在想，正常人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不说话或者小声说话。为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却还这么大声地说话？我明白，要么是大家把严老师当成朋友了，要么是大家对已经看过的书都很有自信，才会这样说。”

严老师又笑着说道：“我想你们今后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去做股票，我说的是在座的，不是淘汰的那些。你们可能会认为，做个生意、做个商人要比做个投资客容易得多。如果你们要做个商人，对行业一无所知，而且懂的知识、经验甚少，你如何判断这个行业是否有发展、是否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让你养家糊口？”说完严老师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姿势，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自信的表现还是一个嘲笑的表现。

我仔细回忆读过的书里的一些重要话语，琢磨一个生意是否能赚钱，可以从顾客群体去看，可以从产品互补性去看，也可以从成本去看，还可以从质量去看，等等。严老师说的是对行业一无所知，而且没有经验，这个用什么理论判断才会更准确呢？

“今天，咱们抛开股票，就谈生意。其实我不懂做生意的人际关系维系和销售，今天我讲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大言不惭呢？”严老师说道。

台下不再有那种轻蔑的表情、嘲笑的声音了。有人说道：“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严老师笑了笑，说道：“任何一种生意，包括股票，都有一个进去时的阻力。比如你想组建一个航空公司，你要有什么准备工作？”

“注册就是个难题，哪能那么容易，要有资金，要有飞机，还要培训飞行员、培训空姐……”下面有人站起来回答道。

“那如果这家公司想倒闭了，不想干了，想退出，需要做什么工作？”严老师继续说道。我开始明白严老师说的是什么书了，但是我没有点破，我不想打断她的思维。

“那要干的事情更多了，赔偿、拍卖、股份纠纷，比组建一个航空公司更难。”有人回答道。我想他也明白严老师要讲的是什么书了。

“如果你想开个服装店，你的准备工作多不多？”严老师问道。

“那就少多了，如果抛开赔钱不赔钱来说，先找地方，然后去注册，注册之后进货就行了。”

“那如果我不想干这个服装店了，我倒闭的成本高不高？”严老师说道。

“不高。我认识的卖衣服的，不想干了，处理几天就可以了。”

“好。发现它们之间的规律了吗？”严老师问道。

台下没有人回答，很多人脸上都有微笑，大家都明白了她要讲的是什么。严老师也笑了笑说道：“谢谢你们，我很感动。”

接着她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道：“大家所做的每一个生意，所选择的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分成这样的四类，我把它写下来。我想大家现在已经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哪本书了。”

“进入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进入壁垒。你想，是开个服装店容易，还是开个航空公司容易呢？”严老师问道。

“开个服装店容易。”我回答道。

“选择退出一个行业，也有一个退出壁垒。有些生意，想退出很快就能退出，比如小饭店、服装店，再比如现在流行的街边卖快餐的。但是如果你开个网吧，或者卖自行车，又或者卖配件、卖钢材、卖建材，如果突然不想干了，退出壁垒就会很高，一时半会儿很难退出。再是百年老店都有走进市场的一天，也有退出市场的一天。我们今天就用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这两个因素来解释哪些行业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哪些行业神仙来了都赔钱。”严老师说道。

“每一个行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为容易进入和难以进入，每一个行业的退出壁垒可以分为容易退出和难以退出。这样，所有行业就被划分为四种类型。我把它写下来。”严老师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起来。

“1. 难以进入，难以退出。”

“2. 难以进入，容易退出。”

“3. 容易进入，容易退出。”

“4. 容易进入，难以退出。”

“你们说，航空、钢铁、汽车制造、通信、金融、证券，这些都属于哪一类型？”严老师开始提问了。

“1. 难以进入，难以退出。”

“那么，服装买卖、小商品买卖、小电器买卖、中小型饭店，这些都属于哪一类型？”

“3. 容易进入，容易退出。”

“你们说，哪一类型的行业是最暴利的？”

有人回答1，有人回答2。严老师说道：“它们的利润排行应该是这样的。”

“2. 难以进入，容易退出。”

“1. 难以进入，难以退出。”

“3. 容易进入，容易退出。”

“4. 容易进入，难以退出。”

“为什么第二类行业最容易产生暴利呢？”严老师问道。

冻鱼举手，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我认为，市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如果一个行业难以进入、容易退出，竞争再稍微有些激烈，落后的竞争者就会自觉退出，因为退出很容易。随着竞争者的退出，市场的竞争就会缓解，利润就会回升。说实话，严老师，我还没发现有这样的行业。贩卖毒品？贩印假钞？还是……”

严老师笑了笑，示意冻鱼坐下，解释道：“是，这一行业的确是暴利。不过还是有的。赖……”严老师说出一个字，欲言又止。

台下很多人摸不着头脑。停顿了几秒钟，陈静说道：“难道是？赖昌星？”

引来一片唏嘘声。有人说道：“走私？”

“很有悟性嘛，陈静。走私是不是属于咱们总结的暴利产业？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走私的利润高，众所周知。走私的退出壁垒的确很低，不想干了，处理掉存货就行。但是它的进入壁垒很高，我不同意。咱们国家的沿海城市有的地方出现了走私村，甚至走私市，他们想进入的话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走私的进入壁垒并不高。老师您的意见呢？”

“你说的情况的确有。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中国有13亿人，真正在做走私这个行业的有500万人吗？”严老师问道。

“应该没有那么多。”

“进入条件也是壁垒，有些人意识不到。或者想做找不道门路，也属于壁垒。还有关系、手段、成功率、风险等，都是这一行业的进入壁垒。”严老师说道。

这个同学点了点头，坐下了。

“那么，第一类行业怎么样？难以进入，难以退出，有人能说说吗？”严老师问道。

“这一种行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对于难以进入，行业特征决定了从资金、技术、审批都难以进入。还有行业威胁，在退出时又不会那么简单地就退出。行业特征决定了它们的利润是非常巨大的，而且相互之间容易形成垄断。如果想选

择这类行业，或许只能选择这类行业的股票，想真做这一行非常困难。”

这个同学坐下后，严老师说道：“把大概意思阐述清楚了。”她没有解释什么，继续往下问道：“那么，第三类行业呢？进入容易，退出容易。”

我站起来回答：“进入容易、退出容易类行业是我们经常接触的行业，也是我们开始创业时会选择的行业。这类行业分布在很多角落，竞争也相对激烈一些。所以解决温饱的多，真正成功的少。”我停顿了一下，就被严老师打断了：“为什么竞争激烈？”

我接着说道：“进入容易的行业，加入市场的人相对也多。当销售停滞的时候，就会形成价格竞争。难以进入、难以退出类行业竞争的价格战不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且基本上都是技术竞争。但是容易进入、容易退出的行业，由于退出容易，所以竞争一旦白热化就会有一部分人选择退出。市场在需求不变的前提下，由于退出减少了市场的供应，价格趋于回升。看见利润的人又选择进入，逐次循环。”

“你的观点还是有些问题。你回答的这类行业是一类关键行业，你没有说出怎样才能破解它。我问你，如果一个进入容易、退出容易的行业，你用一个专利把行业的进入壁垒抬高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明白了，我的回答出问题了。我说道：“是。”我还想说后面的话但被打断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看，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选择一个进入很难、退出容易的行业，这是很普遍的。但是为什么你不能把一个进入容易、退出容易的行业改造成一个进入很难、退出容易的行业呢？同样可以产生高额利润，而且是合法的。”严老师说道。

我点了点头，严老师继续说道：“选择一个项目，这个行业是不是有条件做大，它的自然条件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只能选择进入容易、退出容易以及进入容易、退出困难的行业，但是我不建议你们选择进入容易、退出困难的行业。如果你选择了进入容易、退出容易的行业，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怎么做才能赢利，而应该是解决如何抬高进入壁垒的问题。如果你做的事情大家都能做，你能挣到的钱就和别人是一样的。所以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别人不能跑到你的市场来。饭店连锁就是这个道理，别人不能复制它。虽然开个饭店容易，但是你就没有它这个技术，本来很容易开的饭店也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时候没人和它竞争，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它被迫开了很多分店。不过想想，这也是很悲哀的。”

哈哈，台下哄然一片大笑。而我则在想：“严老师呀，你这是不会做生意吗？”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趁着笑声，大家下课的气氛很好，大家开始互相介绍起自己来。我没那个兴致，因为我学这个实在很困难，他们随口就来的东西我需要琢磨半天。

再上课，严老师还是老样子。我知道她开始问第四类行业的问题了。我想我刚回答完问题，不应该再叫我了把。

结果我直接被叫了起来，她问道：“还是你吧。第四类行业，进入容易、退出困难，解释一下。”

我想了几秒钟，说道：“第四类行业是注定赔钱的行业，波动巨大。行业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高，我还没有想到这样的行业。它的循环应该是这样的。开始大家都觉得进入门槛低，看见利润一起冲了进来，供应过大造成价格下跌。由于退出困难，大家开始进行白热化的价格战，你死我活。价格下跌到供应量的平均成本时，成本高于价格的卖家开始陆续选择退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和决定。随着退出的越来越多，价格又开始回升。如此循环。我认为第四类行业很难改装，不能把它改造成您说的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低的行业。”我回答道。

“不错，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高的行业切记不能去碰，切记。如果今后你们因为种种因素要创业，第一要做什么？”严老师问道。

“选择行业，改造它，提高进入门槛。”有人回答道。

“很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严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起来。

第一暴利：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低。

第二暴利：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高。

第三暴利：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低。

第四亏损：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高。

在进入门槛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它的退出门槛，因为很难改变。在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低的前提下，要先提高进入门槛，让它变成合法的暴利产业。记住，创业是创暴利，创业的前期是发展、扩张、利润。创业稳定了再去琢磨如何为人民服务。”严老师看来要结束了。

有同学问道：“严老，您说……”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你说我老吗？”

这个同学有点尴尬地回答道：“没，我说错了。”大家又开心地大笑了一阵。严老师说道：“说吧。”

“提高进入门槛的方法，技术算一个，质量、成本、渠道这些算不算呢？”这个同学问道。

严老师回答道：“算。质量是根本，在假货泛滥的今天，质量是市场渴求的一个方向。成本、渠道我就不用说了吧。”

这个同学点了点头，坐下了。

36. 止损的误区

.....

过了几天，我们讲到了止损。止损是目前大家都在用的一种减少损失的方法，问题是它真的能够减少损失吗？

严老师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下两个字：止损。

“你们说止损正确吗？”这个概念在书里根本就没说它是不是正确，唯一介绍它的就只有“它是散户减少损失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谁也不敢轻易地说，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拿 100 万本金，如果你亏损 10 个百分点，是多少？”

“10 万。”下面有人回答。

“那么你再拿你的 90 万，赢利 10 个百分点，是多少？”

“99 万。”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那么，那 1 万哪儿去了？”

“亏损的 10 个百分点，需要用 11 个百分点来弥补。你们说止损是不是正确？”严老师问道。

“不知道，确实还是不知道。”

“止损不光会扩大投资者的损失，还会让投资者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过于轻率地原谅自己的错误。如果使原谅自己成为一种习惯，那么就一定是一种伤害。”

“那么，就不应该止损吗？”我问道。

“什么叫损，都不知道之后是不是损，就止了。你们说呢？”严老师回答道。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从枯燥到开始理解，开始感悟。20 本教材很快就被严老师讲了一遍。这是一个周六，我们之间也都认识了，我们也知道培训很快就结束了。这一天，我们迎来的老师不是严老师，不是赵明，而是路宏旭路叔。

在这个班里，只有我和冻鱼认识路叔。我看到他走上讲台，心里一紧张。他的眼睛瞟了我一眼，说道：“有人认识我吗？”

我和冻鱼点了点头，其余的人都摇头。路叔笑了笑说道：“我叫路宏旭，马

路的路，宏大的宏，旭日的旭。我的团队叫旭日投资，大家听说过没？”

很多人点了点头。有人说道：“路老师，我听说过您的事情，听说过您当初和外国人打架的故事，我很崇拜您。”

路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故事和股市没有区别。

我不太理解这句话，问道：“故事都是假的，股市却是实实在在的战争。”

路叔笑了笑，说道：“故事和股市不是用真假区分的。你们走进这个行业就要明白，只有那些走出去的人才会用真假去区分股市和故事。”

这话很绕口，但我开始明白，我们学过的哲学，他是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了。

“相信的就是真实的，怀疑的就是虚假的。走进这个行业，你们要想生存下去，不是靠着辨别真假。你们要做的是如何利用，如何利用。”路叔的言语不坚定，还有点飘摇，他是个老狐狸。

“怎么利用，怎么不被利用？不用真假判断利润，那用什么？”陈静问道。

“金融市场的残酷不是它的下跌和不可捉摸，它的残酷就在于不能双赢，任何人都是你的敌人。没有劳动产生价值而发生利润的市场，其最简单的利润规律就是你需要利用一切手段把他人兜里的钱变成你的。这里没有同情，没有帮助，只有吃肉的人和肉。如果你不是吃肉的人，那么你就一定是肉。注意，是一定。你们可以把大把的钱给街头的乞丐，但是不要拱手给你的敌人，这是投机生存法则。”路叔回答道。

陈静点了点头。

冻鱼问道：“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攻击公司呢？”

“当然可以。”路叔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只要是肉，就注定了要被吃掉，这是客观规律。”路叔补充道。

窦栋羽非常不解地问道：“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公司培养我们是自杀用的吗？”

路叔嘿嘿一笑，极度轻松地解释道：“怕毁灭就不生产核武器了吗？你有核武，我就有对付你的办法。如果公司真的脆弱到能被你随意攻击撕肉吃，那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台下安静了几十秒钟，有人说道：“我懂了，会利用的人，真的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真的也可以是假的。真假只是在肉心中根深蒂固的判定利润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就可以让他们认为假的是真的，就可以让他们把钱掏出来。”

路叔笑了笑，回答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真假就是用来安慰他们、镇

定他们的一个法宝。”

“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故事和股市没有区别。听人说股市，那就是故事；听人说故事，那就是股市。”路叔说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规律。股票就是这么个炒法，心里不用不平衡。”

“中国的市场，今后会有很多机会让大家一展拳脚。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市场，但是外国人来了，要和他们说 NO。没人那么好心带着他的资金跑到你的国家帮助你的人民脱贫，你们这里之前被淘汰了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里学习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外资来了，你束手就擒，就是你们大家的敌人。今天我把话说明白，你们学的任何东西、所有技巧只能够对待那些正常人，如果你助纣为虐，今天我的结果就是你们的结果。”路叔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曾经，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咱们就简称他是 A 吧。这个人有个特点，以不要命著称。他每一次的掠夺，都是带着必死的决心去的，他不怕死，也不怕破产。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庄家身上撕肉吃，没几年的时间就家喻户晓了。人们为了保全自己，总会牺牲利润分他一部分，这就是他能屡次得手最重要的原因。”

“前几年，他被一家外资机构收购了，他带着外资卷土重来。使用老方法连续两次套取高额利润，但是他第三次故伎重施的时候，遇到了 B。B 这个人很随和，你们中的某位的老板就是他，B 在之前让了很多利润给他。但是这次，A 没那么幸运了，B 也摆出决一死战的态势，毫无商量余地。他抛出了手中的所有股票，包括亏损的、赢利的。当 A 看到 B 的态势后，被吓坏了，以为自己是不不要命的，结果这次真见到不要命的了。A 只是把不要命当成了一种方法，可是 B 却把不要命当做了一种信仰。A 很自觉地撤退，亏损撤退，之后他走进任何一只股票中，都会被人狠狠地抽出来。这个合作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我告诫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学的可以支撑你渡过危机、获得利益。什么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B 就是。B 影响了很多人，我就是其中一个。今天在这里，我对着你们对他说一句谢谢！”

“今天，你们都是同学，你们在班里可以打架，但是外面人来欺负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给我打出去。如果你们中的谁带着外面的人来欺负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给我打死他。”路叔这是在警告我们。

“好了，说得已经够多的了。祝你们在市场里有好的运气，谢谢，恭喜大家。从明天开始，你们开始休息，三个月。你们基本都是外地的吧？利用这段时间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朋友。但是要记得多学习，别把在这里的东西忘记了。”

我心里想：“怎么不考试就结束了？”但是我没说出来，听了路叔的最后一句话，我估计又是在阴人。

我们的培训就这样结束了，差不多5个月。我太想妈妈了，太想邢哥、冯哥了，当然也很想念在监狱里的父亲。

我赶紧回宿舍收拾我的东西，刚收拾一半路叔就推门进来了。我还以为是冻鱼呢，头也没回地说道：“赶紧收拾东西吧，终于能走了。”

“这么急，想妈了吧？”路叔说道。

我一听不对，回头一看是路叔，不自觉地做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路叔笑了笑说道：“想是正常的。我这几个月总去你家，她挺好的，放心吧。”

“那我父亲呢？”我问道。

“那老家伙在那地方还不幸福死，放心吧。”路叔安慰道。

“那邢哥、冯哥呢？”我继续问道。

“你邢哥没事，我们喝了好几顿。买了个什么股票，孵蛋呢。”我感觉邢哥在路叔眼里，也是个弟弟，或者就是孩子。

我笑了笑，路叔说道：“晚上和我陪人去吃个饭，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去。”

“我认识吗？”我带着疑惑问道。

“一个资本方，你们市的。晚上约我吃饭，你和我一起去。”

“我去？我去合适吗？”我更不理解了。

“不去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赶紧收拾，收拾完去严老师那屋找我。”路叔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37. 尴尬的饭局

晚上，我和路叔到了电视台附近的一家酒店。一见面才知道，这个请路叔吃饭的人就是帮邢哥找到路叔的孙总。孙总一见路叔就迎了上来，像老朋友一样说道：“老路呀，请你吃个饭，是真难！”

路叔笑了笑说道：“不好意思，我是真忙，你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你是我的财神爷，我是真抽不出时间来。”

其实我心里最明白，路叔每天闲得都快发霉了，但是这样说既给了对方面子，又给了自己台阶，不容易。

路叔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欧阳光，我战友家的孩子，和你说过吧！”

孙总对着我一边笑一边上下打量着说道：“没事了啊，没事就好，年轻人身体就是好。”

我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

进了包房，路叔端起酒杯敬了孙总一杯，说道：“老孙，老邢是我朋友，你就把钱放他那儿，没问题的。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我那儿不是我自己的，不好办。”

孙总笑着回答道：“都是老朋友，都一样。”

路叔就不再说话了，气氛没几分钟就充满了尴尬。孙总不知道说什么，路叔也不接他刚才说的话。

但是都坐一起了，还能没话说吗！孙总夹了个鱼头放在我的碟子里，对我说道：“欧阳，我和你父亲关系也不错。多吃点鱼，这个对身体好。你知道是谁不？”

我突然一下明白了，明白了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路叔耍的是这个心眼，故意让气氛尴尬。孙总只能和我说话，因为孙总明白路叔为什么要把我带过去。

“牛秃子吧。当初在麻将馆打过我一次，后来冯哥把事儿平了。后来有一次，邢哥请我们去馨海。我们玩完出来，安姐打电话的时候碰上牛秃子了，牛秃子想要流氓，就被邢哥给制止了。是我先看见的，我叫的邢哥。”我说道。

“呵呵，老邢那人，我知道。但是你说的是哪个牛秃子？”孙总问道。

“就是那个牛喜财，以前开个钢厂。有个小弟挺厉害的，叫东子。”我回答道。

孙总回头问和他一起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孙铭，应该是孙总的亲戚，“你听说过这个人没？”

孙铭想了想，说道：“好像听过，我也记不清了。但是这个名字，有点儿印象。”我心想，孙铭肯定也不是个一般人。

孙总挪了挪椅子，问我：“当时你没看见吗？”

我回答道：“没有看见。他们从后面拿口袋把我罩住了，又没有说话。我被强行拉开，小肚子上被扎了一下。”

孙总笑了笑说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吃饭。”

我心里明白了，路叔这招借刀杀人，狠，真狠。孙总虽然看起来非常随和，孙铭也是不卑不亢，但是我心里明白，随和的人出手就要命。

38. 孙铭的智慧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牛秃子在外市的一个 KTV 逍遥完，唱着小曲往自己住的宾馆走。牛秃子在外面躲了好几个月，什么事儿都没有，心里那个开心。

其实指使伤害我的就是牛秃子。牛秃子被邢哥打了后，住了一段时间医院，从各种渠道打听邢哥和冯哥，最后把焦点聚在我身上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引起的，从麻将馆他的产业被毁得一干二净，到馨海门口被邢哥打得手脚都抬不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起我。当然牛秃子不敢惹邢哥。打了我，几个月之后回来，找人说和说和，还过他的生活。但是打了邢哥，轻则跑了永远不回来，这边的关系就全完蛋了；重则就凭邢哥的关系，他会更受伤。所以牛秃子思前想后，从外地找了几个人，打点好之后就策划了对我的偷袭，很狠，差点要了我的命。这口气出了，牛秃子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偷袭我的那几个人并没有跑多远，而是在邻市租了个房子住了下来。

吃完饭出来，孙总就明白，要想继续和邢哥合作，就必须搞定牛秃子。现在连邢国辉和路宏旭都是朋友了。饭后孙总就交代让孙铭一定要找到牛秃子，这是个机会。

当然，孙铭也懂得这个道理，在这之后孙铭就开始通过各种关系找牛秃子和那几个外地人。

孙铭把所有能掌握的情况都翻了一遍，一无所获。又把附近的酒店、旅馆翻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当时孙铭通过我说的情况，只知道是大概四个人，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孙铭一筹莫展的时候，邻市的一个地下赌场传来一条消息让孙铭喜出望外。

邻市的这个地下赌场近几个月总有几个外地人。这家赌场有老虎机、电麻机在外面的大厅，小厅都是一些有钱人在玩。这家赌场是孙铭的一个朋友开的，这个朋友叫陈文杰。

大家都知道，赌场里生面孔去赌钱，当然是输多赢少。几个人，几天下来钱就输光了，这天，几个人兜里钱都没了。

其中一个说道：“没了，四个手机输三个，这个再输了就和牛哥联系不上了。”

“不行咱们再找牛哥要点？”

“我看牛哥也没钱了，他赌得也挺厉害。”

“那咱们还是把手机当了吧，回去再玩一次，没准连本都回来了。”

“不行，牛哥那边信息灵，万一有个事还能通知咱们呢。”

“那咋办？这也不行，你说啥行？”

“不行咱抢上个，还和上次一样！”

“好，拿个口袋从后面一罩，咱不说话，他哪知道是咱干的。上次那个，他哥不是还挺狠的吗，到现在也没找着咱们。”

他们说的话被旁边典当行的老板听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典当行在门口藏了好几个麦克风，因为人要想贱卖自己的东西时，总要在门口犹豫半天。尤其是一起来的人，一般都在门口商量，老板通过麦克风就能听到他们说的话，通过他们说的话就能知道，这个东西能杀多少价。

这个典当行的老板就是陈文杰的父亲陈亮。这几个人刚走，孙铭的手机就响了。

“喂。”孙铭拿起电话说道。

“小铭，干啥呢？”陈亮问道。

“叔啊，还那事，我正愁呢。”孙铭带点无奈，又带点沧桑地说道。

“我这有个消息，不知道对你有用没？”陈亮说道。

孙铭一激灵问道：“叔你说。”

“刚有几个人在我门口说话，被我听见了。他们说要和牛哥联系。输的没钱了，说要去抢钱，拿口袋罩住推倒抢。有四个人，一个有点胖，一个有1.85米左右，有个头发很长，还有一个染白头发的。他们说有三个手机在场子里输了，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你有帮助没。”陈亮一边回忆，一边说。

“叔，我马上过去，你在那儿等着。”

孙铭吩咐手下准备了四辆桑塔纳，坐满人。这个手下姓乔，叫乔三。乔三和孙铭关系不错，带着疑惑问道：“孙哥，咱弄个面包去多好？”

“面包太慢。”孙铭回答道。

“咱们有奔驰和本田，开桑塔纳去外地是不是有点……”乔三的意思就是太寒碜、没面子。

孙铭说道：“桑塔纳不显眼，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好的直接走，别一起走。我打两个电话。”乔三知趣地出去了。

孙铭看门被拉上了，拨通了陈文杰的电话。陈文杰虽然是赌厅的老板，但是他并不经常在场子里，这时候正陪几个领导吃饭。电话响了一看是孙铭，他出门找了个靠窗户的地方，问道：“喂，哥，咋了？”

“我要找那几个人，叔说在你场子里见过。”孙铭说道。

“不会吧，我最近一直很留意，没见。你搞错了吧，哥。”陈文杰说道。

孙铭没听陈文杰的解释，说道：“应该是，是在外面玩老虎机的吧？他们最近在你那儿输了几个手机，我现在带人过去，你帮我找找手机还在不？”

“好，哥，手机肯定在。那东西二道贩子好几个月才去一次，我现在打电话让他们给你找。我在陪人吃饭，我估计吃完还要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你也刚到。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陈文杰说道。

“好，谢谢了，文杰。”孙铭感谢道。

“说什么呢，哥。”孙铭没再说话，随即挂了电话。

孙铭带着人风风火火到了邻市，轻车熟路地到了典当行。看见有人在当东西，孙铭等了几分钟后看人走了之后才进去。陈亮看到孙铭，没有寒暄，而是直接问道：“你需要什么？”

孙铭说道：“叔，把你放货的院子给我用用，再给我弄辆面包车，别的就不用了。”

陈亮点点头说道：“地方你能找到吧，我打电话叫下夜的今天晚上休息，你过去吧。这个是面包车的钥匙，这个是仓库的钥匙，这个是院子的钥匙。”

陈亮把一把钥匙从信封里拿出来，把三把钥匙从自己的钥匙串上摘下来递给孙铭手里。孙铭说了声“谢谢”，就出去了。

一边走，电话就响了，是陈文杰。陈文杰说：“哥，我现在马上就回去，每天输手机折钱的人太多了，是哪个手机还要找找。你先去场子里，我给你找找。”

孙铭说道：“我现在去你家仓库换车，估计半个小时能到你那儿。别急，他们跑不了。”

陈亮的典当行仓库在一个单位的后院里，这里以前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车库，外面是一个大院。这个车库和外面的大院被陈亮通过关系买了下来，因此这个地方只归企业的保卫处管，处处方便。

这个大仓库有一排车位，里面停着几辆桑塔纳，再有就是本田、丰田等各种进口车，还有工程机械、卷扬机、翻斗车、脚架之类的。孙铭叫手下把一台丰田子弹头开出来，留下四个人看院子，带了三辆桑塔纳、一辆子弹头面包车就往赌场走。

到了赌场，孙铭带着乔三和一个手下下车，两辆桑塔纳分开停在周围几个路口，一辆桑塔纳则守住赌场后面的出口。子弹头面包车很正常地停在了离赌场门口十几米的车位上。

孙铭、乔三和其中一个手下上了楼，孙铭在电麻厅和老虎机厅转了一圈，没有人。之后乔三就在老虎机厅找了个地方，买了100块钱游戏币自己玩了起来。

另外一个手下则去电麻厅找了个椅子坐着紧盯着，希望他们要找的人能快点出现。

孙铭进了陈文杰的办公室。陈文杰早就来了，正和三个服务生、一个经理在大箱子里挨个翻手机。孙铭见了陈文杰说道：“文杰，辛苦了。”

“不辛苦，哥。”陈文杰说道。

“你这么多手机，怎么找，也不分分，要是客人回来赎怎么办？”孙铭问道。

陈文杰笑了笑说道：“没一个能赎的，放心吧。”

孙铭没说话，问道：“你们谁见过这几个人？还有个人染的白头发。”

有个服务生说话了：“刚才陈总问过了，这个人的手机就是在我手里卖的。当时卖了80块钱，是一个诺基亚5110，挺新的，应该没用几天。”

孙铭笑了笑说道：“你们可真黑呀。”

陈文杰无奈地叹了口气感叹道：“钱多钱少不都一样吗？到最后都到我这里。”

这时候地上已经摆了一地5110，有几十个。

孙铭也蹲下一个一个开机，希望从电话本里能找到牛秃子的电话。

但是找了十几个都不是，孙铭愁眉苦脸的，谁知道电话里有没有牛秃子的电话。这时，乔三推门进来了。

“孙哥，外面有个小子，染了一撮白头发，刚进来，玩老虎机呢。”乔三说道。

孙铭一惊，说道：“出去看看。”

还没进老虎机厅，就看见一个染着一缕白头发的人正在拍机器，还时不时地用手抚弄他的这缕染的白头发。乔三就想冲过去，被孙铭拉住了。

孙铭拿出中华，递了根烟给乔三，自己也点了一根。找了个老虎机，投币准备开始玩了。

乔三不解地小声问道：“哥？”

“看看那几个，你下去叫他们准备一下，我在这儿看着，没事。找人帮忙别在人家的地方惹麻烦。”乔三一听这话，转身下楼去布置了。孙铭虽然说着非常轻松，但是内心却风起云涌。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他只能在这里静静地看着，看看这四个人中谁是带头的。

乔三上来了，孙铭告诉乔三他们找的四个人分别是哪几个，其中那个白头男就是带头的。

这四个人显然有点醉，有个人开始大声骂人，有两个人也在跟着起哄。孙铭看着时机差不多了，对乔三小声说道：“把他们骗下去。”

乔三点了点头，冲着很是嚣张的留着一缕白发的人走了过去，带着半开玩笑半调侃嘲笑的语气说道：“少白头？”

这个人一边摸着自己的这一缕白头发一边说道：“酷吧？”

乔三一脸坏笑地说道：“还行，就是这个颜色太傻逼了。你是不是没钱全染了，就染了一缕。”

“你不是傻逼吗？你这一脑袋黑发都是染的吧？”一边说一边伸手要摸乔三的头。说也快，也干脆，乔三连挡都没挡，扬手一个大耳光就抽他脸上了。响亮的一声，干脆的一声，白发男脸上没几秒就渗出一个很大的五指印。

他愣了一下，接着用很愤怒的声调质问道：“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说着拿起凳子就要砸乔三，结果裆部又被重重地踢了一脚。凳子下意识地被扔到了一边，白发男随即弯下腰捂着裆部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脸憋得通红。

其他三个人一看自己的大哥被打了，气势汹汹地围了过来，有个人抄起凳子就要砸乔三。乔三被四个人夹在中间，其中有个人还拿出了一把开山刀，但是乔三一点都不慌张。

孙铭大声呵斥道：“有毛病是不？要打出去打去，在我场子里闹事是不是想死！”

白发男现在也缓过来了，指着乔三说道：“有种出去，谁也别跑。”说着就往外走。

乔三轻蔑地一笑，看了孙铭、陈文杰一眼，微微地点了点头，也跟着往外走。

孙铭和陈文杰装得很像，一边跟着下去一边说“去外面闹去，别在楼梯里打”，也跟着下楼了。孙铭、陈文杰跟在后面，乔三走在第二个，提着开山刀的人走在第一个，那气势绝对称得上是气势汹汹。下了楼刚一出门，走在第一个的人回头就要砍乔三。结果又被陈文杰、孙铭叫住了，孙铭指了一下离门口十几米的一个胡同说道：“别在我门口闹，去那儿打去。”

乔三说道：“走，去那儿把你们全放倒。”

几个人就往那个胡同里走，刚一进胡同，里面黑乎乎的，听见有车的声音并且看见灯光照在胡同的墙上。提开山刀的人反应过来了：“上当了，快跑。”

可是胡同口已经被丰田子弹头给挡得结结实实，接着又是几辆桑塔纳，把仅有的缝隙也给封死了。几辆车上瞬间下来几个人，这时候乔三在黑暗中已经打倒两个了。很快，四个人就被抓到车上，带走了。

39. 线 索

在陈家的仓库里，这四个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带给我的根本就算伤害。白发男在强硬了几分钟之后，屈服了。随即白发男供出了牛秃子跟王楠的关系，以及牛秃子的藏身地在通源市京北区轻工小区，和一个叫王玉静的女人住在一起。

乔三不认识这个王楠，但是孙铭知道，他是某市一个很仗义也很讲理的江湖人。这个市，也就是白发男他们几个人所在的城市。所以白发男对牛哥十分敬仰，但是其余几个人应该不是王楠的手下。

这时候陈文杰的手下一个叫巴哥的带了二十几个人来到仓库，见了孙铭赶紧说道：“孙哥，陈哥有应酬，叫我们来了。”

孙铭说道：“我孙铭和我哥，今天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谁是通源人？”孙铭接着问道。

“我，我在通源长大。”有个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孙铭问道：“你知道轻工小区不？”

“我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孙铭继续问道。

“李天。”

“好，你和我们走。文杰的其他兄弟帮我们看好他们。”孙铭说道。

“没问题，孙哥放心。”巴哥说道。文杰的手下要和孙铭一块去，被孙铭坚决制止了。

孙铭和李天上了车坐在后排，出发通源市。陈文杰家的子弹头也一并被开去了。

一上车孙铭就拨通了孙总的电话：“哥，这个牛秃子是王楠的朋友，王玉静应该也是。”

“没事，不怕。”孙总说道。

“哥，我不是怕，我是怕欧阳会不会……”孙铭担心地问道。

“没事，我给他们市的政法委书记打个电话问问。把心放好，没事。”孙总安慰地说道。听到这句话，孙铭心里有底了。

“好，哥，我正往通源赶呢，顺利的话还得5个小时吧。”

“好，一路顺风。”说完孙总就挂了电话。

孙总点了根烟抽了几口，拿起电话拨通了政法委书记的电话，还没说话，对面就说话了：“老孙。”

“袁哥，最近咋样？”孙总问道。

“还那样，我还是几十年如一日。有事找我吧？有事就说，咱们不用铺垫。”袁书记回答道。

“你们市有个叫王楠的，你认识吗？”孙总开始切入正题。

“找过我几次，他怎么了？”袁书记又问道。

“没什么事，就是打听打听，他这人怎么样？”孙总继续问道。

“还行，挺懂事。”袁书记回答道。

“好，谢谢你，袁哥，过段时间我过去看你去。”孙总没有问太多的东西。

“好，再见，老孙。”

挂了电话，孙总一方面开始琢磨起该怎么处理王楠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把关系都用上了，寻找这个叫王玉静的女人。但是孙总也没有信心能确保找到王玉静，因为这些人一直用的都是假名字，根本无从查起。

孙铭这边风风火火地往通源赶。但是他现在心里确实还没什么谱，不知道牛秃子还在不在通源，也不确定白发男说的是不是实话。凌晨4点多，看到了“通源市欢迎您”的牌子，孙铭知道到了通源市。可是这些人里只有李天对这个城市很熟悉，孙铭来过几次，但是也是两眼一抹黑。

孙铭让大家停车，找了几个小旅店住了下来。

孙铭在通源住下来的当天，孙总这边已经发动所有关系找这个王玉静。但是很遗憾，一无所获。孙总知道，让孙铭在通源多住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么多人，很难保证不节外生枝，孙总现在是骑虎难下。

孙总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三个手机全部开机，加上座机分出来的西门子子机，一共四个电话，一字排开放在茶几上。茶几上茶碗里的铁观音已经展开开来。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孙铭在那边也没个消息。孙总把自己埋在沙发里，也拿不出个对策。

老路的意思他很明白。现在走到这一步，如果抓不住牛秃子，那就算这事白干了。现在怎么办，孙总是骑虎难下，一边是孙铭，一边是老路 and 老邢。孙总的手使劲抓着真皮沙发的褶皱，回想起和老古、老邢合作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心里还是十分不愿意地作出了一个决定。趁着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和老邢谈谈。孙总心里很明白，邢哥有办法，但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去问他。孙总思来想去，没有办法。拿起沙发扶手上的座机电话，给邢哥拨了过去。

邢哥最近什么都没做，我走了之后他一直在休息。走了这么久，只给邢哥打

过几个电话，每次他和我说的只有让我耐住性子。邢哥此时也把自己埋在沙发里，喝茶自省。这是邢哥的一个习惯，关掉所有能亮的东西，自己一个人，听着音乐品茶。回忆发生的事情，一点一滴地回味。

关掉了手机，已经很晚了，座机响了起来。邢哥没有接电话的意思，依旧懒散地半躺在沙发上，脑子里的思维并没有被电话打断。电话就这样一直响，邢哥就这样一直发呆。孙总知道邢哥最近没做事，他肯定在别墅，但是孙总不知道邢哥的这个习惯。

打电话不接，手机关机，孙总开始着急了。老邢不是这样的人，心理迅速弥漫起不详的预感。一把抓起车钥匙，下楼，孙总开车径直往袁思去了。

40. 东 子

邢哥这时候正得意呢，心想又躲过了一次麻烦，这么晚肯定是应酬，就深深地靠在沙发上，烟雾缭绕着。

“咣咣咣”，邢哥听见有人踢门的声音。

还没起身就听见孙总的声音，“老邢”，声音里充满了焦急。

邢哥微微一笑，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烟灰，把手里的烟掐了，黑暗中很熟悉地走到门口，对着门外的孙总说道：“老孙，这么晚了你咋跑来了？”

“你咋不接电话？”孙总总算松了口气，缓了一下问道。

“没听见！你给我打电话了？”邢哥把门打开，看着孙总脸上着急的表情，笑了起来。

孙总很无奈，抬起手指了指邢哥说道：“你呀你。”

邢哥打开灯，孙总看着屋里烟雾缭绕，一地的烟头和烟灰，十分不解地问道：“咋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邢哥笑了笑，回答道：“没事，这么晚光临寒舍，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呀？”

孙总一听这话笑了出来：“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邢哥笑了笑：“没有玩笑的人生是不完美的。”

孙总摇了摇头，找了一个没有烟灰的沙发坐了上去，拿起邢哥的中华，点了一根说道：“最近窝家里干什么呢？要不咱哥俩去洗个澡。”

邢哥接着又点了一根烟，把音响关小，说道：“啥事？”

孙总的表情立刻变得严肃了些，手背抚摸着自已的额头，说道：“这事，可能是你哥做得不对。”

邢哥笑了笑：“咱们不说这个，你直说。”

孙总想了想，组织了一下语言，想着从哪个地方说起。邢哥没有打断他的思考，而是安静地等着孙总开口。

“最近我忙着找牛秃子呢。”孙总说道。

邢哥心里一惊，大脑飞速地运转：孙总不认识欧阳，他找牛秃子干什么？而在医院打给孙总的电话，孙总提过路红旭。路哥在吃饭的时候，说过欧阳的事交给他。可是欧阳前几天来自己这里，根本就没提这个事。老孙突然提起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邢哥把这些破碎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连邢哥都吃惊了，老路太狠了。如果老路明白孙总会给牛秃子带去什么，他还这样做，那只能说明他太狠了。

邢哥心里对于路和孙的关系，是最明白不过了。旭日投资不要孙总的钱，不是因为钱少，而是因为孙总的资金来源不明，说不定哪天就让自己惹祸上身。但是老路很明显的借刀杀人，他又如何还这个人情呢？

邢哥的手指推在自己的眉心，琢磨着这些。孙总知道路宏旭不会把这事告诉邢哥，现在自己说了，事情复杂了，但是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路宏旭手中的棋子。或许自己今天来找老邢，都是他预料中的，孙总心里很复杂。老邢，坐在自己对面，这么多年的兄弟，今天自己一开口他就沉默了，究竟怎么了。

“说吧，老孙，你不是来邀功的，遇到啥麻烦了？”这是邢哥沉默过后说的第一句话。

孙总松了口气，心里的感觉缓解了不少，屁股往前挪了挪，身体前倾，清了清嗓子回答道：“打欧阳那四个，我已经抓住了。牛秃子现在在别的市，一个小区里，这个市我关系不硬，不想牵扯他们。”

邢哥一边听着，弹了弹烟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呢？”

“现在孙铭带人已经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人。我的人在外地，我不放心。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找着。”孙总十分不情愿地说出这些话。这么多年，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一个懦夫一样求别人，让别人教自己该怎么做。

邢哥想了想，指了指孙总的西服兜说道：“手机给我用一下。”

孙总十分诧异，说道：“你手机丢了？”

“没，那屋呢，懒得过去拿。”邢哥回答道。

孙总差点被气晕了，赶紧拿出手机递给邢哥，说道：“回头请你吃饭。”

邢哥掐了烟头，笑了笑说道：“吃饭是一定的，放心吧，他跑不了。”

邢哥拨了一个号码，孙总听见那边说道：“老邢。”

“在哪儿呢？”邢哥问道。

“没事干，开车满街溜达呢。”电话那头是冯哥。

“你能找着那个东子不？”邢哥问道。

“就上次咱们打的那个？欧阳那事和他有关系？”冯哥问道。

“我找他问点事，你还能找着他不？”邢哥又问了一遍。

“应该能，一个小时内给你消息。”冯哥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邢哥打完随手就把手机扔茶几上了，孙总知道这是邢哥的习惯，也就没说什么。邢哥从茶几下拿出一个满是灰尘的杯子，拿茶几上的抹布擦了几下，放在孙总面前，倒满茶水。孙总看在眼里，心里高兴，邢哥这个人从当初别墅样板间无比的精致到今天的邋遢，让人觉得人这种动物真是十分神奇。

邢哥拿出根烟递给孙总，孙总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说道：“不了。”

邢哥点了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道：“这个东子，就是那次在馨海门口砸我玻璃那个。”

孙总一听，说道：“不会吧，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邢哥笑了笑，说道：“等等吧，一会儿就有消息了。”

孙总后来说道，这段等待的时间是最煎熬的。孙总因为路宏旭和邢哥之间仿佛有了些隔阂，都不知道自己该谈什么、不该谈什么。没有话题，两个人只能面对面坐着、等着。

邢哥心里明白，有些话不该问，但是他也不知道哪些话不该问，所以也沉默着。

邢哥把音响开大，又半躺着一样地窝在沙发里，闭着眼睛，享受着。孙总也效仿着邢哥的样子，闭着眼睛，但是孙总不是享受，而是沉思。心里想：“这搞金融的境界就是不一样。平时觉得自己也是个心理素质稳定、遇事冷静的人，但是真的遇到这样的人，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叫差距。”

听了几首歌，到了《东方之珠》，邢哥把模式改成单曲循环，就一直听这首歌。孙总不明白为什么，只能坐着。

书房里的电话响了，声音不小。孙总一听就明白了，邢哥根本就不是听不见，而是根本不想接。

邢哥还继续窝在沙发里，孙总想起身接，邢哥说：“不着急。”

孙总有点着急了，说道：“我去接吧。”

刚说完，电话停了，不响了。前后没几下，就像骚扰电话一样。

过了几秒钟，孙总的手机响了，孙总把电话递给邢哥，说道：“咱两个人就别玩耐心了。”

邢哥笑了笑，又很坏地没接，电话连着响了好几下，孙总气得也是哭笑不得。孙总刚才的表现让邢哥看到了大多数散户的行为，邢哥说了一句：“你以后千万别自己做股票，肯定赔。”

“喂，老冯。”邢哥脸上挂着坏笑，耳朵贴着孙总的电话。而孙总则坐在对面，一脸无奈的样子。

“老邢，人给你找着了，打你公司电话没人接，我把人给你送哪儿去？”冯哥说道。

“我就在公司呢，你过来吧。”邢哥回答着。

“那你咋不接电话？”冯哥不太相信地说道。

“我没听见。”邢哥又是用这个理由。

“你是又自己闷自己吧？”还是冯哥了解邢哥的习惯。

“嘿嘿。”邢哥笑了笑。

“你不是只在海边才闷自己吗？咋，条件降低了？”冯哥也是半开玩笑地说道。

邢哥一听老冯在取笑自己，赶紧说道：“你赶紧过来，磨叽什么呢，跟个女人一样。”

“好了，一会儿就过去了。”冯哥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咣当，孙总的手机又被扔在了茶几上。孙总听见电话里说人已经找到了，心里有了几分自信。于是无奈地笑了笑说道：“咱轻点，两万多呢。”

邢哥立马做了一个无辜的表情，说道：“这电话是你的？我忘了，还以为是我的呢。”

孙总听了这话，又沉默了。

邢哥又把自己埋在沙发里，听着《东方之珠》，没几分钟，就传出鼾声了。而孙总坐在沙发上，看着睡着的邢哥，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自认为阅人无数的他，今天看着邢哥的举止、言谈，心里总是不那么舒服。不知道是被人顺从习惯了，还是怎么了，反正他心里就一个字——憋。

见识过阴险奸诈，也见识过义字当头，虽然和这个人交往不累，但是会让自己不自觉地顺从、再顺从。

现在只能期望能从这个东子嘴里套出点东西，快点找到牛秃子，但是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孙总就坐在沙发上，想着这些事。从老路到老邢，他们是怎么想

的，自己不知道，现在能做的只有快点找到这个牛秃子。

这时候，外面一丝灯光，在窗户沿上闪了几下。孙总知道冯哥带着人过来了，起身朝外面看了一眼，赶紧走到门口准备给他们开门。刚走到门口，孙总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太沉不住气了，一点都不稳重，很冒失。又走回来坐在沙发上，学着邢哥一样悠闲地靠着。

咣咣咣，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孙总期待这个声音很久了。但是他依旧学着非常淡定、自然的姿势，缓慢地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栓，一开门看见冯哥。他认识冯哥，但是不熟悉。后面跟着一个人，低着脑袋，一声不吭，孙总一看就知道是东子。

冯哥一看孙总在邢哥家，心里就明白东子今天又要倒霉了。但是他还是没表现出来，很自然地说了一句：“哥……我哥呢？”

孙总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睡觉呢。”

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邢哥正在揉眼睛，半睡半醒的状态，看着有点傻，还有点呆。邢哥看见冯哥带着东子来了，笑了笑，对着冯哥问道：“没和你闹，你就把人带来了？”

冯哥也笑了笑，说道：“东子自愿来的，是不？”

东子点了点头，没说话，看着邢哥，一脸紧张、拘谨的表情。

邢哥一改平时的表现，非常和蔼地问东子：“最近见你牛哥没？”

“没有，邢哥。”东子低声回答道。

邢哥没再往下问，而是指了指下孙总问道：“认识他不？”

东子回头看了眼孙总，又仔细看了几眼，说道：“没见过。”

邢哥笑了笑，说道：“我把你大半夜叫来，不是听你说‘没见过’、‘不知道’。你明白不？”

东子赶紧点了点头。邢哥对着孙总点了点头，孙总开始问话了：“你和牛秃子啥关系？”

“有段时间他总请我吃饭、喝酒，就认识了。”东子回答道。

“牛秃子在外地把我朋友伤了，我朋友说看见你也在里面。”孙总开始诈他。

“不可能，哥。我一直没去过外地，真不是我，你们认错人了。”东子听了孙总这话，眼神开始四处乱窜，看看邢哥，看看冯哥，又看看孙总。

孙总没吭声，上下打量着东子，冷笑着看着东子。东子继续解释道：“我真没去过外地，哥。你说是几号？有人能证明我没出去过。”

孙总笑了，说道：“有人能证明你没出去过？但是我这儿有一大把人能证明就是你。”

东子还是摇头，说道：“天地良心，我真没出去过。昨天晚上打了个人，他肯定不是您朋友。”

孙总继续笑着说道：“你都不认识我，还说不是我的人？”

东子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问道：“您是？”

邢哥一笑，心里又是一乐，这个人还会说“您”。

孙总笑了笑，说道：“我有个弟弟，叫孙铭。”

东子一听这个名字，脸色瞬间就失去了血色，嘴唇紧闭。孙铭这个名字，东子何止是听说过，东子当初总听自己的大哥讲孙铭的事。但是今天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孙铭的大哥，东子不知道这个号称孙总的人会对自己做什么。单凭冯哥把自己半夜从床上拉出来，带到这里，东子就明白这个孙总肯定不一般。

“听说过，孙哥，谁没听说过！”东子紧张地做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挤出这么几个字来。

孙总半抬着头看着东子，说道：“你是孩子，今天咱们好说好商量。我就问你一句话，怎么能找到牛秃子？”

东子赶紧委屈地说道：“哥，我真不知道牛哥在哪儿。自从上次在馨海他被邢哥教育后，叫我吃饭我就去过一次。真的，孙哥。”

孙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东子不是在演戏，邢哥都看出来了，但是邢哥没有打断孙总的询问，而是默默地看着。孙总从茶几上拿起自己的手机，指着东子说道：“我给你面子，你不给我面子，别怪我整你。”

东子没吭声，孙总熟练地拨了一个号码，听见电话那边的响铃声连续响了两声。东子忽然说道：“对了，哥！”

孙总这边的电话已经通了，孙总说了一声：“孙铭，忙啥呢？”

这时的孙铭也是一头雾水，自己睡觉呢，能忙什么。自己的大哥说个“忙啥呢”是什么意思。

孙铭迷茫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这是要演戏”，赶紧顺着孙总的意思说道：“没事啊，哥。啥事？”

孙总会心地一笑，说道：“没事，你把手手机开着，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邢哥在孙总对面都能听见电话里孙铭说什么，更别说东子了。东子听见孙铭称呼孙总为“哥”，懂得了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孙总挂了电话，对着东子问道：“想起来了？”

东子赶忙点头说道：“嗯嗯，我想起来了，孙哥。”

孙总玩弄着手机，没示意东子说什么，就是沉默地等待着。

东子嘟囔了几声，说道：“牛秃子有个习惯，他每周三都要去酒吧喝XO，喝

完之后会找两个小姐带回家……每周三都是，多少年了没变过。”

邢哥、孙总、冯哥都明白了。知道了这个习惯，牛秃子就是跑到天边都能抓回来。

孙总点了点头，又用自己标志性的表情，半抬着头看着东子说道：“东子，是吧？”

东子点了点头。

“我记住你了。”孙总回了一句。

东子赶紧回答道：“谢谢孙哥。”

邢哥给了冯哥一个眼神，东子被冯哥带出去了。孙总激动的心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这次他跑不了了。”

邢哥点了点头回答道：“他们那儿我知道，能卖 XO 的地方就那么几个。你让孙铭在周围转转。牛秃子应该带了不少钱过去，这些日子应该在那边认识不少人，让孙铭小心点。”

孙总也觉得自己疏忽了，说道：“那行，我就赶紧回去了。”

邢哥点了点头，孙总和冯哥带着东子走了。

41. 牛秃子的报应

.....

牛秃子在通源过得其实很不错。自从来到这个地方，他在王玉静的引荐下，认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最近正准备投一个项目。在通源，牛秃子的习惯改了，只喝 XO 了，小姐也包月了。如鱼得水的日子让牛秃子很快就忘了他还招惹过一个叫邢国辉的人，也忘了在外市的四个小兄弟。

第二天晚上，孙铭的人分成四组拿着牛秃子的照片，蹲守在通源仅有的几家卖 XO 的酒吧门口。不为别的，就为了今天是个星期三。

晚上 10 点多，牛秃子半醉半醒地带着两个不到 20 岁的年轻女子从其中一家酒吧里出来了。霓虹灯下的光头十分扎眼，几十米外桑塔纳里的乔三一眼就认出了牛秃子。看着牛秃子带着两个女人朝自己走来，乔三不知道怎么办，拿出电话打给孙铭。

“哥，在我这儿呢，牛秃子和两个女的朝我这边走过来了。”乔三说道。

“没事，你别惊了，我马上带人过去。”孙铭说完，把电话挂了。

牛秃子离乔三越来越近，没几米了。车里有人说话了：“三哥，先干了他

再说。”

“不着急，他跑再说。”乔三说道。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牛秃子领着一个女人突然背靠在桑塔纳的机器盖上，牛秃子压在这个女人身上，撩逗起来。

牛秃子指着桑塔纳的牌照大声说道：“这车是我们市的。当初我们市没几个奔驰，我就有一个。在我们市，谁敢惹我，我抬抬指头就弄死他。”

“牛哥真厉害，我跟定你了。”

前排的车窗开了一个小缝，车里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过了一小会儿，牛秃子离开了，一手搂一个姑娘，一晃一晃，蹭着自己的车玻璃走了过去。乔三顺着牛秃子的方向一看，原来是个宾馆，乔三可算松了口气。

看着牛秃子进了宾馆，乔三掏出一叠钞票，递给副驾驶上的帮手说道：“进去看着。”

帮手点了点头，下了车，跟着牛秃子进了宾馆。乔三摩拳擦掌，还没缓过这股兴奋劲儿，孙铭带着李天就过来了。

看着孙铭从子弹头上下来，乔三的心里一下自信了很多。开门一下车，乔三还没开口说话，孙铭握着手机的手指了一下不远处一个漆黑的角落。

乔三点了点头，顺着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孙铭朝着车里的司机点了点头，也朝着这个漆黑的角落走了过去。

乔三拿打火机周围看了一圈，没人。孙铭开口了：“是不是在宾馆呢？”

“对，和两个女的，我让人跟上了。”

“好，人一会儿都过来了，他要今天晚上不出来，咱就等到明天晚上。肯定不能在宾馆里干，知道不？”

“知道。”

“行，三儿，你是我兄弟，又要麻烦你了。今天的事，你、我还有你那两个战友，咱们干。你过去交代一下，其他人先让回去吧。记住了，要出事了，你和你那两个战友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让你们来的。明白不？”孙铭连续交代道。

乔三听了这话，沉默了一下，说道：“哥，用不着，有事我扛着。”

孙铭有点不耐烦了，说道：“别磨叽了，赶紧办事去。”

一等就到半夜了，宾馆外面只有孙铭、乔三和乔三的两个战友。半夜一点多一个女孩搀着牛秃子出来了。孙铭终于看见照片上的人了，心里也十分激动。一辆出租车停在牛秃子身边，和牛秃子一起的女人上了出租车，牛秃子扔了几张百元大钞进去，出租车走了。紧跟着，一辆出租车又停在牛秃子面前，牛秃子上了车。出租车上主路，朝着轻工小区的方向走了。

乔三开着桑塔纳，没开车灯，悄悄地跟在后面，孙铭胳膊夹着准备好的麻袋。轻工小区对面是个医院，牛秃子住的地方穿过医院后面的路从小门一进就到了。但是牛秃子从来不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整整半条街都是花圈店，中间夹了一个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外面的大门正冲着马路，牌子上用大黑字醒目地写着“××医院太平间”几个字。

牛秃子忌讳这个，所以自己在外墙就下了车，要绕过一个小市场才能到小区的正门。如果那天牛秃子从太平间的路走就没事了，但是他偏偏要绕过这个小市场走，这个小市场就成了牛秃子的重伤之地。

孙铭和乔三这几天把这一片都绕遍了，虽然不知道牛秃子住在哪里，但是一看牛秃子在这儿下车，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孙铭看着牛秃子下了车，还对着司机打了个招呼，晃晃悠悠地朝着已经空无一人的市场走去。孙铭冷笑了一声，说道：“叫你装，还挺迷信。”

四个人把车停在路边，门虚掩着，轻轻地跟着牛秃子走。孙铭把大口袋张开，走在最前面。借着月光，牛秃子忽然看见自己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刚想回头，孙铭冲上去一口袋就套住了牛秃子半个身子。

四个人一阵猛打，暴风骤雨过去，口袋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乔三把口袋拉下来，牛秃子已经不省人事了。最后，孙铭还给了牛秃子一刀。

完事后，孙铭和乔三等四个人上了车，走国道直接向家赶去。

牛秃子已经奄奄一息。有两个刚死了亲人的子女，去花圈店买寿衣，正好看见路边的牛秃子了。看着牛秃子这样，心里一阵怜悯，打了120，牛秃子得救了。

早上，孙铭赶回来了。孙总给孙铭、乔三等四人在馨海开了四间房，自己则琢磨起来王楠的事。孙总心里非常明白，这件事最关键的地方不是牛秃子，而是这个王楠，所以要想办法搞定他。如果不能搞定王楠，自己则后患无穷。

孙铭、乔三他们都睡得像死猪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孙总和老古挨个房间转了一圈，在乔三和乔三的两个战友床头一人放了5万块钱。

42. 王楠

.....

孙总自己一个人，带着司机只身前往××市去找王楠。黑色的奔驰行驶在通

往××市的高速公路上，孙总坐在后排摆弄着手里的电话，电话屏幕上显示着袁哥的名字。孙总在考虑怎么和袁哥说，现在牛秃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如果死了，自己找人家就是害人家。

电话不停地手中上下摆弄，眼睛看着窗外，心里全是为难。如果不打，自己去了，轻则重伤，重则就死在××市了。打了这个电话，如果害了别人怎么办，孙总非常为难。

过了中午，已经到了××市的郊区，孙总示意司机靠路边把车停下了。司机下车方便去了，孙总拿出另外一部手机，拨通了袁书记的电话。

“袁哥，我是小孙，我到你们市了。”孙总说道。

“好，你来市委，中午咱哥俩喝点儿。”袁书记在电话那边说。

“袁哥，不是这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孙总说道。

“是不是上次你问王楠的事？”袁书记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这样，袁哥，我的人的通源把王楠的一个朋友给伤了，今天凌晨的事。现在人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来是给王楠一个交代，我不想给你找麻烦。我现在去见他，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出来，你通知一下小铭，让他来救我。”孙总很聪明，说了一段废话，用来试探袁书记的态度。通知，让谁通知不一样？当然，袁书记心里也明白，孙总和自己这么多年朋友了。自己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是孙总帮忙平定县里的秩序，自己才有今天的仕途。如果不是孙总太为难了，他是不会张这个口的。

电话那边袁书记沉默了。过了几十秒钟，袁书记说道：“你放心地去见他吧，没事，你们这个‘层次’的人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孙总听了这话，马上明白了袁书记的态度，一句“你放心地去见他吧”已经把袁书记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了。

孙总看着窗外的一草一木被细雨打湿，空气很好，看着自己的司机站在不远的地方，低着头抽烟。司机叫苏鹏，孙总看着他心里一阵阵地难过。苏鹏跟着自己十几年了，身上无数的刀疤都是当初替自己扛的。

拉开车门，孙总刚把一只脚踏出来，苏鹏赶紧跑过来说道：“孙哥。”

“透透气。”孙总说道。

苏鹏点了点头，没说话。

按照孙总的话说，最缓解紧张的工具不是冷静，也不是深呼吸，而是细雨。面对稀稀拉拉的细雨，孙总说道：“你回去吧，我自己开车去。”

苏鹏很疑惑地看着孙总说道：“哥，我没做错事吧？”

“没有。”孙总简单地回答道。

“哥……”苏鹏看着孙总的侧脸发出长长的一个语调，一个质疑的语调或者是任性的语调。

“回去吧，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好好帮孙铭。”孙总一边叹气，一边拍着司机的肩膀继续说道：“哥自己的事，不能再连累你了。”

“你这次是去找谁？”苏鹏问道。

“王楠。”孙总回答道。

苏鹏当然听说过这个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孙总的意思，说道：“你是我哥，永远都是我哥。如果哥你信得过我，这次我去和他谈，哥你现在开车回去。”

孙总吃惊地看着苏鹏的眼睛，迟缓了许久才说道：“好兄弟，拖家带口子呢，这次你去不去都没意义，回去吧。”

“不。”苏鹏固执地说道。

孙总打发苏鹏回去是下了很大决心才作出的决定。孙总知道，去了凶多吉少。尽管袁书记说了让自己放心地去，但是孙总绝不愿意让苏鹏担这个无谓的风险。

“回去吧。”孙总一边说一边走到车边拉车门。苏鹏站在后面喊了一声：“哥。”

孙总回头，看见苏鹏脸上的眼泪已经滑下来了。孙总也有点难受，说道：“我不能置兄弟于死地，你赶紧回去，别让我为难。”

苏鹏说道：“哥，我自己回去还怎么见弟兄，我还有脸见铭哥、见三哥吗？”

孙总看着不远处的苏鹏，难过和感动交织在一起。让苏鹏扔下老婆、孩子，跟自己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交代；不让苏鹏跟着去，苏鹏回去会受尽排斥和侮辱，这对他是多大的打击。自己千不该万不该，让他跟着来。

孙总一声叹息，说道：“去了别帮我说话，这里不是咱们的地方。”苏鹏点了点头。孙总走到副驾驶的位置，坐了上去。苏鹏上了车，用崭新的西服袖口擦了擦眼泪。两个人朝着××市市中心方向去了。

孙总指了一下不远处一个停满豪车的娱乐城说道：“就这儿。”

苏鹏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找了个车位停下来。虽然这个娱乐城门口停了很多好车，但是孙总的奔驰在这些车中依旧十分扎眼，保安、路边的行人不停地朝奔驰车这边瞟。

保安看着孙总和苏鹏两个人下了车，从台阶上迎了下来，说道：“先生您好。”

孙总点了点头，顺着台阶悠闲地往里走，保安跟在后面。孙总问道：“你们老板呢？”

“您是？”

“他朋友。”孙总简单地回答道。

保安朝着吧台位置的大堂经理挥了挥手，大堂经理看见孙总和苏鹏的打扮，赶紧跑了过来。孙总说道：“叫你们老板来。”

大堂经理还没来得及解释，孙总就带着苏鹏往角落里的咖啡卡座走去。

“先生，怎么称呼您？”大堂经理跟在后面问道。

孙总冷笑了一声说道：“我坐在监视器下面，他不会自己看吗？”

大堂经理不再吭声了，朝着假山后面的一个小门走去。

过了几分钟，大堂经理带着一个穿着很休闲的男人朝着孙总的位置走了过来。这个男人站在孙总面前打量了一下，挥了挥手，大堂经理又忙别的去了。

“您好，我是这里的老板，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我姓孙，是来找王楠的。他的朋友牛秃子是我的人伤的，你叫他来见我。”孙总气定神闲地端着咖啡杯说道。

这个人心里一惊，他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说话的人，朝着四周看了看，的确就是两个人。

“好，我这就去给王哥打电话，您坐着，随便点，我请您。”他不是王楠，但是他的利润里肯定有一部分属于王楠，这是惯例，每个城市都一样。

孙总点了点头，笑了笑，没再说话。

苏鹏深呼吸了一口气，虽然这么多年跟着孙哥大风大浪见多了，但是这次是羊入虎口，哪怕只是给王楠解释，估计都要脱层皮。

孙总看着苏鹏说道：“没事。”

苏鹏点了点头，盯着那半杯咖啡，沉默了。

孙总的电话响了，一看是袁书记，说道：“喂，袁哥。”

“刚才手上有事，我过去给你说和说和。你在哪儿呢？”

“不用了，袁哥，我没事。我办完事给你打电话，咱们出来见一面。”孙总说道。

袁书记沉默了许久，说道：“举手之劳的事，你可千万别为难自己。”

“没有，袁哥，我很好。”孙总说道。

“那好，那就这样，你完事后给我打电话。”

“好，再见，袁哥。”孙总挂了电话，继续等着王楠。

过了十几分钟，大厅里进来一群人，有十多个。带头的中等个头，偏瘦，青皮，穿着休闲得不能再休闲了。他一进门，周围的保安、服务生连忙说：“楠哥好。”楠哥非常随和，没有那种想象中的张狂和不可一世。

孙总瞄了一眼，就知道一定是王楠。他没有盯着看，而是回头跷着二郎腿继续漫不经心地摆弄咖啡杯里的勺子。一个是极其随和，另一个是极其淡定，谁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孙哥，我叫王楠。”王楠顺着经理的指引，带着一个人朝着孙哥的桌子走了过来，刚才进来的人都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了。

孙总看在眼里，心里一惊。王楠把人放在外面，就带一个人过来，这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或者是一种根本没有重视自己的姿态。

孙总站了起来，伸出手和王楠握手，两只手那么一握，孙总就感觉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来自知己、朋友、兄弟手中的力量，而不是仇恨。

“你好，对不起啊，楠兄。”孙总开始试探王楠的态度。这个略显卑微又有点幼稚的语气，让王楠心里也是一个难受。这个态度让王楠有点哭笑不得，没有胆怯，但是却说了一个“对不起”。

王楠看了看孙总和苏鹏，点了点头，拉开一张椅子坐下了。

王楠依旧看着孙总，就那么看着，看了几十秒，突然嘿嘿一笑，说道：“怎么来的？”

苏鹏插了句话：“开车来的。”

“路上还顺利吧？”王楠问道。

“很顺利。”苏鹏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人，虽然刚才胆怯了，但是他心里明白，只要有孙总在边上，一切都不怕。

王楠又点了点头，说道：“喜财这个人，爱装了点儿，脾气也不好，外面敌人多。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们有什么大仇，以至于让孙哥这么有身份的人下这么黑的手？你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你我都是厚道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谁让谁下不来台都不好。你说呢，孙哥？”王楠悠闲地靠着椅背，悠闲地说道。那口气，仿佛自己是个受害者。

孙总笑了笑，说道：“都这么大岁数了，楠兄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咱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什么事都有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吧，现在谈这个好像早了点儿。”

这是心理战，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策略，嘴里说出去的话就是子弹，策略用不好就会要命，子弹用不好就会伤了自己。

但是不管是态度还是话，现在都很容易惹祸上身。王楠心里很明白，看似是

孙总负荆请罪，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大难堪。人家两个人跑到自己的地界上来，自己给人家动刑，这不是授人以柄吗？王楠心想：“老孙呀，你真是孙猴子，你要是带一群人来，我也没现在这么为难。”现在这样，说不能说，碰不能碰，两个人胜过千军万马，真是高啊！

“总要谈的，都是兄弟。兄弟是什么？兄弟就是手心里的肉。咱自己不小心，那是咱的事。别人故意的，那是别人的事。你说呢，孙哥？”王楠用看似有道理的策略攻击着孙总，只要孙总一着急或者一辩解，他就有理由了。王楠太渴望这个理由了。虽然眼前这个人让自己十分欣赏，但是那边牛秃子刚脱离危险期，送上门的肉又怎能让跑了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定有办法。

“楠兄很是心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这不是就来解决这事吗？都是兄弟，我总不能让谁干的谁来吧，哪有那么当哥的。你说呢？放心吧，就我们两个人，我不会把我兄弟扔火坑里的。”孙总从容地说道，语气里没有一丝颤抖和紧张，还将了王楠一军。

王楠一愣，没想到孙总能说出这样的话，见了那么多人，没见过这样的。这是在我家，还是在你家呢？王楠打量着孙总，憋了一肚子的气，一肚子的话被这几句话噎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人家是为兄弟请罪，还是一个人来的，自己在这里动人家一下那都是把屎抹在自己脸上。尽管王楠明白，牛秃子的事如果没有孙总的支持，那么多人也不敢追到通源去。

“那好，去我那儿聊聊吧。人家这儿还做生意呢。”王楠一拍椅子的扶手，站了起来。孙总和苏鹏也随着王楠站了起来，跟着王楠往门外走。苏鹏和孙总心里想的都不一样，苏鹏觉得出了这门，肯定是一场恶战，而孙总高兴的是又多了一个朋友、一个兄弟。孙总心里跟明镜一样，当大哥的比的不是狠，而是做人 and 分配。

跟随王楠的是王楠的司机，也是王楠的心腹。他看着两位大哥在这儿天上一句、地上一句的。想插话，话题突然又变了，今天这个场合、这个气氛，自己竟然一句话都插不上。

出了门，王楠也想再试探一下孙哥的态度，回头说道：“孙哥，哪个是你的车？咱们估计回不来这儿了。”

苏鹏听了这话，一股无名火从心里往上蹿，心想：“装什么装，在我的地盘上你敢这么说早把你放倒了。”苏鹏正在组织语言，准备反驳一下。孙总回答道：“看来楠兄家里一定比这儿好玩多了。”

王楠又被噎了一下，说道：“还行吧，我就爱玩，你看我这穿着。孙哥开的是哪辆车？”

其实王楠知道孙总开的是哪辆车，保安也告诉他了。孙总指了一下车位上锃亮的奔驰，没说话。王楠看了看这台奔驰，还带点雨渍，回答道：“好车。”

孙总回头朝苏鹏使了个眼色，苏鹏很默契地明白了孙总的意思，拿出车钥匙递给孙总。孙总对王楠说道：“楠兄，你的地界我不熟，车还是你来开吧。”

王楠心里对孙总那个恨啊，心想：“为什么他这么玩我，而我还越来越喜欢这个人的性格呢？”

王楠笑着说道：“我没考虑到，给我吧。”回头就递给了自己的司机。

王楠和孙总上了奔驰，坐在后排，苏鹏坐在副驾驶座上，王楠的司机熟练地把车倒了出来。问道：“王哥，他们怎么办？”

王楠回答道：“让他们把我的车开回公司去，其余的人进去洗澡去吧。”

奔驰车停在一大群人边上，前排驾驶室的玻璃缓缓地开了一条不大的缝，有个穿着十分考究的人跑过来伸着头说道：“毛哥。”

“你把王总的车开回公司去，其余的人进去洗澡去。”原来这个司机姓毛，叫毛斌，是王楠的心腹。

“是，毛哥、王哥慢点。”临走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苏鹏一眼。

孙总看在眼里，朝着王楠的位置倾斜了一下，靠着后排的扶手，笑着说道：“楠兄，可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王楠脸上一阵发烫，心里那个恨呀，真想下去给他两耳光，但是现在不行。王楠嘴里不自觉地说道：“狗眼看人低。”之后自己又尴尬地点了点头说道：“让孙哥见笑了。”

奔驰车穿过几条极其繁华的街道，到了开发区的一条主路，又拐了几个弯，车速放缓了。孙总看到一栋三层高的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整片的仓库区，通过仓库的房顶就能判断出这是新建的。

上了一个小坡，毛斌的玻璃打开一半，保安敬了个礼，车子顺着十分干净、宽大的水泥路面驶进了这个大院子。孙总从车窗里看见“楠义贸易”四个大字，边上还有一个“楠义”繁体字缩小的标志，这是公司标志，做得非常正规。

车子停在办公楼前的一个空车位上，王楠靠过来，带着很抱歉的口气对孙总说道：“孙哥，你看，你来得也突然，我这屋里还有几个客人，我就先来招呼你了。孙哥，你看这样行吗？你和你的小兄弟先在下面等会儿，我把他们应付了，咱们去吃饭。”

孙哥一听这话，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了笑，回答道：“是我们来得仓促，没和你提前打个招呼。一回生二回熟，是我们做事不周，还请楠兄多原谅。”

王楠本以为孙总这样被人宠坏的人，听见这话一定会泛出不高兴的表情。但是孙总的回答不但滴水不漏，而且还带着一丝怜悯或者长辈的宽容。听了孙总的话，王楠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孙哥，这位小兄弟，你俩先等一下。”

孙总点了点头，回敬了一个微笑，点上根烟，深深地靠在后排的真皮座椅上，不再说话了。王楠和毛斌拉开车门，一前一后进了办公楼。

王、毛二人前脚刚进，后脚一辆黑色的奔驰开了进来，停在孙总车位的边上。刚才瞪苏鹏的男人，带着三个穿着考究的年轻人，进了办公楼。

“哥，他这是啥意思？”苏鹏问道。

“没事，下马威。估计咱们要等几个小时了。”孙总回答道。

“他们不是上去应付客人吗？”苏鹏有点迷糊。

孙总笑了笑，没说话，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几秒钟后电话通了：“哥，我这边没事，你忙你的，我办完事给你打电话。”

“行，老弟，有事尽管开口。兄弟之间，你要见外就是骂我了。”是袁书记，袁书记在电话那头回答道。

“好。”孙总挂了电话，苏鹏继续追问道：“哥，为什么要等几个小时？”

孙总摆了摆手，苏鹏把椅背放低，凑过来听孙总的解释。

王楠和毛斌进了办公室，办公室很大，鱼缸、花草、功夫茶具一应俱全。王楠点上一根中华，站在窗前，一句话也不说。

毛斌推了个小沙发到王楠身后，说道：“哥，坐。”

窗帘被拉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缝隙，王楠靠着沙发，看着两台奔驰车锃亮的车顶，说道：“去把我的车钥匙拿回来，别让他们打搅我。”

毛斌点了点头，一出门就见到四个男人，为首的正是刚才毛斌交代给孙总送车的人。毛斌对他说道：“钥匙留给我。你去金皇订个VIP大包，旁边和对面的几间全包下来。”

这个男人叫刘军，是毛斌的心腹。虽然这个人思维比较活跃，但是有个毛病就是心眼太小，比较容易闹误会。

刘军把钥匙递给毛斌，点了点头走了。毛斌回到王楠的办公室，王楠深陷在沙发里，丝丝烟雾顺着沙发往上飘。王楠把手贴在脸上，大拇指托着下巴，食指深深地压在上嘴唇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思考动作。

“哥，都办妥了。”毛斌轻轻说道。

“好。”

“他们……”毛斌又用轻轻的口气，带着丝丝的疑问问道。

“来者不善呐，他们料到我不会为难他们。”王楠用十分深沉的语调，带着

点无奈说道。接着又长长地说了一句：“来者不善呐！”

毛斌点了点头说道：“你看那孙总，要是一般人你那样说早就慌了，你看他。”毛斌看着楼下停着的奔驰继续说道。

王楠苦笑道：“哎……”

“哥，怎么了？”毛斌跟随王楠多年，看到王、孙二人没动一个指头的心理战，自己实在闹不明白。

“你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吗？”王楠问道。

“请罪吧！毕竟牛哥是你的兄弟，虽然不远不近，但是你说过的，认识就是兄弟。”毛斌一口气摆出好多理论。

“哎，请罪还用他来吗？要是请罪就不用这么为难了，要点钱就行了。牛秃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在我这儿要不是有刘军，早被砍死无数次了。”王楠回答道。

毛斌看这个话题有点尴尬，又第一次看到王楠愁成这样，就换了个话题，说道：“哥，为啥咱上来，让他们在下面等？”这个问题正是苏鹏所不解的，现在毛斌也一样问自己的大哥。

毛斌问完这句话，紧接着说道：“我让刘军在金皇订了个VIP包。”

王楠点了点头说道：“想要这个结果，就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了。我把他晾在这儿，吊着他。他不走，我过一两个小时再下去，杀杀他的威风。他走，就说明他等不了我，跑了，他这趟白来。我这么做，他如何选择我都占便宜。”

毛斌低下头问道：“哥，你说的想要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

王楠又一个苦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他们呀，请罪道歉都是幌子。这个孙总，孙超义，他来不是因为别的，是来笼络我，断了牛秃子的后路。”

毛斌越发惊讶，质疑地问道：“不可能吧，哥？”

王楠慢悠悠地回答道：“有什么不可能的，来者不善呐。这个老孙啊，太为难我了。”

毛斌说道：“哎，这么说，确实是难，尴尬呐。”

王楠看着窗外，续上一根烟，用极尽无奈的口气自言自语道：“哎，一面是做了错事的兄弟，我该不该袒护；一面是得理不饶人的家伙，我喜欢他、欣赏他，但是我该不该和牛秃子这种人决裂，他又牵扯到刘军。这个孙总的为人、实力、说话，我王楠阅人无数，这样的人我真没见过。我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不光失去了一个朋友，还会失去更多的机会。这个家伙拿自己当诱饵诱惑我，他知道我吃这套，哎，我两难呐。”

下面车里的孙总，刚和苏鹏解释完这个王楠的意图，苏鹏正在琢磨着怎么

办。上面的毛斌也在琢磨，怎么对付这两个难缠的家伙。就这几分钟，沙发上的王楠对着窗外的奔驰车顶，传出了细微的鼾声。毛斌看着大哥睡了，拿起毯子盖在上面起身去了隔壁的办公室。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转眼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孙总拍了拍前排的苏鹏说道：“来。”

苏鹏凑到后排，说道：“哥。”

孙总考虑了一下，这样那样地交代了一通。苏鹏点了点头，下了车。车里非常安静，空调微开着，温度刚好，不冷不热。

苏鹏站在楼下，车头前一靠，开始抽烟。

过了二十几分钟，王楠摇了摇头，迷迷糊糊地醒了，说道：“毛斌，毛斌。”没人答应，他又大声叫了声：“毛斌。”

几声响亮的皮鞋声，门被推开了：“哥，你醒了？”

“嗯，迷糊了一会儿。”王楠还有点没睡醒地说道。

“再睡会儿吧。”毛斌劝王楠继续休息，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王楠的关心和尊重。

“不了，再睡就不像话了。”王楠伸了个懒腰，看了看楼下两位难缠的客人。

毛斌笑了笑，把毯子收起来，站在王楠身边。

王楠看着楼下说道：“这个司机怎么在车外面站着？”

“嗯，有一会儿了，就靠车头这儿靠着。”毛斌说道。

“不对。”王楠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怎么不对？”毛斌很疑惑。

“这个孙总不是那个欺负人、让人站岗的人，奇怪。”王楠抓起沙发上的外套就往身上穿。

毛斌走到门口，拉开门，王楠在前、毛斌在后，两人下了楼，朝着孙总的车走了过去。

苏鹏看着两个人下来，继续靠着车保险杠抽烟，也没说话。王楠通过前挡风玻璃朝着后排看了一眼，孙总是靠在后面，好像在睡觉。

刚想拉开车门，被苏鹏打断了：“对不起，王总。”

“怎么？”王楠很疑惑地问道。

“我们孙总多年的习惯，每天这个时候都要睡一会儿，雷打不动，这个时候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业务都不接。希望您能理解并尊重他。”苏鹏说道。

王楠一个尴尬，被苏鹏的话噎了一下，心想：“自己上去等，不合适。怎么办，自己该怎么办？”结果王楠问了一句话，让他掉进陷阱里了。

“噢，这样啊，那就让他睡吧。他睡多久了？”王楠问道。

“你们刚上去就睡了，应该没几分钟就醒了。”苏鹏回答道。

听了苏鹏说的话，王楠如果再上去等，那就太不给人面子了，现在只能在下面等。虽然王楠听了这个回答就知道，肯定要等一会儿了，但是没办法。“那好吧，等他一会儿，我在上面也憋得慌，现在人不好打交道，谈个事磨磨叽叽。”其实这是在说孙总和苏鹏办事，苏鹏笑了笑，说道：“是啊，王总说得很正确。”就不再说话了。

这一等又是一个多小时，王楠、苏鹏、毛斌三个人在下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以前的往事。声音不大，王楠知道是遇到对手了。这一觉睡的，都没怎么考虑该怎么对付孙总。自己的下意识又把自己带进了这个漫长等待、以牙还牙的圈套里。

一个多小时之后，王楠不知道舒展了多少次腿脚，后排的门终于被缓慢推开了。孙总一只鞋踩在地面上，缓了半天，身子才挪出来。王楠一见孙总睡起来了，看着孙总会心地一笑，说道：“孙哥好习惯呀。”

“王老弟也是。”孙总回敬道。

“哎，瞧哥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下面人得吃饭不是，我这当哥的不能放着生意不谈不是。”王楠解释道。

孙总点了点头说道：“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地方你们定。”这是规矩，孙总知道地方已经订好了，顺着说出来而已。

“来我的山头了，让孙哥花一分钱，就是我王楠乌龟王八蛋不会办事。走，今天我做东，咱们好好喝几杯。”

四个人上了两辆奔驰，朝着金皇大酒店这个市里最高档、最昂贵的地方驶去。

金皇三楼的VIP包房里，五个人围着一张硕大的桌子，点了整整一桌子菜。鸡鸭鱼肉海鲜，雕刻十分精美的花边，凉菜更是惹人胃口，让人直吞口水。围桌的茅台，开了好几瓶，摆出了一副不醉不休的样子。孙、王、毛、苏四人，刘军作陪。门口站了十几个王楠的小弟，靠着墙安静、笔直地站着。

“今天孙哥大驾光临寒市，小弟王楠久仰孙哥大名。深知孙哥为人仗义，今天能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吃饭，我很荣幸。来，我先干为敬，孙哥你随意。”王楠表现出十分尊重、十分懂事的样子。

“好，楠兄没为难我，我也干。”孙总端起小茶杯，仰头一饮而尽。

苏、毛、刘三人开始寒暄，动起筷子来。王楠夹了几筷子鱼肉说道：“孙哥啊，现在生意不好做啊，孙总那儿有多少人要养活？”王楠歪着脑袋看着孙总

问道。

“不多，几十个吧。”孙总说道。

“都一样，不容易。”王楠回答道。

孙总笑了笑，不再说话了。

王楠吃了一會兒，对着苏鹏说道：“小兄弟，咱俩见这么多面了，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王楠、苏鹏、毛斌聊了半天，都不知道孙总的司机叫苏鹏。

“苏鹏。”苏鹏简单地回答道。

“好名字。”王楠称赞道。

孙总看到王楠要打开局面，也对着毛斌说道：“这兄弟车开得不错，我坐得很舒服，不知道你叫什么？”

“毛斌。”毛斌也简单地说道。

“你呢？”孙总又看着刘军问道。

“刘军。”刘军用挑衅的语气说道。

王楠接着说道：“孙哥啊，虽然我王楠知道你是个仗义的人。但是你也知道，牛喜财是刘军的兄弟，也是我兄弟。上次喜财来我这儿，说你们那儿有个姓邢的人，把他打得挺重。我当时就想做了这个姓邢的，但是喜财挺能忍，说算了。借了刘军手下几个人，就走了。”

孙总一直认真地听着王楠慢条斯理地说话，听到王楠要做了邢哥，控制不住地嘿嘿一笑。王楠没有闭嘴，其实王楠说的是实话，他是这样想的。但是牛喜财知道自己惹不起邢哥，就带着人来打我的主意。

“老邢是我兄弟。”孙总蹦出这么几个字。

“牛喜财也是我兄弟。”王楠一边喝酒，很自然，语速很慢、很轻柔地说道。

苏、毛、刘三人停下了手里的筷子，看着各自的大哥。

孙总放下筷子，斜靠着椅子。王楠也停下手中的筷子，歪着看孙总。孙总说道：“咱们这行，是个大哥能玩到你我这个程度，凭的是什么呢？”

王楠笑了笑，没说话。刘军插嘴说道：“狠。”

孙总笑了笑，没回答刘军的话。王楠说道：“凭的是个‘理’字。”

孙总一脸微笑地说道：“楠兄果然是成大事的人，来，干杯。”孙总端起酒杯就喝，王楠看着酒杯没说话。

孙总看出了王楠的意思。王楠说道：“我服义、服理。孙哥你说说。”

孙总沉默了，几十秒后开始说话：“这事要从我的一个小兄弟在麻将馆打工开始说起。”孙总把牛秃子在麻将馆为何打我，为什么邢哥在馨海门口对牛秃子大打出手，以及为什么去通源对牛秃子下黑手一一和王楠解释开来。王楠一边思

考，一边点头，一边抿着酒杯听着孙总交代着前因后果。不用说，如果是他在孙总的位置，牛秃子肯定比现在还惨。的确，王楠对牛秃子的印象并不好，孙总这边的事也是略知一二。但是孙总说的不一定正确或者是有埋伏，王楠听完后一句话没说，看着刘军。

“孙总，我是牛秃子的拜把子兄弟，你说我哥这样那样，有什么证据吗？”刘军看着孙总说道。

孙总笑了笑，说道：“你有个小弟，头发有绺白头发，还用我多说吗？”

刘军笑着说道：“孙哥，我承认，欧阳光的事是我的人干的。你说我哥不对在先，你有证据吗？”

孙总冷笑了一下：“没有。”

刘军一阵轻松，笑着说道：“既然没有，那你今天就留这儿吧。”

孙总看着王楠，也笑着说道：“楠兄，你说这话，我无可厚非，心甘情愿。但是……”

“刘军你先出去一下。”王楠交代道。

刘军十分不愿意地站了起来，推门出去了。

王楠听了刘军这话，心里就明白了，孙总说的是实话，至少水分不大。

“孙哥，你看，都是兄弟，这样吧，肚子上那刀就算还债了。但是我兄弟肯定是报废了，这样吧，一根筋10万元，一口价。”王楠提出这样一个条件，加起来就是40万元。虽然对孙总数目不大，但是孙总的原则是，这样的事一分都不给。

孙总一脸微笑地说道：“没钱，一分都没有。”

“哎，孙哥，你来小弟的地盘，小弟为难你了吗？给足你面子了。要说我怠慢你孙哥了，那是小弟做得不地道。你说是不？”

“王楠啊，到底是谁给谁面子呢？”孙总回答道。

“那看来就是没钱，没得商量了？”王楠放下筷子，冷冷地说道。眼看就进入僵持阶段了，孙总一点缓解的意思都没有。

“不好意思，真没钱。”

王楠话锋一转，对着毛斌说道：“哈哈，上次那个谁来着，一上高速就给撞死了。哎，真是运气不好。这意外，总是光临那些意气风发的人。”

毛斌点了点头说道：“是啊，人都是铲回来的。”

孙总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那就是明着面子让你过得去，阴着就置你于死地。

毛斌说完，看着孙总。王楠也把焦点放在孙总的脸上。苏鹏则是笑呵呵地作

陪。孙总点了点头说道：“意外总是难免的。”

“看来孙总是不给面子呀。”王楠换了个口气，带着痞性地说道。

“我要是不给你面子我就不来了，一个牛秃子，我把他怎么着又能怎么样？”

孙总语气坚定，没有一丝颤抖和紧张，极其自然地说道。

王楠狠狠地点了点头说道：“孙超义，你这样做就不厚道了。”

“我人在你手上，厚道不厚道我说了算数吗？”这就是孙总的态度。王楠嘴上狠，心里很是欣赏，大声说道：“刘军，进来。”

刘军推门进来，站在王楠身边，说道：“王总，有什么吩咐？”

“你坐下，毛斌出去准备一下，给孙总个见面礼。”王楠说道。

毛斌起身出门了，刘军又坐回自己的位置，看着王楠没说话。孙总则笑嘻嘻的，又是夹菜，又是喝酒，像没事人一样。

过了几分钟，毛斌端着一个盘子进来了，盘子上盖了一块白色的丝绸，通过凸显出来的外形就知道是一把枪。

毛斌把盘子放在王楠和孙总中间，揭开丝绸，孙总和苏鹏看都没看就知道是把五四。孙总笑着说道：“灌水的？”

王楠被气得哭笑不得，都什么时候了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说道：“你试试？”

孙总拿在手上掂了掂，又看了看枪口，判断出这把枪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了，大致就明白王楠的意思了。

“这样吧，刘军，牛秃子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但是牛秃子在这些事上做得确实不地道。不用证据，哥心里什么不清楚。”王楠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刘军看了看王楠，又盯着毛斌看了几眼。

“你看这样行不，刘军，你信哥，哥就给你要个结果。既然孙哥兜里没钱，咱们也不是那种讹钱的人。牛秃子手脚筋全断，让孙哥拿着枪在自己手腕上抠一下，牛秃子的事就一风吹了。”王楠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老大都说话了，刘军只能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道：“行！”

苏鹏之前有孙总的吩咐和叮嘱，所以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孙总的脑子飞速地转着。枪长时间没开过，有没有子弹不知道。不能退弹夹看，退了就输了，彻底输了，游戏也就结束了。看着眼前王楠淡定的神情，没有一丝可以找到这把枪的破绽。这时候孙总灵机一闪，想出来一条妙计。

“王楠老弟的确是宽容、大度，很有大家风度。楠兄，我以一换四，赚了，我很满意。”孙总接着王楠的话说道。

王楠点了点头，说道：“你是大哥嘛，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确实是牛秃

子做得不对，你当哥的不会骗我，我也不讹你。”王楠说的话似乎很有道理。

孙总拿起盘子里的枪，摸了摸枪把上的五角星，用枪口顶了顶自己的手腕，说道：“不错，很有手感。”桌子上的毛斌、苏鹏、刘军都盯着孙总，但是孙总没开枪，又把它放下来了。

孙总盯着王楠说道：“楠兄，我这人不爱欠别人人情。手腕就算了，我拿它顶着我胸口，抠一下，怎么样。”孙总说了这话，慢条斯理的，但是他看见王楠的眼里闪过一丝诡异的眼神。马上回头又看了一眼毛斌，毛斌的脸上极其淡定，很显然是不相信孙总会这样做。

王楠笑了笑，说道：“好，抠完我亲自送你回去。”

孙总心里就有底了，因为他明白，只有傻瓜才会让一个这样的人死在自己的地盘。但是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依旧不确定。孙总拿起枪，用枪口顶着自己胸口，缓慢地压着扳机。孙总盯着毛斌的脸，脸上一丝不安的表情都没有，相反倒是有些嘲笑、蔑视的表情。

孙总笑了笑，对着苏鹏点了点头，苏鹏的呼吸都停止了。无数次的矛盾，告诫自己不能、不能，怎么办，现在只能咬着牙，使劲地咬着牙。

所有人都假装淡定，淡然地看着孙总的枪顶着胸口，刘军和苏鹏最为紧张。

孙总微笑着说了句“谢谢”，手一使劲，扳机非常干脆地抠了下去。

就在这一刹那，苏鹏的心被押在了这张桌子上。咔嚓一声，枪没响，苏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毛斌一改几十秒前的态度，点了点头。王楠笑了笑，说道：“刘军，牛秃子的事，说哪了，就这样了。”

“王哥，枪没响。”刘军觉得被人玩了一样，愤愤不平地说。

“刚才说的是抠一下，没说响一声吧？我问你，你自己说的行。人家孙哥给你面子，照着自己胸口抠了一下，响没响都是给你面子。你是不是当我傻？”王楠起初的语气还很平缓，最后突然爆发了。

刘军一听王楠火了，也不敢说话了，蔫着个脑袋，低下来看着杯里的酒说道：“哦。”

王楠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对着刘军说道：“滚。”

孙总、苏鹏、毛斌都没插话，刘军站了起来，非常尴尬地看看四周，不知道是不是该走。

毛斌捅了捅刘军的裤腿，刘军嘟囔着推门出去了。

“给他面子让他坐这张桌子上吃饭，还给我磨磨唧唧的。”王楠低着脑袋说道。

毛斌没想到王楠会如此失态，他从来没见过王楠这样。他不理解孙总用枪口

顶着胸口扣动了扳机，这让王楠脸上有多难看、多挫败。

“孙哥，以后你我是兄弟，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今天在兄弟的地界上，让你受惊了，对不起。”说完，王楠拿起桌上的半瓶酒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一口气见底了。

孙总笑着说道：“你有诚意，哥也不能空手来。”

王楠笑了笑，点了点头说：“哥，牛秃子我好好管教他，再欺软怕硬我拆了他，你放心。”

孙总点了点头，王楠看着孙总也不说话了。

过了几十秒，孙总说道：“你在我们市投了个浴场吧？”

“对，有人攒簇着投的，孙哥你那儿比我这儿大，也想学点经验，毕竟不能一辈子干这个吧。”王楠换了之前的口气，用十分兄弟的口气说道。

“你是看馨海的买卖太好了，才想这么干的吧？”孙总问道。

“是，让孙哥见笑了。这事是我一个朋友搞的，我知道馨海你是幕后的老板。馨海的策划、装修、服务、态度，包括工资，都堪称一流。我去过一次，还排队，所以我想在你那儿搞一个，好的话从我们这儿也搞。”王楠十分坦诚地说道。

“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孙总问道。

“开始内部装修了吧，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管投钱。上上个星期和我说了一声，我也没在意。”王楠挠着脑袋，说道。

“馨海的事，我和你实话实说，这是我一个很厉害的朋友和一个姓古的，找我拉的资金投的项目。馨海的奥秘就在于内部装修，设施全部从国外进口回来的。你投的肯定都是国产的设施和装修。”孙总说道。

“是啊，这有什么区别？都是瓷砖、沙发，也没啥区别。”王楠不太明白。

“如果你知道，一家是进口的，对人体无任何伤害，一家是国产的，宣称对人体无任何伤害，你会去哪家？”孙总用一个疑问句，揭开了这个谜底。

“当然是去进口的。”王楠下意识地回答道。

“那不就完了。”孙总笑着说道。

王楠看着孙总，眼睛不停地眨，他在思考、在琢磨，突然反应过来，说了一声：“这是早计划好的吧？”

孙总点了点头。

“这……”

孙总笑着说：“你先让那边停工，找个理由停工。然后到明年2月的时候，重新装修一下，你作为馨海的分店，抽点利润给馨海作为管理费就行了。”

王楠端起杯子，又是一干而净，说道：“救命之恩，我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谢谢哥。”

孙总笑了笑，说道：“不言谢，没事，我给牛秃子带了5万块钱。”说完孙总示意苏鹏，苏鹏从兜里翻出5沓百元大钞，放在桌上了。

“你有四个小兄弟，我也动手了。加上牛秃子的，给多了，我面子上不好交代；给少了，你面子上不好交代。我想了想，折个中吧，5万元也不多，总不能让你给我垫这个钱。”孙总指着桌子上的5万块钱说道。

王楠点了点头，此刻他对孙总佩服得五体投地，孙总办事的方法、临危不惧的处事方法是奠定他现在位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自己的为难、尴尬，人家都替自己想到了。

此行，孙总用5万块钱给馨海找了一家分店，还巩固了与王楠之间的关系。这类人在社会不是比狠，而是比谁更能扩张。他笼络人心的手段，又给王楠深刻地上了一课。

但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孙总外还有邢哥，邢哥外还有路叔。

所以人要低调，低调不外露才能笼络人心、成大事。

牛秃子事情解决完了，和这个人的仇和怨到此了结了。我和这个人至今的关系都非常好，他现在在鄂尔多斯放款，生活也好了，脾气秉性也改了。

对于牛秃子，我们可能会认为邢哥、孙哥、冯哥、路叔、孙铭都是他的至死仇人，但是我们可能都理解错了。这件事过去之后，牛秃子跟变了一个人一样，从秉性和脾气上都脱胎换骨了。

牛秃子非常感谢这些教训过他的人，把他们称为恩人，改变后的牛秃子在孙总和王楠的帮助下，虽然残疾了，但是事业却蒸蒸日上。就让我们祝福他吧！每个热血男人，都走过弯路、错路，都被虚荣心膨胀过，都被仇恨、侮辱蒙蔽过心灵。至此邢哥离开我已经很多个日子了，每当想起他说的话，他的声音就像在耳边一样清晰，督促着我。

牛秃子之后在一次饭局上，他喝醉了说：“小欧阳，身体上再狠，是一定会输给智商的。你有一个哥给你撑腰，他打醒了我，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说实话，我很感谢这些教训过我的人，他们让我知道了人应该怎么做。”至此，牛秃子正式成为我的朋友。

牛秃子、邢哥、欧阳光、孙超义、路宏旭、冯哥、东子、孙铭，这些和牛秃子有瓜葛的人和事也结束了。我曾经一直以为，能明白别人的心理、思维，就算成熟了。我错了，在那个饭局上，从不喝酒的我，含着眼泪饮下了牛秃子用两只残废的手夹起来的杯子。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此时我的心里没有了仇恨，我也就成熟了，真的成熟了。

我在培训学校里，经过了三个月的洗礼，其实什么都没学到。现在来看，学到的是一种死知识，类似于书本上教你怎么用就怎么用，不会变通，不会移位。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是十分自信的，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想邢哥、冯哥，想父亲、母亲，想晓雪，想刘瑞，想师傅，想一切一切的人。

我是下午到的家，这时候母亲正在上班，我看见自己久违的床，心里亲切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我一跃就趴到床上，手不自觉地往枕头下面伸，发现有几叠东西。拿出来一看是钱，带着血迹的钱，是沾满了我的血的钱。初入这一行业的第一笔资金沾满了鲜血，看着沾满鲜血的百元大钞，还是自己的，心里的感觉是莫名的难过。

拿起自己整理的一本笔记，揣好，带着极其激动的心情，穿过平日里最熟悉、最伤心的路，到了邢哥的别墅。还是那样哀思，还是那样死气沉沉。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别墅的主人是那么的邈邈，又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家喻户晓之后却无人知道姓名，这就是邢哥的个性，低调又高调，卑鄙又高尚。这就是生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还有哀思别墅的钥匙，好几个月不用钥匙了，钥匙上还有干了的血迹。时间能治愈所有伤痕，累计着的思维让自己看到任何有关系的东西都会迅速地回忆起来。

推开门，一股浓重、陈旧的烟草味扑鼻而来。我笑了笑喊道：“邢哥。”

“欧阳，来来来。”邢哥在书房回应道。

我穿过客厅，看见邢哥依旧在摆弄那些资料，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有目标没？”我问道。

“暂时还没有，你怎么样在那边？”邢哥低着头问道，看见我没有一丝的惊讶，就像天天见的的朋友、亲人一样。

“还行吧。”我回答道。

“老路教你点什么没？”邢哥问道。

“坐了好久冷板凳，每天无所事事，那儿的经理根本不谈股票，我估计是在考验我。”我说道。

“那看来你是学了点啥，走，和哥说说去。”邢哥起身就往外走。

“去馨海？”我问道。

“走。”邢哥收拾起一旁散落的手机、钱包，桌子上堆积了一大堆零钱。

我看着邢哥憔悴的眼神和脸色，心里的那种心疼不言而喻。一个不缺钱花的男人为什么要这样？他追求的是什么，是精神，是思想，还是物质？

还是那辆桑塔纳，依然破旧，不能让人理解的桑塔纳，摇下玻璃都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十分不舒服。

“邢哥，最近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老样子。”邢哥的回答就像没回答一样，其实他还真是丝毫未变。

“哈哈，现在什么事最让你为难？”我问道。

“选股票。”

“哎，的确，股票的选择是有点麻烦。”我心里一边想，一边回答着。

邢哥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

久违的馨海，久违的奢华，久违的舒适和休闲。邢哥辍毡的头发，长长的，打着卷，走在人群中非常扎眼……馨海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人满为患，这就是邢哥要做的制造繁荣。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策划背后的巨大阴谋，一个给来抢食者的巨大圈套。正因为这个策划、邢哥这个人、这次机会，让老古顺利地拿到了第一桶金、第一批人脉关系。

在馨海的池子里，我和邢哥找了个角落，坐了下去。我有一肚子话想和邢哥说，听他的意见、指点。我知道，邢哥绝不次于严淑芬。

“这次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用散户做的。”我用那个实验挑开了这个话题。

“交易实验？”邢哥问道。

“对，就是模拟实盘，让他们对股票作出选择，找到规律。我们是学习行为经济学之后才做的这个实验，对我触动很大。”我回答道。

邢哥想了想，说道：“形式再多、再变化，散户的行为都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

“哪三个词？”我用疑问的口气问道。

“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崇洋媚外。”邢哥一个词一个词地回答道。

“见风使舵是上涨过程中见跌就观望，落井下石是在极度惨烈的市场环境下割肉，但是这个崇洋媚外是？”我不太理解，邢哥为什么要用崇洋媚外这个词来形容散户的行为。

“追涨啊，见风使舵后发现自己错了，纠正错误就要崇洋媚外，追涨；追涨错误之后，就等着落井下石，割肉，亏损卖出。说白了，他们只想获得利润，却不想承担任何风险。这不是一个坏事，你说说，为什么不是坏事？”

“散户如果都这样想，那他们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一种资源，咱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们做出咱们想要的事情来。咱们可以控制他们赔钱，可以控制他们赢利，可以膨胀他们的贪欲，可以让他们恐惧，可以让他们结束交易。”我回答道。

邢哥点了点头，说道：“市场嘛，总要有人去追涨，总要有人去割肉。没人追涨，繁荣从哪里来？虽然大家都在等信号明确、繁荣确定，那就给他们，市场总是要有一大批人作出错误的决定才会繁荣。”

我笑了笑，说道：“你说他们悲哀吗？”

“不，他们比你我幸福。”邢哥说了这么一句，没给任何解释。

“哎，你总不能就这样吧？”我问道。

“我只能这样了，这是我的乐趣所在。”邢哥回答道。

“你怎么看待风险？”这几个月，我对风险有了一定的认识。

“欧阳，风险是什么？”邢哥突然问了我这个最最基本的问题。

“风险？风险就是赔钱的概率。”我突然被问懵了，只能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如果有个项目，投资 100 块钱，有 40% 的概率变成 200 块，有 20% 的概率变成 0，有 40% 的概率变成 50 块。概率是死的，你只能选择投资或者不投资，你怎么选择？”

“投资啊。”我内心的第一感觉告诉我。

“如果这个数字变成 100 万元呢？”邢哥问道。

这是行为经济学，我知道我的内心感觉是不投，因为这个数字到了我玩不了的地步了。我回答道：“这个，不投了。”

邢哥笑了笑，回答道：“这是行为经济学的东西，但是我理解它是一种心理风险，概率一样，但是钱在心里的位置不一样了，所以选择也就不同了。就像股票一样，开始繁荣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投一点钱试试。亏损的概率和我刚才说的一样，他们敢玩，只是一个菜钱嘛。但是这个菜钱变成肉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如果我早就把所有的钱都买了的话会有多少钱赚。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补仓，几乎所有人都在借钱炒股票。但是你注意了，虽然他们都在炒股票，但是他们能承受的的概率风险变化了。他的钱亏损一点，他就会割肉，割肉会随着散户资金的增加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他们不想承担风险，这会导致什么？导致散户看到一点利润，就想保留它，他们害怕亏损。短线客是行为积攒出来的产物。”邢哥一边思考，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是有些不理解，问道：“你骂的是散户，但是风险呢？”

“风险就是需要你时刻承担的，清醒认识，明白它是存在的东西。风险可以降低，但是绝不可以规避。规避风险，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我大笑道：“哈哈，哥，你知道不，他们怎么称呼散户？”

“怎么称呼？”

“散户叫肉，庄家叫大肉。”我笑着回答道。

邢哥听见这几个字，沉默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你们这是要和庄家干了，那散户的行为预测就是基本功了。多努力、多思考，一定要多悟、多想，他们为什么面对这个会这样，他们怎么想的，心里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聚集起来，卖了股票之后他们看到股票怎么走，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可以如何利用。这些都非常重要，你们要面对的是庄家，我觉得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结束培训。老路对你真是心的，但是他出招十分阴险，你要多注意。”

“我说嘛，他说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那种知道不是理解的知道，而是他引导过后，明白怎么样、为什么是这样的感觉。很微妙，但是用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后果。”

我们正说着，老古胖乎乎的身材，一晃一晃地进了池子，朝着我走了过来，对着我笑。

邢哥看见我对着池子的入口微笑，也看了一眼，是老古。摆了摆手说道：“今天又不用花钱了，哈哈。”

老古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我发现古哥最近十分意气风发。

“欧阳，邢哥。”老古说道。老古这个人十分爽快，又没有架子，是那种所有人都喜欢的老板。

“最近咋样？”邢哥问道。

“挺好，你那招灵，不用找托儿，不用花钱，搞定。他们自己来洗，哈哈。”老古回答道。

邢哥笑了笑，玩起水来。

老古笑了笑，看着我，问道：“身体没事吧？”

“没事，恢复得不错。”我回答道。

“那就好。”老古看着我伤口的位置说道。

我点了点头，邢哥也没说话，老古突然神秘地说道：“邢哥，我现在准备钱吧，准备收购他们。”

邢哥的头抬了起来，看着老古说道：“收购他们干什么？”

“他们开业肯定开不下去，我想捡个便宜。”老古笑嘻嘻的，满怀自信地说道。

“小心噎死你。”邢哥半开玩笑地回答道。

“咋能噎死我呢？”老古又不理解了。

“让他们先开，我们不买，他们亏损，就会把店卖给咱们市里的有钱人。你

想啊，来这里开的肯定都有经验，但是咱们市的有钱人没经验，他们肯定也想着像你想的这样，捡个便宜。到时候他们也亏损，咱们就和他们合作，分点利润就行。用一个店的钱开十个分店，这才叫做买卖。咱们都是有素质的人，咱们要给人家一条活路，不能逼得人家连吃饭的东西都没了。你说呢，老古？”

老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说话，我则是在一边傻笑着。心想，邢哥啊，你真是太狠了，吃人不吐骨头。谁也没想到，在馨海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打扮得像乞丐的人，竟然把思维、智商、阴谋运用到如此娴熟的地步。

我正在琢磨这个东西和股票有什么联系，老古又问道：“那他们为什么不卖给咱们呢？”

“这是细节问题，到时候你可以主动和他谈，把价格压到极低。他谈不谈，外面人都不会用他所开出的价格买他的东西。”邢哥回答道。

“为什么？”老古还是不明白。

“很简答嘛，压低价格后，这些有能力的人看到利润后，会蜂拥而至。但是都不会抬价，因为他们是来捡便宜的。你想，开这么多家店，总有人扛不住先低价卖出的，一旦有人卖出了，那这个价格就不是低价了，而是公平的价格了。价格是相对的，明白不，他古哥？”邢哥开着玩笑，解释完了这个原理。

老古点了点头，问道：“你还是没解释他为什么不卖给咱们。”

邢哥笑了：“哎，这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咱们不买，也不竞价。就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们开出个价格来，这个价格和他们报出的价格差很多很多。咱们用报出来的低价，诱惑这些有能力的人买，低价地买，他们的钱和你我的钱有区别吗？”

老古这回才彻底开窍了，笑而不语！

我心里则想：“商场如战场，甚至比战场还要惨烈、还要悲哀。邢哥总支古哥用这样出其不意的招数，我知道这样的思维一定会让老古付出巨大的代价。唉，邢哥，你用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思维，杀死了别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但是回来的日子让我感到更充实、更像生活，或者说，更像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向往那种点石成金的技术，那种唾手可得，那种可以随意掠夺别人的手段。或许，这一切都是刚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噩梦还是光明。我明白，机会成本让你得到就必然要失去。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会失去什么，我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我最初的决定，坚持到底。

晓雪这个人，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像一个恩人，又像一个长辈，但是仿佛有一种缘或者说是感觉，让自己总会不自觉地去想她。那种不自觉的感觉，是自己不能控制的，思绪飞舞着集中在

这个名字上。我还记得她扔下自己的自行车跑来拉我，一辆一辆地拦车，还记得她问我“你要说什么”。

见完邢哥的第二天，我拿着从邢哥手里要来的晓雪的地址，沿着那一排排平房，找这个让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思念的人。

43. 表 白

.....

在一个大娘的指引下，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恩人的家。这是一户独门独院的家，院子中间有棵大树，门虚掩着，我腼腆地推门进去，顺着树干看见晓雪背对着我正在洗衣服。

“你好，我……”我突然开不了口了，看见她。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站了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说道：“呀，你好了？这么利索啊！”

她的口气缓解了我的紧张、腼腆和尴尬，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是啊，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哈哈，我当初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人。来给我走几下，我看看。”晓雪走过来拉我的衣角，让我沿着树走走。

我假装扶着树，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缓慢地移动着。一边走，一边说：“哎呀，太喘了。”

“你没事吧？当初你出院的时候也没这样啊。”晓雪看着就有点着急了。

“没事，我逗你呢。”我恢复了正常，快走了几步，说道。

“没事就好，听邢哥说你去外地了。刚好点就去外地，能行吗？”

“工作需要呗。”我坐在小板凳上，手夹在两腿中间扭扭捏捏地说道。

“噢，你得罪了什么人？”

“一个黑老大呗。”我嘟囔着说道。

“哎，以后少惹事，咱们都是工人家庭，惹不起。”

“嗯。”

眼看着没什么好说的话题了，晓雪的母亲提着一篮子菜推开院门进来了。这个中年妇女的气质非同寻常，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修养、素质，或者说是宽容。

她看见我在院子里，没有直接问我，而是看着我笑了笑，说道：“过来

了啊？”

我点了点头，说道：“阿姨好。”

“好，我姓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欧阳光。”我回答道。

“噢，晓雪上次救的就是你啊，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很好，基本没事了。”

“没事就好。”张姨放下篮子，把菜放到门边的角上回头说道：“晚上你就在我家吃，晓雪老说起你，说你多坚强，说你多有意思。你不知道，你好多衣服都是她给洗的。我再出去买点东西，你们聊着。”说完推开院门就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张姨有一句没一句地问我家里的情况。说到父亲的事情的时候，张姨说道：“所有人面对金钱都会犯错。你和晓雪都是年轻人，受过教育，咱们都是工人家庭，你的家庭比我们家庭要好很多。我觉得，你不应该责怪你的父亲。你不会理解他面对家里压力、经济压力时的内心感受，所以你不会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人都是有私心的，别太往心里去，多去看看他。”

我回答道：“谢谢。起初父亲在里面，家里就好像突然塌了一样。在家里还好说，走出去那种感受还不如在监狱里的是我呢。”

张姨笑着说道：“晓雪他爸没的时候也一样，我理解。多孝敬孝敬吧，一茬一茬，人来得快，走得也快。”

我点了点头，晓雪看着碗上的筷子，眼泪吧嗒吧嗒地直往碗里掉。我拿出兜里的手绢递了过去。

我也沉默了，张姨说道：“好在你是个上进的孩子，晓雪救的不是个纨绔子弟就好。”

我看着晓雪，心里那种怜悯，夹杂着爱的冲动越来越明显。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明白我在想什么。但是我怎么开口，怎么把这一切说出口，我不知道。我开始想着如何表白，如何说出口。

站在院门口，张姨站在屋门口说了句：“欧阳，有时间常来。”就进去了。

“嗯，张姨，早点睡吧，打扰你们了。”

晓雪站在我边上，穿着半睡衣、半休闲的衣服，说道：“你父亲的事，别太在意。”

“谢谢你。”

微风很舒服，但是我很紧张，我想说但是说不出口，沉默了许久。晓雪就这样陪我在门口站着。

“那，那我走了。”我勉强地笑了笑，不舍地看着她，往栋口走去。

走了几步，听见院门关上的声音，“哗啦”一声，又听见插门的声音。我蹲在墙角，伸手不见五指，想看什么却又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

就这样，沉静着，思考着，想她，但是不敢说，怕被拒绝，怕永远失去她，还不如不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打破呢？突然起身，我脑袋里突然充血的眩晕，缓了一下，又快步走了回去，敲响了晓雪家的院门。

“谁啊？”里面的屋门响了一声，张姨出来了。

“阿姨，我是欧阳，我想和您说几句话。”我急促地说道，头脑里知道，我的勇气只有那一瞬间。

门打开了，晓雪也出来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树和树边上搭着的东西。我硬着头皮说道：“阿姨，我，我，我想说的是……”

张姨笑了，说道：“怎么了？没事，你说。”

“我喜欢晓雪。”在说出这话的那一瞬间，我是闭着眼睛的。

“什么？我没听清楚。”张姨故意这么说道。晓雪在一旁有些不好意思了，说道：“妈，你干什么？”

“我喜欢晓雪。”我又说了一次。

“嗯，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但是作为长辈，我想提醒你：不管你们今后怎么样，晓雪都救过你；不管出于什么，你都要有责任感。不管你们是否能成，我可以告诉你，今天你这样直白地说，都不会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友谊。晓雪，你也长大了，你一直在拒绝处长家的乐乐，我明白你要的感情不是那样的。做决定，要慎重，彼此才会走得远、走得轻、走得幸福。”张姨说完这番话，我心里不光只有心悸的感觉，还有几分沉重的难过。

“好了，你们自己做决定吧，我进去了。”张姨说完，转身进屋了。

我靠在院门上，心里充斥着渴望和激动，更多的是一种期盼结果的感觉。我看着晓雪的脸，呼吸着她身体中散发出来特有的香气，感觉到了她的羞涩。这种感觉很微妙，又很有意思，但是我又有些自卑的感觉。

“你……”我吞了好几口口水，终于说出了这个字。

“我怎么了？”晓雪好像没有我紧张，笑着说道。

“没事，你……”我想问“你怎么想”，但是这个“你”卡在这里就说不出来了。

“我觉得，你和我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晓雪说出了这几个字，很慢、很难地说了出来，带着点不舍，又带着点坚定。

听了这话，我心里的感觉一下凉透了，满脑子的心悸、冰冷的手脚，难过，尴尬。

44. 邢哥的指点

.....

“哦，我明白了。”我的身子跨出了院门，又回头说了句：“谢谢。”转身就往外走。

我心里冰冷，眼睛酸酸的，一种挫败的感觉不停地往上涌。

扶着那个参差不齐的砖头窗台，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自己到了马路边的路灯下。我不敢在那里坐下，在边上找了个昏暗的角落，把脑袋埋进胳膊里。

“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到了深夜，自己独自一人，沿着马路，一步一步地往家走。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怎么走的，走的哪条路。

昏昏沉沉地进了家，昏昏沉沉的，鞋都没脱，就睡了。第二天醒来已经临近中午了，洗脸的时候看见自己好像一夜之间憔悴了好多、老了好多。乱松松的头发，脸色灰暗，一点精神都没有。我怎么了，我的爱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却彻彻底底地感受到了这种难受的感觉。

洗完脸，好点了，但是心里依旧是想她。没被拒绝的时候，想，但不是全部的想。被拒绝了，想，是无时无刻地想。

拿起电话，犹豫着，努力着，又苦笑着拨了个号码，“邢哥。”

“欧阳，吃饭没？”邢哥开口就问道。

“还没呢。”我无力地回答道。

“来，中午东来顺吧。”邢哥的心情能听得出来很好。

“嗯，我走不动，你来接我吧。”我用那种绝望的口气说道。

“你怎么了？”邢哥问道，带着点命令的口气。

“昨天晚上，我去晓雪那儿了，被她拒绝了。”我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知道邢哥没谈过恋爱，到现在还没结婚，他不懂，甚至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没和她吵架吧？”邢哥又问道。

“没，临走的时候我还说‘谢谢’来着。”我怂恿着仅有的一点自尊心，说道。

“那就还有可能，没事。你下楼，咱们先吃饭。”

“好，我往出走。”

“好。”

在家下面的花台上坐着，我呆呆地望着远处拐进来的路。没几分钟，邢哥的桑塔纳就拐了进来。我没有走下去，而是继续坐在那里。其实我已经看见邢哥了，我不是呆，只是不想动，一点也不想动。

邢哥停在花池边上，摇下窗户说道：“来。”

“好。”我有气无力地说道，缓慢地挪动过去。

“怎么了？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了吗？”邢哥问道。

“不是，邢哥，它和股票不一样。”我回答道。

“有可能是她在试探你的态度，追女人，哪有一次就表白成功的？”邢哥的口气立刻就像一个情场老手了。

“那我昨天走了，会不会让她失望呢？”我有了点精神，问道。

“说不定，她为啥拒绝你？”邢哥看我有了点精神，又提了这么一壶我不想提的壶。

“她说她和我之间的距离很远。”我不情愿地低声说道。

邢哥一拍我：“你小子可以啊。”

“别玩我了，邢哥。”我有点不高兴地回答道。

“真的，你陪我吃饭，我保她对你死心塌地。”邢哥十分肯定地说道。

“你没唬我？”我还是不信。

“你邢哥是那种骗人的人吗？”邢哥带着点风凉、不满、可爱的口气说道。

“是。”我嘟囔着回答道。

邢哥一回头，使劲推了我脑袋一下，说道：“你路叔没少教你折磨人的手段啊。”

我苦笑着，不再说话了。

在东来顺的卡座上，一桌子羊肉，我说道：“邢哥，可以说了吧？”

邢哥神秘地做了个手势，我把脑袋伸了过去，邢哥低声交代道：“这样，那样，她如果这样，你就那样……”听完他的话，我半信半疑地说道：“行吗？”

“放心吧，人说实话肯定对自己有利，至少是她认为的，只不过你不理解而已。”邢哥拌着羊肉，说道。

“那我就试试了。”

“嗯，你试试，要记得随机应变。女人最怕的是感动，你理解就好。”邢哥嘟囔着说道。

“邢哥，我有个问题，十分不明白。”我在培训的几个月里，抽出时间就坐在校园里的花池上，想，思考，琢磨。为什么邢哥办事的方式、方法和别人都不

一样呢，他是怎样思考的。

不需要质疑，邢哥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虽然不爱干净，虽然邋遢，但是只要接触过的女人我相信有很多都会对他有感觉。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情商低下、不爱和异性说话、紧张的男人，但是今天他和我说的，又一次证明我错了。我想我被锚定了，被自己的惯性思维、被自己看到表面自然产生的想法蒙蔽了。

但是，依旧解释不通，他理解女人为什么却不去触碰女人。

“你问。”邢哥的一个“你问”打断了我下意识的思考。

“为什么你给老古帮了那么大的忙，从之前的组建到现在的经营，每到关键时候你都会拿出办法来，但是你不参与分配利润呢？”我一边组织语言，一边问道。

“我分利润了啊。”邢哥头都没抬地说道。

“多少啊？”我笑着问道。

“一个百分点。”邢哥用百分点这个特殊的词，形容自己所得到的。

我笑了：“一个百分点，那才有多少？”

“一年有个几万吧，那钱我不往回拿，他就直接投了。”

“哈哈，邢哥，为什么？”邢哥心里明白，这一个百分点和之前听说的三成，差太多太多了。

“不为什么。”邢哥回答道。

“邢哥，你这个1%不正常，我之前听说过是三成，但是路叔告诉我说你一点都不拿。”我回答道。

“你路叔路子广啊。那你的意思是，我有病呗，那你说正常人应该怎样？”邢哥含着个筷子头，跟个孩子一样。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公平分配，你至少应该占两成利润。我认为一般人都会极力争取，而你为什么要放弃呢？”我继续问道。

邢哥嘿嘿地笑了，说道：“你能想到这一步，不简单啊。”

“顺着就想到了，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

“哈哈，你呀。”邢哥用欲言又止的表情看着我。

我也笑了，没追问他，就微笑地看着他。

邢哥看了我几秒钟，笑着回答道：“行，咱哥俩就解释解释。”

“好，你说说，我看你咋能把你的这个行为说顺了，说得对你有理了。”我有点挑衅，或者不服气地说道。

“做人就和做股票一样，利益这个东西，只不过股票给它放大了，其实原理都一样。做总让别人不舒服的人，肯定赔钱。为什么呢？我和老古的事情当初很

复杂，但是做人有一条最简单的也是最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不是你感觉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那叫任性。任性不是女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专利。比如你一直对一个人很好，而这个人突然有一天某句话说错了，或者某个行为让你心里不舒服了，一般人都会容忍，会抱怨或者后悔为什么当初对他那么好。这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例子了。”邢哥又用那种边组织、边说话、慢吞吞的语气说道。

“不是，邢哥，这和你为什么不要股份有什么关系？”

“这个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我刚才说的，你有过吧。你有恩于人，就比如我吧，你突然说我就是个凯子，我肯定会埋怨你，数落你吧。”

“对呀。那肯定的，人都这样，自己对人的付出变得和自己预想的有差距的时候，就会去找平衡呀，心理平衡嘛。”我回答道。

“可以啊，学的。”

我笑了笑，得意了一下。

“我和老孙那些人打交道，如果想长久合作的话，就必须牺牲第一次的利润。如果我表现出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那么他们会怎样看我？”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去和老古分馨海的利润，那么无异于杀鸡取卵。”

“对啊，你想呢，人的发展是铺人脉，拿人脉去赚钱。就和做股票一样，你光指望今天我把价挂高点，就有人追，那样效果不明显。你对他们做一些事，去换取他们对你的态度。之后这个态度会逐渐巩固，信任增强之后就会把机会分给你。如果我起初就去挣那点利润，你说以孙总对人那么刁钻的眼光，他会给我一分钱？他还会拉着朋友把钱融给我？”

我点了点头，还是有点乱。

“追求利润的人没钱，你看凡是上街讹钱的人都是穷人。”

“那你的意思，挥金如土才有钱？”我的问题有点极端。

“你还是没全理解，不是挥金如土，而是控制机会，控制有能力的人对你的看法。他觉得你好，才会给你机会。他要觉得你是个小人，你就是给他跪下，都没用。比如，我经历过的，有一次你冯哥带我去旅游，他给要了个指标。我们在车上，有个人的传呼机掉地上了，有个人不小心就给踩了一脚，也没坏，就是有点划痕。当时这个传呼机的主人就不干了，非要赔新的。这种事太常见了，但是车里都是领导、同事。就算给他赔了，你说即使领导手里有飞黄腾达的机会，还有可能给他吗？如果当时他说，“没事没事，这都是难免的”，领导又会怎么看他。不是有句话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什么叫准备，大部分人都想的是资金、技术、能力。这些可能都对，但是最后焦点都落在这个人的身上。”邢哥说到这里，喝了口茶水，点了根烟。

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很难理解，但是在邢哥的指点下，我开始理解了。这个为人处世的精髓，用退一步海阔天空来形容好像不够准确，那是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道德或者修养的宽容。而邢哥所解释的是带着目的性的，是一种有预见、会复制的宽容或是与世无争。或许人，通过道德、强制、被动和修养伪装出来的宽容，那不叫宽容。只有彻底地理解了这种精髓，才会为己所用。有人骂不还嘴，定会换来无数称赞。

我低着头想，而邢哥则配合着不再说话了，他知道我在消化、我在琢磨、我在理解。

一根烟抽完后，邢哥说道：“别人的钱，只会借给有能力还的人，也只会和有能力产生利润的人合作。别人的机会，只会给他信任的人，只会给他有信心的人。你一上去就表现得很势利，钱少我一分都不行，放心，肯定是一锤子买卖。”

我点了点头说道：“怪不得呢，我看到的唯利是图的人都是不怎么样的人，朋友少得可怜。”

邢哥弹着手上的烟灰，表示道：“人生就是个过程，要是我的生命换取的价值超越我的生命，即使死我也会毫不犹豫。既然是过程嘛，那你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了，别人的钱也就不是别人的钱了。不要把你的看成是你的，钱是人脉的润滑剂，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看你会不会做人了。”

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对，邢哥的生命换来的价值是巨大的。我以为这就是一句哲理、大道理，但是邢哥确实这样做了。至今我都明白，邢哥你做得对，值得，打醒了我们。

每一次，邢哥的话都给我带来沉重的思考，人究竟应该怎么做？邢哥说的是他，是他自己的经验，但是我要怎么样。邢哥对晓雪的判断是否准确，我究竟有没有那个福气，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还不成熟，我懂得道理，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去实施。

第二天，苦恼的一天，我想给晓雪打个传呼。这张记着她号码的纸条，被我手心的汗浸湿了。现在距离她拒绝我，已经过去一天半了，邢哥的话究竟可信不可信？

紧接着又是三天，晓雪的号码放在我桌子上，已经被揉湿了好几次，号码也被非常熟悉地记在心里了。

邢哥说她一定会来，一定会主动找我。可是四天就这么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快熬不住了，一种心悸、难受的感觉充斥着身体的每个部位。

第四天，我开始整宿整宿的失眠；第五天，我没有精神洗脸、刷牙了，我就

看着那个电话，一看一个多小时。我怎么了，邢哥，你这次失算了，尽管你说得多么自信、多么肯定，但是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她不会再找我了，她不在乎我，她对我没感觉。

第五天，电话还没响，我没去找邢哥，也没联系他。第六天，第七天，我玩命地想她，想她那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我知道，我完蛋了，我怎样才能摆脱呢，我怎么办。

第八天，昏昏欲睡，东西也吃不进去了。母亲早早起来，蒸了鸡蛋羹，那是我最喜欢吃，但是还是没能提起我的食欲。

这期间，无数次地拿起电话，打通了传呼台，我又挂了。我在矛盾着，邢哥和我的感觉，我该相信谁，我能相信谁。

没有精神，拿起了电话，听着传呼台小姐甜美的声音，脑子里莫名的感觉告诉自己，你不能。我又把电话放下了，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开来。一阵一阵的噩梦，思念侵袭，挫败感随着梦丝毫没有减弱。朦朦胧胧地，模模糊糊地听见电话响了。半睁着眼睛，不敢相信它还在响一个翻身，刚走到电话旁，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

那头没声了，已经挂断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半仰着躺在沙发上，邢哥的话、叮嘱和那个十分肯定的口气，开始被我的思念慢慢摧垮了。

邢哥，你错了，这次你真错了。

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过了十几分钟，电话又响了。

我不相信会是晓雪，我绝望了，懒洋洋地接了电话，长长地说了句：“喂。”

“喂，欧阳，你刚起来呀，刚才给你打电话你都没接。”她说一个“喂”，我就知道是晓雪了，心里开始狂跳起来。一阵阵的激动，带着思念涌到脑子里。但是邢哥说了，朋友就是普通朋友，我只能使劲装、用力装，装得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刚睡起来，昨天玩得太晚了。”我回答道，撒谎地回答道。

“哦，你没事吧，那天我说话有点冲，对不起啊。”

“啊，那个事啊，没事，是我有点急。”我按照邢哥的交代，表现出一个不好意思的口气。

“嗯，我妈这几天也老问你，你没事就好。今天你有时间吗？”晓雪问道。

“今天啊，估计难，你有事？”

“没啥事，我妈叫你去我家吃饭，都下最后通牒了。”

我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你都拒绝我了，我再去，不太好吧。”我矜持地说道。

“你不来，那就算了。”说完，晓雪挂了电话。

我嘿嘿一笑，心想：“邢哥啊邢哥，你真不是人，更不是个东西。”

我能感受到晓雪现在的心情，对我肯定是恨之入骨，那天张姨的态度就已经很明了了。可惜那时我没看明白，加上晓雪的一句“距离”，我也没细想。

后来邢哥说到这个“距离”的含义时，我才明白这不是理由。这个拒绝我的“距离”，邢哥解释为两点。第一，她对我不是没有感觉，而是很在乎我。第二，我们之间有误会。说清误会，手头必须要有筹码，这个筹码就是等出来的，就是这几天，无尽的煎熬和内心想念的折磨。

晓雪挂了电话，带着一丝不开心、不高兴地挂了电话。我则是一身轻松，她已经上钩了，我就等待她再来找我。我需要这个机会，需要这个机会说清我们之间的误会。这是强迫自己做的，当时恨不得马上去见到她，哪怕只有一秒钟，我都会被满足充斥。但是，我明白，我不能。

记得那天和邢哥吃饭，还问起邢哥，如果她不给我打电话怎么办。邢哥的回答很简单：“她没有排斥你的理由，她对你有看法，但是不排斥你，所以有动力就行。”当时这个理由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动力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看来是张姨。邢哥啊，现在我感觉到了，这几天的煎熬，也让我想到了，红海科技，这个我接触过的第一只股票在我心里的感受。

45. 恋 爱

三天之后，我起初的喜悦，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变得又不安起来。怎么还不来电话，晓雪是不是真生气了，怎么了，为什么，一连串的疑问在我心里画了一个一点信心都没有的问号。

到了第五天，又回归了之前的感受，不安、猜测、疑问、难过在脑子里不断地盘旋。邢哥，你不会失算了吧？

这天下午5点多，我又对着那个纸条发呆，人也开始憔悴了，完全没有了前几天的精神头。我看着电话，突然门铃响了，连续响了好几声，我问了一声：“谁啊？”

没声音，继续响，我拖着拖鞋走到门口，缓慢地拉开防盗门，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心里最想见、最期盼、最渴望的晓雪。

晓雪拉着脸，冷冷地站在门口说道：“你这人怎么这么大架子？”

我即使有再大的预谋，此刻也立刻软了下来，赶紧说道：“没有，没有，不敢，是真有事。”

“我是请不动你，是吧？救命恩人的面子你都不给？”晓雪看着我的态度变化了，立刻也轻松起来。

“没有，没有。”我还是这个口气。

晓雪看着桌子上乱成一片的东西，又看了看我的脸色，憔悴得不成样子了，说道：“你这又是要去医院了吧，要不咱叫上小刘，一起去？”小刘就是送我去医院的那个司机，我知道她在讽刺我。我也不甘示弱地说道：“相思病，相思病。”

“哈哈。”晓雪哈哈一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什么都没说。

过了几秒钟，我终于憋不住了，使劲一笑，也坐了下来，问道：“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不到你家，能请动你吗？”晓雪说道。

“哎，请什么，你都把话说那么明白了，我再去，那就是自找没趣了。”我低着头，装作很失望地回答道。

“你这人就是小心眼，你走不走？”晓雪起身就往外面走。

“我？”我看着她，说出这么一个字来。

“你怎么了，没长腿？”

“不是，去哪儿？”我假装糊涂地问道。

“去我家，你去不去？”晓雪站在门口又问了一次。

“不去。”我极不情愿地说出这两个字。

“那好，那我就和我妈说请都请不来你。”晓雪说着就拉门要出去。

“是张姨叫我？”我一听话锋不对，赶紧假装问道。

“对呀，上次我就和你说了。”

“那我去，你等我一下。”说完我赶紧起身去屋里换衣服、洗脸、刷牙。

我穿得板板整整地和晓雪一起去她家，吃这顿我好像盼望了好几年的饭。邢哥说转折点就在张姨身上。她为什么请我吃饭，我都不知道，我能做的只有非常礼貌地、腼腆地随机应变。

“欧阳来了，进屋坐吧。”张姨看到我，就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常客一样。

“嗯，张姨好，我走得急，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对不起。”

“不用，快进去吧。”

我第一次走进晓雪的闺房，上次只是看了一眼。墙上的奖状，写字台玻璃板下面的照片，晓雪和张姨的合影，能看出来晓雪是个很优秀的孩子，还能看出来她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屋子里淡淡的香气，一丝压抑的感觉都没有，反而很享受。

粉色的床单已经洗得开始泛白了，但是非常干净、整洁。坐在她的床上，打量着这个不大的屋子。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开始喜欢上这个房间的主人。

“你这房间比我那间干净多了。”

“那是，我要和你那儿一样，我以后嫁都嫁不出去了。”晓雪顺着我的话，就说了这么一句。

“没事，就是这个屋子比我的屋子脏，你也能嫁出去。”我带着微笑，认真地说道。

“哼！你就没个正行，我妈说不让我找跑调的人。”晓雪显然听出来我说的话，但是没有被我说的话弄尴尬，反而反驳起来。

“没，我是认真的，真的。”我依旧用认真的表情、认真肯定的语言回敬她。

“你们这些富家公子就会骗那些女孩。”晓雪继续说道。

我开始明白她说的‘距离’指的是什么了，邢哥、冯哥、师傅、路叔，这一切让晓雪误会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她说道：“我？富家子弟？”

“你怎么不是？你见哪个穷人家孩子上街带好几万块钱？”晓雪的话显然是准备好的。虽然当时在医院，晓雪和我回忆过好多，那一天发生的、看到的，但是这个钱、这些人，这些一掷千金的行为让晓雪认定我就是个纨绔子弟。

但是，晓雪这样说，我没办法解释。当初和晓雪说了那么多，都证明不了什么。但是这些话，又让我更喜欢眼前这个女孩了。她对金钱的态度，让我都感觉羞愧。

“吃饭了。”张姨在门口喊道。

我跟在晓雪后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不情愿地往外挪，心里则盘算着该如何解释，怎样才能消除我和她之间的误会。我是第一次有这样复杂的心情，十分不舒服！

刚坐下，张姨递给我一双筷子，晓雪出去端菜了，张姨轻轻地问道：“怎么，你们吵架了？”

“没有，张姨。”我回答道。

“那天你们在外面说什么了？”张姨继续轻轻地问道，一边问一边看着窗外的晓雪。

“她拒绝我了。”我低着头，回答道。

“我问她，她说你最近忙。没事，我能看出来你是认真的，要有信心。”张姨开始给我打气，听了这几句话，我就明白她的态度了。

菜很丰盛，对于一个工薪家庭，这算是非常丰盛了。看着这一桌子菜，我知道她至少要准备一天，这喂口就是个麻烦事。

我夹了几块牛肉放在晓雪的碗里，说道：“张姨，晓雪，谢谢你们的款待。”

“没事，以后常来。”张姨回答道。

“尽装好人，真有那么礼貌吗？”晓雪表现出来的任性，反倒有了几分可爱，她不像是那个当初照顾我的晓雪了，反倒像一个小女孩。

“晓雪。”张姨说了一声，示意她不能这样说话。

“哦，妈，你不知道，他就是个富家子弟。”晓雪解释着说道。我能感觉到，那天和我说“距离”那都是给我面子。

我笑了笑，没说话。

张姨说道：“你还有什么，继续说。”

“我可不想攀高枝，咱们是什么家庭，人家上街都带好几万块，咱家存折里也才几千块。”晓雪是从骨子里鄙视这些无作为、生下来就有钱的公子哥。我听出来这意思了，但是我依旧是笑了笑。

“还有什么？”张姨问道。

“妈，这些还不够吗？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只会找家里人伸手要钱的主儿。”显然晓雪不了解，但是我也不能说。

“那如果欧阳不是一个你说的那样的人，不是一个有钱的、欺软怕硬的、花家里钱的公子哥儿，你觉得他怎么样？”张姨问道，没有像家长那样强迫的语言，而是一句一句地摆道理。

“那……”晓雪低头，羞涩地沉默了。

“那什么？”张姨紧追不舍地问道，我则在一旁看着。

“那还不错。”晓雪低着头，半天挤出了这几个字。

“那好，我也反对你找那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身上有特征，能看出来。你觉得欧阳是那样的人吗？”张姨追问道。

晓雪笑了笑，说道：“妈，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那我要为了你，冤枉人家孩子，就是不拐了？”张姨回答道。

晓雪不再说话了。

我赶紧说道：“算了，张姨，这事是我唐突，对不起，让你们母女不高兴了。我告辞了。”我说完就起身往外走。

张姨说道：“别走。”我没答应，头也没回地往出走。刚到院门，就被晓雪叫住了。

“你给我回来。”我听见这话，看着门，脸上扬起一个得意的笑，心想：“这可是你叫我回来的，终于有说话的机会了。”

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站在原地，看着她。她点着头说道：“脾气还不小，想走，回来说清楚再走，我就知道你心虚，没那么容易跑。”说完晓雪就进屋了，我嘿嘿地笑，这个性格我喜欢。

晓雪坐定，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看着我站在桌子边上，说道：“既然今天都把话说开了，你的钱，我不稀罕。你也把话说清楚再走，别说我冤枉你。”

我坐回刚才的位置，看着张姨的眼睛，又看着晓雪的眼睛，把父亲被抓，到认识师傅，到去麻将馆认识冯哥、认识邢哥，这一系列事情，一一和她们母女俩实话实说了。

之间没有人打断我，只有暗示我继续的表情和认真倾听的眼神。我很幸运，能这样毫无遮掩地把自己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说给晓雪。眼泪伴随着每一次心痛、伤痛、挫折都会滴落下来。我就像一个说相声的，或者是说评书的。说到母亲在年三十和我说的话的时候，晓雪和张姨都哭了。我就明白了，这个事成了，晓雪你会是我的老婆。

女人最致命的伤是被人感动，我有预谋地利用了这个，之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在这张桌子上和张姨、晓雪畅所欲言。或许我能想到，我说了这一切，就能改变我现在的尴尬。但是邢哥，看到的比我早。他嘱咐我若干天无尽的折磨、等待，就是为了在这张桌子上把话说完。如果我等不了，主动去和晓雪解释，会是一个什么状况，效果一定比现在这样差很多。

我断断续续地叙述着，就像讲一个心酸的故事，自己也沉浸在其中。但是，我淡化了邢哥、路叔的行业。也就是说，我有意隐瞒了我在做股票这一行业的现状。邢哥没有说过，我该隐瞒还是不该隐瞒，但是我觉得我很奇怪，说到那个地方，我自然而然地就把它淡化了。

我用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一句一句地说完了。张姨看我停止了，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开始喝水，说道：“欧阳，我的意思还是你们自己选择。晓雪之前对你有误会，我从她那天回来的态度就看出来了。你们还是需要自己去做决定，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看着晓雪，她脸上的泪痕十分明显，白净的脸庞上闪现出那种特有的魅力。她对我的态度好像在我说完这一切之后改变了，从眼神上就能明显感觉到。

“你俩赶紧吃吧，吃完了，晓雪送送人家。”张姨一边往我的碗里夹菜，一

边说道。

我点了点头，低着头准备吃饭，但是那时哪还有吃的心思，我在等晓雪的态度。

晓雪没有说话，托着下巴，不知道在想什么。

张姨见晓雪没说话，又说了一句：“晓雪，想什么呢？”

“啊，没事，没事，快吃吧。”晓雪显然还在琢磨，或许是在回忆那个救我的下午，那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她没想到这一切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她有的只有善良，只有一个有良心的人、有勇气的人主动去做的我们认为的不正常的事。所以，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我才对她穷追不舍，这才是一个人的魅力。

“叫你赶紧吃，吃完了送送人家，欧阳刚说完这些事，万一做出傻事来，怎么办？”张姨又督促了一句。

晓雪抬起头，看着我说道：“就他，还做傻事，你看他像吗？”她又恢复了她的个性格。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叫你送你就送，你在家待着干什么？”张姨也恢复了那个平常母亲的形象。

“好好好，你就整天预谋着把我给卖了吧。”晓雪一边说，一边撅着嘴做着不服气的表情。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就你这脾气，有人要都不错，烧高香去吧。”张姨一边笑，一边说道。

“你一天不贬低你女儿，你都难受得不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晓雪又回敬道。我夹在中间，笑得不亦乐乎。

“赶紧吃吧，咱俩吵架让人家看笑话，不好。”张姨开始和解。

我笑着回答道：“没事，挺好玩的。”

这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一边吃一边拌嘴。我在旁边剩下的只有笑了。

吃过饭，第一次约晓雪出去散步，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激动。

“你……”两个人走了好久，都没人主动说话，过了两条街，到了公园的边上，我才打破了这种沉默，只说了一个“你”字。

“我怎么了？”

“要不，咱俩去公园里走走？”我提议道。

“公园？公园里都是结了婚的，我和你结婚了吗？你约我进公园！”

“还有这说法？”我知道她是在找理由保护自己，但是不自觉地反问了一句。

“当然了。”晓雪说完，大步跑了几下，朝着公园的外墙走去。

我紧追在后面问道：“那没结婚的，去哪儿？”

“你傻啊，没结婚的当然是沿着外面的小路转了。”晓雪回答道。

我被搞得哭笑不得，这是哪家的理论：“那好，那就外面吧。”

她看着我，一抬头，说了一声“哼。”

这哪是当初救我的那个女孩，根本就是判若两人嘛。

“晓雪，你觉得咱俩有希望没？”我看着她的这个态度，把邢哥交代的全忘了，追在后面问道。

“有没有希望，好像我说了不算吧！是不，欧阳大仙。”这个“欧阳大仙”就是晓雪给我起的外号。哎，现在特别想听她这么叫我，但是不会了，有的也只有回忆了。

“啥意思，老大？你别玩我了好不，我都快急死了。”

“我没玩你呀，你表现得好呢，我就姑且、勉强、尴尬地和你交往一下。你要是表现得不好呢……你看，欧阳大仙，决定权在你手里呀。”晓雪这样说，我听着，只有一个感慨，女人永远都是女人。任性的女人，善良的女人，所有女人骨子里的东西，只要她摆对自己的位置，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好，那我该咋表现呢？”我太着急了，想赶紧把这事定下来。学的那些东西，什么拉扯人的欲望会强化行为发生的概率，说白了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今天到这个场合，我完全没了那种策略。有的只有跟在后面，一句一句地问。不过还好，气氛是打开了。

晓雪白了我一眼，说道：“怎么表现啊，自己学啊，你不是有智囊团吗？一出事，一个个急得跟热血青年一样，问他们，我不知道。”晓雪明显对邢哥、师傅、冯哥等人的印象不好。

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是傻了还是晕了，回了一句：“好，那我先走。”

转身就过马路，晓雪站在原地，迷茫地看着我说了一句：“那你慢点。”

第一次约女孩子，竟然以这样愚蠢的方式结束了，现在想想，我怎么那么蠢、那么傻呢，怎么那样就走掉了。不过，再大的过失，咱还有邢哥呢。但是我错了，邢哥也没招，到了这种细节的地方，他也抓狂了。一根一根地抽烟，吐不出一个字来。

过了马路，我朝着邢哥的老窝就去了，这一天正好是孙哥找邢哥的前一天晚上。我走了后的第二天，孙哥就去狂敲邢哥的门了。

见了邢哥，邢哥看我满面春光，赶紧问道：“成了？”

我抓起他那个大茶缸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回答道：“差不多了。但是有个事，你还要帮我一下。”

“啥事？”邢哥问道。

“她说，我要表现得优秀，她就答应，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我不知道这个优秀该咋表现。”我把刚才晓雪说的话，整理了一下告诉了邢哥。

邢哥看着我，瞪着眼睛，手里夹着烟，一句话说不出来。

“你倒是说话呀。”我着急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优秀，你再说一次。”邢哥好像没听明白。

“她说，我要表现得好，她就答应和我交往交往。我怎么表现得优秀？”我又问道。

邢哥想都没想，说道：“我哪知道，我哪知道啥是优秀。”

我笑了，说道：“邢哥，咱别玩人行不，那次都能化险为夷，这一个优秀你不知道？”我很是怀疑邢哥说的话和表现出来的态度。

“那东西和股票一样的，知道原理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但是她的优秀的标准，又没什么原理可以利用，我哪知道。”邢哥解释道，看来他是真不知道。

我开始嘿嘿地笑：“邢哥，你别装啊，你又不是没结过婚，你少来，快告诉我。”我开始逼邢哥，这是我的一个小策略。

邢哥眼睛立马一瞪，说道：“谁告诉你我结过婚的？”

我想都没想，脱口说道：“冯哥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潜意识里想说是冯哥。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听没听过有人说邢哥是结过婚的。

“这个冯胖子，净胡说八道。”邢哥也没有思考，脱口而出。

我嘿嘿一笑，但是心里还是十分紧张，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我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个撒谎高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

邢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看着我，过了几十秒，“哎”的一声叹息，弹弹手里的烟灰和我说道：“欧阳，这事哥真帮不了你。哥真没结过婚，接触过的女人也就咱哀思这几个。哥真不知道女人判断男人好或者不好的标准是什么。这事哥是真帮不上你。”从来没见过邢哥用这个口气说话，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行。但是我听了这个，倒是感受到了邢哥的真诚，因为以邢哥的阅历，想糊弄我，那是轻而易举的。但是邢哥宁可牺牲自己的面子，实话实说了，就冲这个，他是值得我一辈子尊重的。

我听着邢哥认真的回答，笑着说道：“算了，我再想办法吧。那我先走了，你睡觉吧。”

邢哥点了点头，我也起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就听里面叫道：“欧阳，等等。”

“咋了，哥，你有办法了？”

“咱都傻了，这事咱们不知道，陆馨、安艳、裴雨涵她们知道呀。你说是

不？”邢哥看着我的眼睛，兴奋地说道。

我一下子找到了答案，我知道，这个方法肯定行。都是女人，女人都是相通的，差异是少数的。

我看着邢哥说的话，突然平静了不少，点了点头回答道：“邢哥，谢谢。”

“没事，明天我给你打电话问吧。要不你明天打也行，问谁都一样，我看这个答案都大同小异。”邢哥笑着说道。

“好。”

“那快回去吧。”

“好，哥，那我走了，再见。”

“去吧，路上小心。”

“嗯”

之后在陆馨的指导下，我顺利地追到了晓雪，实在是来之不易，晓雪对男人的要求是从另外一种高度去要求的。她可以忍受你懒、你脏，但是绝对不能忍受你上公车不给老人、孕妇让座。她需要的是一种善良，或者是一种胸怀，而不是鸡毛蒜皮的斤斤计较。

那是我这一生中最甜蜜的日子，初恋的感觉，甜涩、期待，又紧张、思念，交织在一起，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它带给我的冲击。

在我和晓雪热恋的日子快结束的时候，因为要回去，这只是个假期。有一天早上，客厅里的电话开始一个劲儿地响，一声接一声。我忍了几次，终于极不情愿地走了过去，拿起电话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喂。”

“阳阳。”那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耳朵里，我和晓雪在一起，我已经快把这个人忘记了，是路叔。

“嗯，路叔好。”我赶紧变了一种口气，说道。

“听说你恋爱了？”

“嗯，和晓雪，救我的那个人。”

“那姑娘不错，好好待人家。”

“嗯，路叔，这么早是不是有事啊？”

“你带回去的教材，学得怎么样？”

“我在那边都学过的呀，回来还学呀？”

电话那边十几秒没有说话，我又轻轻地问了一句：“路叔？”

“噢，行，我没别的事，过几天这边就开班了，你别回来迟了。”路叔低声说道。

“好，路叔再见。”挂了电话，自己坐在沙发上，懵了。

我在考虑，路叔突然变化的语气是什么意思，他是要暗示什么。我的教材，拿回来扔那里一个字都没看。从找了晓雪之后，连股票都没看过一次。

我坐在沙发上发呆，突然电话又响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了睡意。我知道是谁打来的，是晓雪。

“喂，亲爱的。”

“猪，你还睡呢？”

“嗯，刚起来，接了个电话。”

“谁的呀？”

“路叔的，你见过的，还记得吗？”

“记得呀，那人很好，很有魅力的。”

“呵呵，晓雪，我和你说，我一直在学习金融知识，最近要考试，但是我又想和你在一起。怎么办呢？”

“噢，原来是这样，那你就在家学呗，我一日两餐给你送好吃的。”

我听了这话，眼睛已经湿润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简单又带着浓浓的爱，我该怎么回报这个我爱的人。不过，天捉弄人，有能力回报时她没了，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46. 突然的考试

从路叔来电话的那天起，我把所有的教材翻出来，墙上挂着自己在宿舍做的图表、笔记。从行为经济学开始思考，不是看，而是对每一条理论的思考和生活的关联。我还没有能力去利用它，不是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思维去利用它，想都想不到。

在这一点上，晓雪是最让我感动的，她知道我会想她，想到没有心思去看书、去学习。她就这样默默地陪着我，淡淡的电话，一句“你想吃什么”，从中午一直到晚上，然后陪着我去散步。

那个时候，我会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想着每天看到的、学到的东西怎么用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群上。

我发现，人的满足，莫过于思维上的充实、思想上的充实。整天都在思考的时候，心是充实的，人也是充实的，日子也就过得异常迅速。

没感觉日子过了几天，就到了集合的日子了。不舍地告别了晓雪，她靠在身边，坚定地、轻轻地嘱咐着我。“吃饭要准点”，“不要耍孩子脾气”，“不要惹人”。我幸福得一下一下点着头。没有承诺，仿佛我们之间不需要承诺去证明彼此的忠诚，而是用信任。

我又见到了严老师，本来以为她会给我们一个微笑，但是我发现，她的脸就和之前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表情一模一样。

人齐后，我发现很多人脸上洋溢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表情，我想这些人回到公司，肯定是备受宠爱的，才造就了他们的过度自信。

“你们都怎么样？”严老师问道。

“好啊，不错啊。”有人回答道。

严老师冷笑着说道：“都过得挺好的？不错嘛。”

严老师的目光落在我们这一块，我给了她一个微笑，但是心里对她这样的口气十分发怵。

“看来你们是以以为真给你们休息日了，你们是傻子吗？”严老师的口气里充满了嘲笑。

下面的我们立刻没了起初的轻松和笑容。

“你们真以为这是给你们的休息？”严老师又是一阵冷笑。

台下没人说话，我明白了，这太阴险了吧，让我们放松几个月，把该记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又考试。我都以为过关了，来了就是直接安排工作或者做实际培训呢，现在又来这一手，这实在是太阴险了，太不要脸了。

今天考试，下面发卷子，你们前面的几个起来发。

我被叫了起来，我一看卷子当时就晕了。全是选择题，长长的纸，横着一张密密麻麻的K线图，K线图上什么标记都没有，这像是月K还是天K。我站在卷子前面看了几秒钟，还没琢磨过来。就听耳边，严老师训斥道：“你磨磨蹭蹭什么呢，回家几天残废了？”

我赶快拿着卷子，把我们的一排都发了。

回到座位上，再仔细看这个卷子，这些K线都是股票的，但是上面没有成交量，没有指数，没有价格，没有号码，什么都没有。最可恨的，还是黑白的。

一组K线图大概有100根左右，如果是一月K线，大概是10年，如果是日K线，大概是5个月，下面写着几个固定的比例。10%，30%，50%，70%，125%。

这是啥意思，我不明白，和我在一起的同学也都不咋明白。

上面的严老师清了清嗓子说道：“下面的是K线图。这些图都是从沪、深两市随机挑出来的，你们要做的是把后面没走的一年期收益率预测出来。用百分比

标记出来，误差在5个百分点之内，满分；之外，0分。规则就这么简单，你们的赢利率相对于你们最后看到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数字，目测吧。如果你认为的比例没有，后面的框里，自己随便填。给你们两个小时，我够宽容吧，两个小时够飞到上海了。”说完，严老师就闭嘴了。

我在下面，心里那个恨呀，恨得牙根都疼。这一招，更阴险，她知道回去的学生，学也是学那些教材。她考这个，这不是明摆着打击我们吗？更委屈的是，她都没教过我们该如何去预测。

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一共20题，一题5分，满页的K线，看不仔细都串了行了。不过，我在里面还是看到了我最熟悉的一只股票，红海科技。但是尽管这样，我都回忆不出来，这需要一步一步地往前推，因为没有价格，只能靠回忆去碰它。

第二天，成绩出来了，我15分。全班最高分30分，零分的有三个，一般都5分、10分、15分居多。这不是预测的问题，这是概率的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庆幸的，大家都不好，那就都不会被淘汰，看来这只是个下马威。

“你们这帮蠢货，不是都觉得长线行吗？都玩成这样，能错一半去，怎么不去死了呢，还坐在这儿一个一个地给我冒充精英。”严老师在台上带着极度嘲笑的口气挖苦着我们。

“不是长线吗，长线就这样，就玩成这样？你们都是一堆饭桶。赶紧走吧，我都不好意思教你们了，还做股票呢，回家抱孩子去吧。”下面的人突然有个人开口了，质问道：“严老师，我请问您，您没教过我们怎么去预测股票，却来考我们，这不公平。”

严老师看着他，这个人还很坚挺地站在那里，严老师突然笑了：“一个散户进了市场谁教你，我就模拟一下你倒受不了了？你进了市场，想模拟就拿真金白银去模拟去吧，我们不要有你这种思想的人，你滚蛋。速度，别和我解释。”

这哥们，没想到一句话招来这么个结果，又说道：“你说长线不对，你这么说也不对，我们不是垃圾，我们只不过少赚点而已。”我听出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在考卷上的预测，他并不亏损，只不过没达到最大利润。

严老师冷笑着，说道：“把你的卷子拿上来。”

卷子被传了几道，由我的手传到了讲台上。

她看着长长的卷子，笑着说道：“正数第二个，一年后赢利达到145，你给我选个15？这个，一年后赢利负48%，你给我写个赢利90个百分点。你赶紧，赶紧出去。”没有任何商量的口气，这哥们灰头土脸地出去了。我心想，哎，亏

了我没说话，这我要说话了，被轰出去了。别说路叔了，就是天王老子来我都回不来了。

这个测试，我们是第一批，其实这个预测，是完全和运气搭边的东西。它没有任何逻辑、规律可以遵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测试是路叔做的，也只有他能想出这种鬼点子、阴险的招数。

这个哥们出去后，严老师紧接着又是一顿臭骂，就好像台上的严老师能全部预测正确一样。后来，我和她成为好朋友后，我问起这个来，她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说：“那种情况，谁也预测不了，我当时心虚，只能玩命地骂你们，骂得你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也就不敢和我叫板了。叫板输了，还要被淘汰，我料定你们不会这样去做。”

我只能对这个家伙回敬一个诡笑，言归正传。正是这个测试，让我意识到了，行为经济学这本不算厚的书，它的魅力所在。

行为经济学是一本潜力书，就看你怎么挖了，会挖得到的就多，不会挖什么都没有。因为它可以解释和利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都那么要命。

接下来，严老师让前排的两个同学，把所有的卷子里、所有股票我们所回答的答案加起来，得出了一个均值。

黑板上被写上：

1，均值+42，最高50，最低34，正确+113，我填的是35。

2，均值+20，最高30，最低15，正确+87，我填的是28。

N，均值-44，最高-35，最低-60，正确+224，我填的是-30。

我发现，我们一群人，一群学了这么多书、这么多理论的人，竟然出现了如此明显的从众心理。那一刻，我知道，我想到了，坐在我身边的人也都想到了。

看来，从众心理在哪里都有，只要人看问题的角度一样、思维一样，肯定会发生从众行为，谁都逃不出去。

所以才会出现，邢、路二人数次买入同一只股票。从众，或许不是一个贬义词，它也可以理解为“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从众心理下的大众，是一定会变成砧板上的肥肉的，这是无法改变的。

“你们，没什么想说的吗？”台上的严老师问道。

没有一个人说话，都抬起头看着她，我又感受到了从众心理，依旧是这样，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么这些人想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静静地看着严老师一字一句地训斥着、伤害着。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出来说个话吗？”我回头看着四周的同学，竟

然所有人都稳稳地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我不能和他们一样。不管说什么，我和他们一样，就会必死无疑。

就在严老师张嘴不知道第几次刺激我们的时候，我把手举了起来。她愣了一下，接着是一个微笑。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笑，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敢相信他们任何一个人，不敢相信任何一个来自我对她的任何一个自然感觉。我甚至有种感觉，他们都是一伙的，而我是孤立的，他们都在玩我。

“你想说什么？”严老师问道。

“我……”我一阵支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怎么了？说呀？”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说点什么。”我没有准备，更不能在她面前撒谎，那样一眼就被识破了。我只能尴尬地强迫自己说出实话。

台下一阵哄堂大笑，极尽了的嘲笑声，夹杂着刺耳的挖苦声，此起彼伏。我的脸上一阵阵不自觉地发烫。但是有一个人没笑，就是严老师，她看着我，站在台上，低着头。认真地、刻意地看着我。那一刻，我内心的感受，是自己得罪了她。我明显是要弄了她，但是以她的性格，应该开始骂我了，为什么她一个字都不说呢？

我意识到了，台下的哄堂大笑，也是一种从众心理，而且更典型、更直接、更真实的从众心理。我的感觉开始清晰起来，市场上没有对错，只有一个定律，死的永远是大多数人，活下来的永远是少数人。

我没有继续解释，严老师也没制止台下的笑声。过了一分钟，台下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严老师问道：“说说，你为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却发言了。”

“老师我。”我回答道。

“你说，没事。”

“我就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不想和别人一样。”我回答道。

“很好，你叫欧阳光吧？”严老师这是在明知故问。

我点了点头，严老师把头抬起来，对着台下的其他人，说道：“你们被市场吞噬，不是因为你们的看法有错误，而是因为你们和其他人一样。一只股票，10块到50块，没人敢买，买了就能赢利，买是个错误吗？或者是正确的吗？没有对错。一只股票，50块跌至5块钱，所有人都想去捡便宜，它一定不会再上涨。你认为的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就看你是否和别人一样。如果一样，你得到的只是别人给予你的施舍。你认为的利润，是别人给你的诱饵。”

台下很多人，又对我投来了两种目光，羡慕和嫉妒。这依旧是从众心理。

严老师说道：“从我进来这个屋子，你们一屋子人就在做一样的事情，不觉得脸红吗？都是各大公司选出来的精英，就能犯出这样的错误，真是丢人现眼。”

我紧闭着嘴唇，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这一切，没有什么能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有的只有行为经济学里的锚定心理去解释它，参照物一样，思维方式一样，得出的结果必然一样。那么，什么叫不一样？一样的参照物，这个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一定是一种能置众多思维于死地的一种思维。它或许就是这个市场的症结所在、奥秘所在，是人心，它把我引入了深深的思考。我的第一感觉，是用尽全力去找、去寻找这一种思维的关键在哪里。而脑子里跳出来的另外一个想法告诉自己，不能跟着感觉走，要慢慢地去理解、去总结，再去应用。这一切，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你要推翻与生俱来的感觉。它是一种恐惧，矛盾，失落，心里没有依靠的感觉，错综复杂地重叠在一起的感觉。

你能做的，只是跟随着严老师的话，一下一下地鄙视自己、推翻自己。

我明白，严老师展示给我们的她就是一个真实的市场，刚才还对那个滚蛋的哥们大爆粗口，现在却又这样了。她证明的就是，没有对错，只有多少。永远不要去模仿别人，用你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去琢磨、去差异。

我不是被骂醒的，而是被侮辱到开窍的。我也明白了，那些在电视上，为人解股，为人解盘，告诉别人今天为什么下跌，又为什么上涨，明天因为什么原因会上涨的，几乎可以确定是骗子了，他们是一种行业，或者是一种润滑剂。聚集着这些不喜欢思考的投资者，他们可以相信谁，别人，专家，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他们或许真的就成了一种资源。

冻鱼的手慢慢地抬起来，显得十分不自信。从这个动作就能看出来，他没有多少自信。严老师示意他发言，冻鱼扭捏着站了起来，说道：“严老师如果讲的是交易心理，那么我想，市场应该可以被分为买、卖，也可以分为诱饵和圈套。圈套，是一些人的噩梦，是一些人的大餐。所以，圈套是机会。诱饵，我还说不太清楚。我以前一直以为诱饵这个东西，就是钱，就是看得见的机会，但是现在我感觉诱饵更为复杂。我认为，买和卖是最为全面的，不管是任何东西，基本面也好，技术面也好，政策资金都好，最后作出决定的都是人。我想每一个散户在交易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什么，他都会先思考思考才作出决定。所以，他们怎么去思考，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参照物。”冻鱼说完了，继续站在那里。

“不错，这个还比较靠谱，咱们就拿他说的解释一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严老师说完之后，转身在身后的黑板上，一边写着“诱饵”、一边写着“圈套”。

“按照你说的，生存的基础是准确地判断是诱饵还是圈套。我这样说，你同意吗？”严老师看着冻鱼问道。

“同意。”冻鱼点了点头，回答道。

“那么，好，我问你们，随便说，这个不淘汰的。我想问大家，诱饵是给谁准备的？”严老师问道。

下面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散户。”台上的严老师笑着摇着手指头，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说道：“错了。”

我们立刻疑惑开来，我看着黑板上的两个字，心里想到：“不是给散户，难道是给国家吗？”

“诱饵是给有那样诉求的人设置的，而不是单纯的散户。你们不能对散户有歧视，我们也是散户。”

我知道了，她这是更全面地解释了诱饵的含义，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解释。

“现在我再问大家，什么是诱饵？”

“蝇头小利，直接利益。”下面的回答此起彼伏。我回答了一个：“利用技术分析可以看得到的机会。”

严老师笑着说道：“对不起，各位，我跳过了一个问题。我问你们，诱饵有什么特点？这次一个一个回答。”

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教室里立刻就安静了不少，我在那个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对着黑板上的“诱饵”两个字发呆。

“诱饵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做出一种一致行为的付出。”

“诱饵，在市场里，肯定看不出来是诱饵。”

“诱饵，是机会。”

“诱饵不光是蜜糖，还是威胁。”

“我想诱饵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让对方觉得自己聪明，而不会去责怪你。”这个归纳，是我当时去思考的，但是我怎么总结，都无法把它准确地总结出来。我观察的投资者，被诱饵诱惑后，基本都是觉得自己非常聪明，而去骂傻庄。

我想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这一特点，但是很难去总结。

“那么我再问你们，如果我通过上述咱们总结出来的规律去寻找股票市场中的诱饵和圈套，可否准确预测和应用呢？”严老师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有人回答道：“老师，我觉得，这是一条路，但是把预判指数和涨跌替换成预判诱饵和圈套，是不是让本来简单了的事情变得复杂了呢？”

严老师笑了笑，说道：“还有没有人有别的看法了？”

“有人说，赢利的基础取决于预测的准确程度；也有人说，赢利是因为心态的胜利。今天，咱们把市场划分为诱饵和圈套两个部分。如何利用它们，是关键。当所有的散户在家里拿着报纸看着上面黑白的K线图在预测的时候，就像在卖体育彩票的网点坐在里面看着历史开奖记录预测明天从轮盘里摇出来的号码一样。你们也想像他们一样吗？去钻牛角尖似地研究以往的K线规律吗？不是泼你们冷水，人直观看到的是K线涨跌，他们不比你们傻。只不过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就算是聪明，也无济于事。市场的诀窍是你在正确的方向，做了常人无法做到的努力。”严老师摆弄着板擦说道。

我很难理解她说的话，或许是去琢磨她语言的含义。我不敢去相信，对，她说的极有道理，接近真理。但是，我不能去相信，我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理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如果我顺着她的思维去思考，我一不小心就会被掉进圈套里。但是，真真假假，我该如何去走？这一堂史上最累的课，上得我是心力交瘁。但是，这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堂课。

“怎样利用诱饵？怎样利用诱饵预测之后的走势？”老严继续问道。

台下没人说话，老严继续说道：“你们在市场里看到的，没有自我感觉，只有诱饵和圈套。所有的都是，现在如何利用诱饵？”

“当诱饵变成了引导你卖出的时候，下跌就开始了。”这是极不符合我们想法的话，我们一直认为，诱卖是要上涨了。但是有个同学，说出了这样的话。

严老师继续问道：“那诱买呢？”

“我认为诱买可以分为几层，起初是一小部分人看到的诱买，他们买入后会持续上涨。之后变成很多人看到的诱买，他们买入后还会持续上涨。最后会变成大部分人看到的诱买，他们买入后就气数已尽了。”这位同学继续说道。

“那你所解释的诱卖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严老师平静地问道。

“是的，我所指的诱卖，是小部分人的诱卖，当分化为大部分人都开始卖出的时候，下跌也就结束了。”

“好，请坐。你们不要被他的话所锚定，继续发言。”

“我认为，诱饵不光是价格上的变化，基本面、政策面也有可能成为诱饵。我认为，基本面、政策面是政府、上市公司给庄家的诱饵。”

“你这个观点，新鲜！你说说。”严老师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我认为，庄家坐庄股市，中国的市场才有了生机。这个政府也知道，中国的股市需要庄家，也需要散户。政府平衡市场博弈力量的工具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既不能一下子让庄家吃成大胖子，散户变成穷光蛋跳楼；也不

会让庄家从市场里抹去，没有了庄家，散户一样是亏损。政府改变不了这个规律，上帝也改变不了。所以政府对于庄家在市场里的角色，是恩威并施。这个政策就是政府的脸色，你会看了就有饭吃。不会看有再多的资金也没用。”这个同学说到这里，停顿了，看着台上的严老师。

严老师点了点头说道：“不错，继续说。”

“对于货币政策，有松有紧；对于政策，有支持、扶持、调控等。庄家和散户玩的是人性牌，引诱你去做什么。但是还要和国家，打脸色牌。如果有10个庄家，9个看出某次调控的目的、政府的脸色，做了一致的动作。另一个没看出来，依旧对着干，那么这一个肯定会死得很难看。这个从众是自我保护的从众，市场里没有对错，只有你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比你更高级玩家的利益。”这个同学继续说道，说到这个地方，又停顿了。

严老师微笑着说道：“继续说。”

“庄家不希望散户跳楼，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国家不允许，跳楼了有损和谐，容易引起大幅度的体制改革。第二，都跳楼了，喝谁的血呢？所以，国家对庄家是恩威并施，那是需要庄家 and 国外力量对抗。培养起来的算是国防军，庄家是私家大院，洋鬼子来了抢的是他们的肉，他们必须拼命。庄家对散户，也是恩威并施，假如你有10块钱，在中国的股市，从想入市的那一刻起，一定是变成11块亏成9块，又变成10块亏成8块。以此类推，绝对不是10块直接变成0。庄家的恩威并施，一是要照顾散户的承受能力，不能超过那个临界点，超过了就出事了。但是还不能低于散户的抵抗力，低于就没有效果。所以，庄家对散户的手段，价格手段，联合上市公司的概念手段。我认为老师划分出来的诱饵，可以换算成价格、概念、政策。”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听，语速很慢，这些话说完用了足足有四分钟。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哥们很厉害，用散户跳楼作为开场，引导着大家思考。肯定是个有潜力的高手。

“那圈套呢？”严老师看着他又问道。

“我认为圈套，就是个过程，是诱饵造成行为后坚持错误的一种过程。”他的回答很经典，让我至今难忘。

“很好，你回去把自己的想法充实后写成材料，交给我。”严老师笑着说道。

“谢谢老师。”这个哥们深出了一口气，坐下了。我估计他是吓坏了。

“好，刚才说了那么多空泛的东西，我来总结一下吧。”严老师从讲台上拿起粉笔，示意大家看黑板。

黑板上被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圆圈，里面写上“市场”两个字。

之后严老师说道：“散户不能全错，庄家不能一直圈钱。不管庄家是出于同

情还是别的目的，他们施舍给散户的利润，都被咱们理解为诱饵。当散户吃了这个诱饵后，诱饵这个参照物的作用就发生了，坚持错误的过程会造成损失。不管是空仓还是满仓，都一样。那么，这个循环就是这样的。”粉笔和黑板有力摩擦的声音，吱吱的一下接一下，被写在上面。

除去控制价格的人之外，其余都为散户，小部分人最先看到诱饵，在风险、前景极度不明了的情况下，吃了诱饵。诱饵开始变成一个过程放大，诱导大部分人吃掉诱饵。这过程中有一个时间差距，这个差距一定是利润，或者是机会。当风险在大部分人眼里荡然无存的时候，前景也明了的时候，大部分人开始争先恐后地抢诱饵吃的时候，小部分人从喉咙里拿出自己口水浸湿了的诱饵，高价卖出。之后圈套显现，大部分人认为没有风险，前景明了，开始亏损，损失厌恶造成了坚持错误这一从众现象。圈套对于一小部分人又变成了诱饵，这一小部分人开始耐心等待，等待大部分人承认错误，而犯另外一个错误。即圈套变成了诱饵，持续犯错，循环亏损。

大大的黑板上被写得满满的，我看着她，想到了一个人。

邢哥，我可爱的、睿智的、残忍的、狡诈的邢哥，曾经和我说过的，也是这样一个循环。此刻，看着这样一个循环。我把这个循环里的每一个细节，和概念、货币、政策、价格、指数等联系在一起。太复杂了。我不知道，这一天是不是老师把股市扒光了给我们看，然后把概念、货币、政策、价格、指数和国家、上市公司、政绩、动机等变成衣服再穿回这个裸体身上。我已经被折磨得没有欲望去问老师，这个东西该如何用，股票该如何去判断。

我看到的，只有一个词“弱肉强食”，没有别的。

我能感受到这其中的残忍，我的后背直冒冷汗，散户进入市场，尚有庄家、国家怜悯。像我们这种进去抢人肉的私募，他们给予我们的只有背后一刀，毫无悬念。只要你把后背给你的敌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透过你的肋骨，扎进你的心脏，毫不犹豫。

这里没有感情，市场是伟大的。对于它，只有敬仰，无时无刻的紧张和控制的自信。它就像一尊神像，屹立在那个位置，不变的原理终究会绞死那些自以为了解它的人。

“同学们，市场是无情的，你们以为自己把书都看了、都理解了，就能驾驭它。其实，你们都错了。今天，我们通过划分出来的诱饵和圈套分析出了一套简单的系统。市场里的系统非常多，这只是个例子。每个人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只要你能充分理解了，你所划分出来的意思，就可以产生一套自己的系统。现在，诱饵和圈套的大纲已经罗列完成了。剩下的，你们需要完成自己的系统，

然后从前往后去验证它。咱们这次上完课之后，下次就是下周了。谢谢那位同学，其实他是我的托儿。”

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但是心里被这个模糊的大纲缠绕着，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就这样一个循环，怎么才能产生出一种自己熟知的技术为自己所用。它肯定需要补充，具体到实践里，一定还缺少一种精髓。

我的思维围绕黑板上的话，不停地循环，希望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但是它就是一个循环，而且我敢肯定，这个循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股票。或许它只是庄家玩剩下的垃圾，但是它依旧是那样吸引着我。

我抄下了这段话，机械地跟着同学，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宿舍。这一路，我一直在想，该如何破解它，如何利用它。

我的宿舍，桌子上的大白纸，我把刚才黑板上的一切复原了。看着它，看着这个循环，一个让散户永远亏损的循环，我作为一个散户，我该如何去破解它。

从整体循环中，我找到了两个关键点：

第一，为什么高点买入，却坚持到低点亏损卖出？

第二，为什么低点观望，却等待到高点高价买入？

这是人天生的东西，是风险厌恶，还是思维定式。

我一个没有买过股票的人，却在琢磨着如此高深莫测的东西。我明白，邢哥也是在利用这个循环，去思考，去升华。

这两个高点买入，低点观望的规律。我看着这两行字，明白了。人，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技术，都逃不出这个噩梦。抄底的人，在不是时机的时候，自以为是地抄底却被通杀。追高的人，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自信地相信会下跌。等待至观点改变的时候，诱饵来了。

47. 结 业

对，我看到了我写着的自信。

所有的循环，不正是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吗？自信的蜕变，从自信跌到自信涨，却永远失之交臂。

人自信，是一个过程，漫长的过程。越是目光短浅的人，这个过程越漫长。正因为这个，形成了大家每天谈论的势、趋势。

我看着纸上的，我写下来的东西，冷笑着：“是你玩趋势呢，还是趋势玩你呢？”

我找到了方法，它是可以通过行为，映射至K线图上的方法。我也明白，我想到了，隔壁的邻居们也都想到了。

五天之后，有三个同学弃权了。我理解他们，我们所有人都理解他们。因为我真的明白了市场的残酷和无情，退缩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也想到过。如果没有路叔、邢哥，我想我也经受不住这种看到的残酷。

他们走的时候敲开了我寝室的门，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说道：“欧阳，市场是可怕的，咱们斗不过。我离开了，我是幸福的，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个市场了。我知道你的背景，我没有自信去面对市场，所以我选择走。你和我都明白，如果你坚持了，你一定是血雨腥风才能凤凰涅槃。祝你好运吧。”听着这番话，心里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心酸的感觉让我不知不觉地落泪，面对进来时那般自大的同学，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的心里，难过呀！

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看不起他们，都会羡慕地看着他们离开，去过正常人的日子。我也很羡慕，但是我也明白，残忍、无情同样代表着机会，我还有路叔，还有邢哥，我一定比他们有优势。

就这样，每天大脑超负荷地运转、思考、复写。又是四个月，非人一样的训练，教室里老师那种极速思维带着你思考，精神上的紧张让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而我也发现，所有的人几乎都在失眠。眼睛里整块整块的淤血，不知道是如何造成的，一个一个跟红眼病一样。当时我没察觉到，还是别人看到告诉我的，同时，我也告诉别人，他们的眼睛里一样被淤血覆盖。

我的头发几乎已经可以披肩了，而且养成了不洗澡的毛病，整日地思考让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

来到这里的5个多月之后，平常的一节课，严老师、赵明、路叔，都来了。我以为这是一个考试，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路叔先发言，大声又带着几丝温柔地说道：“同学们，咱们的投资培训，到此结束了。”

结束了吗？我不知道。从我步入这一行业，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思维转。自父亲不再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以来，我第一次如此自信。

我无知地自信着，我也满足地自信着。

不管怎样，我学习了很多我曾经望穿秋水的东西，我就知足了。

今天我走出了这个教室，路叔说“投资的培训课程，就此结束了”。我没有

看到想象中的操盘课程，极少的K线图。但是这里面带给我们的思考是空前的，我想这一生，最大的贵人就是带给我思考的人。

我明白，从走出这里之后，我就要去接受和承担外面的血雨腥风了。

想想，其实也很可怕的。

这，只是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它丰富，也多彩。我们想要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必须走进这个社会，融入它、理解它、改变它。但是我在其中所经历的，从路叔决定到成华实业看看的这一天起，就注定了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可惜这一出戏，说不清楚它是悲剧还是喜剧。

人生的改变，一定是通过对人触动特别大的事情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人生。所以，路宏旭持续、主动地承担对自己触动很大的事情，去进步自己。这类人，就是秉性和学习能力结合起来的天才，但是他也有爱。

人与人之间的爱，有可能不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一定是通过内心表现出来的。成华，这个地方性的大企业，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阅历以及什么样的思考和改变呢？

我们的经历，从这一刻改变，变成了残酷的精彩。也就因为这样的精彩，才变成了契机，改变了邢哥，改变了路叔，改变了我、老古、孙总这一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

我明白，我就要开始接受外面的血雨腥风、爱恨情仇、离别和圈套了。可怕的社会，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高层社会的斗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一不小心就踏了进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会莫名其妙地从这个行业消失。但是，我依旧会去做这个行业，我不能因为风险而退缩，我永远做不到。

机工经管读者俱乐部反馈卡

完整填写本反馈卡将可以参加幸运抽奖

每月我们将会抽出 10 位幸运读者，免费赠送当月新书一本

加入俱乐部，将会收到我们定期发送的新书信息

获奖名单将公布在 <http://www.Golden-book.com> 及 <http://www.cmpbook.com> 上

个人资料

姓名：_____ 性别：☐男 ☐女 年龄：_____

E-mail：_____ 联系电话：_____

传真：_____ 手机：_____

就职单位及部门：_____ 职务：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单位情况

单位类型：

- | | | | |
|---------------------------------------|----------------------------------|-------------------------------|--------------------------------|
| ☐ 国有企业 | ☐ 私营企业 | ☐ 政府机构 | ☐ 股份制企业 |
| ☐ 外资企业（含合资） | ☐ 集体所有制企业 | | |
| ☐ 其他（请写出）_____ | | | |

单位所属行业：

- | | | |
|-----------------------------------|---------------------------------------|-----------------------------------|
| ☐ 食品/饮料/酿酒 | ☐ 批发/零售/餐饮 | ☐ 旅游/娱乐/饭店 |
| ☐ 政府机构 | ☐ 制造业 | ☐ 公用事业 |
| ☐ 金融/证券/保险 | ☐ 农业 | ☐ 多元化企业 |
| ☐ 信息/互联网服务 | ☐ 房地产/建筑业 | ☐ 咨询业 |
| ☐ 电子/通信/邮电 | ☐ 其他（请写出）_____ | |

单位规模：

- | | | | |
|----------------------------------|-------------------------------------|--------------------------------------|-----------------------------------|
| ☐ 500 人以下 | ☐ 500—1000 人 | ☐ 1000—2000 人 | ☐ 2000 人以上 |
|----------------------------------|-------------------------------------|--------------------------------------|-----------------------------------|

关于书籍

1. 您购买的图书书名: _____ ISBN: _____
2. 您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本书的?
☐报刊杂志 ☐电视台电台 ☐书店 ☐别人推荐 ☐其他_____
3. 您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 ☐好 ☐一般 ☐较差
编排 ☐易于阅读 ☐一般 ☐不好阅读
封面 ☐好 ☐一般 ☐较差
4. 您在何处购买的本书
☐书店 ☐网络 ☐机场 ☐超市 ☐其他_____
5. 您所关注的图书领域是:
☐投资理财 ☐人力资源 ☐销售/营销 ☐财务会计 ☐管理学与实务
☐其他_____
6. 您愿意以何种方式获得我们相关图书的信息?
☐电子邮件 ☐传真 ☐书目 ☐试读本
7. 如果您希望我们发送新书信息给您公司的负责人, 请注明所推荐人的:
姓名_____职务_____电话_____
- 地址_____邮件_____

感谢合作! 请确认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 胡嘉兴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机械工业出版社经管分社 .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 - 88379705

传真: 010 - 68311604

电子邮箱: hjx872004@yahoo.com.cn

登记表电子版下载请登录:

<http://www.golden-book.com/clubcard.asp> 或 <http://www.golden-book.com>

敬请惠赐名片, 谢谢!

金融市场的残酷不是它的下跌和不可捉摸，而是它不能双赢，任何人都是你的敌人。不产生新价值而发生利润的市场，其最简单的利润规律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把别人兜里的钱变成你的。这里没有同情、没有帮助，只有吃肉的人和肉。**如果你不是吃肉的人，那么你就一定是肉！**注意，是一定！你可以把大把的钱给街头的乞丐，但是绝对不能拱手让给你的敌人，这就是投机的生存法则。

策划编辑：侯振锋

出版咨询：010-88379105

houzhenfeng@126.com



《我在私募生存的十二年》精彩语句摘录

这条路不是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就能形容和描述得了的。如果你没有能力，不会有人分一分钱给你，相反会吃掉你。所以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实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脑子、没有天分，拿几千万元进去，连个“水花”都不一定能看见。

散户就像一块想吃肉的肉，看见肉就上去吃。以为自己吃的里面一层肉是庄家的肉，其实还是散户的肉，一层包一层。结果庄家来了，一张大口，全吞了。其实庄家只是放了一块很小的肉，外面的大肉团都是散户自己贴上去包裹而成的。

止损不光会锁定投资者的损失，还会让投资者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过于轻率地原谅自己的错误。如果原谅自己成为一种习惯，那么最终就一定是一种伤害。

散户被市场吞噬，不是因为他的看法有错误，而是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一只股票，10元涨到50元，没人敢买，而买了就能赢利，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只股票，50元跌到10元，所有人都想去捡便宜，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认为的正确或错误的标准，或许就看你是否和别人一样。如果一样，你得到的只是别人给予你的施舍。你认为的利润，或许就是别人给你的诱饵。

图书上架建议 金融小说

ISBN 978-7-111-36762-8

地址：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电话服务
社服务中心：(010)88361066
销售一部：(010)68326294
销售二部：(010)88379649
读者购书热线：(010)88379203

邮政编码：100037
网络服务
门户网站：<http://www.cmpbook.com>
教材网：<http://www.cmpedu.com>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定价：38.00元

ISBN 978-7-111-36762-8



9 787111 367628 >